

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

杨爱姣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

杨爱姣于199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博士生，主攻词汇语法学。她勤奋好学，且有悟性。在攻博期间，她善于动脑，勤于动笔，发表论文多篇，科研成绩可观。

《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是杨爱姣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得到同行专家及答辩委员会评委的一致好评，并被评为当年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欣闻这部书稿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实乃可喜可贺。

该书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综观全书，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选题重要，角度新颖。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也随之丰富。三音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萌芽于上古，产生于中古，发展于近代。近代汉语三音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结构复杂，对此很有探究的必要。以往词汇学诸家着重研究双音词和四字格，这是必要的，但对三音词研究尚未足够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该书选用近代汉语三音词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角度新颖，而且可补词汇研究方面的不足，这对词汇学及词汇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论述全面，方法科学。该书对近代汉语三音词的诸多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既论述了三音词的发展原因、三音词的结构方式，也论述了三音词的语义构成、三音词的语法特征，还论述了三音词的修辞特点、三音词的发展趋势、三音词的书写形式等。通过这些论述，不仅勾勒出三音词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还建立了

一个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理论框架，因而具有开创性。为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该书运用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常见的方法有：将传统结构分析法、传统语义分析法与柔性分析原则相结合；将构词理论与造句理论相结合；将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与转换生成分析法相结合；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这些研究方法均行之有效。由于该书研究方法得当，故而结论可靠。

三是资料丰富，分析精细。详尽地占有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作者为了研究这一课题，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该书善于吸收语言学及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将其很好地融入论述之中，因而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在语言学及词汇学理论的指导下，该书对三音词作了精细的分析。如：三音词的语义构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经过梳理归纳，总结出三音词的语义有六种类型，即组合构成、化合构成、融合构成、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该书得出这些词义构成规律，对读者理解、掌握三音词的意义很有帮助。

当然，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三音词的语法特征、发展趋势两章写得比较粗疏，有待加强；三音词的语音、方言词等问题尚未论及。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论著。

杨爱姣还很年轻，学业之路、人生之路，对她来说还很漫长。作为年轻学子，路能走多远，能走多久，取决于能力与毅力、学品与人品。我希望她一如既往，以平等之心待人，以平常之心视己，以平和之心治学，并预祝她今后在科研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杨合鸣

2005年5月于珞珈山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近代汉语的划界	1
二、三音词的界定	2
三、三音词的发展过程	10
四、三音词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14
五、三音词的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三音词的发展原因	20
一、社会的发展	20
二、语音系统的简化	24
三、语体的变化	27
四、造词法的完善	30
第三章 三音词的结构方式	34
一、附加式	37
二、偏正式	58
三、主谓式	74
四、联合式	78
五、动宾式	81
六、重叠式	84
七、本章小结	88

第四章 三音词的语义构成	97
一、组合构成	98
二、化合构成	121
三、融合构成	131
四、附合构成	137
五、重合构成	142
六、并合构成	146
七、本章小结	148
第五章 三音词的语法特征	152
一、三音名词的语法特征	152
二、三音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166
三、三音动词的语法特征	174
四、三音代词的语法特征	176
五、三音象声词的语法特征	178
六、三音副词的语法特征	180
七、三音连词的语法特征	182
第六章 三音词的修辞特点	185
一、鲜明的形象色彩	185
二、丰富的感情色彩	191
三、通俗的口语色彩	194
四、浓郁的民俗色彩	197
五、流畅的韵律性	199
第七章 三音异形词	201
一、异形词增多的原因	202
二、异形词的类别	204

第八章 同义项的双音词与三音词的比较.....	215
一、构成方式比较	215
二、意义比较	222
三、同义项的双音词和三音词的发展情况	228
参考文献.....	232
附录一 语料词表.....	241
附录二 相关文章.....	258
后记.....	291

第一章 绪 论

一、近代汉语的划界

研究近代汉语三音词，必须首先明确近代汉语的划界。郭锡良先生说：“一般来说，‘五四’以后，当然是现代汉语；鸦片战争至‘五四’是一个过渡阶段，可以称为早期现代汉语。宋元以后至鸦片战争，可以称作近古汉语；魏晋至隋唐、五代是中古汉语；周秦两汉是上古汉语；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可以称作远古汉语（或前期上古汉语）。”^①近代汉语上承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其下限划为清代，学术界争议不大，然而其上限究竟划为何时，成了分歧的焦点。张玉萍先生总结出五种有代表性的提法^②：一是“六朝”说。此说以刘坚、高福生等先生为代表。二是“隋末唐初”说。此说以胡明扬、白维国等先生为代表。三是“晚唐五代”说。此说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四是“自宋开始”说。此说以黎锦熙、胡裕树、潘允中等先生为代表。五是“宋末元初”说。此说以杨耐思、李峻鐸等先生为代表。

汉语发展史的分期，决定于汉语自身的变化。只有全面考察该时段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与其他时段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① 郭锡良：《古代汉语》（上），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② 张玉萍：《近代汉语上限问题讨论综述》，《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性的变化，才能作出具体而明确的划界，而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划界标准。李峻鐸先生说：“诚然晚唐五代（甚至初唐）的语言与先秦两汉的语言确实在词汇、语法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之处……然而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标志——‘入派三声’、‘闭口韵母的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等现象却均尚未出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语音体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亦称近古音）音系的代表在目前尚为语言学界所公认。而上述近代汉语语音诸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一直晚至元代的《中原音韵》才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近代汉语的上限应是宋元之交，最早不能超过南宋。”^①

本书采用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史分期、李峻鐸先生的“宋末元初”说的近代汉语划界，兼顾袁宾先生提出的“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前后阶段可以部分重叠的原则”^②，以宋、元、明、清为主干，相应地将三音词语料的选用范围限定在宋初至清末的时间段内。

二、三音词的界定

研究三音词，必须将三音词与三音短语区分开来。众所周知，汉语中词和短语划界的纷争源自20世纪20年代，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令实践者在操作中颇感为难。而三音词与三音短语的构成成分更多，结构层次更复杂，其区分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如何从近代浩如烟海的语料中提取确实可靠的三音词呢？

我们不再像对待双音词和双音短语那样，以结构为主、意义为辅的标准进行区分，而是以意义为主、结构为辅，综合语音、语序、语用等方面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鉴别。具体方法如下：

① 李峻鐸：《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一是从意义上加以区分。三音词的意义具有整合性、融通性、单纯性与稳定性，三音短语的意义则具有综合性、理据性、机械性与分解性。有些三音词的意义具有综合性，很像短语，但它们的词义并非词素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特定语境里体现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与运用必须依赖近代的语言环境与民俗心理。任学良先生说：“不管词的构造多么复杂，就其含义来说，都是一个单位，表示一个概念，不是更多的单位，表示更多的概念。”^①郭良夫先生也说：“从意义上看，复合词的意义是整个的（不能分割），是词汇性的；短语的意义是综合的，是字面的。”^②譬如“铁衣郎”、“五加皮”、“鹅卵石”、“雪花银”、“琵琶骨”、“狼牙棒”，它们的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松散性，意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加合性，貌似短语，但在近代汉语中，“铁衣郎”不仅仅是指穿铁衣的男儿，还是对战士的尊称，“五加皮”是一种酒，用五加树皮泡制而成，“鹅卵石”指一种光滑、椭圆形的小石块，“雪花银”指成色好的银子，“琵琶骨”指肩胛骨，“狼牙棒”指一种上端略粗、四周缀满铁齿的兵器。它们的意义并非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词素的意义之和，再经过添加、删除、变异、转换等手段，整合、融通形成了现在的词义，在近代汉语里作为固定的意义单位经常出现，因其意义的特定性、语用的复呈性，我们判之为词。

有些三音词的意义并非字面意义的简单加合，“几个语素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的词汇意义，很难从其组成的实体语素的原有意义中推断出它的确切意义”。^③比如近代汉语里大量出现的三字格惯用语。有时，“字面意义只是实际意义的基础，它具有使人联想的作

①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② 郭良夫：《论缩略》，《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

③ 贾儒：《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用，实际意义是字面意义的曲折引申和转化”。^① 因此，李赓钧先生说：“一部分有特定意义而又不拆开使用的惯用语，不妨看成合成词；即使那些可以拆开使用的，在不拆开使用时看作合成词也可避免割裂意义的毛病。”^② 向熹先生和范晓先生将惯用语看成是词。周荐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是，‘木变石’等被公认是词，而‘笑面虎’等却被一些学者认作是惯用语。……同为三音节三语素的单位，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或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意义，而分别为词和惯用语，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③ 鉴于以上思考，他将“笑面虎”、“打秋风”等划归入词。笔者同意周先生的观点，也将惯用语看成是词。如“闷葫芦”、“摇钱树”、“眼中钉”、“铁公鸡”等，其词素意义搭配已突破一般的语义规范与逻辑准则，成为表层无理词，但字面意义的喻指转化使得深层意义合理化。“闷葫芦”比喻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或话语，“摇钱树”比喻能为人赚钱的人物或事物，“眼中钉”比喻一个人心目中最痛恨、最憎恶的人，“铁公鸡”比喻嗜财如命、极其吝啬的人。马国凡、高歌东先生说：“惯用语本身不论由多少成分组成，也不论结构如何复杂，它只能有一个整体的意义。”^④ 袁木良先生则认为：“惯用语的意义都是具有修辞色彩的引申意义。”^⑤ 笔者同意以上诸家关于惯用语的意义分析和类别归属的看法。

三音短语的意义却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具有机械性、理据性与可切分性。如“红 + 条凳” = “红条凳”，“绿 + 罗帕” = “绿罗帕”，“黑 + 眼珠” = “黑眼珠”，词语的意义就是词素意义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② 李赓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③ 周荐：《惯用语新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⑤ 袁木良：《惯用语补议》，《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

的简单相加，可以把意义拆开，一个个有理地解释，没有引申意义、文化意义或是联想意义，意义上不具有特定性，不能表示一个稳定而单纯的概念，运用上也不具有复呈性，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短语。

二是从结构上加以区分。三音词结构具有封闭性、凝固性，而三音短语的结构则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与双音词的结构一样，三音词的结构紧凑。词是对话中的最小单位，其内部不能再切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如果把一个词拆开，中间插入其他的词，就会改变原来的意义。“一般的合成词的各个成分之间，结合关系很紧密，不能扩展，即不能拆开和加进其他成分。”^① 贾儒先生说：“其语义联系的趋向是互动的，在互相联系中凝固成一个固定的词汇单位而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发生关系，中间不能嵌入其他任何成分。”^② 当然，也有些三音词，与双音词相比，结构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凝固性，在组合关系的横轴与聚合关系的纵轴上只能进行相当有限的替换与变换。而三音短语则具有绝对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在这两组关系中可以替换自如。如“红头子”，近代指官方对江湖强盗的蔑称，因为当时绿林中人头上多包红帕，人物服饰的典型性特征与其身分已在特定语境下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可以由特征代本体，它不能变换为“绿头子”、“黄头子”，也不能扩展为“大而红的头子”。而“绿头巾”可替换为“白头巾”、“黄头巾”，可扩展为“很绿的大头巾”。前面提到的“狼牙棒”不能换成“犬牙棒”、“虎牙棒”，“鹅卵石”也不能换成“鸡卵石”、“鸭卵石”。汉语中的许多惯用语，语言义与结构义已合二为一，特殊的结构对应特定的语义，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一般来讲，它们既不能进行横向扩展，也不能实行纵向替换。譬如“笑面虎”是偏正结构，喻指面善心毒之人，若横向扩展成“笑的面虎”或“笑面的虎”，与原义

① 邢福义：《现代汉语教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② 贾儒：《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谬之千里，不能成立。若纵向替换成“笑面狮”、“笑面狼”，不合语用习惯，也不能成词。三音短语的结构义与语言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同构异义或异构同义均可存在，因此它们在组合横轴与聚合纵轴上可替换自如。如三音短语“雌老虎”扩展为“雌的老虎”、“小的雌老虎”等，核心义不变；替换为“雄老虎”、“母老虎”，结构义不变，也能成立，是短语。“纸老虎”喻指外表吓人、内里空虚的外强中干的人或事物，若替换为“草老虎”、“木老虎”等不能成词，若扩展为“瘦弱的纸做的老虎”，也不能获得与原词基本相同的信息，所以是词。

至于有些物质名词，表面上好像能自由地实行结构变换，但这是在意义特定的前提下有条件、有节制的变换，有别于三音短语的无限变换。如“胭脂铺”、“杂货铺”、“成衣铺”、“纸马铺”都是偏正结构，核心词素“铺”前可以实行聚合替换，但不能说成“胭脂的铺”、“纸马的铺”，因为它们是近代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专有名词，有凝固的结构、特定的意义，不能拆开来讲，分开来用，只能看成整体的概念。而三音短语可以按照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无限扩展或替换。例如：短语“吃米饭”。

组合层面：吃米饭：吃香米饭 吃香的蒸的米饭 吃母亲蒸的香米饭 吃母亲蒸的昨天剩下的香米饭……

聚合层面：吃稀饭 吃红薯 吃鸡鸭 吃蔬菜……

煮米饭 烧米饭 蒸米饭 添米饭 加米饭

找米饭 捡米饭 偷米饭 讨米饭 分米饭……

句式变化：吃不吃米饭？吃过米饭了吗？吃吃米饭吧？吃了米饭吗？

这些句法“游戏”似乎可以无限地展开，结构完全是开放的、灵活的、变动的。王洪君先生说：“从语法上看，词和短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原则上说，词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不能完全用语素加规则类推构成，其数量、长度是有限的；而短语则可以用词加规

则类推而成，数量、长度原则上是无限的。”^①

三是从语音上加以区分。

（一）语音停顿

三音词在读音上具有连贯性，即词素之间原则上没有语音停顿。而三音短语可有语音停顿，不必一气呵成。李庚钧先生说：“三语素并列的结构，只要三个语素之间不能或不宜加上顿号的，同时又不能随意扩展为更多语素并列的，只要在意义上有特定的性质而不是三个语素简单相加，都不妨承认它们是三语素并列合成词。”^②可见，他把有无语音停顿看成是词与短语的区分标准之一，本书也采用这一标准。

（二）韵律词

王洪君先生提出韵律词和韵律短语的概念，他按照四条韵律标准，把像“雨伞厂”这样的词语划归为韵律词，把像“小雨伞”这样的词语划归为类词韵律短语，把像“买雨伞”这样的词语划归为自由韵律短语。这四条标准中，他认为音步内顺向连调是重要的区别依据。他说：“就单说时可以是单音步的三字组而言，‘雨伞厂’和‘小雨伞’、‘买雨伞’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连调式的不同，前者的连调只能是顺向的，后者还可以是逆向的。”^③他举了三个采用五度标调法标示声调的词语，如下：

雨伞厂 (35 - 5 - 213)

小雨伞 (21 - 35 - 213) (213) (35 - 213) (35 - 5 - 213)

① 王洪君：《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②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③ 王洪君：《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买雨伞 (21 - 35 - 213) (213) (35 - 213) (35 - 5 - 213)

本书在区分三音词和三音短语时，也适当参照这一标准。

四是结合三字语的结构层次，再从组成成分的词法性质上加以区分。划清三语素合成词的层次十分必要，它关系到作为直接成分的语素意义和整个词的意义，也关系到词与非词的问题。构成成分里有一个词缀，那么这个词可能是词，也可能是短语，然后再结合三字语的结构层次来考察。李庚钧先生说：“带有词缀的三语素合成词，其构成方式是复合式还是附加式，关键在于弄清其中的词缀是复合式还是附加式。”^① 例如“围脖儿”，结构层次可分为“围|脖儿”和“围脖|儿”两种情况，前者是动宾短语，后者是名词。但是，三音词里含有两个词缀的，一般都是词，如“公子家”、“杖子头”、“秧子手”、“小娘子”等。

五是从组成成分的次序上加以区分。词的稳定性表现在词内部组成成分的次序及关系具有永久的固定性，这是比词大的语言单位所没有的特性。三音词构成成分的次序一般不可颠倒。这本来是与三音词的意义特征、结构特征密切相关的，我们特意把它提出来另立一个区分标准。如“老江湖”指长期在外闯荡而阅历多的人，“小意思”谦称微薄的礼物，“小聪明”指不扎实的才智，“大丈夫”指有志向，有抱负的男子汉，“大手笔”指文章高手，均不能换序为“江湖老”、“意思小”、“聪明小”、“丈夫大”、“手笔大”，而三音短语“老黄瓜”、“青木瓜”、“白皮肤”、“大脚掌”，可以实行意义基本等值的结构变换，换序为“黄瓜老”、“木瓜青”、“皮肤白”、“脚掌大”，意义上、语法上都是可以成立的。周荐先生说：“以同一性和分离性来进行词的确定，确能使词以词位的身分确定下来，使短语与词分别开。”^②

①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② 周荐：《双字组合和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

总之，三音词是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具有独立的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在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定型性的一种现成的或给定的三音节的语言单位。

另外，在辨别三音词时，要观照词语的时代特点，区分习惯用法与临时用法，不能混淆历时与共时的界限，模糊一般与特殊的界限而古诗词今析或今词古析。《楚辞》中大量出现的 ABB 式三字语，如“清泠泠”、“莽苍苍”、“芳菲菲”、“纷总总”、“晦冥冥”、“莽洋洋”、“纷容容”、“远渺渺”、“邈蔓蔓”、“烂昭昭”、“般纷纷”等，在上古尚是短语，在近代则有不少已凝固成词，应根据历时演变规律判之为词。而“红头子”、“红椅子”在现代汉语中虽是短语，但根据其在近代汉语中具体的使用情况，应判之为词。还应注意词的民族特点。近代汉语中很多三音词，是本民族独有的地域风貌、民俗风情、文化积淀、审美取向、伦理道德、商贸经济、宗教信仰等的结晶。如有关人物职业的“缝穷婆”、“地理师”、“针线娘”、“茶博士”、“袜线才”、“船老板”等，有关服饰习俗的“长命锁”、“双捻布”、“百家衣”、“锁子甲”、“云头鞋”等，有关饮食习俗的“浮圆子”、“无灰酒”、“黄串饼”、“黄芽菜”、“水答饼”、“纸汤瓶”等，有关居住、交通的习俗的“写字间”、“御花园”、“竹夫人”、“孝感车”等，有关岁时节令习俗的“天中节”、“牙盘日”、“天师艾”等，这些词可能在其他语言里根本找不到对应词，是汉民族所独有的，也不能断章取义，判之为短语。

在近代汉语里，有一些三音虚词语，它们是在双音虚词基础上添加词缀或实词性词素构成的，只要有固定的结构和稳定的语法特征，出现频率较高，也可判之为词。如“一坨儿”、“一周遭”、“一力价”、“一地里”、“背地里”、“尤兀自”等。三音音译词语，只要能表达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概念，也将之判为词，如“答刺孙”、“虎刺八”等。

三、三音词的发展过程

三音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萌芽于上古，“中古开始产生，元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①

（一）上古汉语里的三音词

上古汉语里，以单音词为主，三音词数量也不少，但它们在各类词类中分布很不均匀，主要有偏正结构的专有名词、加缀形容词两类实词，其他类的实词较少，有几个三音动词，如“执牛耳”（《国语·吴语》）、“执箕帚”（《左传·哀公十七年》），虚词数量极少。我们认为，上古只是有了三音节的表达形式，其意义内容很不丰富，其发展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将上古视为三音词的萌芽阶段。

我们对《先秦要籍词典》（学苑出版社，1997年）作统计分析，发现在8207个词条中，三音词只有53个，仅占总词汇量的0.64%。

《左传》里有三音词1225个，几乎都是偏正结构的专有名词。例如：

官职名：左司马 君司马 少司马 大司空 上大夫 中大夫
下大夫 正大夫 君大夫 卿大夫 大司寇 少司寇 野司寇
上军尉 监马尹 新中军 正仆人 命大夫 上东门

人名：公子忽 公子申 公子平 公子卓 右宰丑 北宫喜
东门遂 公孙青 共工氏 黄帝氏 炎帝氏 凤鸟氏 玄鸟氏 司徒招
司城氏 右行辛 王孙齐 司马寅 世子光 不才子 中行伯
羊舌氏 介子推 文之错 舟之侨 烛之武 宫之奇 孟之侧

地名：师之梁 南宫极

国家名：小邾国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9页。

加缀形容词在《论语》中有“恂恂如”、“侃侃如”、“申申如”、“夭夭如”、“循循然”、“空空如”、“郁郁乎”等；在《孟子》中有“皇皇如”、“茫茫然”等；在《荀子》中有“疾疾然”、“訾訾然”等；在《庄子》中有“翩翩然”、“栩栩然”等。

（二）中古汉语里的三音词

中古汉语里的三音词表现出以下特点：

1. 较之上古，三音词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共收词条4500个，三音词342个，约占总词汇量的7.6%。

2. 三音词在各词类中的分布趋于均衡，已由上古的名词、形容词扩展到动词、代词、象声词等词类中，甚至突破实词局限，虚词亦可三音化了，但虚词在三音词总量中所占比例甚微。三音动词有“抱佛脚”、“传口令”、“打风颠”、“打腾腾”、“输便宜”、“抽白刃”、“难为心”、“登龙门”、“掉书袋”、“落便宜”等；三音代词有“阿那边”；三音副词有“较些子”等。

《论衡》中收三音词374个，包括人名、地名、书名，还有一定数量的普通名词。各类例子如下：

人名：东方朔 叔孙通 西门豹 西王母 史子鱼 张伯松
张相如 赵无恤 始皇帝 杨子山 李夫人 韩昭侯 李少君 董仲舒 董无心 陈不占 李子长 谷子云

地名：山阴江 通陵江 西益宅 咸阳宫 上虞江 甘泉殿
不周山 凤凰庐 建章宫 梁山宫

书名：大人赋 公羊传

普通名词：军下卒 丧家狗 三尺剑 遗腹子 万户侯 天下母 五行气 西北方 马下卒 天下父

3. 词的语义内容、结构类型有新的发展。

三音名词不再限于专有的人名、地名，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普通名词。指物的如“斗百草”、“星货铺”、“叶子戏”、“杖子钱”、

“利市钱”、“盘陀石”、“园中韭”、“橛头船”等，指人的如“裹饭家”、“田舍儿”、“客作汉”、“五里官”、“厮摩师”、“口承人”、“排门夫”、“门徒僧”、“眼中钉”等。

东晋法显《佛国记》里有偏正式三音名词 70 个。魏晋时代的佛经中还出现了一批利用同义词或词素构成的三音词，其结构多属联合式，如“亲眷属”、“譬之如”、“今现在”、“讽诵读”、“卑湿污”、“善方便”、“福佑慧”、“皆悉便”、“悦预喜”、“侗仆奴”、“顾眄视”、“教劝说”等。

三音形容词的结构与功能进一步成熟和完善。邢公畹先生曾说：“看来 XFF 这种结构，唐以后才大为发展。”^①如“红簌簌”、“漫腾腾”、“暖烘烘”、“乱蓬蓬”、“醉慢慢”、“嗔迫迫”等，常用来描形、摹声、拟状，具有鲜明的修辞色彩，它们能充当句子的多种句法成分，在句中位置也较灵活。

（三）近代汉语里的三音词

三音词到了近代，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具体表现为：

1. 数量剧增，它们在近代汉语词汇总量中所占比重，较之前代有了大幅度提高。袁宾等先生编的《宋语言词典》中，总词条约有 4 100 多个，三音词有 337 个，约占词汇总量的 8.2%。许少峰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中，总词条约有 25 000 条，三音词有 2 860 个，约占词汇总量的 11.44%。李崇兴等先生编的《元语言词典》中，总词条约有 1 000 个，三音词有 400 个，约占总词汇量的 5.71%。周荐先生说：“到清代，众多的词语类工具书都不仅将双字词汇单位和四字词汇单位而且将三字词汇单位列为它们重要的收条对象。例如翟灏的《通俗编》收条凡 5 558 个，其中双字词汇单位有 2 242 个，约占 40.34%，例如‘风色、连襟、卖官、名

^① 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40 页。

纸’；四字词汇单位有 1 257 个，约占 22.62%，例如‘风吹雨打、行云流水、镜花水月、手不释卷’；而三字词汇单位却已有 696 个，约占 12.52%……《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收条凡 5 056 个……三字词汇单位有 1 690 个，约占 33.43%，例如‘动滑轮、花条马、凝聚力、电压表。’”^①

2. 在词类中的分布更均衡。名词数量排名第一，但其他词类的三音词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在许少峰编的《近代汉语词典》收集到的 2 860 个词中，名词有 1 891 个，动词有 494 个，形容词有 414 个，代词有 10 个，象声词有 16 个，虚词有 35 个。

3. 构词方法更完善，结构类型更丰富。仅形容词就有附加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联合式和重叠式等 6 种结构方式，有 ABB、Abb、ABC、Abc 等构词模式。三音名词的结构层次也较复杂，有附加式、偏正式、主谓式、联合式 4 种构词方式。

4. 词的意义内容更加丰富，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剧增的名词和动词，敏感地反映出近代社会物质系统民俗、行为系统民俗及精神系统民俗各方面的新变化、新理念、新事物。至于 ABB 式状态形容词，不仅像过去一样能够摹状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而且出现了更多描写人物或主观世界抽象情感的词。如：“娇滴滴”、“急煎煎”、“困腾腾”、“冷清清”、“乱慌慌”、“沉默默”、“喜滋滋”、“乐陶陶”、“醉昏昏”、“愁默默”等。

5. 三音词的语法功能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基本上具有同一词性的双音词的所有的语法特征，能在句子中充当多种句法成分。

总之，“三音节词大量出现，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道路”^②，成为汉语词汇发展史上仅次于双音化的重要语言现象，因此，我们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是完全必要的。

①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190 页。

②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39 页。

四、三音词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历年来，语言学者对近代汉语词汇做过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研究特色具体表现为：

（一）俗语方言的考释

从宋到清，口语方言词诠释的专著有宋代洪迈的《俗说》，明代杨慎的《俗言》、赵南星的《目前集》、陈士元的《俚言解》、李实的《蜀语》、岳元声的《方言据》、张存绅的《雅俗稽言》、徐渭的《南词叙录》，清代翟灏的《通俗编》、郝懿行的《证俗文》、张慎仪的《蜀方言》、钱大昕的《恒言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里面收录不少三音词。刘坚、江蓝生等先生说：“从明清开始，已经有学者做过汇集资料、证古寻源的工作。本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的《俗语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三部俗语专著。《俗语典》是收集各种俗语词，罗列材料而不加解释，仍是汇集资料性的工作。《金元戏曲方言考》和《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都是考释元曲词语的专书，但材料收集的面窄且少，考释自然也就难以准确精到了。”^①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突破局部、零碎的模式，开始建立整体、系统的认识观。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推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李申先生的《金瓶梅 方言俗语汇释》，王学奇先生的《宋元明市语汇释》，王学奇、曾明德先生的《诗词曲语辞集释》等，还有陆澹安先生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先生的《元曲释词》等。还有对特殊领域词语的研究，如

^①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8~29页。

梁晓虹先生的《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这些著作从方法上讲，主要是认字辨音，参照前人诠释，参证方言，排比归纳、推求语源等。

（二）专书语言词典与断代语言词典的编撰

近十年来，这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学者们陆续编撰了一批专书词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 词典》，王利器先生的《金瓶梅 词典》，周定一先生的《红楼梦 语言词典》，胡竹安先生的《水浒词典》，白维国先生的《金瓶梅 词典》，李法白、刘镜芙先生的《水浒语词词典》等，里面收录了不少三音词。断代词典有江蓝生等先生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李崇兴等先生编的《元语言词典》，袁宾等先生编的《宋语言词典》，龙潜庵先生的《宋元语言词典》，高文达先生的《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先生的《近代汉语词典》，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多年来，学者们为近代词语的收集汇总和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与巨大的贡献。

（三）对各类词的专书研究

如刘坚、江蓝生先生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曹广顺先生的《近代汉语助词》，吕叔湘先生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孙银信先生的《近代汉语语气词》，马贝加先生的《近代汉语介词》，卢烈红先生的《古尊宿语要 代词助词研究》，张美兰先生的《近代汉语语言研究》等，开始对某类词或某几类词的意义、功能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里面涉及不少三音词。

蒋绍愚先生说：“这一时期除词语的考释外，也有一些系统、深入的研究。如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以及他和吴福祥先生合著《近代汉语纲要》中的词汇部分，都从宏观上对近代汉语做了研究。向熹《简明汉语史》对近

代汉语词义的发展和同义词的发展的论述颇有新意。”^① 蒋冀骋、吴福祥先生在《近代汉语纲要》中提出近代汉语的构词法有语法构词、音韵构词、意义构词及字形构词4种。

历代语言学者们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三音词的研究包含其中，但也略存不足，首先表现为词汇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不够。蒋绍愚先生说：“说到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人们往往把它和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等同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② 他还说：“在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研究中，词汇的研究是开展得最早的，前人在这方面留下来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但和语音、语法相比，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系统性却又是最差的。”^③ “一方面它的成果特别丰富，大量词典的问世，许多词语札记的涌现，使之眼花缭乱，但是，另一方面，词汇理论却略显贫乏，还没有形成一个简明的、可解释大多数词汇现象的理论框架。”^④ 至于近代汉语三音词，迄今为止，尚无专书或专文对它们进行系统分析。张永言先生说：“训诂学与词汇学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别……语言学界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以为考释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⑤

其次是对三音词的断代研究做得不够。过去的研究主要针对双

① 蒋绍愚：《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9期。

② 蒋绍愚：《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9期。

③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④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⑤ 张永言：《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音词与四字格，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对于三音词的研究也不可太忽略。但事实上是关于三音词的论述基本上是散见于各类探讨语音、语法、词汇、训诂的文章中。向熹先生在其专著《简明汉语史》里对三音词的结构加以专门的分析，将之分成附加式、偏正式、补充式、重叠式四种情况。周荐先生在其专著《汉语词汇结构论》里对现代汉语的三字格作了专章论述，详尽而细致。王彦坤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三音词语，他说：“……然而，与二字格、四字格词语相比，三字格词语可以说是长期地受到冷落。历史上，清张廷玉等编的《骈字类编》、程际盛撰的《骈字分笺》、魏茂林撰的《骈雅训纂》，民国王峻著的《迭语》、符定一编的《联绵字典》等辞书，都是专门收录某类两字格词的。至于四字格词语，先后出版的不下数十种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以它们为主体。惟独三字词语，于辞书中零星散落，多所遗漏，而至今未见有其汇编，令人遗憾。”^①

前文提及，近代汉语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江蓝生先生认为，断代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对于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汉语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吕叔湘先生说：“在对某一种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历时的研究是以若干个共时断面研究为基础的。这个认识对于汉语研究者特别重要。”^②

词的三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仅次于词的双音化的重要语言现象，理应得到重视。因此，对近代汉语三音词作系统全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的研究意义体现在：首先，将三音词纳入断代的研究视野，从发展原因、结构方式、语义构成、语法特征、修辞

^① 王彦坤：《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增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特点、书写形式、与双音词的比较及发展趋势 7 个方面对之作一探讨，能够较细致勾勒其在近代汉语中的全貌，明确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地位。其次，通过从结构方式、语义构成、语法特征、修辞特点、发展趋势几方面与双音词适当地作横向比较，能真正厘清汉语三音词自身的特点，深入揭示三音化的规律，归纳出它的结构特点、语义特点，丰富汉语语法构词、语义构词的实践内容，明确汉语三音词的发展前景。

五、三音词的研究方法

在系统观念、历史观念、辩证观念的指导下，本书从汉语的实际出发，系统考察，深入探究，并努力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功能、组合与聚合、规律与例外的关系。

具体运用以下方法：

一是以传统的结构形式派、传统的语义派分析方法为主，兼用柔性分析原则（史有为先生提出）来处理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结构分析时以传统的结构分析法为主，同时适当吸纳语文派、社会功能派及人文派的理论；在语义分析时，以传统的意义分析法为主，以语文派、现代语义派的相关理论为辅，适当吸收三个平面语法观的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使三音词的面貌得到较全面的描绘，使三音词的构造规律得到较深入的揭示。

二是综合运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转换生成分析法来分析词的结构。句子成分分析法是传统分析句子的方法，着眼于语言的线条性，用来分析三音词的语法功能；层次分析法把语言结构理解为层次结构，用来分析三音词的结构方式，能清楚地反映词内部的层次；转换生成分析法把语言结构理解成由深层结构生成的表层结构，用来分析三音词的构造规律，考察三音词的生成过程。

三是将词法的理论与句法的理论相结合，从静态的词法环境、动态的句法环境来考察三音词，从而更明晰地把握三音词与双音词

不同的生成过程，更全面地揭示汉语构词的规律。

四是运用比较法。运用共时比较法，从结构方式、语义构成、语法特征、修辞特点等方面，对单音词和双音词适时、适当地进行比较，揭示三音词独有的构造规律；适当运用历时比较法，溯源及流，沟通古今，对三音词各类词的发展变化作一些描绘与探究。

五是穷尽统计，定量分析。穷尽分析是一种较客观、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词典、文本里的三音词进行穷尽分析，尽量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第二章 三音词的发展原因

对词汇发展史上的重大现象——词的双音化，历代学者用力甚勤，著述颇丰。然而，对近代汉语三音化现象，则着力甚微，拓展不足。事实上，三音词大量涌现，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特别鲜明的特色之一。三音词为何在近代发展迅速呢？

下面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语音系统的简化、语体的变化、造词法的完善四方面来探讨三音词在近代发展迅速的原因。

一、社会的发展

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某一个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发展，文化形态的变异，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无不在语言中留下影像，而这些影像更多地分布在语汇方面。”^① 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凡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② 宋、元、明、清四代，尤其是清代后期，我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反映社会现实最直接、最迅速的汉语词汇也随之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从物质生产领域来看，宋、元两代正是商业资本主义的

①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3页。

②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胎儿蠕动形成之时，海外交通频繁，城市逐渐兴起，商业资本积累，生产力日益提高，分工协作渐趋精细，产品名目繁多。而“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是立刻发生的，而不等候基础中的改变”。^① 比如“博士”，中古本是学官名，《史记·循吏列传》云：“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相鲁。”从唐代开始，变成对具有专门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尊称。《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云：“正是，春为花博士，酒为色媒人。”元代马致远《岳阳楼》第5折中云：“倒也躲是非忘宠辱无牵挂，不强似你在人我场中，把个茶博士终朝淘渲。”《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中有：“同这酒博士到店内，随上楼梯，到一个阁儿前面。”近代汉语中，在中古已经产生的双音词“博士”前，增加新的焦点信息“花”、“茶”、“酒”，以词造词，分别构成三个新的三音词，指代三种不同的职业或行业，“花博士”喻指媒人，“茶博士”指茶馆伙计，“酒博士”指酒店伙计，分工更精细，说法更形象。再如以“匠”为核心词素，前加表示具体内容的词或短语，构成的三音词有“泥水匠”、“针笔匠”、“文笔匠”等。袁宾、徐时仪等先生说：“唐宋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副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都有较大发展，学术和文艺（包括自然科学和通俗文学）也颇为发达，与此相适应，汉语词汇里出现了许多变化和創新。主要表现为反映生产、生活和技艺的新词大为增多；口语词更为丰富，并大量进入白话文学作品；新产生的词里双音词占明显优势，三音词也有所增加。”^②

（二）社会交际的需要。“从社会交际的需要来说，由于物产不断增多，技艺日臻精良，常需对原有的一个词加以修饰限定，以

①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

② 袁宾、徐时仪、史佩信、陈年高：《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上海出版社，2001年，第641页。

标明由它代表的同一事物分化、繁衍出一批新事物。”^① 如以“铜”为核心词素构成的三音词有“二火铜”、“四火铜”、“自然铜”、“蒙山铜”、“日本铜”；以“金”为核心词素构成的三音词有“马蹄金”、“橄榄金”、“瓜子金”、“面沙金”、“豆粒金”、“狗头金”、“带胯金”；以“钱”为核心词素构成的三音词有“草鞋钱”、“信赏钱”、“拜见钱”、“脂粉钱”、“脚步钱”、“口含钱”、“日头钱”、“坐舱钱”。“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很多新词汇，它们不改变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语汇，但是它们却丰富了人类的语汇库。”^②

伴随着晚清时代的洋务运动，中国掀起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浪潮，19世纪60年代南北各地相继设立了一批专门的翻译机构，“洋务局”、“资本家”、“印刷机”、“纺织机”、“蒸汽机”、“实验室”、“制造局”、“翻译馆”、“自鸣钟”、“自行车”、“人造丝”、“经济学”、“摩托车”、“三角形”、“长方形”、“寒暑表”等三音新名词应时而生。祝敏彻先生说：“偏正式合成词在汉代是次能产的，《朱子语类》中还是次能产的。现代汉语中却变成最能产的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科学文化传入我国，成千上万的意译新词应运而生，其中最多的是偏正式合成词。”^③ “随着词汇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表达的新概念进一步增加。利用现有双音词作基础构成新词也就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自然。”^④ 已经有了“资本”、“印刷”、“纺织”、“实验”等双音词，再将拥有资本进行投资的人称为“资本家”，将用来印刷或纺织的机器称为“印刷机”或“纺织机”，将用来做实验的专门场所称为“实验室”，这样通过拓

① 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92页。

②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③ 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④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

宽词形将新的复杂概念表达得十分明确。

物质系统日新月异的发展，促使与之密切相关的精神文化系统，包括物质系统民俗、行为系统民俗及信仰民俗发生相应演变与更新，人们的思维方式亦从低级到高级，由粗疏向精密发展。“单音词在语言交际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具体词义满足不了人们的认识日益概括、抽象的需要；宽泛的词义满足不了语言交际日益精密、准确的需要。”^①双音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有限的词形结构依然满足不了与时俱增的词汇增长的需要。于是，利用单音词与双音词为构词原料复合而成的三音词，以其明确性、狭义化的语义优势满足了这种需求。“从词义上看，一般来说单语素构成的词其词义最为概括；双语素的词义其范围就窄些，意义也具体些；三语素的意义应当更具体，更个性化。”^②如有关典章制度的“警迹人”、“一条鞭”、“五代史”、“五圣堂”、“军令状”、“番天印”、“殿头官”等；有关民间习俗的“火把节”、“照虚耗”、“随身灯”、“烈纸钱”、“长明灯”、“长休饭”、“永别酒”、“长命灯”等；有关宗教迷信方面的“儿女债”、“九转丹”、“八阳经”、“三尸神”、“天报疮”、“玉皇殿”、“现世报”、“夜叉婆”、“闲冤家”等；有关衣食住行习俗的“汤饼会”、“苦丁茶”、“八仙桌”、“人力车”、“云头鞋”等；有关称谓民俗的，如“亲家公”、“桶儿亲”、“小娘子”、“店小二”、“小老婆”、“小幺儿”、“小郎君”等，这些词语内容具体，结构分明，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或形象色彩。

语言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词汇中，尤其是词的音节数目上。周光庆先生说：“春秋战国时大量增加的新词在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单音节为主……古汉语词汇发展到唐宋时代，又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因

① 苏新春：《汉语双音词化的根据和动因》，《广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② 李康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为唐宋以后，大量增加的新词在形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①同时，三音词有所发展。宋、元、明、清，三音词数量剧增。“就现代汉语的情况来看，合成词不仅在数量上已占了优势，而且在合成词中，除大多数是双音节形式外，三音节形式的数量也相当可观。”^②姚汉铭先生说：“多音节词语的大量产生，显然是跟社会的发展、思维的丰富息息相关的，纷繁精细的思维已不满足于依靠构造精密的句子来表达，还要求构造句子的元素——一个个的语词也满载信息负荷。这样，原来在汉语词汇库中的双音复合词就担负不了这一交际使命。语言内部的这种交际任务与交际手段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促使了在汉语词汇史上破天荒地产生了一大批以三音节、四音节为主的多音词语，汉语的词形式似乎在短语化。”^③

同时，三音词的增多也符合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即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内部的不同成分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语言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情况很不相同。语音、语法与社会的联系是间接的，词汇与社会的联系是直接的，对社会的反应最灵敏，变化也最快。

二、语音系统的简化

语言的形式（声音）和内容（意义）之间永远存在矛盾斗争。语言的形式与内容自身又是经常变化的，各组成部分内部的调整，造成局部系统的变化。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锁反应与调整，促使整个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语言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平衡，相对平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② 葛本仪：《论汉语合成词形成的有理性》，《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③ 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衡的不断被打破和新的平衡的不断建立就是语言发展的基本形式。

近代汉语三音词剧增，原因之一就是语言内部语音系统的变化。自唐宋以来，“声母从清浊两套变为只有清音一套，韵部从阴、阳、入三种韵，变为只有阴、阳两韵；声调也从唐代的四类八调，即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而分阴、阳两类，变为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三类四调。”^①

词汇的发展，一般都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扩大符号的信息容量，使符号的能指能够兼容更多的所指，从而使词汇在没有增加符号数量的情况下，实现表达更多的语义内容的目的。二是增加符号的数量或改变符号的内部构成，或增加符号的语音长度，用以减轻原有符号的信息负担，从而使语言表达更加清晰、精确而富于变化。前者导致词汇中同音词和多义词不断增加，后者促使三音词、四音词等多音词增加。

声、韵、调全面简化使得汉语音节总量骤减，“从远一点的时间来看，汉语的音节数量减少，导致音系的简化，必须通过词的延长，就是增加单个词的音节数量来补偿。”^② 双音词功能负荷增大，成为语音简化的主要的平衡锤，然而双音词词形结构有限，负荷的信息指数有限，它们跟单音词一样，同样存在多义、歧义、同音等负语言效应，三音词应时而生。在无需另造新词的情况下，它谨慎地突破词形长度，增加了焦点信息，克服了双音词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词形有限、语音重复、意义宽泛的困窘，以多变的、多层次的组合将有限的词素发挥出无限的生产力、表现力，成为语音系统简化的另一不可小觑的平衡锤。

前文提及，近代社会物质系统、行为系统、精神系统里的新实

① 张九林：《试说汉语语音史上的几个“为什么”》，《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

② 彭泽润、李葆嘉：《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5年，第272页。

物、新事项、新理念、新现象层出不穷，词汇量激增，语音量骤减，汉语词汇向多音节发展已是势在必行，但汉语又有抵制多音化的天然倾向。三音节音步清晰、词长适中、内涵明确。“从普遍性和心理习惯的尺度来看，现代汉语的词形的最大长度，勿宁说截止在三音节音流上。汉民族的人民不很习惯于以四音节的长音流来表示一个单纯意义，倒是习惯于把这样的音流在当中微微分开，使分开的不同部位应用于明晰地互相组合的各个意义。”^①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需要有足够长度的语音形式使得那些连接起来的基本概念在语音形式中融为一体。在近代汉语三音词中，名词占绝对优势，一般是“先有事物或概念，造词主体按照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选择造词材料，再通过对旧事物的修饰或限制来实现对新事物的指称”。^② 胡以鲁先生曾说：“吾国语之初发展也，以单音或双音之二节为其范围，作意义之引申，为语言之分化，其差甚少，其辨甚微……同音异义，同义异语犹多……语言不能精确指概念则语言失其作用……无已则为加订正耳。不废旧语之资料，使其分担专其职，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适用之范围，扩延之使其概念明确而丰富……此品词分业而外二节复合或形式部附加之所适用也。今者二节语日甚普遍，学术术语有进向三节以上之倾向。”^③ 譬如“亲家”，见于《新唐书·萧嵩传》：“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玄宗）呼为亲家”。近代为区分“亲家”性别，在核心词“亲家”后分别加上“公”、“母”，构成新词“亲家公”、“亲家母”，较之同属称谓的“岳父”、“岳母”，前者显得更为轻松活泼，更加琅琅上口。如元代萧德祥《杀狗劝夫》第2折：“老汉罗大户，如今到这鲁家庄上，若见了那亲家母，我自有主意。”明代佚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0页。

② 卞成林：《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汉语学习》，1998年第4期。

③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2页。

名《黄孝子》第26折：“我是亲家公，怎么做掌礼人？”

为使词性更明确，“念心”、“混混”、“单身”、“陌路”扩展成了“混混儿”、“念心儿”、“单身汉”、“陌路人”，为使词的口语色彩更浓，“搀空”、“排门”、“一坨”、“一力”扩展成了“搀空子”、“排门儿”、“一坨儿”、“一力价”，为使词更形象，“衣饭”、“跳索”、“醒木”扩展成了“衣饭碗”、“跳马索”、“醒堂木”。

如果把全国各地方的音节总数作一个统计和对比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种方言，语音系统越复杂，声、韵、调配合而成的音节总量越多，单音词就越多，三音词就越少，譬如粤方言；一种方言语音系统越简化，音节总量越少，单音词越少，多音词尤其是三音词就越多，比如北方方言。近代三音词的增多也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补偿性规律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的变化出现后，语言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同时系统又会进行自我补偿，从而达到新的平衡。

三、语体的变化

语体变化，实质上包含着两个方向，一是由俗变雅，一是由雅变俗。近代汉语正是处于由雅到俗的语体转型时期。以隋唐五代为限，市民阶层的形成壮大，平民意识的增强和审美情趣的通俗化，促使白话小说的兴盛，在语体上人们更是弃雅从俗，刻意模仿当时的口语。到了宋代，禅宗高僧、儒学大师的语录《五灯会元》、《朱子语类》等作品及民间说话人的底本“话本”通篇白话，至此，古白话作为一种密切结合口语的书面加工形式，以其完整语言作品的大量出现和更密切结合口语为标志，完全成熟了。孙银信先生说：“如果说唐五代是早期白话的形成期，那么宋元时期可以说是早期白话的成熟期了。”^①此后，元杂剧、戏曲的繁荣彻底改变宋以前正统文学（或称“雅文学”）的主导地位，使通俗文学居于

^① 孙银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统治地位。明、清小说巩固并发展了这一趋势。袁宾先生说：“比较起古代汉语来，近代汉语的文献语言在口语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三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① 向熹先生亦指出：“大量口语成分涌入文学语言，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② 这种由雅到俗的语体变化，正是语言内部雅俗两种力量斗争和人们在实践中求雅求俗两种需求斗争的结果，它们共同决定语言尽量贴近现实。单音词、双音词乃至四音词都能容纳俗的口语成分，如“怄”、“瞧”、“焐”、“睬”、“瞅”、“巴子”、“盖老”、“撩丁”、“牛子”、“缠仗”、“胡柴”、“破不留丢”、“八搭麻鞋”、“不当人子”、“脑袋瓜子”、“水老鼠花”等。但单音词随语音系统的简化而骤减，而且这最小的音义结合体“面对日益扩大，近乎无限的词义内容捉襟见肘”^③，其含义载量饱和，很难成为口语的主流；双音词与四音词从乐感上更符合中华民族追求偶化的审美心理，“偶字易适，奇字难安”，它们更多负载雅的语言。如汉赋俪辞、唐诗宋词里的双音词“惊鸿”、“秋菊”、“芳泽”、“铅华”、“踟蹰”、“明珠”、“狐疑”、“萧瑟”、“牵牛”、“徘徊”、“罗网”、“苍天”、“荏苒”、“伫立”、“相思”、“离别”、“多情”、“凄清”、“冷落”、“风情”、“憔悴”等；四字格多为具有典雅风格色彩的成语，如“天人合一”、“忠孝节义”、“兰桂齐芳”、“一诺千金”、“夫唱妇和”、“投笔从戎”、“安居乐业”、“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刚正不阿”、“精卫填海”等。双音词与四字格虽能承受俗的语言，但在历代语言实践中更倾向于负荷雅的语言。三音词则突破汉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化严整为参差，变稳定为错落，它们更适合不拘一格、轻松活泼的口语语体，成为偶化音节造词潮流中的变奏。周

① 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7页。

③ 苏新春：《汉语双音词化的根据和动因》，《广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荐先生说：“大约从中古的唐代，三字组合逐步大量产生出来，到近古的清代尤其是 20 世纪已蔚为大观。三字词汇单位从中古开始大量涌现出来缘于市井文化蓬勃发展的要求，而三字词汇单位的结构本身也正反映着这种俚俗的市井文化。”^①

遍查历代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在雅文学居主导地位的上古、中古时期，三音词数量不多；其大幅度的增加，恰好发生在通俗文学（或曰市民文学、平民文学）占统治地位的近代，这并非偶然，两者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弃雅从俗的语体演变，是三音词大量出现的客观原因。我们撷取三音词若干例，对其语体色彩、风格色彩作一个比较分析。如上古的“妻”、“妾”、“孩”、“农”、“秃”、中古的双音词“正室”、“偏室”、“孩童”、“秃顶”与近代的“大老婆”、“小老婆”、“小鬼头”、“乡瓜子”相比，它们的理性意义可以一一对应，但在感情色彩、风格色彩、语体色彩有些区别。三音词更适合口语语体，而单音词与双音词更适合文言语体。如“大老婆”、“小老婆”、“小鬼头”、“乡瓜子”等都带有亲昵通俗的口语色彩；单音词“妻”、“妾”、“孩”、“秃”、双音词“正室”、“偏室”、“孩童”、“秃顶”、“行踪”等是文言词，具有中性感情色彩，典雅的风格色彩。我们还可以看出“子”、“头”、“小”、“老”等词缀在三音词中使用是比较频繁的，“因为口语总是力图通过添加新的要素而使话易于理解”。^②而且，“由于复音节化，单词增强了识别的独立性，表达也变得和缓，反映了口语中呼吸的余裕，语法也因包容了上述的新产生的诸形式而急速地增强了表现力，这都符合语言发展的方向”。^③

①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第 189 页。

②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87 页。

③ [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9 页。

由雅到俗的语体变化，还促使近代汉语“ABB”式状态形容词大量增加。“元明时代，这种结构非常能产，具有相当强的构词能力。”^① 蒋冀骋先生还推测：“这种叠音词多出现在元、明杂剧的唱词里，可能与戏曲的曲调有关。”^② 元曲、杂剧中出现大量“ABB”象声词，也可能是戏曲唱腔的拖腔所致，为音节延长之语，使得节奏更和谐，语音更流畅。“既要保留平稳的优点，又要避免板滞的缺点，较常用的安排是让成对的三音节出现在作品之中。”^③ 例如“昨夜个喜孜孜灯下相亲傍，今日假惺惺堂上问行藏。”（《东坡梦》第4折）、“我睡啊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忽唌唌酣睡似雷鸣。”（《陈抟高卧》第1折）在这里“喜孜孜”与“假惺惺”配对，“黑甜甜”与“忽唌唌”配对，意义饱满，韵律和谐。

以上均是三音节实词，近代汉语还出现一些三音节虚词，如“终不成”、“终不然”、“尚兀自”、“尚古自”、“只除非”、“只除是”，较之等义的双音虚词“难道”、“犹自”、“除非”，前者显得更为亲切顺口。

总之，由雅到俗的语体演变，是近代汉语三音词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它选择并滋养了三音词这种民俗色彩浓郁的词。三音词又反作用于通俗文学，将其顺口、顺耳、易记、易唱的形式特色与生动诙谐、轻松明快的言语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造词法的完善

造词法是汉语创造新词的方法，按造词方式可分为原生法与再

①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②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③ 文炼：《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

生法。原生法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由单个的语素直接形成词的造词方法；再生法是通过复合和派生等方式构词，产生复合词和派生词的造词方法。词根复合是语言特别是汉语这样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最重要的一种构词方式。复合词模仿句子中词与词组合时的结构关系，分成偏正式、联合式、主谓式、动宾式等。中古造词法已比较完善。下面探讨它对近代汉语词的三音化的影响。

语音造词，上古已采用这种古老造词方式，以音为表，摹声为名，并且，“古汉语中的摹声词并不限于名词，动作的名称也有摹拟动作时发出的声音而造成，这就是列维—布留尔说的那种‘用摹仿的声音来表示事物的主要性质’”^①，如《诗经》中出现的大量叠音象声词：“关关雎鸠”（《周南·关雎》）、“其鸣喈喈”（《周南·葛覃》）、“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小雅·伐木》）、“呦呦鹿鸣”（《小雅·鹿鸣》）、“卢令令”（《齐风·卢令》）、“习习谷风”（《小雅·谷风》）；到了汉赋、唐诗、宋词中，象声词数量有所增加，主要用于拟声、描形、摹状、抒情。双音象声词为近代汉语中三音象声词的大量出现及其功能变异奠定了基础。首先是词义变化，词性也变为形容词。象声词是摹拟客观世界声响的，如果一个词所摹拟的是常见的声响，这种声响又容易引起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联想，久而久之，这个象声词就可能变成描写某种状态的形容词。例如，“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元代高文秀《黑旋风》第1折）中，“骨都都”拟海涛翻滚状，“赤力力”摹写山崩地裂状，这些象声词与原始真声并非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变异摹声，以此描状。

其次，中古的一部分象声词变成了近代状态形容词的构词成分。如中古的“沥沥”、“哄哄”、“吼吼”、“乎乎”、“簇簇”、“唧唧”，到了近代变成了三音节的“血沥沥”、“闹哄哄”、“气吼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吼”、“气乎乎”、“花簇簇”、“笑呶呶”。

语法造词，先秦复音词从单音词到双音词乃至多音节词，复合构词方式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并又发展了一个主谓式，一个补充式；附加式中出现双音节的词缀。《诗经》的复音词的基本结构是语音构词，而在《论衡》中，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语法构词形成的复音词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 95.61%。可见，在东汉中古时期，复音词的结构已由语音构词发展为语法构词。

中古的造词方法在近代汉语三音词的造词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近代汉语里，常常是利用中古语言材料，比照中古造词格式，造出大量联合式、偏正式的三音词。比如在重言词前加一个性质形容词，便构成近代 ABB 状态形容词，如“绿油油”、“绿幽幽”、“红灼灼”、“明晃晃”、“空荡荡”、“静悄悄”、“黑洞洞”、“赤津津”、“宽绰绰”等。还有，按照上古、中古的构词方式，将上古、中古已出现的两个根词复合成新词。如将“地理”和“师”复合组合成“地理师”，将“风月”和“馆”复合组成“风月馆”，将“安乐”和“窝”复合组成“安乐窝”，将“尴尬”和“人”复合组成“尴尬人”，将“主人”和“公”复合组成“主人公”，将“军令”与“状”复合组成“军令状”，将“巡捕”和“官”复合组成“巡捕官”。

词缀造词方面，“中古汉语的词缀仍很活跃，其中产生于中古汉语的词缀功能不断发展完善”。^① 前代具体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作抽象名词的词缀，名词的词缀“子”、“头”、“来”、“里”、“儿”、“家”等，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的词缀，如“赌气子”、“摔脸儿”、“争些子”、“闹热子”、“冷脸儿”、“下场头”、“五更头”等，实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虚词的词缀，如“争些子”、“争些儿”等。前代有

^① 转引自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 年第 5 期。

些名词词缀，到了近代已不限于与具体名词的结合，还能与抽象名词或某一类词、几类词甚至是与虚词广泛结合，并且不是偶然的临时组合，如“消息子”、“滋味子”、“穷鬼子”、“胎骨子”、“家活子”、“假会子”等。这些词缀在近代进一步完善，功能稳定，性质明确，位置固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纯词缀。同时中古还萌生了一批准词缀，如“家”、“者”、“手”、“人”等。总之，三音词通过造词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词缀的构词功能。这也符合了语言发展的联系性规律，即词汇与语法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第三章 三音词的结构方式

目前的词汇研究大抵可分为四派：传统语文派、结构形式派、社会功能派和人文派。传统语文派以字为本位，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切入，着力探索汉字音、义内在的对应性及整体意义的理据性。《马氏文通》以后的结构形式派发生了一次方向性的大转折，学者们开始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分析汉语，全面模仿印欧语系的汉语语法结构系统纷纷建立，一时蔚为大观，同时也引发了语言学家们深切的关注甚至反思。张志公先生曾说：“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引进的这些东西，不论是对某种语言的语法的具体的论述，或是对于一般语法理论的讨论，都没有或者很少把汉语考虑在内，没有把汉语作为建立理论的基础。而汉语在世界各种主要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① 还有一些学者对纯形式语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封闭式的特点：静态的语言事实研究得多，动态的语言现象考察得少；定性的描述多，定量的分析少；纵向性的分析性的研究多，横向的综合性的探讨少；长于微观的观察分析，失之于宏观的多维视野。封闭式研究的局限性和语言文字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不能相互适应，这给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来了困难”。^② 徐通

① 转引自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② 转引自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锵先生则对之否定得更彻底，他说：“这是仿效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而得出的一种结论，实在是张冠李戴，可以说是汉语构辞研究中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因为汉语有汉语的结构规律，印欧语有印欧语的结构规律，用印欧语的语法概念来分析汉语的构辞问题，必然会肢解汉语的结构，打乱它的内在结构规律。”^① 刘叔新先生认为，汉语“复合词并非词与词组合关联的结构，其中不存在句法关系”，“复合词无论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只是词汇性的”。^② 黎良军先生认为汉语词的构造不是语法问题，而是语义问题。“词的语义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合成词的理据，而不在于把合成词的结构归纳出一些语法类型。”^③ 社会功能派则从词所具有的社会使用功能、交际表达功能来认识语言和词汇，根据其使用功能来对词汇体系作出划分，以提高语言的社会功能为最终目的。人文派的研究以词汇人文意义为研究对象，以结构与人文意义相统一的语言本体观来剖析语言。语言的人文性是指语言结构能通过自身的存在状态、分布范围、活动单位、变化方式等各个方面来表现出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种种因素的属性。申小龙先生说：“语言的人文性是指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较，在分析和理解上更多地依赖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环境，而较少形式上的规定。这种人文性具体表现在汉语的弹性实体、流块建构和神摄方法上。”^④ 还有人认为，汉语“结构形式派中的词汇体系既不是社会功能派手中的类别体系，也不是八十

①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转引自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转引自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④ 转引自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年代的纯词汇体系，而是着重在词的语法功能上的词汇体系。”^①

我们认为，重视汉语的个性是对的，但也不可忽视不同语言间的共性。“应当注意共同性，也注意民族特点。”^②戚桂宴先生说：“汉语的词是单音节的，所以汉语是一种单音节非形态语。这种性质的语言存在着同音词问题，这就决定了汉语的语法手段之一是用词与词搭配成词语以区别同音词。”^③也就是说，汉语是孤立语，构词是以复合为主的。从表面上看，汉语复合词结构跟汉语句法结构极为相似，二者皆依照语法单位相互间的次序来表达意念和情感。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的特点更接近于语言的共性。他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结构层次越深，与现实的联系越密切，它所隐含的共性因素就越丰富，反之，就越贫乏。印欧语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主谓结构处于语言的表层，难以据此处理深层结构的语义。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结构规律隐含有丰富共性的内涵。”^④

关于构词法，朱彦先生在其专著《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里对前人的研究作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将其分成20世纪前期的语义分析、20世纪中期开始的句法分析和世纪之交的构词法研究三个时段。她认为，这一百多年来，构词法研究从语义分析开始，20世纪中期以后发展到侧重句法结构形式分析，有纯语义的构词法研究；有以王洪君、冯胜利先生为代表的语音、韵律角度的构词法研究；有以顾阳、沈阳先生为代表的词语生成角度的构词法研究。^⑤

① 转引自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② 方光焘：《语法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③ 戚桂宴：《汉语的词和词语》，《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④ 徐通锵：《汉语的特性和语言共性的研究》，《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

⑤ 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本书认为，既要重视语言的语法结构，也要关注语言的意义内容。跟汉语中其他层级的语言单位——句子、短语一样，词是语义结构、语法结构的复合体，采用单一的分析视角会遇到障碍，在操作过程中也很难全面揭示其构词的规律。而近代汉语三音词的构成方式，既不完全同于汉语中的双音词，也不完全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词，它有自己的构词特点，兼具语言的某些共性，体现出汉语的某些个性。本章先从语法构词的角度来阐释之。

戚雨村先生在《语言学引论》中说，构词法又与语法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受语法的支配，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双音词的构成跟短语相似，大约有三种方式。洪心衡先生在《汉语语法句法阐要》中说，合成词的构成方式，跟短语构成的方式差不多。构词法跟造词法可以是相同的。郭良夫先生说，复合词的各部分的结构关系，跟短语的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可以同样的。

我们以《西游记》、《水浒全传》、《儿女英雄传》、《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红楼梦》，臧晋叔先生所辑的《元曲选》等经典文本为参照，从《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编，团结出版社，1997年）、《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编，知识出版社，1992年）、《宋元语言词典》（龙潜庵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宋语言词典》（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明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元语言词典》（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收集到3228个三音词，除去8个音译外来词和12个无法进行结构分析的词外，剩下3208个三音词，其词义解释主要参照许少峰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将三音词结构方式分为以下类型：

一、附加式

附加式是运用派生法，通过在词根上添加词缀构成新词的构词

方式。陈卫兰先生曾说：“随着新词缀的不断产生，附加式构词能力增强，成为变文中能产性强的构词方式之一，既能构成实词，又能构成虚词。”^① 近代汉语里广泛使用前缀、后缀以创造新词。

近代汉语里的词缀基本上源自上古和中古，过去这些词缀主要与单音实词结合，构成双音词。近代汉语里三音词的附加式在结合方式、构成类型上有新的发展。

关于汉语词缀，马庆株先生说：“词缀包括真词缀和准词缀，两者是表示一对相对等的概念的术语。真词缀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词缀，是构词的语法成分……准词缀是用于引申义即非基本义和非本义的义项的定位不成词词素……真词缀的意义是虚化了的，准词缀的意义是实在的、抽象的。”^② 汤志祥先生从词汇意义、构词功能、构词能力、分布位置四方面情况将汉语词缀分成类词缀、准词缀与纯词缀。向列先生判定词缀的标准是：语义特征、形式上的组合特征、聚合特征。他认为语义虚化是词缀的主要特征。本书采用汤先生的判断标准，即词汇意义、构词功能、构词能力、分布位置为词缀化标准，同时也兼顾其他标准，确定近代汉语里的纯词缀为“老”、“子”、“儿”、“家”、“个”、“里”、“自”、“生”、“小”、“头”、“阿”、“乎”、“上”等，准后缀为“人”、“手”、“家”等。

近代汉语里的附加式的词缀、词根情况都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 11 个类别：

（一）前缀 + 词根（偏正）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最早的词头是“阿”，产生

^①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 年第 5 期。

^②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9 页。

于汉代，词尾“子”产生于近代，词尾“头”产生于六朝，词头“老”、词尾“儿”产生于唐代。前缀“老”可加在表称谓、姓名的名词前或动物名词前。前缀“小”萌芽于先秦，正式产生于东汉，魏晋至晚唐发展成熟，宋以后在结合方式、构词类型方面有新的突破，成为近代汉语里的纯词缀。它可以用于人的姓、称谓名词、植物名、动物名、文体名、代词的前面。张延成先生在《“阿”缀考》里细致总结出“阿”在近代的多种用法：可用于尊辈、平辈、晚辈等亲属称谓前，用于非亲属的称谓前，用于人名前，加于姓氏前，加在排行前，用于非称谓的名词前，加在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前。此结构主要构成名词和代词。例如：

1. 名词

(1) 他别装糊涂，仗着老佛爷腰把子硬，叫他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2回）

(2) 若事有冤枉，被人诬告，在法台之上要求老父台伸冤，这自然该跪了！（《野叟曝言》第16回）

(3) 是俺失所算，谩摧挫，被这个积世的老虔婆瞒过我。（《董西厢》第3卷）

(4) 他在那里也没得久停久住，与了我枕头，茶也没吃就来了，几曾见咱家小大姐面儿来！（《金瓶梅词话》第86回）

(5) 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儒林外史》第40回）

(6) 我想石婆婆家小大哥是贩南商的，常有江西好针在家里，我如今到石婆婆处，与他讨一两根咱。（《桃花女》楔子）

(7) 做入店见科云：“小二哥有干净阁子末？”（《黄花峪》第1折）

例（1）中“老佛爷”是清朝对皇帝或统治者的尊称；例（2）中“老父台”是秀才、生员对当地县官的称呼；例（3）中“老虔婆”指鸨母，也可作“虔婆”；例（4）中“小大姐”是用来称呼大姑娘或者是婢女的；例（5）中“小老妈”指中年女佣；

例(6)中“小大哥”指青年男子；例(7)中“小二哥”是对饭店、旅馆、茶坊、酒肆中伙计的称呼。

2. 代词。代词前缀主要是“阿”

(1) 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祖堂集》第9卷)

(2) “……向阿那里抄？向阿那里写？……”(《鼓山·五》)

例(1)中“阿那个”是指示代词“那个”之义；例(2)中“阿那里”是“哪里”的意思。

(二) 前缀 + 词根 (词根 + 后缀)

这是纯附加式。前缀主要有“小”，后缀有“子”、“儿”，构成名词。例如：

(1) 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醒世恒言》第3卷)

(2) 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宋四公，是小番子闲汉。(《古今小说》第36卷)

(3) 经济拿钥匙开了那边楼上门，就有卸车的小脚子，领筹搬运货，一箱箱堆卸在楼上。(《金瓶梅词话》第59回)

(4) 因此街坊这些小伙子儿心中有几分不愤，暗暗三两成群，背地讲论。(《金瓶梅词话》第33回)

(5) 安人又叮嘱那小伙儿几句话，出到堂屋里，吃了斋，自上轿去了。(《初刻拍案惊奇》第34卷)

例(1)中“小娘子”泛指年轻妇女；例(2)中“小番子”是指差役的帮手；例(3)中“小脚子”指搬运夫；例(4)中“小伙子”、例(5)中“小伙儿”都是指青年男子。

(三) 前缀 + 词根 (联合)。前缀主要有“小”，主要构成名词

(1) 且叫祝虎守把住庄门，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水浒全传》第48回)

(2) 今日哥儿死了，乃是小媳妇没造化。只怕往后爹与大娘

打发小媳妇出去，小媳妇男子汉又没了，那里投奔？（《金瓶梅词话》第59回）

例（1）中“小郎君”是对青年男子的称呼；例（2）中“小媳妇”是仆妇自称。

（四）词根（偏正）+后缀

这是附加式里最常见的模式。前面提到，三音词纯后缀有“子”、“儿”、“家”、“个”、“里”、“自”、“生”、“小”，准后缀有“手”、“家”、“人”。俞光中、植田均（日本）先生说：“名词后缀‘子’、‘儿’、‘头’已成为一种活跃的附加构词词素，这跟自魏晋开始、唐宋加快了步伐的复音化趋势有关。”^①祝敏彻先生说：“用词尾‘子’、‘头’、‘儿’构成复音词，名词词尾出现的频率要比名词词头出现的频率高得多。”^②俞光中、植田均先生还说：“和‘处’字一样，实义‘里’也表示某地方……由此引出虚义用法，用于从句或短语末，表示某行为动作发生时的状态或时间，跟虚化的处所差不多。”^③在近代汉语中，“子”、“头”、“儿”、“里”出现跟以前不同的跨类构词的用法，可构成代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后缀“家”是纯后缀，多用来概指某一类人物，如“后生家”、“老人家”、“小孩家”、“女儿家”等，也可以作副词词缀。准后缀“家”表示具有某一类特殊本领的人，只能作名词后缀，如“老作家”。此结构能构成名词、代词、副词。

1. 名词。名词后缀有“子”、“儿”、“家”、“头”

（1）马二先生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

①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② 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页。

③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窝子里撞。(《儒林外史》第14回)

(2) 我问他们东跨所有谁?他们说来了个二尾子,男不男女不女的。(《龙图耳录》第54回)

(3) 现在的这位中丞,面子上虽然清廉,骨底子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官场现形记》第23回)

(4) 那婆子在下面睡,听他两口儿论理,倒也不着在意里。(《水浒全传》第21回)

(5) 人着了恼,两口子前后都病倒了,主人家又要赶他出去。(《醒世姻缘传》第27回)

(6) 路歧岂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可休,这的是子弟下场头。(《宦门子弟错立身》第13出)

例(1)中“人窝子”指人群、人堆;例(2)中“二尾子”指阴阳人;例(3)中“骨底子”是指本性;例(4)中“两口子”指夫妻;例(5)中“主人家”指主人;例(6)中“下场头”就是下场。以上三音词与其双音词根大部分并存于近代汉语中。如“人窝”、“两口”、“主人”、“下场”等在近代汉语中都存在。

2. 代词。代词后缀有“儿”、“里”、“个”、“生”

(1) 恰才这搭儿单于王使命,呼唤俺那昭君使命。(《汉宫秋》第4折)

(2) 不争你打盘旋,这搭里同声相应,可不差讹了四时节令。(《汉宫秋》第4折)

(3) 这些个玩意儿可有不在行的?(《儿女英雄传》第15回)

(4) 动不动逞凶行恶,你那些个恤寡怜孤!(《琵琶记》)

(5) 新春易失遽如许?薄宦忘怀何似生。(陆游《春晴》)

(6) 不知讨论底事着,为复怨嗟谁子生?(杨万里《诚斋集》第14卷《不寐》之三)

例(1)中的“这搭儿”、例(2)中的“这搭里”就是这里的意思;例(3)中“这些个”是这些的意思;例(4)中“那些

个”是哪里的意思；例（5）中的“何似生”与例（6）中的“谁子生”都是怎么样的意思。

3. 副词。副词后缀有“里”、“家”、“价”、“来”、“生”

（1）你那里是我的兄弟，你就是我的老子，紧关里谁肯提我这一句。（《东堂老》第1折）

（2）宋江已自冻得身体麻木了，动弹不得，只把眼来四下里张望，低了头叹气。（《水浒传》第32回）

（3）小官……每日家飞鹰走犬，街市闲行。（《关汉卿戏曲选》第1折）

（4）每日价铺着这羊皮暖烘烘地睡觉。（《盆儿鬼》第3折）

（5）梨花树底三杯酒，杨柳荫中一片席，倒大来无拘系。（马致远《哨遍》）

（6）韩元帅好没生的着我做合后，也罢，我跟他走一遭去。（《开诏救忠》第1折）

例（1）中“紧关里”指紧急的时候；例（2）中的“四下里”是四处、四周的意思；例（3）、例（4）中的“每日家”、“每日价”都是指每天；例（5）中“倒大来”指何等、极尽之义；例（5）中的“好没生”是凭白地、无缘无故的意思。

（五）词根（动宾）+ 后缀

此类后缀有“子”、“儿”、“头”。作为名词的后缀有改变词根的词性的作用，不可省略。作为动词、副词、连词的后缀是冗余的词缀，不改变词根的词性，无词汇意义，可省略。

1. 名词

（1）赵爷道：“唯哟吓，原来是当家子。你做何生理？”（《龙图耳录》第46回）

（2）丫头向梳盒内寻了一会道：“太太的耳爬子不在梳盒里。”（《□机闲评》第30回）

（3）一分火石火链片儿，一把子取灯儿，一块磨石刀。（《儿女

英雄传》第28回)

(4) 何九叔跟着西门庆，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坐下在阁儿内。(《水浒传》第25回)

例(1)中“当家子”指同一家族中亲近的人；例(2)中“耳爬子”的词根是动宾倒置，意为“爬耳子”，指掏耳垢的小勺；例(3)中“取灯儿”指引火具；例(4)中“转角头”指转角的地方，这些后缀有标明词性的作用，不可省去。

2. 动词。此类后缀有“子”、“儿”，既不改变词性，又不增添新义，仅起凑成三音节的作用，它们全部可以省略

(1) 想是贤弟见我把他一人丢在此处，他赌气子走了。(《龙图耳录》第101回)

(2) 那媳妇那里有心肠照管，吃了饭自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间屋里爬着。(《红楼梦》第77回)

(3) 彼此招呼，有打千儿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儿的多。(《老残游记》第2回)

(4) 茗烟见人欺负我们，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伙儿打了茗烟。(《红楼梦》第9回)

例(1)中“赌气子”指赌气；例(2)中“串门子”就是串门的意思；例(3)中“打千儿”是旧时见面的一种请安礼，右手下垂，左膝弯曲；例(4)中“打伙儿”是结伙的意思。

3. 副词。此类后缀有“子”、“儿”、“来”、“里”。它们作词缀，既不能标明词性，也无词汇意义，全部可以省略

(1) 江左惟公，争些子，吾其衽发。(《满江红·傅相生日癸亥》)

(2) 姑娘已是没了，打造子没的还会活哩。(《醒世姻缘传》第23回)

(3) 若不是负冤情哀告銮舆，争些儿屈死在南牢。(《宝剑记》第17出)

(4) 可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前人田土后人收，到头来只落得个谁消受。(《罗李郎》第1折)

(5) 到处里养老婆，这一等和尚不打他做甚么！（《朴通事谚解》）

例（1）中的“争些子”、例（3）中的“争些儿”都是差点儿的意思；例（2）中“打造子”是归根到底的意思；例（4）中“到头来”是最后、终于的意思；例（5）中“到处里”就是到的意思。

4. 连词。此类后缀主要有“上”和“生”

（1）保得他国无灾，庶民无恙，因此上感威灵岁岁烧香。（《西游记》2本第7出）

（2）如今带著弓箭射，儿子野鸡行有，说慌做贼，因此生么道说有。（《元典章三十五·兵部二·军器》）

例（1）中“因此上”，程湘清先生说：“助词‘上’附在‘因此’之后作词缀，构成一个有后缀的连词。”^①例（2）中“因此生”，石铨先生说：“‘因此生’在其它语法环境中都可写作‘因此上’。”^②可见，“上”和“生”作用相同，都是“因此”的后缀。以上后缀均可不出现。

（六）词根（联合）+ 后缀

非名词词根的附加式名词，其后缀不可省略。形容词、副词的后缀都可不出现，是冗后缀。例如：

1. 名词

（1）良久云：者般滋味子，不许外人知。（《石溪小参》）

（2）把凝流消息子。（《虚堂偈颂》）

（3）王乃大呼逍遥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后山谈丛》第1卷）

① 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② 石铨：《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4) 那香公是个老实头，不知利害，一直奔到非空庵前，东张西望。(《醒世恒言》第15卷)

(5) 谁叫他不拿个棍儿来，我如今抄化子不见了孤拐子，受狗的气了。(《金瓶梅词话》第60回)

(6) 一群刀斧手蜂拥而来，把个红莲宫主即时押出辕门外。(《西洋记演义》第50回)

例(1)中“滋味子”是滋味的意思；例(2)中“消息子”是消息；例(3)中“逍遥子”指像交椅那样的轻便卧具；例(4)中“老实头”就是老实的人；例(5)中“抄化子”指乞丐；例(6)中“刀斧手”指军队中执行斩刑的人。

2. 形容词。此类形容词后缀主要是“子”

(1) 无可与诸人做个闹热子。(《虚林宝堂》卷232，引自梁晓虹文)

(2) 任迁见他说得苦恼子，要给他一文钱，去腰里一摸看，却不曾带得出来。(《三遂平妖传》第9回)

例(1)中“闹热子”就是热闹之意；例(2)中“苦恼子”是痛苦可怜的样子。

3. 副词。此类副词后缀主要有“子”和“里”

(1) 我也新做起。本底子朋友来浪叫，故歇朋友荐拨我，我就叫末哉。(《海上花列传》第56回)

(2) 昨日那厮我家里来了，我特故里把酒灌得他醉了，眼花的不辨东西。(《朴通事》)

(3) 谁知到任事忙，匆匆过了几时，急切里没个心腹之人可以相托。(《初刻拍案惊奇》第25卷)

例(1)中“本底子”是本来、原本之义；例(2)中“特故里”是特意的意思；例(3)中“急切里”指仓促间。

(七)词根(主谓)+后缀。全部构成名词

(1) 拣个好日子，元椿打扮做马快手的模样，与赛儿相别。

(《初刻拍案惊奇》第31卷)

(2) 那县官又拿马夹子坐到店门口,把街坊、地保同打更的人每人打了几百板子,勒限破案。(《□机萃编》第20回)

(3) 庄征君别了台儿庄,叫了一只马溜子船,船上颇可看书。(《儒林外史》第35回)

(4) 先是镇江府军资库杭州、温州寄留下供物,有螺钿椅桌并脚踏子三十六件。(《会要·刑法》二)

例(1)中“马快手”指衙门里专司捕盗的差役;例(2)中“马夹子”指一种能折叠的便于携带的小矮凳;例(3)中“马溜子”指一种宽敞的搭客船;例(4)中“脚踏子”指垫脚用的矮木架。

(八)词根(重叠)+后缀。构成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1. 名词

(1) 你可这里好好儿的张罗张罗,那几个行行子靠不住。(《儿女英雄传》第5回)

(2) 为库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儿,他们认定一两个王公做靠主,谋得了库缺。(《孽海花》第21回)

(3) 你看,连这外边两架铜锣铜鼓带铛铛儿,通共与了三十两银子。(《金瓶梅词话》第45回)

例(1)中“行行子”指蹩脚的东西;例(2)中“混混儿”是无赖、流氓的意思;例(3)中“铛铛儿”指小铜铃。

2. 形容词

(1) 想必每常见姐姐每多全全儿的,今日只不见了李家姐姐,汉子家的心怎不惨切个儿。(《金瓶梅词话》第73回)

(2) 爹乍没了娘,到房里孤孤儿的,心中也想。(《金瓶梅词话》第68回)

(3) 你也剩一口儿我吃,把一钟酒都吃的净净儿的。(《金瓶梅词话》第68回)

例(1)中“全全儿”是十分齐全的意思；例(2)中“孤孤儿”形容孤单；例(3)中“净净儿”是十分干净的意思。

3. 副词。此为重叠词根附上后缀

(1) 可·可·里对门一间小房子出了，他去租下。(《三刻拍案惊奇》第20回)

(2) 雨墨猛听此言，手一哆嗦，几·几·乎没把银子落地，那里敢叫言语。(《龙图耳录》第34回)

(3) 又后悔自己不分青红皂白，把安人辱骂一场，汲·汲·乎没打，未免特莽撞了。(《龙图耳录》第69回)

(4) 起先奴仆众多，还打了那个，空了这个，到得秃·秃·里独有杜亮时，反觉打得勤些。(《醒世恒言》第35卷)

(5) 小人素来拿虎劈惯了木头，从来未有劈过人，乍·乍·儿的劈人，不想手就软了。(《龙图耳录》第5回)

例(1)中“可可里”是恰好的意思；例(2)、例(3)中“几几乎”、“汲汲乎”是差一点的意思；例(4)中“秃秃里”是单单的意思；例(5)中“乍乍儿”是初次、头遭的意思。

(九)词根(词根+后缀)+后缀。此结构是纯附加式构成的全是名词

(1) 吩咐解了他两个的绳索来，叫刽·子·手过来，把一根铁锁锁在他的锁骨上。(《西洋记演义》第45回)

(2) 两京酒客烟花杖·子·头。(《宣和遗事亨集》)

(3) 世之纠帅蒲赌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史》)

(4) 又恐人家拿他当秧·子·手儿，因此加上“赖皮”二字，言他是家传的畜刻，也不是个好惹的。(《龙图耳录》第61回)

例(1)中“刽子手”指旧时执行斩刑的刀手；例(2)中“杖子头”指头面人物；例(3)中“公子家”指一伙聚赌的主事人；例(4)中“秧子手”指出身富贵，不会干活的人。

(十) 词根(前缀+词根)+后缀

此为纯附加式，主要构成形容词与名词。形容词前缀主要有“可”，单音后缀主要有“见”、“生”、“儿”。

(1) 可怜见，不绝我后，得个小厮儿也不见得。(《初刻拍案惊奇》第38卷)

(2) 师答曰：“可怜生”。(《祖堂集》第8卷)

(3) [长庆大庵禅师]只看一头水牯牛……调服既久，可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五灯会元》第4卷)

(4) 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里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红楼梦》第19回)

(5) 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爷儿死了，丁忧家去了。(《金瓶梅词话》第90回)

例(1)中“可怜见”，程湘清先生、董玉芝先生都将“可”看成形容词前缀，认为它常与表心理状态的单音动词组合，构成形容词。程湘清先生说：“‘见’作为一个助词后缀，对‘可怜’起加强作用。”^①例(2)、例(3)中“可怜生”意同“可怜见”。石铨先生说：“近代汉语词尾‘生’，从现有文献上看，出现于唐代。……从功能上说，唐五代的‘生’主要用作形容词词尾。”^②志村良治先生也说：“由此可以规定‘生’是接在表现状态的词的词干上的词缀。”^③例(4)中“阿物儿”是什么东西的意思，是对人的鄙称；例(5)中“老爷儿”指父亲，“老”为前缀，“儿”为后缀。

① 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② 石铨：《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第313页。

(十一) 词根 + 双音后缀

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词缀，分为 Abb 式和 Abc 式。Abb 式构成的全是状态形容词，赵元任先生从词法的角度称之为“生动重叠式”，吕叔湘先生称 bb 为“形容词的生动后缀”，马庆株先生认为 bb 是“形容词后缀”，詹人凤先生认为 bb 是“重叠式后缀”。王力先生从语用效果的角度认为它是“语言的着色”。Abc 式构成的有形容词和副词。

1. 词根 + bb。

(1) 其妻焮黑的头发，白胖的俊脸，只是一双扁乎乎的大脚。
(《醒世姻缘传》第 2 回)

(2) 俺大哥一家无外，急巴巴日夜费筹划。(《冤家债主》第 1 折)

(3) 生巴巴的把小姐断送了。(《五色石》第 1 折)

(4) 三藏闻言，羞答答不敢抬头。(《西游记》第 54 回)

(5)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西厢记》第 2 本第 2 折)

(6) 又家中使唤无人，难道娇滴滴一个人，去自做用么？(《三刻拍案惊奇》第 14 回)

(7) 我见他簇双鸦，将眼梢儿斜抹，美姿姿可喜煞。(《望江亭》第 3 折)

(8) 住着破设设坏屋三间，干受冷清清寒窗十年。(《金钗凤》第 3 折)

以上诸例中，“乎乎”、“巴巴”、“答答”、“溜溜”、“滴滴”、“设设”、“姿姿”等形容词后缀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从词中位置看，bb 为定位词素，紧附 A 后，一般不能缩略为 Ab，也不能倒序为 bA。而联合式的“黑黝黝”可缩为“黝黑”，“冷冰冰”可缩略并倒序为“冰冷”，“静悄悄”可扩展为

“静静悄悄”，“冷清清”可扩展为“冷冷清清”，而“扁乎乎”不能有“扁乎”、“乎扁”或“扁扁乎乎”等变化式，“生巴巴”也没有“生巴”、“生生巴巴”等变化式。

其二，从意义上看，与普通后缀不同的是，bb 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但一般不能独立运用，而且因受词根的意义同化感染而具有了色彩意义。贾彦德先生说：“ABB 型描绘义场在语义上有明显的特点，义场中的各个义位反映的是对象的性质或行为、运动的状态，这些性质和状态都带有一定的形象或表现一定的情感。”^①

其三，从构词能力看，bb 能与多个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 A 相配，其构词能力越强，其意义越虚化，其词缀化程度越高。如“乎乎”有“扁乎乎”、“胖乎乎”、“傻乎乎”、“潮乎乎”等，“巴巴”有“望巴巴”、“眼巴巴”、“急巴巴”、“干巴巴”等。如近代汉语中“酸溜溜”的后缀“溜溜”到了现代汉语中能与很多性质形容词相配。《词汇》（朱长庚、赵玉秋主编，华龄出版社，1994 年版）收与“溜溜”相配之词有“圆溜溜”、“瘦溜溜”、“贼溜溜”、“细溜溜”、“滑溜溜”、“乌溜溜”、“稳溜溜”、“甜溜溜”、“稀溜溜”等。Abb 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形象色彩以及不同程度的差异，词干的构词能力也较强。

Abb 式在全国各大方言区里几乎都有，如北京话里的“干巴巴”，“皱巴巴”，漳州方言里的“水灵灵”、“冲勃勃”、“花漉漉”、“酱纳纳”等，潮阳方言里的“长拖拖”、“白通通”、“假了了”、“食便便”等，粤方言里的“瘦猛猛”，湖北襄阳话里的“红扑扑、湿叽叽”等，重庆方言里也有不少此类词。

2. 词根 + bc。

构成的大多数是形容词，也有少量副词。杨建国先生在《元

①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71 页。

曲中的状态形容词》一文中曾说，A 的词汇意义十分明晰，语法属性也很清楚，A 几乎都是谓词性成分……bc 的音节都不明晰。

I. 形容词

(1) 血模糊污了一身，软答刺冷了四肢，黄甘甘面色如金纸，干叫了一炊时。（《蝴蝶梦》第1折）

(2) 冷、冷、冷铁拴在项上拴住，可、可、可干支刺送的人活地狱。（《潇湘雨》第3折）

(3) 连那睡鞋合那陈妈妈都番将出来，只没有甚么牌尖。自己也甚没颜面，燥不达的，大家都去了。（《醒世姻缘传》第11回）

(4) 慌急列叫咱观了面色，血模糊污尽尸骸。（《蝴蝶梦》第4折）

(5) 我避不的人笑耻，人是非。住的是灰不答的茅团，铺的是干忽刺的苇席。（《举案齐眉》第3折）

(6) 盖是暮景相催，催的你这瘦伶仃便可翠腰无力。（《度柳翠》第3折）

(7) 弯曲律连皮柳木叉，搭一座葫芦架，凉如避暑宫，广似连云厦，客来时坐石床清趣煞。（《海浮山堂词稿·清江引·东村作》）

以上诸例中，Abc 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格式较特殊，有的为 A 不 c 式，“不”没有意义，仅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有的为 Abc 式，bc 常为联绵词，声母或韵母存在一定的联系。

其二，从意义上看，bc 后缀虚化程度比 bb 后缀要彻底些。它们基本上无实义，不能独立成词，仅起凑足音节、弥合结构的作用，但普遍有表贬义的倾向。在重庆、忻州、徐州等不少地方的方言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一构词方式。如徐州方言里的“坏不唧”、“瘦不唧”、“蠢不唧”、“黄不乎”、“苦不乎”、“傻不

乎”等。

其三，作后缀的词素自身组合较随意，与词根的结合也较自由。一个词根可以与好几个后缀组合，一个后缀也可与好几个词根组合，易产生易消失。

II. 副词。双音后缀主要有“地里”

(1) 自家满，都望有前程。背地里，莫叫人咒骂。（《全宋词·晁端礼·鹊桥仙》）

(2) 静地里，检点这平生。（《全宋词·吴潜·望江南》）

(3) 官司将牛马禁，私地里将母猪宰。（《元刊杂剧三十种·铁拐李还魂》）

(4) 猛地里难回避，可叫人怎离摘。（《元曲选·张生煮海》）

(5) 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里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在这里敲木鱼叫佛？”（《水浒传全传》第45回）

例（1）中副词“背地里”指背后；例（2）中“静地里”指静下来的时候；例（3）中“私地里”指私下的意思；例（4）中“猛地里”指猛然；例（5）中“冷地里”指暗中的意思。石铨先生在《说副词词尾“地里”》一文中说：“宋代，‘地里’作为词尾开始出现……元代，词尾‘地里’进一步虚化，构词能力也稍稍加强了……明代，‘地里’还有构词能力，但势头减弱……现代，除沿用‘暗地里’、‘背地里’等副词外，‘地里’再不具有构词能力，不能构成新的副词了。”^①

我们从前面提及的词典和作品中收集到 506 个附加式的词，将词根与词缀的配合情况及这类词的词性分布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① 石铨：《说副词词尾“地里”》，宣读于湖北省语言学会第 11 届年会上。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连词	副词
结 构 关 系	前缀 + 词根（偏正）	23			5		
	前缀 + 词根（词根 + 后缀）	20		2			
	前缀 + 词根（联合）	10				3	
	词根（前缀 + 词根） + 后缀			2			
	词根（偏正） + 后缀	190			12		15
	词根（动宾） + 后缀	30	33			2	6
	词根（联合） + 后缀	21		5		2	10
	词根（词根 + 后缀） + 后缀	12					
	词根（主谓） + 后缀	8					
	词根（重叠） + 后缀	5		6			11
	词根 + 双音后缀			47			9
总计		319	33	62	17	7	51

附加式的三音词里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与前代同类的词缀相比，近代汉语词缀构词能力普遍增强，体现在：前代具体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作抽象名词的词缀；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动词、形容词、代词的词缀；实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虚词的词缀。

前代有些名词词缀，到了近代已不限于与具体名词的结合，还能与抽象名词或某一类词、几类词甚至是虚词广泛结合，并且不是偶然的临时组合。梁晓虹先生说：“‘子’作为后缀已不再主要是为了双音化的需要，许多本来双音节或其他多音节词后亦可带后缀‘子’。”“不仅是在名词后，中古以降，‘子’有时还可附于动词或指代词后，组成新词。”^① 中古时期的“子”多是附在名词后，

^① 梁晓虹：《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

蒋冀骋先生说：“近代汉语里，‘子’字不仅可附在名词后，还可附在动词和指代词后。就名词而言，中古只能附在具体名词后，近代汉语则可附在抽象名词之后。这是一种发展。”^①如“消息子”、“滋味子”、“穷鬼子”、“胎骨子”、“家活子”、“假会子”等。词缀“里”最初是个方位词。方位词“里”始见于西汉，大约从魏晋起，它在口语中开始迅速发展，到南北朝后期，在文学语言中也普遍使用。作为方位词的各种功能已大体具备。至迟到晚唐五代，方位词“里”已完全发展成熟，此后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汪维辉先生说：“‘里’的词义虚化，用法灵活。‘里’可加在各种名词（包括抽象名词）、名词化形容词、动词以及数词后面。”^②近代汉语里还可附在代词、副词后面作词缀。朱德熙先生说：“只要意思上讲得通，我们可以任意在名词后加上‘里’和‘上’。”^③

词缀“头”在六朝时已经出现，一般只能附于名词之后，在近代则可以与形容词、动词结合构成三音词。“子”、“头”、“儿”等在唐代变文中还不是纯粹的名词词缀，可以构成动词、形容词、副词。它们在近代汉语里使用得更自由。“子”、“儿”、“来”、“个”、“里”等单音后缀和双音后缀“地里”还能与实词结合构成虚词。词缀“儿”在变文中主要用在人名和动物名后，偶尔也用在形容词后。近代汉语中可用于动词、代词、副词、形容词后。后缀“生”产生于唐代，本是形容词词尾，近代可以用在疑问代词后。后缀“家”可构成名词和副词。

近代汉语虚词通过添加词缀也能构成三音词。陈卫兰先生说：“虚词素构词导致变文中的复音虚词数量大增，其中联合式副词、连词的数量较多。变文中，单音节的副词异常活跃，既可以同词性

①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② 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朱德熙：《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页。

同义、同词性异义连用，也可以异词性异义连用。”^① 中古虚词复音化，联合式居多；而近代虚词的三音化中，附加式构词占明显优势，形态构词法在近代汉语三音词中是较丰富发达的。

第二，词根的词性不同、结构也不同的附加式，词缀的词汇意义、构词功能、构词能力、分布位置也有些区别。据统计，词根为附加式的附加式词有 36 个，构成名词、形容词和代词。这种附加式里的词缀能标明整个词的词性，自身语法功能稳定，分布位置固定，词缀不可省略；词根为复合式的有 384 个，其中词根为偏正式的有 245 个，词根为动宾式的有 71 个，词根为主谓式的有 8 个，词根为联合式的有 38 个，词根为重叠式的有 22 个，能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它们的词缀的词汇意义虚化，构词功能强，分布位置固定，有动宾式词根、偏正式词根的词里的词缀几乎都可以省略，其他复合式词根的词缀不可省略；附加式的虚词有 58 个，其词缀意义完全虚化，分布位置固定，但除 Abb、Abc 的生动后缀以外，其余词的后缀几乎都可以省略。

第三，三音节附加式，其词缀的依附性、定位性整体上不如双音词的词缀强。为什么？双音词的附加式一般是纯附加式，词根与词缀是直接组合。三音词的纯附加式较少，更多附加式的词根由复合词或短语构成，也就是说，在三音节附加式里，含着两个层次的构词，词根本身已是构词的结果，词根里的词素与词缀的结合具有间接性。如果词根音节越长，自身意义内容与语法性能越稳定，它们与词缀结合后的凝固性就越差，因为双音词根基本上能构成自给自足的意义单位，不像有些单音词根那样对词缀的依赖性强。所以，附加式的双音词，一般词性明确，意义也很明确，如“老鼠”、“老师”、“老虫”、“小偷”等意义很明确，而有的三音词则意义显得比较复杂。如“小大姐”、“小老妈”、“小大哥”、“小二

^①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 年第 5 期。

哥”等，究竟是“小姐”还是“大姐”？究竟是“小妈”还是“老妈”？究竟是“小哥”还是“大哥”？是“小哥”还是“二哥”？这些还要看具体的语言环境。

而且，近代汉语三音词里，有的词缀易产生、易消失。譬如，“近代汉语词尾‘生’做词尾的功能到元明时期已经消失”。^①刘坚、江蓝生等先生也说：“宋代以后，‘生’的结合功能逐渐减弱，元曲及以后的文献中，使用逐渐减少，最后凝固成一些词，残留在各种文献及口语里。”^②还有其他一些词缀，如“地里”、“来”、“个”等，现代汉语里除个别词尚留存外，其余的也就慢慢消失了。为什么？由于词根的加长，词根与词缀彼此互控的能力减弱，词缀对词根的依附性变弱，离析性增强。有些词缀不改变实词词性，有些词缀甚至可有可无，从共时角度讲是赘余成分，这些冗词缀可出现也可不出现，如动词、代词、副词的词缀“子”、“头”、“来”、“里”、“儿”、“家”等。像“赌气子”、“摔脸儿”、“争些子”、“闹热子”、“冷脸儿”、“下场头”、“五更头”等在近代汉语里都有非词缀形式：“赌气”、“摔脸”、“争些”、“闹热”、“冷脸”、“下场”、“五更”。俞光中、植田均先生说：“‘子、头、儿’作为后缀虽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可是具体到词，古今出入却很大：虽然也有古今一样的带‘子、儿、头’合成词，可是古今不一样的带‘子、儿、头’的合成词仍旧是多数，也就是说，近代汉语里已形成的带‘子、儿、头’的合成词中有好些到了现代汉语（至少普通话）都不带‘子、儿、头’了。”^③

这说明：近代汉语里的形态构词法虽看似发达，但在三音词

① 石镔：《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③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里，词缀的依附性、定位性功能却变弱了，这很可能是近代的一个语言特征，因为很多词缀化的三音词在其同时代或现代汉语里已还原成双音复合实词或双音虚词了。

第四，新词缀、准词缀多于前代，为现代汉语词的三音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主要是名词准后缀。如“家”、“人”、“手”，构词能力强，意义半虚半实，定位性强，复现频率高，到了现代汉语中派生出大批新造三音词。沈孟璁先生说：“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单音节+词缀’的双音化格式，已成弱化趋势。代之而起的是‘双音节+词缀’（或词缀+双音节）的势头，三音化成了带词缀新词的主流。”^①

随着近代汉语助词系统的产生，后置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构词方式。陈卫兰先生说：“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在产生之初，功能及分工皆不稳定，所以这个时期的助词既可以在句中表情达意，又可以参与构词，起加强语气、凑足音节或改变词性的作用，相当于词缀。”^②譬如“来”、“取”、“地”、“似”、“当”、“的”等。任学良先生在《汉语造词法》一书里把“来”也看成词缀。

二、偏 正 式

赵元任先生说：“如果XY是一个内中心结构，它的中心是Y而不是X，我们就说X修饰Y。”^③丁声树先生说：“偏正结构由修饰语加中心语组成，修饰语放在中心语的前头。修饰语的功用是修饰或限制中心语。”^④此结构一直是汉语构词里的能产格式。程湘

① 沈孟璁：《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词汇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②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③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2页。

④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页。

清先生曾在《先秦双音词研究》和《论衡 复音词研究》二文中对《论语》、《孟子》、《论衡》三书中的并列式双音词在双音词总数中的比重做过统计。张博先生也分析总结说：“春秋时期并列式造词法是两种最能产的语法造词法之一，但地位略低于偏正式；到战国时代，并列式双音词的增长速度比偏正式明显加快；至东汉，并列式在语法造词中占有绝对优势，没有任何一种造词法堪与匹敌。”^① 向熹先生说：“近代汉语双音词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新的合成词大量增加。联合式、偏正式复合词数量最多。”^② 祝敏彻先生也说，偏正式合成词在汉代是次能产的，《朱子语类》里还是次能产的，近代汉语里却成了最能产的了。

可以预见，未来双音词里，仍然将是联合式和偏正式占优势，主要构成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和连词。三音词里，偏正式依然占绝对优势，但联合式不占优势。偏正式能构成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副词，这既与汉语构词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又显示三音构词的自身特色。下面对它们进行结构分类：

（一）前偏后正式

是指修饰语居前，被修饰语居后构成的偏正结构。含定中结构与状中结构。此结构在近代汉语中三音词中占优势。可以构成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1. 名词。按照词素结合的疏密程度及语流停歇情况，有 A | BC 与 AB | C 两种情况

① A | BC 式。修饰语为单音，中心语为双音。分成以下情况：

A. 偏——中（偏正）。例如：

（1）六儿，我如今在此闷倦，你与我去叫大行院来，做些院

① 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条途径》，《中国语文》，1999 年第 2 期。

②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22 页。

本解闷。(《宦门子弟错立身》第14折)

(2) 此段冤狱，非有大脚力的人救不得。我想只有都省检讨使贺太平。(《荡寇志》第84回)

(3) 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青箱杂记》第8卷)

(4) 一日宴官僚于斋厅，有杂手艺，俗谓弄碗注者献艺于庭。(《东轩笔录》第2卷)

(5) 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眼白面如骷髅状，系锦绣围兜看带，手执软杖，各做魁谐，趋跟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东京梦华录》第7卷)

(6) 送了几辈儿茶员外，都是这一副儿酒船台。(《青衫泪》第1折)

例(1)中“大行院”指戏班、剧团；例(2)中“大脚力”指很有实力的人；例(3)中“猛火油”指火油、石油；例(4)中“杂手艺”指杂耍的一种；例(5)中“哑杂剧”就是哑剧；例(6)中“酒船台”指置放酒杯的盘子。

B. 偏——正(联合)。例如：

(1) 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0回)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幸过你这贵庵，要借住一宵，明日我回去备些小意思来谢你。(《四声猿·玉禅师》)

(3) 大圣人绝无之句，却原来是腐儒凑合小聪明，如何将来难人！(《平山冷燕》第5回)

(4) 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死而瞑目！(《水浒传全传》第29回)

(5) 至于高文典册，自有群公大手笔在，山人寒瘦之语，不称金谷繁华，反使名花减色。(《品花宝鉴》第17回)

例(1)中“老江湖”指长期在外闯荡而阅历多的人；例(2)中“小意思”谦称礼物微薄；例(3)中“小聪明”指不扎

实的才智；例（4）中“大丈夫”指有志向有抱负的男子汉；例（5）中“大手笔”指高手的文章。

C. 偏——正（词根 + 后缀）。例如：

（1）我虽然卖人肉馒头，老公虽然做赞老子，到没许多物事。
（《古今小说》第36卷）

（2）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袜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东京梦华录》第2卷）

（3）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那里还搁的住花香来熏？（《红楼梦》第52回）

（4）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为你所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二刻拍案惊奇》第10卷）

（5）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水浒传全传》第29回）

（6）小涛说：“这乐户不比寻常，原是有名目的人……”汪商笑道：“不信有这个大来头的龟子。”（《石点头》第8卷）

（7）王明伸出手来，又把个左手去接笔，番官道：“原来你是左撇子。”（《西洋记演义》第51回）

（8）好一似紫鸾箫吹出风台，却便似白羽扇飞下瑶阶。（《玉簪记》第11出）

例（1）中“赞老子”指盗贼；例（2）中“鬼市子”指五更后买卖，天亮即散的市集；例（3）中“药吊子”指熬药的壶；例（4）中“晚老子”指继父；例（5）中“柜身子”指店铺的柜台；例（6）中“大来头”指很有背景或来历；例（7）中“左撇子”指用左手做主要活动的人；例（8）中“却便似”是正如、好像的意思。

D. 偏——正（前缀 + 词根）。例如：

（1）总是八字中不曾栽种得男女的根基，纵使讨一万个小老婆也是枉然。（《禅真后史》第33回）

（2）赵成大老婆花氏，已是三十四五，年纪是他长，名分是

他大，风骚又是他为最。（《石点头》第10卷）

例（1）中“小老婆”旧时指男子的偏房、妾；例（2）中“大老婆”旧时指男子的正室或元配夫人。

②AB|C。修饰语为双音，中心语为单音，是近代里最能产的结构模式。

E. 偏（偏正）——正。这是AB|C里构词能力最强的格式。例如：

（1）左手提着荆框篮，右手提着鳖壳扇，行缠绞脚，多耳麻鞋。（《三遂平妖传》第1回）

（2）众贼均系精疲力竭之人，哪里当得起生力军剿戮？（《绿野仙踪》第31回）

（3）严主政已经叫了一辆人力车，叫到江苏会馆，秋谷等还要送他回去。（《九尾龟》第158回）

（4）便把这袋子抖将出来，就像个开杂货铺的，件件抖出。（《西湖二集》第9卷）

（5）眼前儿不甭能栽起合欢树，恨不能手掌里奇擎着解语花。（《梧桐雨》第3折）

（6）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发户人家，要是我家，怎敢？”（《儒林外史》第53回）

（7）送长休饭俺这女婿再休思想、永别酒和俺这女婿从此分离。（《谢金吾》第3折）

（8）盖因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二刻拍案惊奇》第26卷）

（9）牛玉圃着了这话，便叫长随叫了一只草上飞，往仪征去。（《儒林外史》第23回）

（10）正待问他，却被他婆儿气再四叮嘱我，好做生理，切不可浪费了。（《醒世恒言》第37卷）

例（1）中“鳖壳扇”指一种竹编椭圆形、中央略鼓的扇子；例（2）中“生力军”指新加入的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例（3）

中“人力车”旧时指人拉的车；例（4）中“杂货铺”出售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例（5）中“合欢树”指一种叶子对开，白天张开，夜间合拢的树，比喻恩爱夫妻；例（6）中“暴发户”指骤然发迹的人；例（7）中“长休饭”指送给临刑前的死囚的饭；例（8）中“外来钱”指外快；例（9）中“草上飞”指一种轻便快捷的船；例（10）中“婆儿气”是形容词，指婆婆妈妈的女人腔样子。

F. 偏（动宾）——正。例如：

（1）收了些无赖泼皮做人役，带些清客陪堂，叫了两只坐船，每人只得他八十两坐舱钱。（《醉醒石》第8回）

（2）况两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门庆买通了，以此掣肘难行。（《金瓶梅词话》第26回）

（3）即命耿葵到转脚行中，雇了一乘驮轿，收拾了书籍行囊，自回灵宝而去。（《歧路灯》第56回）

（4）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叫举火烧化棺材并武大尸首。（《金瓶梅词话》第6回）

（5）巡指间春又秋，斩眼间晨又昏。（《度柳翠》第1折）

（6）且休说你使了我学课钱……你熬了多少家点油灯。（《陈母教子》第2折）

例（1）中“坐舱钱”指旧时货船载乘官人借此免去课税，因此向官员送钱送礼谓之坐舱钱；例（2）中“提刑官”指审查府县刑事案件的吏员；例（3）中“转脚行”指出租驴马车轿的行铺；例（4）中“化人场”指烧埋、焚化死尸的场所；例（5）中“巡指间”指时间短暂；例（6）中“学课钱”指学费。

G. 偏（联合）——正。例如：

（1）再不去卖笑追欢风月馆，再不去迎新送旧翠红乡。（《灰阑记》第1折）

（2）若姬昌将此肉便食，非为阴阳人，后与大王不能为患也。（《武王伐纣平话》卷中）

(3) 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济公全传》第122回)

(4) 这些候补小班子里头，一个个都是穷光蛋，靠得住的实在没有。(《官场现形记》第3回)

(5) 算到了是非窠玉殿高，不如安乐窝茅屋好。(《明珠记》第9出)

(6) 他骂我做叫化头乞俭身，都佯呆着不□不问。(《谭范叔》第3折)

(7) 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武林旧事》第3卷·《西湖游幸》)

(8) 临安府点检所馆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前卖新迎年。(《梦粱录》第2卷)

例(1)中“风月馆”指妓馆；例(2)中“阴阳人”指两性人；例(3)中“阴阳水”指温水；例(4)中“穷光蛋”指穷得一无所有的人；例(5)中“安乐窝”指舒适安逸的环境；例(6)中“乞俭身”指乞丐；例(7)中“赶趁人”指走江湖、跑码头的技艺人；例(8)中“点检所”指宋代管理酒库的机构。

H. 偏(词根+后缀)——正。修饰语是附加式的双音词。

(1) 可是我傅彩云也不是窝子货，今儿个既猜破了你的鬼计，也要叫你认识认识我的手段！(《孽海花》第30回)

(2) 又有个盒子会，邀集多人，治备极精巧的时样饮饌，都要一家赛过一家。(《儒林外史》第53回)

(3) 早时苦了钱好，人情说下来了，不然怎了？你这等推干净，说面子话儿。(《金瓶梅词话》第29回)

(4) 要来便来，不要酸子气，快摆下注钱来。(《二刻拍案惊奇》第8卷)

(5) 那维摩居士止方丈之室，乃有诸天皆在室内，又容得十万八千狮子座。(《二刻拍案惊奇》第37卷)

(6) 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水浒

全传》第12回)

例(1)中“窝子货”指窝囊废;例(2)中“盒子会”旧时指各妓院上首妓女互结为手帕姊妹,每年正月十五用盒装稀罕或好吃的东西,相聚赌赛,饮酒取乐,称之盒子会;例(3)中“面子话”指中听而不负责任的话;例(4)中“酸子气”指假斯文;例(5)中“狮子座”,佛教中称佛为狮子,佛所坐之处称为狮子座;例(6)中“撒子角”指一种夹手指的刑具。

I. 偏(主谓)——正。例如:

(1) 字字中窈,句句合拍,无半句肉麻话,情意亦颇恳切。
(《绿野仙踪》第52回)

(2) 又不知来做耳报神的,也不知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吓我一跳。(《红楼梦》第47回)

(3) 枉乖柳青,贪食饿鬼,勒漫妖精,为几文口含钱,做死的和人竞。(《满庭芳》)

(4) 遇有甚么娼妓,好的也嫖,歹的也嫖,后又生出一身天报疮来。(《醒世姻缘传》第45回)

(5) 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武林旧事》第3卷《浴佛》)

例(1)中“肉麻话”指声音柔顺却让人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的话;例(2)中“耳报神”指暗地里通风报信的人;例(3)中“口含钱”旧时指死人入殓时口中所含的一枚铜钱;例(4)中“天报疮”指遭报应的疮,俗称杨梅疮;例(5)中“佛诞日”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辰,相传是农历四月八日。

J. 偏(联绵)——正。修饰语是联绵词。例如:

(1) 疙瘩脸横生怪肉,玲珑眼突出双睛。(《水浒全传》第15回)

(2) 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在我这里请管营、差拨吃了半日酒。(《水浒全传》第10回)

(3) 那厮虽穿着几件蛇蝎皮,人伦事晓的甚的?(《救风尘》第1折)

(4) 身上穿着件月白绸棉小袷袄儿，上头罩着件蓝布琵琶襟的单紧身儿。(《儿女英雄传》第4回)

(5) 飘飘不染尘埃，耿耿天仙风韵，螺蛳髻山峰堆拥，凤头鞋莲瓣轻盈。(《水浒全传》第42回)

(6) 众生出得方丈，都道：“好个囡囡竹的长老！”(《水浒全传》第4回)

例(1)中“疙瘩脸”指长满疹子的脸；例(2)中“尴尬人”指来历不明的人；例(3)中“蚯蚓”指花甲虫，“蚯蚓皮”比喻华丽的衣着；例(4)中“琵琶襟”指一种女短衣样式；例(5)中“螺蛳髻”指一种高耸的发式，状似螺壳，故称螺蛳髻；例(6)中“囡囡竹”比喻死心眼、糊涂不通的人。

2. 动词。例如：

A. 偏——正(联合)。偏词素修饰的正词素是有关动作、行为的。例如：

(1) 他推道常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诉庭上胡支对。(《窦娥冤》第2折)

(2) 你是五霸诸侯命，一品大臣名，干打哄胡厮啉过了半生。(《陈抟高卧》第1折)

(3) 甚的是款款温存，硬打捱强为眷姻，不睹事强谐秦晋。(《西厢记》第5本第3折)

(4) 幸而夫妻恁美满，被旁人厮间谍，两口儿合是成间别。(《西厢记》第8卷)

例(1)中“胡支对”指胡乱应答的意思；例(2)中“干打哄”是瞎起哄的意思；例(3)中“硬打捱”指强自忍受的意思；例(4)中“厮间谍”指彼此离间的意思。

B. 偏+正(动宾)。例如：

(1) 到次日就使冯妈妈递信过去，择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蒋竹山倒踏门招进来，成其夫妇。(《金瓶梅词话》第17回)

(2) 不是我闲淘气便死呵死而无怨，待悔呵悔之何及。(《倩女

离魂》第3折)

(3) 现如今告状的全不似, 古贤师, 这般家闲雕刺, 他待放暗刀儿在、在、在我跟前怎的使。(《杀狗劝夫》第4折)

(4) 而民间凡值未婚夫死, 男家之恶作剧者, 多以其妻庚贴纳入棺中, 谓生不能同室, 死必使同穴。(《扫迷帚》第18回)

(5) 今晚到他府中, 也难为情, 借宿一宵, 明日去罢。(《连环记》第24出)

例(1)中“倒踏门”指男方结婚到女方家里去居住生活; 例(2)中“闲淘气”指生闲气或瞎捣乱之义; 例(3)中“闲雕刺”指惹是生非的意思; 例(4)中“恶作剧”指故意捉弄人; 例(5)中“难为情”是羞愧、不好意思的意思。

此结构中, 非核心词素一般为性质形容词, 表示谓词性成分的情态、程度、方式等, 核心词素是有关动作、行为的。

(二) 前正后偏式

中心语居前, 修饰语居后的格式, 在近代汉语里不常见。双音词里将之看成补充式。本书将之纳入特殊语序的偏正式。此结构主要构成名词、形容词和动词。

1. 名词。例如:

(1) 老汉罗大户, 如今到这鲁家庄上, 若见了那亲家母, 我自有主意。(《杀狗劝夫》第2折)

(2) 我是亲家公, 怎么做掌礼人?(《黄孝子》第26折)

(3) 今日是望日, 主人公要出去行香, 主人翁要参神拜佛。(《醒世姻缘传》第91回)

以上两例中的“亲家母”、“亲家公”是婚姻中一方的父母与另一方父母相互称呼或对人称呼时用的; 例(3)中“主人公”指男主人, “主人翁”指“女主人”。

2. 形容词。主要是描写补充型。有ABB描写补充型和ABC说明补充型, BB或BC形容A的情状, 或补充说明A的程度。例如:

(1) 我这里猛抬头，刚窥觑，他可也为甚么立钦钦，恁的胆心虚？（《东堂老》第3折）

(2) 但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水浒全传》第1回）

(3) 只见家人儿子小铁棍儿，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经济，问姑夫要炮仗放。（《金瓶梅词话》第24回）

(4) 红馥馥落尽桃花片，青丝丝舞困垂杨线，扑簌簌满地堕榆钱，芳心闷倦。（《醉太平·寒食曲》）

(5) 尉迟恭杀得喘吁吁的败回营中，见了秦王，叫声：“厉害！”（《说唐》第49回）

(6) 家兄只当先生忘了，便乐、乐、乐得了不得，连忙翻、翻、翻出来看，原来是草字头的“苟”字，不是犬字旁的“狗”字。（《品花宝鉴》第2回）

(7) 收点房租，作为修费，并没有什么希罕大不了的事，就能买服人心到这样妥贴。（《黄绣球》第16回）

例（1）中“战钦钦”是战战兢兢的样子，“钦钦”，是忧思难忘貌，《诗经·秦风·晨风》有“忧心钦钦”，“钦钦”补充说明“战”时的情态；例（2）中“笑吟吟”是很愉快地微笑的样子，“吟吟”形容“笑”的样子；例（3）中“笑嘻嘻”是嘻笑的样子，“嘻嘻”模拟“笑”的声音；“舞旋旋”指活蹦乱跳的样子，“旋旋”形容“舞”的样子；例（4）中“扑簌簌”指纷纷下落的样子，“簌簌”模拟“扑”的声音；例（5）中“喘吁吁”是指因身体劳累而喘气的样子，“吁吁”模拟“喘”的声音，描写劳累的样子。以上是描写补充型。例（6）中的“大不得”、例（7）中的“了不得”是指主观上认为事情重大的意思，这两例是补充说明型。

此结构的特点是：①中心语“A”，一般为谓词性词素，补语“BB”是动词性、形容词性的词或是象声词，有形容描摹的作用，用来描写形容“A”情态，或补充说明“A”的结果。常常是状态

补语、结果补语或程度补语的套叠式。②结构固定，一般无 AABB 的扩展式与 AB 的缩略式。

3. 动词。是 ABC 式的补充限定型

从词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短语词。现代汉语认为这种词“是指构成词的词素，其凝固程度比词差一点，又比短语强一点，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一种语言单位”。①从意义上看，它具有整体性和单一性，也就是具有词的特点；从结构上看，它们的两个词素之间结合得不太紧密，中间可以扩展，插入其他成分，也就是具有短语的特点。三音词的补语有可能补语、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等。结果补语和可能补语主要有“不得”、“不全”、“不过”，“不将”、“不了”等为构词能力不强的补语，趋向补语有“起来”、“出来”等。丁声树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认为在“动+得”、“动+不得”这种格式里，“‘得、不得’本身成了补语，可以叫做可能补语”。②卢烈红先生说：“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里把两种述补结构（书中把朱德熙先生称为‘状态补语’的称为‘表示程度或结果的补语’）里的‘得’都定为助词，而以前一种结构里的‘得’为‘得₁’，以后一种结构里的‘得’为‘得₂’。为了述说的方便，我们采用吕先生‘得₁’、‘得₂’的叫法。”③在对近代汉语中“动得+补”、“动+得+宾补”与表可能的“动+得”、“动+得+宾”分析比较后，卢先生认为“这种格式不妨名为可能补语与结果补语的套叠式。”④我们

① 邢福义：《现代汉语教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②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 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③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 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④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 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赞同卢先生的观点。由于“得”与“不得”在述补式中复现率高，一部分逐渐由短语凝固成词，现代汉语里甚至有人称之为动词后缀。陈光磊先生说：“得：不得 加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可能（用得）或不可能（用不得）。这是一种可能式……得了：不了 这是一对复合构形词缀，加在动词后面，表示动词的能不能完成。是一种表示完成的可能式。”^① 例如：

（1）弟兄两个，皆各流泪，惟有杨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门，甚是得意。（《初刻拍案惊奇》第33卷）

（2）论起来，男子汉死了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的。（《金瓶梅词话》第18回）

（3）到如今免不得造一所坟，把公婆葬了。（《琵琶记》第26回）

（4）谭绍闻只是低头不语，依旧泪如泉涌，夏若逢也少不得起来，坐到炉边。（《歧路灯》第52回）

（5）这三桩事，可保不全没有。（《儿女英雄传》第3回）

（6）众轿夫俱各笑道：“瞧不起他，他坐轿真门道。”（《龙图耳录》第53回）

（7）众人没了晁思才，也就行不将去了，陆续抽溜了开交。（《醒世姻缘传》第53回）

例（1）中“巴不得”意同“恨不得”，急切盼望，希望客观情况符合主观愿望；例（2）中“使不得”是不行、不可的意思，表示客观情况不允许；例（3）中“免不得”同“少不得”，有“难免”和“只好”两个义项，此处“免不得”是难免之义，指客观情况迫使人不得不做的意思；例（4）中“少不得”是只好之义；例（5）中“保不全”指不能保证的意思，也是表示客观情况；例（6）中“瞧不起”是看不上的意思，表主观心理状态；例（7）中“行不将”是干不下、无法支持的意思。

此结构有如下特点：①大多为A不B式、A得B式。有表主

①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观愿望、客观可能、主观可能、情境使然等意义情况。这类词多与人的心态、意念有关。②有的正反都能成词。如“瞧得起”与“瞧不起”、“使不得”与“使得”、“当得过”与“当不过”、“舍不得”与“舍不得”都能成立。它们最初应该是短语，因使用频率高，最终由短语凝固成离合词。

我们收集到的偏正式名词有 1 568 个，动词有 55 个，形容词有 65 个。动词与形容词所占比例甚微，我们重点分析三音名词，粗略分析其他两类词。下面将名词中偏语与中心语的配合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偏 中心	名词性			动词性			形容词性		
	名词	偏正 短语	联合 短语	动词	联合 短语	偏正 短语	动宾 短语	形容词	联合 短语
名词	715	298	96	12	65	80	226	263	11

偏 中心	名词性			动词性			形容词性		
	名词	偏正 短语	联合 短语	动词	联合 短语	偏正 短语	动宾 短语	形容词	叠音象 声词
形容词	10			10				32	

偏 中心	名词性			动词性			形容词性		
	名词	偏正 短语	联合 短语	动词	联合 短语	偏正 短语	动宾 短语	形容词	联合 短语
动词	10			22	13	10			

据上统计分析，可以归纳出偏正式三音词的构词特点：

第一，与双音词一样，“名+名”的偏正式仍然是近代汉语三音名词的能产格式。朱德熙先生说：“在现代汉语里，最宜于修饰名词的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这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①其结果常常是偏正式成为新词的结构方式。陈光磊先生说：“可以说，名词性词素修饰名词性词素组合成名词是现代汉语里词法结构里最能孳生新词的格式，特别是两个词素都是单音节的。”^②表现在结构上，苑春法、黄昌宁先生说：“二字复合名词的主要构词方式为定中偏正和体素联合，合计约占二字复合名词的90%。在二字复合名词中，数量最多的是‘名+名’定中偏正结构。”^③在近代汉语三音词里，“名+名”虽然还是最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形+名”、“动+名”、“动宾短语+名”、“联合短语+名”等组合而成的词，数量不少，是次能产的格式。

可见，在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大前提下，近代汉语偏正式三音名词既改变了先秦时代双音构词以偏正式和联合式为主的局面，显示出三音名词自身的构词特色，同时为现代汉语里三音词结构类型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基础。郑庆君先生在分析现代汉语三音词结构类型时说：“三音节的合成词中，复合型占了绝大部分，其中，又以偏正格式为绝对优势……”^④近代汉语三音名词的构词情况与这个特点保持了一致。

第二，从所构成词的词性来看，偏正式三音词主要构成名词，其次是形容词和动词，这与偏正式双音所构成的词的词性情况基本相同。向熹先生说：“偏正式复合词是中古最发达的复音词之一，结构上比联合式有更大的灵活性。一个单音的词素可以修饰许多别

①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页。

②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③ 苑春法、黄昌宁：《基于词素数据库的汉语词素及构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2期。

④ 郑庆君：《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的词素，也可以受许多词素的修饰，从而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果说联合式复合词可以使单音词的意义更加明确，那么偏正式复合词更便于表达新的意义。”^① 这个特点又与现代汉语三音词的情况保持了一致。郑庆君先生说：“……而由于偏正式中的中心成分主要为名词性质，因此‘定+中’型便占据其中优势，这反映了汉语三字格的词性化倾向——名词性质。同时也表现出三字格的词汇意义特征：多是表示事物（具体的抽象的）名称的词语。”^②

第三，就构词词素的词性与词的词性而言，三音词与双音词有很大区别。

首先是构词成分的性质的不同。对中古双音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构成情况，程湘清先生在分析变文偏正式复音词时说：“变文中构成名词的主要是〔动+名〕、〔形+名〕、〔名+名〕、〔数+名〕，其余还有〔形+动〕、〔数+动〕、〔形+形〕、〔名+动〕、〔名+方位〕、〔方位+名〕、〔副+动〕、〔数+名〕；构成动词的有〔名+动〕、〔形+动〕、〔副+动〕、〔数+名〕；构成形容词的有〔形+形〕、〔形+名〕、〔名+形〕、〔动+名〕；构成代词的有〔代+名〕、〔名+名〕、〔方位+名〕、〔名+方位〕。”^③

对近代汉语双音词的构成情况，陈宝勤先生总结出双音名词的构词类型 11 种：〔名+名〕、〔数+名〕、〔名+数〕、〔名+动〕、〔动+名〕、〔名+形〕、〔形+名〕、〔形+动〕、〔副+动〕、〔代+名〕、〔动+动〕；双音形容词的构词类型 4 种：〔名+形〕、〔形+名〕、〔形+形〕、〔形+动〕；双音名词的构词类型 4 种：〔名+动〕、〔副+动〕、〔形+动〕、〔动+动〕。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506 页。

② 郑庆君：《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山西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③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50 页。

偏正结构的三音名词的构成情况有：〔名+名〕、〔形+名〕、〔名+形〕、〔动+名〕、〔名词性偏正短语+名〕、〔名词性联合短语+名〕、〔动词性动宾短语+名〕、〔动词性联合短语+名〕、〔动词性偏正短语+名〕、〔形容词性联合短语+名〕10种情况，偏正结构的形容词主要有〔形+叠音象声词〕、〔形+叠音形容词〕、〔形+动词性的动宾短语〕、〔动词+叠音形容词〕、〔动词+叠音象声词〕、〔形容词+动词性偏正短语〕6种情况；偏正结构的动词有〔动+形容词性的偏正短语〕、〔形容词+动词性的动宾短语〕、〔动词+动词性的偏正短语〕、〔形容词+动词〕4种情况。

偏正结构的三音词的词性与其核心词素，即“正”的部分词性大多数是一致的，而偏正结构的双音词不受这一制约。因此，三音词构词，既继承、发展了上古、中古的构词格式，又有自己的构词特色。

三、主谓式

有学者称主谓式为陈述式，即名词在前，后面的构词词素对它进行说明、描写、陈述。这在汉语里一直是不能产的格式。董玉芝先生说：“动补式和主谓式先秦无，《抱朴子》中数量虽少，但已产生。从词性上说，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一定数量。”^①程湘清先生说：“变文中的表述式复音词共有40个，占全书复音词的0.92%，占语法构词的1.10%，占运用词序方式构词的1.21%。其中动词较多，名词次之，形容词较少。”^②祝敏彻先生说：“近代汉语词法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实词方面，名词、动词、形容词中的复音词大量增加；有的旧构词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新增

^① 董玉芝：《抱朴子 复音词构词方式初探》，《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加了主谓式和名量式两种构词方式。”^①

在近代三音词里，主谓式也不能产，这种结构可构成名词、形容词与动词。为什么？任学良先生认为：“主谓式的词仍然表示一个概念，并不表示更多的概念，每个词素原来的概念都融化在一个统一的概念里了。”^② 赵元任先生也说：“主谓复合词总是外中心的，就是说，它的功能既不同于它的第一个成分，也不同于它的第二个成分。”^③ 顾阳、沈阳先生认为这类词是异心复合词，即复合词的词素组合形式跟整个复合词的功能类别不一致，所以是不能产的格式。本书同意以上观点。

1. 名词。例如：

(1) 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有意诱他进去的。（《九尾龟》第87回）

(2) 我把《莲花落》唱出，叫求钱，望老爹奶奶方便。（《绣襦记》第28出）

(3) 西门庆问：“如何经事不调匀？”赵先生道：“不是干血涝，就是血山崩”。（《金瓶梅词话》第61回）

(4) 红纸牌儿在当中，点着几对满堂红，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点盏随身灯？（《清堂山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5) 次檐许口酒，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檐上，谓之“缴檐红”，与女家。（《东京梦华录》第5卷《娶妇》）

(6) [正末云]：“谁捏你这腮斗儿青？”[搽旦云]：“我恰才睡着了，是鬼捏青来。”（《燕青博鱼》第3折）

(7) 这船驾掌难为他送你来，你也要谢他两数银子。（《雪月

① 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页（前言）。

②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4页。

③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5页。

梅》第7回)

此结构中，名词常是动词所描述的现象、过程或结果，具有比较鲜明的形象色彩与浓郁的民俗意义。例(1)中“仙人跳”是指旧上海的一种骗局；例(2)中“莲花落”指一种用竹棍中串铜钱作道具边击边唱的歌词；例(3)中“血山崩”指中医学上所说的一种妇科病；例(4)中“满堂红”指外加红色纱罩的烛灯；例(5)中“缴檐红”是指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例(6)中“鬼捏青”在民间说法里，是用来比喻皮肤上忽然出现的青块；例(7)中“船驾掌”是对船家的尊称。

2. 形容词。例如：

(1) 您这一伙子没有一个往大处看的，鬼扯腿儿分不匀，把我这场好事，倒叫您争差违拗不好。(《醒世姻缘传》第22回)

(2) 况且自己兄弟，还情愿的；让与引孙实是气不平。(《初刻拍案惊奇》第38卷)

(3) 那哥哥叫做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醒世恒言》第27卷)

(4) 三步那做两步，近前歇下担儿，看那沈秀脸色腊查黄的，昏迷不醒。(《古今小说》第2卷)

例(1)中“鬼扯腿”形容行动不由自主；例(2)中“气不平”是不服气的意思；例(3)中“油里滑”是油滑透顶的意思；例(4)中“腊查黄”是腊黄的意思。

3. 动词。例如：

(1) 伯爵道：“这是头里帐。如今递酒，不教他唱个儿？我有三钱银子，使得那小淫妇鬼推磨。”(《金瓶梅词话》第32回)

(2) 却又鬼打扑道：“去不打紧，把这货当在这边，等家中银子来讨，一来耽搁，怕挫过二三月行情，怎处？”(《醉醒石》第13回)

(3) 这个时候，抚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糊涂世界》第1回)

例(1)中“鬼推磨”比喻役使人俯首贴耳为己干事；例

(2) 中“鬼打扑”指假讨好、献殷勤；例(3)中“鬼画符”比喻糊弄、搪塞。

关于 ABB 式的状态形容词，过去学者们一般把“A”看成词根，把“BB”看成词缀，以“一般形容词 + 重言”为其基本格式，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吕叔湘先生说：“ABB 式中的 A 大部分是形容词，但是少数名词和动词也能带 BB 构成 ABB 式”。^① 如“汗津津”（《赵氏孤儿》第 1 折）、“水淥淥”（《水浒全传》第 96 回）、“血淋淋”（《张协状元》第 35 折）等。吕先生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顾静如先生说：“甲类的主要成分是单音的名词或动词，后边加叠音成分后，就变成了形容词，不但词汇意义改变了，所属词类也不同。”^② 例如：

(1) 却不好强留得他，眼盼盼地看他洋洋地走了进去。（《二刻拍案惊奇》第 14 卷）

(2) 你觑我皮里抽肉，你休问我可怎生骨岩岩脸儿黄瘦。（《谢天香》第 4 折）

(3) 不由我气冲冲贯斗牛，怎忍见受鞭笞被锁扭。（《金貂记》第 11 出）

(4) 天那，我几时能够气昂昂，博得这衣锦还乡。（《冻苏秦》第 3 折）

(5) 见一个土灶，盖着一个草盖，气腾腾撞将起来。智深揭起看时，煮着一锅粟米粥。（《水浒全传》第 6 回）

(6) 做官时都气勃勃待超前，立功处早退怯怯甘居后。（《连环记》第 1 折）

(7) 眉儿呵曲弯弯画出双蛾浅，脸儿呵汗津津显出桃花片。（《抱妆盒》第 1 折）

例(1)中“眼盼盼”是眼睁睁而无可奈何的意思；例(2)

①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38页。

② 顾静如：《略论 XYY 形容词》，《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中“骨岩岩”是形容瘦骨嶙峋的样子；例（3）中“气冲冲”是形容怒气冲天的样子；例（4）中“气昂昂”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样子；例（5）中“气腾腾”是形容蒸汽上升的样子；例（6）中“气勃勃”是盛气凌人的样子；例（7）中“汗津津”是形容汗水淋漓的样子。此类 ABB 式主谓结构，BB 陈述并描摹 A。

此类型的特点是：①A 为名词性词素，BB 为实词词素，由单音动词、形容词重叠而成；②无 AB 缩略式与 AABB 扩展式。如“骨岩岩”不能缩成“骨岩”，也不能扩展为“骨骨岩岩”；③A 的词性发生逆同化，整个词词性发生“转指”。④A 的组合能力较强，常与多个 BB 相配，构成近义词族。如“眼盼盼”、“眼睁睁”（《水浒全传》第 13 回）、“眼悬悬”（《董西厢》第 3 卷）、“眼巴巴”（《薛仁贵》第 4 折）等。

四、联合式

联合式，也称并列式。此结构在汉语双音词的组合中，是能与偏正结构并驾齐驱的强势组合，在上古、中古和近代汉语的双音词里都是如此。陈宝勤先生对其作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她在上古文献《韩非子》中收集到 244 个并列式双音词，在中古文献《论衡》中收集到 1 221 个并列式双音词，在近代文献《老乞大》、《朴通事》中收集到 627 个并列式双音词。^① 数量不少，而且构词类型很丰富，有同义联合、反义联合、类义联合、对义联合、近义联合与偏义联合。

据祝敏彻先生统计，《朱子语类》中共有各类复音词 2 493 个，其中联合式词有 1 621 个，占 65%^②，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同义词素或近义词素组成的同义复音词。对于双音词而言，联合结构是

① 陈宝勤：《汉语造词研究》，巴蜀出版社，2002 年，第 213～225 页。

② 祝敏彻：《朱子语类 句法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

绝对意义上的联合，联合的双方音节相等、词性相同、意义相关，可分为同义联合、近义联合、反义联合、对义联合、类义联合和偏义联合，构成的词类也较丰富，可以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赵元任先生说：“首先，并列成分一般得是词类相同。其次，并列成分的内部结构相同，至少是音节数目相同。”^①

由于音节上的不对称，联合结构能进入三音词的很少，结构类型也远不如双音词的丰富。一般是双音节词素与单词素音节构成的不对称联合，因此稳定性较差。有同义联合、近义联合与类义联合，无反义联合。能构成名词、形容词，一般不能构成动词或其他词类。

（一）同义联合

联合的两者理性意义相同，只是附加意义略有区别，相当于同义复用，起强化意义的作用。

（1）见他爹老子收了一盒杂合的肉菜，一瓯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里，就向他娘一丈青讨。（《金瓶梅词话》第41回）

（2）我单单剩了四顷地，因小女没了娘母子，怕供应不到他，还陪了一顷地与小女。（《醒世姻缘传》第9回）

例（1）中“爹老子”由同义词“爹”和“老子”联合构成，“爹”是对别人或自己父亲的一般性的敬称，“老子”是泛称，也是俗称，两者联合，共同表达相同的理性概念；例（2）中“娘”即“母”的意思，是同义联合。

（二）近义联合

两者理性意义相近，附加意义也有区别，例如：

（1）杀却渠魁，扫退群狸，明晃晃枪刀满砌，乱纷纷衣甲成堆。（《古城记》第15出）

（2）你是个遭驱掠被掳骹，怎与俺勋胄相亲，看他假撇清，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0页。

一似装聋作哑、虚礼数卖乔生忿。(《黄孝子》第13出)

(3) 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百员将校。(《水浒传全传》第12回)

例(1)中“晃”，意为“明亮”。《广雅·释诂》：“晃晃，明也。”《释训》意“晃晃，光也。”《说文·火部》：“光，明也”。“明”与“晃晃”近义组合，相互映衬，富有动感。一些学者也将BB判为词缀，似有待商榷。近代汉语中有大量近义联合的ABB式，如“悄促促”(《楚昭公》第3折)、“清耿耿”(《潇湘雨》第2折)、“空荡荡”(《金瓶梅词话》第37回)等。例(2)中“假撇清”中“假”即“撇清”的意思。例(3)中“齐臻臻”即“齐整整”，是近义连用。

此类词的特点为：①A与BB均为形容词性词素。②大部分词有AB式或AABB式。如“空荡荡”有“空荡”与“空空荡荡”；“静悄悄”有“静悄”与“静静悄悄”等。③A与BB由表层平行组合实现深层语义融合。由于是不对称联合，前面成分A偏重于表现理性意义，后面成分BB偏重于表现附加意义，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相互补足，使语义内容更丰富，更准确。

(三) 类义联合

联合成分虽理性意义不同，但同属大的类别，相互映衬，相互补足。主要构成形容词。

(1) 则被这红灼灼洞中花，碧澄澄溪上水，赚将刘阮入桃源。(《误入桃源》第3折)

(2) 你家官儿不在，前后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个人儿，不害怕么？(《金瓶梅词话》第37回)

(3) 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古今小说》第21卷)

(4) 将这双乞量曲律的膝盖儿罚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冻杀人也么哥。(《杀狗劝夫》第2折)

例(1)中“红灼灼”中的“灼灼”源于《诗经·周南·桃

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灼灼，华之盛也”。“红”说明是什么颜色，“灼灼”描摹颜色的亮暗与冷暖，二者从不同角度来明确、丰满 ABB 语义内涵。例（2）中“空”明确“落落”理性意义，“落落”强化“空”的形象色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例（3）中“直挺挺”，“直”描写人体的不弯曲，“挺挺”是形容挺直、突出的样子，前者从横向，后者从纵向来拟写人体的情状。例（4）中“直僵僵”，“直”是竖立的样子，“僵僵”是僵硬之意。

五、动 宾 式

也称之为支配式。同偏正式的动词一样，“动宾式复音词在先秦很少见，大多是官名，也有少数星名和其他事物的名称。”^① 程湘清先生说：“（变文支配式）词的数量比《论衡》、《世说新语》有明显增加。前两书中支配式复音词名词很少，且多属官名，形容词更为罕见；变文中不但动词较多，名词、形容词也有一定数量。”^② 此结构在近代汉语双音词里，较多见，三音词里也有 240 个。基本上都是民俗色彩很强的词。双音词里，此结构可构成的绝大多数是动词，也有少量名词、形容词和副词。三音词里主要构成动词，还有个别形容词。

（一）动 + 宾

1. 动 + 宾（偏正式）

（1）我实是怕你，我情愿打光棍躲出你来了。（《醒世姻缘传》）

^①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50 页。

^②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68 ~ 69 页。

第44回)

(2) 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醒世姻缘传》第1回)

(3) 先时在外头关，哪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得过一遭儿。(《红楼梦》第36回)

(4) 四个人到监中都相互抱怨，个个都怀鬼胎。(《金瓶梅词话》第34回)

(5) 这是破天荒的事，那些秀才监生，乡耆绅董，都诧为奇闻。(《黄绣球》第28回)

(6) 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水浒传》第41回)

例(1)中“打光棍”是指过独身生活；例(2)中“打夹帐”指用虚报数目来落外快；例(3)中“打饥荒”指经济亏空；例(4)中“怀鬼胎”指心怀叵测之义。以上是动词。例(5)中“破天荒”比喻从来未有的，是形容词；例(6)中“无片时”是没过多久的意思，是副词。

2. 动+宾(附加式)

(1) 应酬开了，是不能拣佛烧香的。遇些喜庆事，就要派分子。(《品花鉴宝》第18回)

(2) 三位仙姑平时看见同巷红倌人出条子，多坐的是极阔的阔包车。(《邻女语》第11回)

(3) 他在乌龙岗这里开着座黑店，手下踩盘子的山贼有一百号人。(《小五义》第56回)

(4) 天杀的贼才！你把老娘当什么样人，敢来弄虚头，坏我的女儿。(《警世恒言》第8卷)

(5) 我又不坐月子，熬这照面汤来与我吃怎么？(《金瓶梅词话》第94回)

例(1)中“派分子”指各人平均摊派一份钱；例(2)中“出条子”指妓女应召，外出陪客；例(3)中“踩盘子”是指盗

贼作案前踏看出入路数，摸清情况的黑话；例（4）中“弄虚头”是耍花招的意思；例（5）中“坐月子”指妇女产后一个月不出门，俗称“坐月子”。

3. 动 + 宾（联合式）

（1）西门庆道：“东京太师爷老爷府里翟管家前日有书来，说无子，央及我这里替他寻个女子。不拘贫富，不限财礼，只要好的，他要图生长。”（《金瓶梅词话》第36回）

（2）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齐时，别去甚处下脚手。（《二程语录》第12卷）

（3）雪娥恐怕西门庆来家拔树寻根，归罪于己，在上房打旋磨儿，跪着月娘叫休提出和他嚷闹来。（《金瓶梅词话》第26回）

（4）向孟玉楼、李娇儿道：“……人家的孩儿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劳儿，那个兴知慰他一知慰也怎的？”（《金瓶梅词话》第18回）

（5）原来他见过这个人了，倒也妙极，只可惜不及打照会。（《荡寇志》第95回）

例（1）中“图生长”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的意思；例（2）中“下脚手”指着手进行之义；例（3）中“打旋磨”是献殷勤的意思；例（4）中“打勤劳”指做工服役的意思；例（5）中“打照会”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4. 动 + 宾（重叠式）

（1）生了一个白胖旺跳的娃娃，喜的晁夫人绕屋里打磨磨，姜夫人也喜不自胜。（《醒世姻缘传》第49回）

（2）学打磨磨要淹死，输极好似热油浇。（《蒲松龄集·日用俗字·赌博章》）

（3）只见十来个梨花院落女孩儿，在这院子里空地上相与勃交打滚，踢毽子，捉盲盲，玩耍得没个清头。（《海上花列传》第51回）

例（1）中“打磨磨”是团团转的意思；例（2）中“打磨

麽”是游泳的一种姿态；例（3）中“捉盲盲”是指捉迷藏。

六、重 叠 式

双音词是完全意义上的重叠，可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象声词等。中古的 ABB 式，程湘清先生认为“主要构成形容词，也有少量动词、数量词和象声词”。^①袁宾等先生认为重叠式三音词可分为 A 不 A 式和 AAA 式。近代汉语里三音词完全重叠式较少，大部分词是部分重叠，主要构成象声词、动词与形容词，还有极少量的副词。按照三音词重叠的层次，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一）AB | B 式

1. 象声词

郭绍虞先生说：“元曲中这类的例很多，有些象声的当然是‘词’，如‘扑刺刺’，‘扑邓邓’之类，‘扑刺’、‘扑邓’本是词，不过把末一字重叠一下，所以都可以肯定是词。”^②近代汉语中 ABB 也有部分是由 AB 叠 B 而来。象声词几乎都是此类叠音词，通过模拟自然万物的各种声音，起到描形摹状、渲染情态、烘托氛围的作用。以一个音节作为主要声音，再加一个叠音起衬音的作用。还有 AAA 三叠式与 ABC 式。我们从臧晋叔先生所辑的《元曲选》中，摘录了 240 个使用象声词的例子，其中 ABB 式 70 个，占 29.1%；AAA 式 12 个，占 5%；ABC 式 8 个，占 3.3%。ABB 不是由 AB 式变来的，而是在 BB 前加一字而形成的，此字为三音词的重音，一般是较响亮的。ABB 象声词占优势，其次是 ABC 象声词。可分为纯拟音式、拟音变异式。

①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50 页。

②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628 页。

①纯拟音式。只是模拟事物发出的声音，被模拟的声音给人鲜明的听觉感受。

(1) 他每便显武艺，扑咚咚征皮鼓凯，刮刺刺扯鼓夺旗。（《锁魔镜》第4折）

(2) 古都都揭了瓦陇，吸哩哩提了斗拱，滴溜溜早翻过水晶宫。（《柳毅传书》第2折）

(3) 元来是吉当当画檐前敲铁马，元来是赤力力草堂中风吹画，元来是忒楞楞宿鸟串茶架。（《鸳鸯被》第2折）

(4) 我呵，喝一喝骨碌碌的海沸山崩，瞅一瞅赤力力的太内摧地塌。（《昊天塔》第2折）

例（1）中“扑咚咚”是鼓声；例（2）中“古都都”形容物体倒塌滚动的声音；例（3）中“吉当当”是金属、玉器的撞击声，“赤力力”是风吹动的声音，“忒楞楞”是鸟飞的声音；例（4）“骨碌碌”是波涛翻滚的声音。

②拟声变异式。刘钧杰先生说：“象声词是摹拟客观声响的，如果一个词所摹拟的是常见的声响，这种声响又容易引起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联想，久而久之，这个象声词就可能变成描写某种状态的形容词。”①被模拟的声音不一定给人明显的听觉感受，主要是通过摩声来拟形、描状。例如：

(1) 我就骨碌碌一个翻身，跳起来跟在他后面急急的赶。（《朱砂担》第1折）

(2) 还家去怒生嗔，只待要各支支拷二百粗荆棍。（《杀狗劝夫》第2折）

例（1）中“骨碌碌”形容物体或人体翻滚的样子；例（2）中“各支支”形容残酷拷打的样子。

有一类象声词已具有了形容词的作用。例如：

(1) 吉丁当捻碎玉连环，生可擦分开比翼鸟。（《误入桃源》第

① 刘钧杰：《元代象声词的两种变化》，《汉语学习》，1985年第3期。

4 折)

(2) 这剑冷_ㄟ嗖_ㄟ取次不离匣。(《后庭花》第3折)

(3) 列征夫，排军队，闹_ㄟ咳_ㄟ呐喊摇旗。(《古城记》第28出)

(4) 想当日楚屈原假惺惺醉倒步兵厨，晋谢安黑_ㄟ喽_ㄟ盹睡在葫芦架。(《金钱记》第1折)

例(1)中“吉丁当”形容物体被折断时的样子，“生可擦”是活生生的意思；例(2)中“冷嗖嗖”形容寒森森的样子；例(3)中“闹咳咳”形容喧闹的样子；例(4)中“黑喽喽”形容睡得很香甜，发出鼾声的样子。

2. 形容词

(1) 笑哈哈捧流霞，我羞_ㄟ怯_ㄟ怎酬答，也不知前世今生甚的缘法。(《红梨花》第1折)

(2) 又不打听打听，便_ㄟ贸_ㄟ然写了信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2回)

(3) 我睡啊黑_ㄟ甜_ㄟ倒身如酒醉，忽_ㄟ喽_ㄟ酣睡似雷鸣。(《陈抟高卧》第1折)

例(1)中“羞怯怯”是害羞、胆小的意思；例(2)中“贸贸然”是轻率的意思；例(3)中“黑甜甜”是指睡得很香很沉的样子。它们分别是“羞怯”、“贸然”、“黑甜”的重叠式。

3. 动词

(1) 四老爷未要再说笑话哉。到仔上海白_ㄟ相_ㄟ，该应用脱两钱。(《海上花列传》第15回)

(2) 你调着三寸舌尖儿伎俩，絮_ㄟ叨_ㄟ卖弄你数黑论黄。(《古城记》第13出)

例(1)中“白相相”是游玩的意思；例(2)中“絮叨叨”是唠唠叨叨的意思。它们分别是“白相”、“絮叨”的重叠式。

(二) AAA 式

AAA 一般是纯拟声式象声词。例如：

(1) 嗤嗤嗤扯碎布袍。(《刘行首》第2折)

(2) 您常在我根前卖弄这阴阳有准，祸福无差，今日如何？好恐慌人也！毛毛毛！（《桃花女》楔子）

(3) (搽旦云) 赤赤赤；(杨衙内云) 赤赤赤！（正末唱）蓦见个女娉婷引着个后生。(《燕青博鱼》第3折)

例(1)中的“嗤嗤嗤”是扯碎布袍时的声音；例(2)中的“毛毛毛”是羞别人时的用语；例(3)中的“赤赤赤”是男女私会时用的暗号。

(三) A不A式

向熹先生将之看成是重叠式，并说：“‘A不A’等于‘A’的强式，‘不’是加强语气，不是否定词……这种形式的复音词通常只出现在元曲里，大约是元曲的一种修辞手法。”^①构成的主要有形容词、动词与副词。例如：

1. 形容词

(1) 那匹马紧不紧疾不疾荡红尘一道。(《黄鹤楼》第2折)

(2) 窘不窘炉无烟火酒瓶干，天涯沦落，海角飘零。(《王粲登楼》第1折)

(3) 恰捧着破不刺碗，呷了些淡不淡白粥。(《举案齐眉》第3折)

例(1)中“紧不紧”就是紧的意思，“疾不疾”就是疾；例(2)中“窘不窘”就是窘；例(3)中“淡不淡”就是淡。

2. 动词

(1) 明眼汉没窠臼，拟不拟便斩为三段。(《密庵语录》)

(2) 恨不恨买臣妻，学不学卓氏女。(《破窑记》第3折)

例(1)中“拟不拟”就是思量、考虑的意思；例(2)中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6页。

“恨不恨”、“学不学”就是恨、学的意思。

3. 副词

(1) 我这几日身子不快，怎么连不连的眼跳，不知有甚事来？
(《秋胡戏妻》第2折)

(2) 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金瓶梅词话》第21回)

例(1)中“连不连”就是连连的意思；例(2)中“先不先”是首先，第一的意思。

此结构的特点是：格式固定，都是“A不A”式。A为单音形容词或动词；整个词意义单纯，就是“A”的意义。“A不A”式这种格式，有强化意义、舒缓语气的作用。

七、本章小结

学者们对汉语的构词法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马真先生在分析先秦复音词时说：“从单音词到双音词乃至多音节词，这是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复合构词方式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并又发展了一个主谓式，一个补充式；附加式中出现双音节的甚至多音节的附加成分；重叠式中出现四音节的，这都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明显反映。”^① 陈卫兰先生说：“首先，对先秦、中古汉语中的复音词进行了成分的研究，认为《诗经》的复音词的基本结构是语音构词，而在《论衡》中，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语法构词形成的复音词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95.61%。这说明在东汉中古时期，复音词的结构已由语音构词发展为语法构词。”^②

我们认为，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结构方式，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汉

①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②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语语法构词的特点。任学良先生说：“把句子的结构压缩成词，这是句法学造词法中一切类型的共同特征。”^① 李荣奎先生认为：“孤立语在语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根词与根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语序’。但是根词与根词之间的关系后来往往转变为词根与词根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从句法关系转变为词法关系。先秦时期汉人找到的另一个出路便是运用这种语法关系的造词法。”^②

我们以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结构层次、结构关系与词的词性为考察依据来分析前面提及的这 3 208 个三音词，列表分析如下：

结构层次 A BC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象声词	副词	连词	总计
结构关系	附加式	53		67	5		23		148
	偏正式	424	55	60	30		15	7	493
	主谓式	24	20	40					84
	联合式	9		18	14				45
	动宾式		240	10					240
	重叠式		7	62		40	5		304
总计		510	332	257	49	40	43	7	1 344

①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44 页。

② 李荣奎：《汉语词汇之演变与中国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结构层次 AB | C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象声词	副词	连词	总计
结 构 关 系	附加式	266	33	11	12		49	7	378
	偏正式	1 444		5	13				1 462
	主谓式	22							22
	联合式			45					45
	动宾式			11			15	10	26
	重叠式				22	21	3		46
总计		1 832	33	72	47	21	67	17	1 979

结构层次 A | B | C

象声词 3

名词 1

副词 1

（一）各结构类型在词类中的分布

从各结构类型在词类中的分布情况来看，近代汉语三音词有附加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联合式和重叠式 6 种主要结构方式；构成的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象声词 7 种词类。名词有附加式、偏正式、主谓式、联合式 4 种结构类型，其中以偏正式占绝对优势，这既与汉语双音词的构词特点保持一致，又形成自己的特色。关于偏正式三音名词的构造过程，卞成林先生说：“即先有一个事物或概念，造词主体按照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选择造词材料，再通过对旧事物的修饰或限制来实现对新事物的指称。”^① 这是符合汉语复音词的构词规律的。

^① 卞成林：《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汉语学习》，1998 年第 4 期。

近代汉语三音动词有 365 个，与敦煌变文集相比，不仅数量上增加许多，类型上也更丰富。其中动宾式的数量最多，其次为偏正式，主谓式的词最少。

三音形容词，绝大部分是状态形容词，有附加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联合式和重叠式 6 种结构方式。其中，附加式、偏正式与联合式较多，动宾式极少。

（二）三音词语法构词的特点

从构词法角度看，中古的语法构词法在近代汉语三音词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句子或短语的凝固、词化是三音词形成的最重要途径。许多三音词最初还是短语，它们中间往往可以加上助词“之”。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日益重要，应用日益广泛，在人们的意识中它们已作为完整的概念出现，就逐渐凝固成复合词。如短语“组织之力”、“织布之业”、“推理之力”、“吸水之机”后来都凝固成词“组织力”、“织布业”、“推理力”、“吸水机”。

但是，同样是语法构词，近代汉语三音词的构成方式与近代汉语双音词的构成方式是有区别的。首先，汉语双音词里，构词词素的组合具有直接性，只有一个层次，词素与词素的联系要紧密些。与双音词相比，三音词词素组合具有间接性，一般有两个层次，词素与词素的联系要松散些。其次，汉语双音词里，有很多词，看起来像是无理据词，其词义并非词素义的简单相加，它们还要受汉语语义规则、语用习惯的制约，因此表面上无法作语法结构的划分，如“小可”、“万福”、“女红”、“甘心”、“扑答”、“生意”等。与双音词相比，三音词里的词素组合具有理据性，更多受句法规则的制约，相对于双音词，句法结构更容易进入三音词。在 3 228 个三音词中，除去无理据词 12 个不能作语法分析外，能进行结构分析的词占总量的 99%。在我们从前面所提的文献中收集到的 3 208 个近代汉语双音词中，无理据词有 340 个，能进行语法分析的词只占到 85%。再者，双音词构词时词序具有稳定性，调动次序，或

不成词，或词性发生变化，或词义发生变化。如“黄金”与“金黄”词性不同，“打手”逆序成“手打”则不成词，“动摇”与“摇动”意义有区别。而三音词的词序只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它们既然大多数从句法中来，也就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结构变换。一部分三音词词序可作变动而意义不变或基本不变，如“爬耳子”可说成“耳爬子”，“望酒子”可说成“酒望子”，“占星家”可说成“星占家”，“作客汉”可说成“客作汉”等。有的变动词序后成为意义上可以成立的短语。如“看生婆”、“摇钱树”、“殃人货”分别变换成“婆看生”、“树摇钱”、“货殃人”，意义上也说得通。双音词的语法结构比三音词的要更封闭、更凝固。这与前文提及的三音词的词序具有稳定性并不矛盾。

而且，双音词里的连动结构如“接受”、“退让”等，兼语结构如“召集”，名量结构如“书本”、“马匹”、“纸张”等在近代汉语三音词里没有出现。

（三）结构层次与构词的重音规律

从结构层次来看，三音词有 A | BC、AB | C、A | B | C 三种情况。A | BC 有 1 344 个，AB | C 有 1 979 个，A | B | C 有 5 个，为何 AB | C 的 2 + 1 式占绝对优势呢？而 A | BC 的 1 + 2 占次优势呢？

这就涉及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问题。音节和节奏在构词中起重要作用，多音节词，尤其是三音节词，习惯问题上总是读成两字一组，每组正好是个双步拍。端木三先生说：“重音需要落在双音节上；多词结构里，辅助词比中心词重，所以辅助词往往需要用双音节，而中心词不必用双音节。”^①并且，三音词中的前两个音节习惯连在一起读。

^① 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问题》，《中国语文》，1999 年第 4 期。

附加式的三音词里，词缀为双音节的很少，单音节的很多。双音词根显然是重音，单音词缀是轻音，例如：红人|儿 色数|儿 搏手|儿 畸角|儿 磕瓜|头 老实|头 瞎头|子 禅和|子 撵空|子 茶局|子 鬼脸|子 后生|家 老作|家 好没|生 可怜|见 可怜|生 因此|上 因此|生。即使是像“小大姐”、“小老爷”这样的词也念成了“小大|姐”、“小老|爷”。

偏正式的名词中，中心语是非重音，以单音居多，修饰语 AB 是辅助成分，是重音，多用双音。由于符合构词的音步规律，所以这种结构最稳定、最能产。例如：主人|公 主人|婆 出路|人 江山|船 关门|状 地理|鬼 过头|杖 过钱|人 乔家|公 自在|饭 自来|火 多样|时 卖花|钱 尽头|话 阴阳|生 歇后|语 南货|店 忘八|蛋 间深|处 这们|等 两脚|货 扶手|匣 扶头|酒 熟切|店 蕊珠|宫

联合式三音词，这种结构不能产，它主要是 A|BB 式或 A|BC 式等不对称的联合。例如：闹|嚷嚷 暖|溶溶 暗|昏昏。

动宾式三音词中，动词是天然的中心成分，以单音为佳；宾语是辅助成分，以双音为妥。换一个角度来说，“在三音节组合中，由于 V 单不具备充当光杆定语的功能，所以 V 单与 N 双组合时只能构成动宾关系；又由于动宾结构中一般不与 N 单组合，所以 V 双与 N 单搭配只能构成偏正关系”。^① 即前者构成动词或动词性成分，后者构成名词。例如：翻|筋斗 灌|迷汤 嚼|舌头 数|贫嘴 献|殷勤 揭|痛疮 说|大口 捣|叉子 捏|舌头

主谓式中，主语部分是重音，多用双音节，谓语部分是轻音，多用单音节。例如：腰里|硬 血山|崩 满堂|红 缴檐|红

A|B|C 格式之所以不能产，是因为它构成的词，内部的结构特征很明显，其意义的组合性强，不容易凝固成词。

^① 张国宪：《“动+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中国语文》，1989 年第 3 期。

AB|C 的格式是能产格式，对 A|BC 有类化作用，以致于有一些本来属于 AB|C 型的三音节词，节奏也因语音与语法的相互制约而变得很接近于 AB|C 型的复合词了。例如：“纸|老虎”读成了“纸老|虎”“小|大姐”读成了“小大|姐”“香|饽饽”读成了“香饽|饽”“歪|不唧”读成了“歪不|唧”“酒|大工”读成了“酒大|工”“捣叉|子”读成了“捣叉|子”“家|主公”读成了“家主|公”。

（四）构词类型与词的三音化之间的关系

从构词类型与词的三音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前文提到，中古的构词法已比较完善，为三音词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创造了良好的语法环境。申小龙先生说：“关于复音词的发展，程湘清先生《汉语发展规律初探》认为经历了五个阶段：由同音或音近的单音节组成单纯双音词；由同义或近义的单音词主要组成双声叠韵的双音词；由有关的单音词或单音词素主要组成联合式、偏正式双音词；由有关的单音词或单音词素主要组成支配式、表达式、补充式双音词；由词素、词组成三音词、多音词。”^①偏正式、联合式自古以来是汉语构词的能产格式，偏正式在近代汉语三音词里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而三音词因其音节的不对称性，容纳的联合式结构较少。

在复合词中，当构成的两个词素哪个与构成的复合词同类时，它在语义类型上受选择制约就少；异类时，受选择制约就较多。主谓式、动宾式里，构词成分的词性与整个词的词性一般不一致，在双音词里已非能产格式。而在三音词的结构中，构词成分与词的词类相同的可能性较小，词素彼此互控的能力进一步减弱，更不易凝固成词。在构词过程中，核心词素长度不能过长，核心词素跟非核心词素之间不能有过多的补充成分，否则会减弱其核心的地位及其

^①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对其他成分的吸引力。

可见，构词方式与词的音节长短是有一定联系的。陈光磊先生说：“构词的方式同造句的方式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词法结构又有不同于句法结构的地方，决不是所有句法结构都能进入词法结构的。”^①词的音节长短对一个词语是否成词，成为什么结构类型的词，是有制约作用的。三音词不易容纳主谓式、动宾式的结构方式。

（五）三音词的虚实分布情况

从三音词的虚实分布情况来看，三音实词有 3 012 个，三音虚词有 196 个。就实词而言，以名词最多，其次是形容词和动词。可见，三音词在近代汉语词汇中各类词的分布情况也是不太平衡的。意义越实在，功能越稳定，指称性越强的词类，其三音化的可能性越大。在现代汉语中，三音实词稳步发展，而三音虚词的数量却微乎其微，几近消失。

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的特点更接近于语言的共性。因为，构词法与造句法越一致，越能体现语言的共性。朱德熙先生也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短语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把这当成汉语语法的真正的特点。马庆株先生说：“朱德熙先生从汉语的特点出发，强调指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词组带上表述性，即可以成为小句或句子。词组的内部结构关系又平行于合成词内部词素之间的关系。”^②陈光磊先生认为构词的方式与造句的方式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李曙光先生认为：“按 X 阶标原则，所有语言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都是某个中心词按特定的要求构成的最大投射，两者的不同在于中心词的不同。由此看来，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

①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 年，第 38 页。

② 马庆株：《词组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本上一致。‘这远远不是汉语语法的真正特点，它不仅适用于汉语，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类语言。’”^①

双音词里主要关注的是词素与词素之间的关系，而三音词更多关注的是句子、短语与词之间相互转换关系，只有它的构成方式真正实现了从句法关系到词法关系的转变。它的大量出现，既进一步巩固了中古的语法构词法，显示出汉语构词的特性，又体现出语言的一些共性。

至于现代汉语三音词的结构方式，李赓钧先生说：“复合式包含偏正、动宾、主谓、并列几种结构关系，其中又以偏正关系占绝对优势。在其他几类中，动宾、主谓稍多，述补、并列极少。”^②总之，近代三音词继承并发展了中古的语法构词方式，显示出自己的构词特点，为现代汉语三音词的发展、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① 李曙光：《从西方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的相互影响看语言共性》，《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李赓钧：《三词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第四章 三音词的语义构成

关于语义组合，詹人凤先生说：“语义组合主要在四个平面上进行：一、语素平面。二、词与短语平面。三、分句或句平面。四、最复杂而又结合得最紧的是语素义与语素义的组合。”^① 范晓先生说：“词语组合的选择性有三种类型，或者说有三种选择：语义上的选择、句法上的选择和语用上的选择。”^② 本章探讨的是词素义与词素义的组合。

语义构词法是构词法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词有其形式结构层，也有其语义结构层。朱彦先生指出，语义构词法系统的研究在于找出复合词的语义组合规律，解释复合词的语义描述与形式表达之间的关系，沟通复合词的形式层和意义层。本书也充分肯定语义构词的重要性。

关于复合词的意义构成，王力先生认为由伪语转变而来的单词大致分为对立语、并合语、化合语三大类。詹人凤先生认为复合词有同义单指、类义偏指、类义概指、补足类义、名量概指等类型。刘叔新先生将词的构成分成结合法、叠连法、改造法、转化法等类型。黎良军先生将汉语合成词的语义构成归纳出十种类型：虚素融入式、同义互限式、反义概括式、类义互足式、分别提示式、因果式、物动式、时间顺序式、短语词化式和截取古语式。陈光磊先生

① 詹人凤：《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3页。

② 范晓：《词语组合的选择性》，《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将复合词的构成分为联合式、配合式、串合式、叠合式、缩合式、综合式六种类型。蒋冀骋先生、吴福祥先生将近代汉语中词的意义构成分成同义型、化合型、吞并型、词义在词素义之外者四种类型。徐通锵先生则另辟蹊径，提出向心构辞法和离心构辞法。他说：“向心和离心是汉语字族的语义结构的两种基本方式，反映‘类’与‘象’的两种基本结构关系。”^① 以上关于词的构成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双音词。

前文提及，三音词的结构方式与双音词有同有异，其意义构成与双音词同样也是有同有异。本书仍然以传统的意义分析法为主，其他语义理论为辅，同时结合信息说的质与量的理论，对它们进行综合性分析。质是指词素和词所传达的实质性内容，量是指词素和词所含的信息量的多少。王树斋先生说：“由词素义到形成词义有内容基本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等质型和异质型的；所说的量指词素义和词义内涵的丰富程度和外延的大小，即所传达的信息量的多少。它们之间的过渡也有两种类型：等量型和变量型。等量型的不一定等质，变量型的不一定变质，等质型的不一定等量，异质型的多为变量。”^②

根据三音词的意义与各词素意义之间的关系，可将我们前面收集到的 3 028 个三音词分为以下语义结构类型。

一、组合构成

这类词，词素义各自反映词义的一个方面，词义由各词素义的基本义组合而成。词的意义可以从词素的字面意义上得到理解。刘

^①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② 王树斋：《汉语复合词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汉语学习》，1993 年第 2 期。

叔新先生说：“凡使用不同的词汇材料彼此发生概念意义上的组合而密切联结起来的结合法，是组合型的。”^①苏宝荣先生说：“两个语素是一种线性组合的关系，表示一种相对概括的概念，这时复合词的词义大体相当于两个语素意义的相加。”^②

前文提及，近代汉语里 A | B | C 式对称联合的三音词极少。周荐先生说：“汉语复合词大多由两个语素构成，也有一些由三个或四个语素构成。但无论由几个语素构成，词的直接组成部分都只能是两个。”^③同双音词一样，组合构成的三音词意义成分一般分为两个意义单位，也有一个核心与非核心的问题。

针对短语，范晓先生曾说：“根据结构意义，句法结构中的核心成分大体可作如下规定：在复合短语（实实结构）中，起修饰、补充意义的（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宾语）都是非核心成分，没有修饰、补充意义的（包括主语、谓语、被修饰语、被补充的核心词素，以及并列语、重叠语等）都是核心成分，具有衬附意义的都是非核心成分……各种语言大体上都有四种结构，即对心结构、联心结构、偏心结构和衬心结构。”^④

三音词的意义构成与短语的意义有相同之处。从两个意义成分在词义中的地位来看，可分成偏心组合与对心组合。首先说偏心组合。它包括非核心词素与核心词素两个意义单位。非核心词素如何与核心词素组合呢？这还涉及到语义指向的问题。关于语义指向的定义，范晓先生、胡裕树先生说：“是指词语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4页。

②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周荐：《比喻词语和词语的比喻义》，《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④ 范晓：《词语组合的选择性》，《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说明的方向。”^① 卢英顺先生说它“（指的是）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和其他成分（一个或几个）相匹配的可能性。”^② 陆俭明先生说：“指的是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一个成分相关。”^③

从词的线性组合上看，非核心词素与核心词素有顺心组合与逆心组合两种情况。非核心词素居前，核心词素居后，用以描述核心词素的语义特征，这是顺心组合。再根据非核心词素的意义指向情况来看，又可分为顺心内指与顺心外指两种情况。顺心内指是非核心词素意义指向词内的核心词素，顺心外指是非核心词素意义指向词外相关的成分。从信息的角度来讲，一般而言，顺心内指有等质等量型的和等质超量型的两种情况。顺心外指基本上是异质等量型的。核心词素居前，非核心词素居后，用于补充说明核心词素的语义特征，这是逆心组合，都是等质等量型的。两个意义成分在词中都处于核心地位，无所谓核心与非核心，或说有核心与次核心的问题，我们姑且都称之为对心结构。结合词义与词素义的信息增损情况的比较，可分为等质等量型、等质超量型两种情况。主要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

（一）等质等量型

词义与词素义之和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蕴含的信息量的多少基本一致，或者说词义的内涵与外延跟词素义之和大致相同。用 $A + BC = ABC$ 或 $AB + C = ABC$ 的公式来表示。

1. 顺心内指

是指非核心词素居前，核心词素居后的意义构成方式。非核心

① 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问题》，《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② 卢英顺：《语义指向研究漫谈》，《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3期。

③ 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第1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词素意义直接指向核心词素。词义由构词词素的本义组合而成，是字面意义上的有理词。非核心词素对核心词素起描写、修饰、形容、限定、说明、区别的作用。在词的结构类型上一般体现为偏正式。非核心词素为形容词、动词或谓词性短语的，可称之为动指词素；非核心词素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可称之为静指词素。按照非核心词素与核心词素的深层意义联系，又可将之分成：

A. 性状 + 主事。基本上是偏正式的名词，非核心词素直指核心词素，有动指与静指两种情况。或描述核心词素所指的人的性情、处境、心态等；或描述事物的状态、颜色、大小、形状、性质等；或说明它们的性质、影响、功效等。核心词素则是具有这类性状的人或事物

(1) 这盛公子，我常听人说是个败家子，绰号叫做“公孙衍”。（《歧路灯》第16回）

(2) 没亲眷独自个单身汉，名敬思小人姓安。（《存孝打虎》第2折）

(3) 韩文公又多与僧交涉，又不曾见好僧，都破落户。（《朱子语类》第139卷）

(4) 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发户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胆？”（《儒林外史》第53回）

(5)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容长脸，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红楼梦》第24回）

(6) 又有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谓之串车。（《东京梦华录》第3卷《船载杂卖》）

例(1)中“败家子”指败坏家业的子弟；例(2)中“单身汉”指无家无室独身一人的男人；例(3)中“破落户”指败落的家门或败落人家的无赖子弟；例(4)中“暴发户”指骤然发达起来的人家。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是动指。例(5)中“容长脸”指鹅蛋形的脸；例(6)中“独轮车”指单轮载物车。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是静指。

B. 活动 + 场所。非核心词素是动指，由动宾结构或动词性结构组成，叙述活动内容或活动事件。核心词素是指开展这类活动的场所。非核心词素部分的动词全部是及物动词，能带宾语，但对核心词素无任何处置、支配或干涉的作用，也不能对核心词素施加任何影响

(1) 太守慌忙上马，来到东门外接官亭上，望见尘土起处，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马。（《水浒传》第20回）

(2) 次日，月娘亲自出官，来到本县授官厅下，递上状去。（《金瓶梅词话》第92回）

(3) 那其间被俺爷将我横拖倒拽出招商舍，硬厮强扶上走马车。（《拜月亭》第3折）

(4) 哥嫂把奴嫁与郝遇朋，丈夫开设成衣铺。本好贪杯，老实之人，交这不义之徒。（《施公案》第8回）

例（1）中“接官亭”是建在郊外专为接待过往官员或新任官的亭子；例（2）中“授官厅”指官衙审案的大厅；例（3）中“招商舍”指商店；例（4）中“成衣铺”指做衣服的铺子。

C. 作用 + 主事。非核心词素表明核心词素的作用、功能，核心词素是具有这类作用的事物。非核心词素有动指性的，但非核心词素并非核心词素发出的动作，而是依赖、凭借核心词素所形成的动作。有静指性的，直接表明核心词素的内容与作用

(1) 子文又到馆中，静坐了一月有余，宗师起马牌已到。（《初刻拍案惊奇》第10卷）

(2) 伯爵吃得脸红红的，帽檐上插着剔牙杖。（《金瓶梅词话》第34回）

(3) 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1回）

(4) 我将这吹火筒却离了香积，我泄天机故临凡尘。（《东窗事发》第2折）

(5) 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两个各书了字，

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水浒全传》第73回）

（6）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稟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水浒全传》第2回）

例（1）中“起马牌”指显官出行，每到一地，派人先用马牌通知前站地方官吏到达时日，令其迎候；例（2）中“剔牙杖”指牙签；例（3）中“逐客令”原指秦始皇驱逐外来客卿所下的命令，后泛指赶客人走的命令；例（4）中“吹火筒”指做饭时灶间用的一种起火的工具。以上都是工具类名词。非核心词素是动指，全部由动宾结构组成。核心词素是静物，它是施行动作所依赖的条件或凭借的工具，从句法角度来讲是话题性主事。例（5）中“军令状”指为执行军事行动立的保证书，表示如不完成任务，愿受军法处置；例（6）中“病患状”是病假条。例（5）、例（6）中的非核心词素是静指性的，用来记载核心词素所表明的内容。

D. 职业 + 主事。都是偏正式的名词。动指非核心词素表明核心词素的活动内容。静指非核心词素表示核心词素活动内容所作用的对象，或实现活动所凭借的工具。此处核心词素主要指从事这项职业的人。动指非核心词素描述职业的典型活动内容，描述性强；静指性非核心词素是活动所关涉的对象，说明性强。总之，此类中动指比静指意义要更明确、更具体，也更生动。

（1）晓得了。还是卖珠婆、牙婆、看生婆，不要他来。（《永乐大典戏文·张协状元》第35出）

（2）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到内室相见。（《古今小说》第2卷）

（3）殷勇到巡捕厅来，与值月巡捕官施礼毕，即烦传禀。（《雪月梅》第20回）

（4）那妇人道：“大哥买盏酒吃？”武大道：“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水浒全传》第25回）

（5）你父亲是周员外，偶然打员外家经过，我是保见人，将你卖与那员外为儿。（《看钱奴》第4折）

(6) 二入茶肆坐下，忽见百壁之上有词二只。……苗太监便唤茶博士问道：“壁上之词是何人写的？”（《古今小说》第11卷）

(7) 同这酒博士到店内，随上楼梯，到一个阁儿前面。（《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

(8) 只皮匠走的那一日，我就叫泥水匠把南屋放戏箱的门，用砖垒实了。（《歧路灯》第30回）

(9) 叫牢中提出王庆，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水浒传》第102回）

(10) 我又不是风水先生地理师，那晓得寻什么地？（《初刻拍案惊奇》第13卷）

例（1）中“看生婆”指接生婆；例（2）中“管家婆”指管理家务的仆妇；例（3）中“巡捕官”是捕头；例（4）中“经纪人”指生意人；例（5）中“保见人”指双方交易的中间人。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为动指，表示职业活动的主要内容，有的既有活动内容也有活动对象，非核心词素描写兼说明，如“管家婆”。例（6）中“茶博士”指茶馆伙计；例（7）中“酒博士”指酒馆伙计，是以工作的对象做非核心词素；例（8）中“泥水匠”指泥瓦匠，是以工作的对象做非核心词素；例（9）中“文笔匠”指给人身上、面上刺字刺图案的工匠，是以工作所凭借的工具做非核心词素；例（10）中“地理师”俗称风水先生，也是以工作的对象做非核心词素。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是静指，对核心词素主要起说明、限定的作用。

E. 质料 + 主事。非核心词素说明所指核心词素的质料，核心词素表示用非核心词素所代表事物所制成的物品。此类非核心词素由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全是静指。含有“用非核心词素所代表的事物做成核心词素所代表的事物”之义

(1) 今日便与我断了酒罢。若不断了这酒，一百黄桑棒打也打杀你。（《遇上皇》第1折）

(2) 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儒林外史》第5回）

(3) 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水浒全传》第3回）

(4) 智深心生一计，若不生个道理，如何能勾酒吃？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水浒全传》第4回）

例（1）中“黄桑棒”指桑木棍；例（2）中“桑皮纸”是指用桑皮做的纸；例（3）中“纸标儿”指有纸带的标记；例（4）中“草帚儿”指乡村酒肆悬于门口做标记的小草捆。

F. 类别 + 主事。非核心词素是静指，由表限定性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表明核心词素的种属、类别。有动物的分类、行业的分类、事物的分类等

(1)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儒林外史》第1回）

(2) 江家悔气里头，连五熟行中生意，多不济了。做下饼市，常管五七日不发市。（《二刻拍案惊奇》第15卷）

(3) 见一个打香油钱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钱。（《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

(4) 又盛了一垫浅豆腐，一垫浅黄芽菜，一碟子四个火烧，端到上房与狄员外、狄希成吃。（《醒世姻缘传》第55回）

(5) 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那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红楼梦》第52回）

(6) 便把这袋子抖将出来，就像个开杂货铺的，件件抖出。（《西湖二集》第9卷）

(7) 这个胡同里有一家寿器店，今天大清早起，陈乡绅的老太太死了。（《黄绣球》第20回）

(8)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金瓶梅词话》第2回）

例（1）中“水牯牛”指一种带大弯角的水公牛；例（2）中“五熟行”，宋元时期指卖面、烧饼、馒头等五种食品的店；例（3）中“香油钱”指捐给寺庙备购香、油以奉神佛的钱；例（4）

中“黄芽菜”指一种粗壮的卷心白菜；例（5）中“药吊子”指熬药的壶；例（6）中“杂货铺”指卖杂货的铺；例（7）中“寿器店”指棺材铺；例（8）中“生药铺”就是药材店。

G. 性别 + 主事。非核心词素表明核心词素的性别，是静指，核心词素是此性别的人

（1）你道那妇人是谁？一个是掌房的老妈妈，一个是女陪堂姑。（《平妖传》第11回）

（2）这应二爹错听了，后边是女先生郁大姐弹唱与娘每听来。（《金瓶梅词话》第32回）

（3）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水浒传》第24回）

例（1）中“女陪堂”指帮闲做陪客的女人；例（2）中“女先生”指女说书者；例（3）中“男子汉”指男人，有倨傲之义。

H. 领属 + 主事。非核心词素全是静指，表示核心词素归谁所有，核心词素表明非核心词素所拥有的事物

（1）玉皇殿上掌书仙，一点尘心谪九天。（《西湖二集》第20卷）

（2）正是那：林遮三宝地，山拥梵王宫。（《西游记》第36回）

（3）那国王并行者相搀，穿过皇宫到了御花园后，更不见楼台殿阁。（《西游记》第69回）

（4）点检所官酒库，各库有两监官，下有专吏、酒匠掌其役。（《梦梁录》第10卷《点检所官酒库》）

例（1）中“玉皇殿”指玉皇大帝的宫殿；例（2）中“梵王宫”指梵王所居之宫；例（3）中“御花园”指皇帝的花园；例（4）中“官酒库”指官办的酿酒卖酒的机构。

I. 时间、节令的专名

（1）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武林旧事》第3卷《浴佛》）

（2）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金瓶梅词话》第3回）

(3) 只今小₁年₂夜₃，满巷灯火爆竹，好不热闹！（《闹门神》）

(4) 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₁日₂中₃，方才去了。（《水浒传》第56回）

(5) （骂门神）俺大₁年₂日₃将你贴起，供养了馓子茶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盆儿鬼》第3折）

例（1）中“佛诞日”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辰，相传是农历四月八日；例（2）中“外后日”指大后天，即第四天；例（3）中“小年夜”指除夕的前一晚；例（4）中“小日中”指将近中午的时刻；例（5）中“大年日”指农历除夕。

J. 情状 + 动作。此为偏正式的动词。非核心词素多为性质形容词，描写核心词素的性质、状态，或说明核心词素的程度或结果

(1) 四老爷未再要说笑话哉，到仔土隶上海白₁相₂相₃，该应用脱两银。（《海上花列传》第15回）

(2) 人有好的我偏害，人有歹的我倒爱，我的分毫不与人，人的我会白₁厮₂赖₃。（《楚昭公》第2折）

(3) 你也不索硬打挣去街坊上么喝，神奴儿死尸骸只在这水沟里伏埋。（《神奴儿》第3折）

(4) 我常时有命如无命，怎又好厮₁罗₂惹₃无情作有情。（《杀狗劝夫》第3折）

例（1）中“白相相”是玩儿玩儿的意思。马思周先生说：“‘白’的限制功能是使动作的发出泛泛而无重心，用‘随便’表示。”^①描写“相相”时人的情状与心态。例（2）中“白厮赖”指故意占有人家的财物。“‘白’限制的功能是使动作的发出集中而深入某一目标，用特意表示。”^②也是说明“厮赖”的性质及程度。例（3）中“硬打挣”是硬撑、强自忍受的意思，“硬”形容“打挣”时的情态与程度。例（4）中“厮罗惹”是纠缠之意，状

① 马思周：《再论近代汉语副词“白”》，《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② 马思周：《再论近代汉语副词“白”》，《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语“厮”说明“罗惹”的方式。

顺心内指中，偏正式的动词组合情况较单纯，这里不再详述。我们重点讨论偏正式名词中动指与静指的异同。词义的有理性而非核心词素的直指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即整个词的词义是非核心词素与核心词素的基本意义的线性加合，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基本一致，都是等质等量型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它们在进入偏正式以后，组合成名词时所受限制程度不一样。动指非核心词素进入偏正式，开始不一定能直接成词，只有后来逐渐由陈述、描述转化为指称，才能成词，因此所受限制程度要大些。而静指非核心词素一般直接与核心词素组合即能成词，所受限制较少。譬如“看生婆”、“剔牙杖”、“巡捕官”、“长明灯”，因频繁的使用及意义特定性逐渐凝固成词。而“泥水匠”、“黄桑棒”、“酒博士”、“黄猩子”、“胭脂铺”等构词词素均可直接成词，毋须经过凝固成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静指构词中，由两个以上的词素直接拼合成词，不需要经过短语的凝固化的过程。

第二，就结构的灵活性而言，动指类名词结构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多是短语词，与句法联系紧密，可通过直接的结构变换来理解其意义构成情况。如将它们变换为主谓式或偏正式的短语，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并能反映原词的典型性特征。譬如“败家子”——“子败家”、“单身汉”——“汉单身”、“看生婆”——“婆看生”、“巡捕官”——“官巡捕”、“吹火筒”——“筒吹火”、“起马牌”——“牌起马”，短语意义都是成立的。静指类名词，结构具有封闭性，若进行结构变换后不能反映原词的面貌，在意义上甚至说不通。如“水牯牛”不能说成“牯牛水”，“药吊子”不能说成“吊子药”，“香油钱”不能说成“钱香油”。可见，组合型动指三音名词与句子联系密切。

第三，就它们所含的信息量而言，动指类名词所含信息要完整些、丰富些。杨启光先生说，动词用于指称可以为事物状态增添动感，显示其“用之体”的独特的表现功能。朱彦先生说：“名物词

素与动作词素语义性质上的区别在于，动作性词素表达的是事件，其中隐含着相关的事物概念；名物性词素表达的是事物概念，事物概念一般是不包含事件概念在内的。也就是说，动作词素激活的常常是整个场景，而名物词素代表的仅是局部，显然整体的内涵大于局部，也就是说，动作词素包含的内容比名物词素更多更丰富。”^①如“管家婆”中的非核心词素“管家”不仅指明“婆”工作的内容“管”，还指明工作的对象“家”，而“地理师”只是表明了“师”工作的对象是“地理”。

2. 逆心组合

核心词素居前，非核心词素居后。核心词素支配、控制后者，非核心词素补充、描写、说明前者。词义是词素字面意义的组合。有偏正式、动宾式。就非核心词素的指域而言，都是内指；就其意义所指的方向而言，都是前指；就信息量而言，都是等量等质型的。例如：

(1) 到如今免不得造一所坟，把公婆葬了。（《琵琶记》第26出）

(2) 这三桩事，可保不全没有。（《儿女英雄传》第3回）

(3) 怕什么金瓜武士，我和那泼奴胎情愿打官司。（《罗李郎》第3折）

(4) 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5) 则一拳打你个翻筋斗，来叫爹爹的呵休。（《黄花峪》第4折）

(6) 李瓶儿就叫奶子抱出官哥，见眉目稀疏，就如粉块装成一般，笑欣欣直攒到月娘怀里来。（《金瓶梅词话》第57回）

例(1)中“免不得”是难免的意思，“不得”指客观上要这样做；例(2)中“保不全”意为不能保证，“不全”说明“保”

^① 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的可能及结果；例（3）中“打官司”是到官府提起诉讼；例（4）中“做生意”指做买卖；例（5）中“翻筋斗”指翻跟头；例（6）中“欣欣”补充说明“笑”的样子。

3. 对心组合

即组合成词的双方，都是核心词素，两者从结构上平行组合，意义上深层相加，共同组成新词。主要是联合结构的三音词。都是等质等量型的。赵元任先生说：“并列结构是一种有两个或更多中心的内中心结构，每个中心都有大致跟整个结构相同的功能。”^①构成三音词的词素语义相同、相近、相类，且词性相同，多为 A|BB 式状态形容词。过去学者一般将 A 看成核心词素，将 BB 看成是补充词素或生动后缀。我们认为，有些 ABB 是这种情况，但有些 ABB 中，A 与 B 理性意义相同或相近，只是附加意义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符合核心与非核心、词根与词缀的意义关系，似乎不能笼统地都将 BB 都看成是 A 的补充词素或生动后缀。即使严格区分，也多是核心与次核心的关系。还须指出，有的 A 是多义词，BB 一般也有几个义项，是多义词。A 一旦与 BB 结合，它们便相互选择与己意义最接近或最易于结合的义项，双方的多义性在相互组合的过程中变得明确、单纯。

① 近义组合式

A 与 BB 均为形容词性词素，A 与 B 理性意义相近，但 A 主要反映理性意义，BB 反映附加意义，包括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等。两者平行组合，互相补足，互相映衬，强化词义。贾彦德先生说：“它们既不像性质形容词那样只表示属性，也不像许多状态形容词那样只是带有明显的描写性，而是像上面讲的那样，它们带有对形象或情感的具体描绘。”^②

（1）怎么这样静悄悄的！（《红楼梦》第 35 回）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136 页。

②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73 页。

(2) 明明见少府慌慌忙忙，精赤赤地跑入门来，满身都是鲜血。(《醒世恒言》第26卷)

(3) 冷冰冰窝着被儿，呆答答靠着枕头，单注着睡魔神和俺做冤仇。(《娇红记》卷下)

(4) 胡旦也不等人通报，竟自大落落去了。(《醒世姻缘传》第5回)

例(1)中“静悄悄”形容安静的样子。“静”与“悄”理性意义相近，都指安静，没有声音，“悄悄”形容寂静的样子，如白居易《西楼夜》：“悄悄复悄悄”。例(2)中“精赤赤”是一丝不挂的意思，“精”与“赤”意义相近，都是裸身、未着衣衫的意思。例(3)“冷冰冰”是形容冰冷貌，“冰”与“冷”意义相近，都是形容冷漠、冷淡的样子。例(4)中“大落落”形容大模大样的样子，“大”是不吝啬、不拘束的意思，“落落”形容豁达、开朗的样子，柳宗元的《柳公行状》里有“其达生知足，落落如此”，两者意义相近。

②同义组合式

是指两个同义义项都出现在词义里，从而在词义中巩固理性意义，添附色彩意义。与双音词里的同义构词类似，同义词的两个词素义必须有共同的义项，当这两个词素结合在一起时就起了互相规界意义的作用，通过选择义项，二者的意义趋于单一性和同一性。刘叔新先生说：“两个意思成分都反映对象同样的本质特点及一般特点；两个意思成分的加连是一种重合，用以加强抽象的反映，强化对象的概念内容和印象。”^① 到后来，两个词素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相互凸显，不可分离。例如：

(1) 昨夜个喜孜孜灯下相亲傍，今日假惺惺堂上问行藏(《东坡梦》第4折)

(2) 果是一口好棺材，漆的黑黝黝的，放在厅中。(《歧路灯》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3页。

第12回)

(3) 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百员将校。(《水浒传》第12回)

例(1)中“假”义为不真，《史记·淮阴侯列传》：“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惺惺”为多义词，其中有一个义项为“虚情假意”。诚如朱广祁先生所言：“重言在表达意义上也有它的弱点，它的意义比较含混笼统，不能准确地指出事物的本质属性。”^①因此，面对“惺惺”众多义项，若在其前加表义明确的性质形容词“假”，“惺惺”之义因“假”而明朗，而精确；“假”之义因“惺惺”而强化，而生动，二者相互补足，相得益彰。例(2)中，《说文·黑部》：“黝，微青黑色。”可见，“黑”与“黝黝”意义相同，联合成词。例(3)中“齐臻臻”的“臻臻”义同“整整”，“齐臻臻”即“齐整整”，“齐”与“整”意义相同，相互补足，联合成词。

③类义组合式

组合的两个意义词素理性意义不同，但在语义场中同属于一个大类，两者意义相互补足，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共同丰满词义。例如：

(1)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便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水浒传》第38回)

(2) 办着个志诚心着俺这夫妇每欢洽，可怎生黑洞洞桌面上绝了灯火，那里有个火种？(《鸳鸯被》第2折)

(3) 好着我羞答答忙把身躯褪，我只索悄冥冥偷把容颜认。(《碧桃花》第1折)

(4) 列翠袖金钗两行，光绰绰从人争导。(《梧桐叶》第3折)

(5) 雁翎刀摆明晃晃耀日争光，绣旗下列光油油檀子棒。(《存

① 朱广祁：《诗经 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孝打虎》第2折)

例(1)中“黑凛凛”形容黝黑魁伟貌,“黑”描写人的肤色,“凛凛”描写人威武的风度;例(2)中“黑洞洞”形容黑暗的样子,“黑”指天黑无光,“洞洞”形容混沌虚无貌;例(3)中“悄冥冥”就是悄悄之义;例(4)中“光绰绰”是形容光鲜簇亮的样子,“绰绰”指“宽裕舒缓貌”,此处指亮光的充足;例(5)中“光油油”形容光滑溜亮的样子,“油油”形容光润貌,《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有“麦苗渐渐兮,禾黍油油”。

(二) 等质超量型

词素义与词义所反映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词素义只是部分地表达词义,词义内涵比词素义丰富,或者说在外延上比词素义宽泛。简言之,就是词义大于词素义之和,词义的内涵比词素义丰富,外延比词素义宽泛。用 $A + BC < ABC$ 或 $AB + C < ABC$ 的公式来表示。都是偏正式。按偏语的意义指向,有顺心内指与顺心外指两种情况。构成的一般是偏正式的名词。

1. 顺心内指

A. 性状+主事。非核心词素反映的是核心词素的典型性状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词义信息量要比词素义大。有静指和动指两种情况

(1) 将钥匙开了,在佛前长明灯内,点起火来,点在房内。
(《二刻拍案惊奇》第13卷)

(2) 比及前程,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杨雄发背疮而死,时迁又感绞肠痧而死。(《水浒传》第119回)

(3) 说罢,扛着高脚牌,到了西廊,放下告牌,向上跪倒。
(《龙图耳录》第15回)

(4) 又二月八及寒食清明……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
(《梦梁录》第12卷《湖船》)

例(1)中“长明灯”指点在神佛前昼夜不息的灯。“长明”

只表明灯的状态特征，而未说明其方位特征：点在神佛前。例（2）中“绞肠痧”指一种不吐不泻、肚子巨痛的霍乱病，非核心词素只描述了核心词素的对人的抽象的作用影响“绞肠”，而未说明核心词素的其他具体特征。以上词的定语都是动指性的。例（3）中“高脚牌”指旧时官府所用的一种长柄的略方形的木牌。“高脚”只说明其形状特点，而未表明其功能作用。例（4）中“小脚船”指杭州西湖上的一种游船。“小脚”是“船”的典型特征，不能代表船的所有特征。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是静指性的。

B. 方位 + 主事。非核心词素说明核心词素所处的具有特征性的位置。词素反映的只是词的部分意义。有动指，有静指

（1）自家不是别人，是这王司徒堂候官季旅的便是。（《连环记》第2折）

（2）把李瓶儿用板门抬出，停于正寝，下铺锦褥，上覆纸被，安放几筵香案，点燃起一盏随身灯来。（《金瓶梅词话》第61回）

（3）（吕）布告玄德曰：“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为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三国演义》第19回）

（4）我想这泼妖魔，罪不容诛，强占了我脚头妻、怀内子。（《锁白猿》第3折）

（5）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水浒传》第1回）

例（1）中“堂候官”指在贵官府中随时供差的小吏；例（2）中“随身灯”指点在死人脚头的灯。以上两例词的非核心词素是动指性的。例（3）中“阶下囚”指系在堂下的囚犯，泛指囚犯或俘虏；例（4）中“怀内子”指尚在哺乳、未脱怀抱的婴孩；例（5）中“殿头官”指朝会时传达皇帝旨意的官员。以上词的非核心词素反映核心词素的部分特征，同时是最典型的方位特征，不是全部特征。以上三例中词的非核心词素是静指性的。

C. 活动 + 场所（处所类）。非核心词素均由动指性的动宾结构构成。核心词素表示开展核心词素所说这类活动的场所

(1) (梁中书)就演武厅前下马,到厅上,正面撒着一把浑银交椅,坐下。(《水浒传》第12回)

(2) 周应龙知道,立刻升了聚义厅,点起鼓来聚集寨主。(《彭公案》第51回)

(3) 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里去,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明存放,等失主来领。(《二十目睹之怪现状》第57回)

(4) 这一宗是开裁剪铺的,将那好缎子大尺儿量进来,小尺儿卖出。(《朱砂担》第3折)

例(1)中“演武厅”指教场正面供主考官坐的厅台;例(2)中“聚义厅”指绿林好汉集合商议事和分金的大厅;例(3)中“写字间”旧时指公司或工厂的办公室;例(4)中“裁剪铺”指做衣服的店铺。这些词都是选取事物的典型动态特征而形成的指称性概念。

D. 作用+主事(工具类)。非核心词素说明核心词素的功能、作用,但非核心词素并非核心词素自身发出的动作,而是依赖核心词素得以实现的动作,都是动指性的。核心词素是具有非核心词素所说作用的事物

(1) 忽听得地铃一响,早被绊马索一绊,将焦芳连人带马,跌将下来。(《说唐》第18回)

(2) 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上金印,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水浒传》第31回)

(3) 咱既结姻缘,又何须置酒张筵……我既索你个正腔钱,省了你那买闲钱。(《曲江池》第1折)

(4) 韦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杀威棒,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醒世恒言》第37回)

例(1)中“绊马索”指两人拽住绳索两头,放松,候对方走近时,使对方踢着绊倒。“绊马索”既能绊马,也能绊人,所以在近代汉语里又叫“绊索”;例(2)中“护身符”指庇护自身安全的物件,除了“符”以外,其他护身的物件也可称为“护身符”;

例(3)中“正腔钱”指赏给歌妓的银两，钱既能“正腔”，也用来做劳动报酬；例(4)中“杀威棒”指犯人初入狱时所受棍棒之刑，“杀威”只反映人，主要指官方或行刑者主观赋予“棒”的作用，并非实指。

E. 类别 + 主事。非核心词素表静指，由说明限定性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表明核心词素的种属、类别。非核心词素只是反映词中所关涉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事物

(1) 自夫亡化过后，俺两口儿守着胭脂铺，过其日月。(《留鞋记·楔子》)

(2) 开浴堂者名香水行。(《梦梁录》第13卷)

(3) (武松)又去对门请两家，一家是开纸马铺的赵四郎赵四铭。(《水浒传》第26回)

例(1)中“胭脂铺”并非只卖胭脂，指卖胭脂、花粉等妇女用的化妆品的店铺；例(2)中“香水行”并非只卖香水，指宋元以来的澡堂；例(3)中“纸马铺”并非只卖“纸马”，指出售冥器、冥钱、香烛的店铺。

F. 专名 + 主事。核心词素都是地点名词，但并非实指

(1) 玉甫本为炎热所致，既进洋房，脱下夹衫已凉快许多，再吃点荷兰水，自然清爽无事。(《海上花列传》第43回)

(2) 又有一回去买了一双靴，有天穿了出去，碰着大雨，靴筒子是高丽纸做的，一碰着潮都化了。(《负曝闲谈》第10回)

(3) 左右，将他脸上刺着“逃奴”二字，解往沙门岛去者。(《潇湘雨》第2折)

(4) 装上笔墨，遂叫的小车雇觅一把双手孝感车儿，择日起行。(《歧路灯》第1回)

例(1)中“荷兰水”旧时在上海是汽水的俗称；例(2)中“高丽纸”指用桑皮制成的白棉纸；例(3)中“沙门岛”是古地名，指山东蓬莱县海中，宋代为流放罪犯之地；例(4)中“孝感车”指一种中间有高起的护轮架，两边坐人用手推的独轮车，此

处地名并非实指，而是人们的习惯称呼。

2. 顺心外指

这类词词义虽具有理性，但词义并非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非核心词素意义也并不直指核心词素，而是指向核心词素以外的与之相关的词素。词素义能部分反映词义，词义的实际信息量比词素义之和的信息量要大。

A. 原因——结果。这类偏正结构，非核心词素表示核心词素所指结果的原因，核心词素表示非核心词素指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1) 这件旧葛衣被风吹得飕飕如落叶之声，就长了一身寒粟子，冒着风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醒世恒言》第30卷）

(2) 虔婆东倒西歪，却在灯前打醉眼子……倒在侧首板凳上。（《水浒传》第65回）

(3) 可知道这秃驴词内都有“赏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么心病，害的是相思病！（《警世通言》第7卷）

(4) 想是害噎食病，吃不下去，不然为什么这时候还未吃饮食。（《金瓶梅词话》第30回）

(5) 吕玉少年久旷，也不免行户中走了一两遍，走出一身风流疮，服药调制，无面回家。（《警世通言》第5卷）

例(1)中“寒粟子”并非“粟子寒”，而是指皮肤因受凉或受惊吓而起的小粒。“寒”此处不是描述“粟子”的状态，而是说明“粟子”形成的原因，“寒”的意义指向“天气”，即天气寒冷。例(2)中“醉眼子”并非“眼子醉”。“醉眼子”是指由于人“醉”而形成的特有的眼神，“醉”意义指向人。例(3)中“相思病”并非“病相思”，是指男女相互爱慕却又无法实现，因思虑过度而形成的疾病。“相思”是致“病”的原因，“病”与“相思”的意义均指向人。例(4)中“噎食病”并非“病噎食”，王希文在《元明清白话著作中的枣庄方言词汇》释之为“食道癌”。“噎食”与“病”的意义均指向人。例(5)中“风流疮”并非“疮风流”。“风流”此处不是描述“疮”的性质状态，而是

指生“疮”的人“风流”，揭示“疮”的形成原因。非核心词素意义并不是指向核心词素，而是指向核心词素以外的与核心词素密切相关的词素。因此这类词的词义比词素字面意义要丰富些。

B. 作用 + 主事。非核心词素并非核心词素所具有的性质，而是曲折表示核心词素的作用

(1) 正是：从来雨打中秋月，更值风摇长命灯。（《牡丹亭》第20出）

(2) 李瓶儿哭着往房间寻出他几件小道衣、道髻、鞋袜之类，替他安放在棺枢内，钉了长命钉。（《金瓶梅词话》第59回）

例（1）、例（2）中的“长命灯”、“长命钉”并非“灯长命”、“钉长命”。“长命灯”是指点在死者脚头的油灯，以祈求、祝愿人“长命”；“长命钉”是钉在装了死尸的棺材上的钉子，用来祈求、祝愿人“长命”。两个“长命”的意义都指向人，是人“长命”。

C. 性状 + 受事。核心词素由于承受外力而具有了定语所描述的性质或出现出定语所说明的状态。非核心词素一般都是动指，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构成

(1) 又有好事的投下匿名帖，要聚集商民，放火驳逐。（《石点头》第8卷）

(2) 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东京梦华录》第5卷《娶妇》）

(3) 歪乖柳青，贪食饿鬼，勒漫妖精，为几文口含钱，做死的和人竞。（《满庭芳》曲）

(4) （宣和六年高丽国使人私觐物）松扇三合，摺叠扇二只。（《游宦纪闻》第6卷）

例（1）中“匿名帖”指无头告示，即“帖”被“匿名”；例（2）中“交杯酒”指新婚夫妇交换酒杯而喝的酒；例（3）中“口含钱”指被置入即将入殓的死人口中的钱；例（4）中“摺叠扇”指能被摺叠的扇子。

D. 来源 + 主事。非核心词素表明核心词素的出处、来源，核心词素是具有此来源、出处的事物

(1) 俺不用九转丹成干岁寿……只要养的这精神似水，炼的这骨肉如酥。(范子安《竹叶舟》第1折)

(2) 盖因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二刻拍案惊奇》第26卷)

(3) 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箱不是清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5回)

例(1)中“九转丹”指道家经九转炼成的丹药，服之长生不老；例(2)中“外来钱”指外快；例(3)中“洋胰子”是指香肥皂。但“丹”不能自己“九转”，而是通过炼丹人的加工而九转；“钱”并非自外能来，必通过人的活动而挣来；“洋胰子”并非“胰子洋”，而是指“胰子”来自西方，经人传入中国。

顺心外指的特点是：

第一，非核心词素是动指，主要由动词、动词性短语、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充当。

第二，非核心词素意义并非直指核心词素，而是指向其外相关部分，因此词义增加了词素义之和所没有体现的信息，但词义基本上可由词素义推断出，因此还是等质超量型的。

第三，不能用直接的结构变换方式来理解词的意义关系。如“寒栗子”不是“栗子寒”，“风流疮”不是“疮风流”，“长命灯”不是“灯长命”，“洋胰子”不是“胰子洋”，“交杯酒”不是“酒交杯”，必须添加相关意义成分才能实行结构变换。

第四，核心词素以物质名词居多，指人名词较少。

下面，我们将收集到的1446个组合构成的例子列表分析如下：

词 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等 质 等 量	顺心内指	动指	217			32
		静指	360			
	逆心组合		10	33		
	对心组合			220		
等 质 超 量	顺心内指	静指	282			
		动指	85			
	顺心外指（动指）		55			
总计			1 009	273	152	32

通过以上列表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从组合构成的词性分布来看，名词最多，其次是动词、形容词。名词里说明的、纯指称的静指词数量最多，陈述类、描写类的动指词次之。这与双音组合类名词基本一致。双音名词里“名+名”占绝对优势。近代汉语里组合型三音名词的意义构成与现代汉语同类的三音名词的意义构成也是基本一致的。

第二，偏正式的动指与静指的构成情况表明：一部分主谓式三音短语可以转化成指称式的三音名词。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从感觉与描述客观事物或客观对象开始，到逐步形成概念，这就是由陈述到指称的过程。被命名的事物也叫指称。但指称和陈述转换的基础是，指称与陈述具有一定的兼容性。指称性词素同时意味着某种陈述性。姚振武先生说：“事实上，指称与陈述是二位一体的东西，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任何指称都要靠陈述来说明，与此相应，任何陈述也都与一定的指称相联系。这就是二

者互相转化的基础。”^①

关于动指类的词，顾阳、沈阳先生说：“复合词中的核心词素不管表示什么意义，但至少肯定是复合词中动词的一个论元。因为论元结构中本来就可以有表主体、工具、材料、手段 h 方式、场所、处所、受事 h 客体等不同意义的论元，这样当然复合词中不同意义的论元（除‘主体’外）不一定始终占据句法结构的主语位置。但正因为这些名词性词素也是语法论元，所以也就都能分别从论元结构的某个位置（如动词前位置）跑到动词右侧并构成复合词。”^②

但指称与陈述的相互转化并非无条件、无节制的。朱德熙先生曾说：“有指称，不一定有陈述，有陈述，必有指称。”^③ 陈述性短语转化为指称性词，必须符合前文提及的词的五条标准。而指称转化成陈述，也必须受一定条件制约。如动指类的三音词和静指类的三音词都表示指称，但前者如果转化为陈述式的短语结构，大部分在意义上是说得通的；后者则一般不能转化。而动指类的向心外指，一般是不能转化为陈述性短语的。

二、化合构成

化合构词是指词与词、词与词组组成合成词时，并不完全受表面形式（或称搭配规则）的限制，而是更多靠较深层的意念关系来构成一种新的化合性概念。苏宝荣先生说：“两个语素是一种整体凝结的关系，复合词的词义不同于组成它的任何一个语素的意

① 姚振武：《指称与陈述的兼容性与引申问题》，《中国语文》，2000 年第 6 期。

② 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2001 年第 2 期。

③ 转引自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82 页。

义，也不是两个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表示一个新的完整意义。”^① 针对句法结构，刘叔新先生曾说：“前后两部分之间很难说有一种什么具体的句法关系，因为既缺乏作为关系标志的语法形式，同时两部分的义又必须加上一些没有表现出的其他意义才能彼此发生联系，即两部分需要从意义方面作一些合理的推理和汇合一些其他的情节，才看出它们组合为一个结构整体，因此两部分的连接完全是强制性的连接，明显地具有意义组合的性质。这样的结构就不妨称之为意合结构。”^② 对这种类型的词的意义而言，蒋冀骋等先生说：“词义不是构词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化合，生出一个与原词素意义有关联而又有区别的新义。”^③ 原来的意义经过加工转化成另外的与之相关的意义。王树斋先生说：“词素义不直接表达词义，即词义不能直接从词素义得出，但词素义同词义还有一定的联系，只是词素义所反映的内容不是词义所表达的内容，词素义不反映词义的本质，属异质型。”^④ 用 $A + BC = D$ 或 $AB + C = D$ 来表示。从信息的角度讲，化合构成多是异质型的。

这种类型的三音词，其意义并非词素本来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字面意义比喻、引申、借代、曲指等转化的结果。有的可能不符合现实逻辑、语义、语法规范与语用习惯，是表层意义上的无理词。但汉民族独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积淀、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民俗风情、地域风貌、经济实况等情况赋予它们存在的有理性。汉民族宽泛、灵活、综合的思维模式赋予它们表达与理解上的可行性。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对事物的认知注重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

①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5页。

③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

④ 王树斋：《汉语复合词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

注重融会贯通的整体，注重认识过程的整体领悟和类比联想。按照意义化合的方式可分为：

（一）比喻化合

比喻化合是指以比喻的方式曲折地反映所指客观对象的词。其意义分成比喻词的意义与词的比喻义两种情况。词的比喻义和比喻词不是同一概念。周荐先生说：“词语的比喻义，是词语的一个义项以比喻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意义；比喻词语，本身是用比喻的方式构成，不是词语所含的一个义项。”^①

比喻化合词，一般本体事物不出现，词义是整个词字面意义的比喻意义。胡中文先生说：“与明喻构造的复合词相比，借喻构造的复合词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复合词内部中出现表示喻体的部分；整个复合词可以看做为喻体的整体形式，喻指本体事物，并对它进行形象的描述和说明。本体和喻词都不出现。由于本体不出现，词的字面意义通过一种比较曲折的比喻关联，才能体现词的实际意义。”^② 本体和喻体的对应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多用事物、动物、自然现象来比喻人或事。喻体分两种：一种是有理词，词内成分是正常的搭配，是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动物、事物或自然现象，用来比喻形体特征或性情特征与之相似的人或事项。从意义角度来讲是词的比喻意义，词是多义词。由喻体意义化成本体意义，是建立在相似联想的基础上的。如“癞蛤蟆”比喻形象丑陋的男人，“黑头虫”比喻忘恩负义的人。词义既包含本义，又包含比喻义。一种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或事项，词内成分搭配超常，违反语言逻辑、语义规范与语用习惯，是强制性组合，因此词素意

① 周荐：《比喻词语和词语的比喻义》，《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② 胡中文：《试析比喻造词汉语新词语》，《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

义在逆向思维的基础上彼此发生同化感染。此类是比喻词的意义，比喻词是单义词。张苏榕先生说：“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通过形象的联想形成语言上的换名，这个过程，具象思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比喻构词与句法构词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此物比彼物，用的思维方法是形象思维，不管词的内部结构；后者用的是逻辑思维，它严密观照词的内部结构，按照事物的性质或属性来构词。如“摇钱树”，将“摇钱”的功能硬性赋予“树”，喻指能给人赚钱的人。“眼中钉”将“钉”强行置于“眼中”，让人联想到让人痛恨的人。“铁公鸡”将非生物“铁”的坚硬、冰冷的性质强行赋予动物“公鸡”，比喻一毛不拔、极其吝啬的人，“公鸡”因受“铁”的同化而具有了一毛不拔的性质，进而比喻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人。周荐先生又说：“比喻词语的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比喻词语构成的同时就产生了该词语的喻指的意义。词语的比喻义是后天才出现的，是在已有的基本义或本义作比方的情况下才产生的。”^② 例如：

(1) 我寻得你来不是了，反恩将仇报，常言黑头虫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金瓶梅词话》第99回）

(2) 言语有差颠，自心寒，只怕就里藏奸，错赴鸿门宴，首鼠知疑二端。（《二奇缘》第12出）

(3) 此人身高九尺，膀阔腰圆，头戴官帽，身穿号铠，青中衣，青布抓地虎快靴。（《彭公案》第41回）

(4) 西门庆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门庆笑道：“糖肥皂那有这等好吃？”（《金瓶梅词话》第61回）

(5) 太太道：“……要论才具资格，省里人多着呢，难道没一

① 张苏榕：《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词汇》，《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② 周荐：《比喻词语和词语的比喻义》，《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个及得上你么？”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心上大不高兴。
(《糊涂世界》第2回)

(6) 您这一伙子没有一个往大处看的，鬼扯腿儿分不匀，把我这场好事，倒叫您争差违拗不好。(《醒世姻缘传》第22回)

(7) 因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咙又响，恐被邻家听见，反装幌子，敢怒而不敢言。(《醒世恒言》第30卷)

(8) 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红楼梦》第7回)

(9) 这局子里向来的总办都是道班，这一位是破天荒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4回)

例(1)中“黑头虫”指一种成虫后吃掉母虫的虫子，比喻忘恩负义的人；例(2)中“鸿门宴”比喻凶多吉少的宴席；例(3)中“抓地虎”是薄底靴的俗称；例(4)中“糖肥皂”指一种油炸食品，类似今天的蜜饯；例(5)中“纸老虎”是将无生物的属性赋予有生物，比喻样子吓人、内里空虚的人，用虚拟的事物或动物来比喻具有特殊性格特征的人；例(6)“鬼扯腿”形容行动不由自主；例(7)中“装幌子”比喻出丑；例(8)中“挺腰子”比喻摆架子；例(9)中“破天荒”比喻从未有过的。

对比喻化合的ABB状态形容词而言，表义具有双层性，字面意义只是实际意义的基础，实际意义往往是字面意义比喻化合的结果。例如：

(1) 你觑着我皮里抽肉，你休问我怎么骨岩岩脸儿黄瘦。(《谢天香》第4折)

(2) 你这般鬼促促的，在这里自言自语，莫不要出城去砍那桃树么？(《桃花女》第4折)

(3) 你昨日那里去来，实说便罢，不然，我就嚷尘邓邓的。(《金瓶梅词话》第16回)

例(1)中“岩岩”始见于《诗经·鲁颂·宫》：“泰山岩岩”。《毛传》：“岩岩，积石貌。”此处本体“骨”、喻体“岩”同

现，词的整体义通过比喻获得，比喻人瘦骨嶙峋的样子。例（2）中“促促”本为“小心谨慎的样子”，韩愈《进学解》云：“且踵常途之促促。”它与“鬼”相配，贬义自现，比喻人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样子。例（3）中“尘邓邓”表层意义指“灰尘弥漫的样子”，喻指为张扬丑事而闹得乌烟瘴气的样子。此类词中的A本是名词，BB是形容词，因BB形容描摹作用，对A的意义产生组合同化的效应，整个词也成了形容词。

（二）借代化合

借代构词，就是以事物本身的特征命名。任学良先生说：“借用和事物本身有关的特征构造新词，并以此特征指称该事物，这就是借代式造词法。”^①和比喻构词不同的是，前者是以事物本身特征命名，而后者是以事物的形象命名。陈望道先生说：“所说事物纵与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②一般以部分代整体、以特征代本体、以产地代本体等。借体只能反映本体的部分性特征。词义既有词素义的本义，又含有其借代转化而来的意义。是异质超量型的。这类借代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单向性或称不可逆性。用借体来代替本体，但不是本体与借体之间的相互替换。如“红头子”是旧时官府对江洋大盗的蔑称，但江洋大盗不能反过来代替“红头子”。第二，社会性。借代化合不是任意的，它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语用习惯，为全社会所公认，为人们所通用。第三，历史性。即这种词具有历史性，在一个时代能成词，在另一个时代因本体的消失，借体还原成短

①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语，不在是特殊意义的词了。如“跟前人”、“屋里人”旧时指被主人收房的使女，因使女常在主人屋里、跟前伺候，这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类词不再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变成了短语，因而也不再成为词了。

(1) 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水浒传全传》第34回）

(2) 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水浒传全传》第54回）

(3) 今日招成罪非轻，云阳市上冤怎伸。（《寻亲记》第10出）

(4) 方知是上京买来的下丫头，名唤香菱，竟与薛傻子作了屋里人。（《红楼梦》第16回）

(5) 三则宝玉见袭人是他的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红楼梦》第36回）

(6) 论清闲压尽鸣珂。又无那胖高丽去往来迎，又无那小扒头浓妆艳裹。（《酷寒亭》第3折）

借表示性状特征的词，指代该性状特征所属的人，如例（1）中“红头子”在近代汉语中是指官方对江湖强盗的蔑称，旧时绿林中人头上多包红帕。借该类事物或地点曾具有的特殊意义，泛指与之同功用同性质的事物或地点，如例（2）中“景阳钟”原是南齐武帝于宫内景阳楼上置一钟，只在清晨敲响，以为上朝的准备，后相沿以景阳钟为皇帝上朝所敲的钟。例（3）中“云阳市”原指韩非子被秦始皇所杀之地，后借指法场。借指称处所、方位、范围的词，指代位于或处于该处所、方位、范围内的人物或事物，如例（4）中“屋里人”借指被主人收房的丫头。例（5）中“跟前人”指被收作偏房的使女。借经常从事某职业的一类人的户籍特征来借指从事此职业的人，如例（6）中“胖高丽”借指女奴，因元朝贵族很看重高丽女奴。

（三）婉指化合

中国乃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人们行事说话历来忌粗求雅、忌露取隐，讲究委婉、体面、含蓄。凡涉及到性行为、性器官、排泄生殖等隐密事项或死亡疾病等不吉利事项，人们往往不愿意直接指称，而换用另一些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贾彦德先生说：“当人们感到某个词的义位（基本义）是合适的或必要的，但必须添加、消除或改变附加义才能用于某种交际时，就会采用委婉语与词语的替换这样一些办法。”^①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ob）先生说：“从某个方面来说，委婉语正好和贬义词相反。人们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词的不愉快方面的联想，而是尽力净化这个词带有的损害性的情感联想。”^②由婉指而构成的词，即称为委婉构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找一个替代词。这是一种替代性符号，理性意义一致，即所指称的实体对象一致，但附加意义不同。从信息的角度讲是异质变量型的。傅惟慈、沈叙伦先生说：“一般说来，委婉词语可大致分为两大类：正面的和反面的。所谓正面的委婉词语是美化不那么美好的事物，提高低下事物的地位。反面的委婉词语则有意回避人们所害怕、忌讳的事物。”^③一种事项常有好几种替代性说法。意义稳定、使用频繁的婉指就逐步成词，由婉指化合而成的意义成为词的固定意义。是异质等量型的。例如：

（1）一个小节级吃的半醉，带史进到水火坑边，史进哄小节级道：“背后的是谁？”（《水浒传全传》第69回）

（2）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时，都脸上刺字，怕人怪

①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② 杰弗里·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③ 傅惟慈、沈叙伦：《浅谈禁忌词语与委婉词词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恨，只唤做打金印。（《水浒全传》第8回）

（3）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送石昌言使北引》）

（4）先是一个孩儿也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子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金瓶梅词话》第62回）

（5）我方才略睡一睡，只听得你丈夫在床前絮絮叨叨叫我，想是已为泉下人，千里游魂，来见家母了。（《说唐》第10回）

（6）（糊突虫云）：“你敢柱着明杖儿走？”（《降桑椹》第2折）

例（1）中“水火坑”婉指茅坑。例（2）中“打金印”是在犯人脸刺字的婉指。为避免犯人自身的逆反情绪及避免围观者的鄙薄之情，故称之为“金印”。例（3）中“先府君”婉指去世的父亲。例（4）中“伸脚子”婉指人的死亡。（5）中“泉下人”婉指已去世的人。例（6）中“明杖儿”婉指盲人用以探路的拐杖。

（四）反语化合

亦即反语构成的词。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的《倒反》一节中指出：“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辞。”^①有异质损量型、异质超量型与异质等量型三种情况。词义与词素义恰好相反相对，通过量的增损实现的。如表示否定的词素义表示肯定的词义，表肯定的词素义表示否定的词义。倒反构词方式在近代汉语作品中使用得十分频繁。有些词表面上看像是短语，应根据意义的特定性、概念的单纯性将它们看成是词。这在双音词里不多见。

（1）洛阳与军师却不遥远，不时常有音信来往。（《初刻拍案惊奇》第20卷）

（2）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于是略坐坐儿，便起身道……（《红楼梦》第91回）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3) 说话处少精神，睡卧处无颠倒，茶饭上不知滋味。（《倩女离魂》第3折）

(4) 当年他们和你三人一样，好容易修炼一两千年。（《绿野仙踪》第99回）

(5) 只因遇着可憎才，引得我熬煎深似海，害得我须臾咫尺难移捱。（《东墙记》第3折）

(6) 肯分的与可憎娘在这搭儿相遇，不由人紧没声做意儿踌躇。（《娇红记》卷上）

例（1）中“不时常”是时常、常常的意思；例（2）中“不尴尬”是尴尬的意思；例（3）中“不颠倒”是颠倒的意思。以上三例，“不”实际上并无实义，词是异质损量型的。例（4）中“好容易”是指很不容易的意思，是异质增量型的；例（5）、例（6）中“可憎才”、“可憎娘”都是指男女对自己心上人的称呼，也是异质等量型的。袁宾先生在探索“好不”的来源时说：“和肯定式‘好不’相似的是，这类语词中‘不’的意义也比较虚，没有否定作用，不能看成否定词；寻求这些语词的来源，大抵也与反语的说法有关。”^①

（五）俗称化合

词汇作为语言的三个构成因素之一，比语音、语法更易受时代变迁、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思维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融合、渗透在词义、词形和词的运用等词汇系统特有的规律中，对词的理解和运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苏宝荣先生说：“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化词语，应通过语词的文化释义建立复合词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② 近代汉语中的这类词多是专有名词，字面意义与形成的特定概念并无必然联系，大多数是字面意义的无理据词，

① 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

②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也是汉语里特殊的民俗文化词，是异质变量型的。例如：

(1) 四角上有夜明珠，攒顶间一颗祖母绿。(《红楼梦》第52回)

(2) 罗酒店，在山东、河北有之，今借名以卖浑头，遂不贵重也。(《都城记胜·酒肆》)

(3) 试开云梦羔儿酒，快写钱塘药玉船。(《二月三日点灯会客》)

(4) 四只鞋：一只开口僧，一只山东皂，一只踢死牛，一只搬尖□。(《济公全传》第110回)

(5) 县官有马扎子，老残与人瑞仍坐在长凳子上。(《老残游记》第15回)

(6) 平盘两轮，谓之浪子车，唯用人拽。(《东京梦华录》第3卷《船载杂卖》)

例(1)中“祖母绿”指一种珍贵的绿宝石；例(2)中“罗酒店”指卖浑酒的店；例(3)中“羔儿酒”也称羊羔酒，是用糯米酿制的酒；例(4)中“踢死牛”指一种尖端硬厚的鞋子；例(5)中“马扎子”指一种能折叠的便于携带的矮凳；例(6)中“浪子车”指一种人力运输的车。这些词从字面意义来讲是无理据词，须依赖文化环境去解释。

三、融合构成

词的构成成分的一部分，用引申义、比喻义、借代义或夸张义，另一部分，用基本意义，两者相互融合，构成新词。词内成分的搭配突破了汉语里词与词搭配时要遵守的语法规范与语义规则，词义并非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字面意义相互融合的结果。程娟先生说：“词义是语素义的融合义。这类关系一般是建立在词的两个语素一表基本义，一表引申义的基础之上。”^① 须得指出，此

^① 程娟：《金瓶梅 复音形容词结构特征初探》，《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类词中，词素在入词以前，在孤立语境里不一定具有入词后的意义。有一部分词素意义是语素入词后受其他词素影响及自己位置的限制而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是词素在词中的语境意义，或称个性意义、具体意义。这些意义后来逐渐转化成词的固定的、常用的意义。王艾录、孟宪良先生说：“语素入词所产生的这一比喻意义，起初只是一种临时的意义偏移，但是后来有的会升格为新的义项而被字书采纳。”^① 词义能部分地从词素义中看出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比喻义 + 本义

即构词成分一部分用本义，一部分用比喻义，融合构成新意义的词。又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明喻构词，指构词两部分在修辞意义上是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在意义层面是描写与被描写的关系。两者相似之处有：外形相似、质料相似、整体相似、部分相似、客观相似、想象相似等。在语法结构上一般是偏正式，又具有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姚汉铭等先生从造词法角度认为是比喻造词。另一种情况是构词词素两部分之间本不存在本体与喻体关系，一部分的意义是入词后受对方词素义而产生的比喻意义，后来逐渐转化成其稳定的常用的意义。刘叔新先生称之为半喻。“半喻式只有一个意思成分比喻对象的特点，另一意思则是直指，因而能较为明显地透出词义。”^② 凌云先生称之为“类比造词”，说：“如同汉人的造字一样，类比式指称在类比参照上‘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形成了以‘自然界’、‘人’、‘人和物’三个部分构成的庞大的开放的参照系。”^③ 汉语中这种以一个实物性语素修饰另一个

① 王艾录、孟宪良：《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6页。

③ 凌云：《汉语类比造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

目的性语素构成的形容、描写性词语正是汉语文化的形象思维方式在词汇系统的折射，它们可视、可感的特点不仅成为有别于其他语言词汇的特色，也使词义的理解变得有序可循。另一种情况是入词后一部分用本义，另一部分临时产生了比喻意义。但这类词经过频繁的使用，意义趋于稳定，逐渐凝固成词。

(1) 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便飞下鹅卵石来，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水浒传》第57回）

(2) 你父亲暗寄那雪花银，展转那数十春，今日却将原物出，世间难得俺这志诚人。（《东堂老》第2折）

(3) （猴王）被七圣一拥按住，将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西游记》第7回）

(4) 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回）

(5) 青龙刀，偃月刀，雁翎刀，生满天杀气。（《水浒传》第76回）

(6) 好兄弟！你是县君心腹人儿，我怎敢把你等闲厮觑！（《二刻拍案惊奇》第14卷）

(7) 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上，说道：“真是只愁弗养，弗愁弗长。”（《何典》第3回）

(8) 四个人到监中都相互抱怨，个个都怀鬼胎。（《金瓶梅词话》第34回）

(9) 叫一个小炉匠生发开他，十分开不得，把门鼻子起了，有什么难呢？（《歧路灯》第96回）

例（1）中“鹅卵石”字面意义为像鹅卵那样形状的石头，特指一种光滑、椭圆形的小石块；例（2）中“雪花银”字面意义指像雪花一样洁白明亮的银子，特指成色好的银子；例（3）中“琵琶骨”特指肩胛骨；例（4）中“马蹄袖”指清代官服的袖口，平时翻在上面，行礼时放下似马蹄；例（5）中“雁翎刀”指一种狭长的略弯的刀；例（6）中“心腹人”比喻亲信。以上六例中构词

的两部分是本体与喻体的关系，非核心词素是喻体，核心词素是本体。例（7）中“膝馒头”指膝盖；例（8）中“怀鬼胎”比喻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诡计，“鬼胎”比喻不可告人的诡计；例（9）中“门鼻子”指跟钉铰配合用为锁门的小器件。

以上各词中词素意义的比喻意义一般是入词后形成的。如“鹅卵石”中的“鹅卵”、“雪花银”中的“雪花”、“琵琶骨”中的“琵琶”、“马蹄袖”中的“马蹄”、“雁翎刀”中的“雁翎”、“门鼻子”中的“鼻子”在字典里并无做形容、修饰的义项，但由于入词后处于修饰语的位置，其形体特征所固有的具体意义就凸现出来，用来描述与核心词素相似的形状、质地或特征。这些意义后来逐渐转化成为词的稳定的、常用的意义。王艾录等先生说：“人们知道，语素义同词义一样，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把个别的、复杂的事物或现象变成一般的、简单的东西。但是语素一旦进入‘组合’这一动态语境，就常常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或现象建立联系，因而在概括过程中已经被舍弃的一些特征有可能重新出现，扮演个性化角色。”^①

还须指出，以上比喻性的偏正式的名词，显然不同于表泛称的比喻短语，而是意义融合后，由修辞意义上的泛称转化为词法里的特称。如“像鹅卵一样的石头”是比况短语，“鹅卵”与“石头”形体相似、质感相似；“鹅卵石”是词，“鹅卵”的作用不仅仅是描写形容“石”，还要对“石”加以区分，使之与别的石头分别开来，特指光滑的、椭圆形的石头，因此由比喻义而生区别限制意义。虽然这也是“名+名”的名词，但定语的作用并非单纯的修饰形容，或单纯的说明限定，而是由表层的修饰形容向深层的说明限定过渡。这正是融合型的“名+名”式与组合型“名+名”式的最大不同之处。

① 王艾录、孟宪良：《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二) 夸张义 + 本义

非核心词素以夸张来突出强调核心词素的某一方面的特点。有的兼用夸张与比喻。非核心词素都是入词而生的夸张意义，这种意义逐渐转换成词的常用意义。例如：

(1) 老二道：“爷，他想得大哩，不要这样芝麻官。”（《醉醒石》第12回）

(2) 兄弟每真将少失了机，被他们赶散东西，无端曹贼，你平白地用下了瞒天计。（《古城记》第10出）

(3) 此行为着蝇头利，欲去怎违旨；却把读书心，掷在青霄里。（《白蛇记》第5折）

(4) 他说道十年来则这知心友，一霎里完成着刎颈交，且将来多下村醪？（凌初《葬择配》第2折）

(5) 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来撞天屈，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水浒传》第71回）

例（1）“芝麻官”是缩小夸张，喻指官位极低的小官，“芝麻”极言其微不足道。例（2）“瞒天计”指极其神秘的计划，“瞒天”是扩大夸张，极言其机密。例（3）“蝇头利”比喻辛苦经营所得的微小利益，“蝇头”极言利益之小，是缩小夸张。例（4）“刎颈交”指生死之交。“刎颈”极言其交情深厚。例（5）“撞天屈”指天大的冤枉，“撞天”极言冤屈之深。

(三) 借代义 + 本义

构词的一部分是借代意义，另一部分用的是本义

(1) 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帮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儒林外史》第19回）

(2) 这邹状元倒还没有那种纱帽气，心上待人也直。（《比目鱼》第11出）

(3) 我劝哥哥饶了你性命，有什么草鞋钱与我些。（《铁拐李》

第1折)

(4) 再不去卖笑追欢风月馆，再不去迎新送旧翠红乡。(《灰阑记》第1折)

例(1)中“水火棍”指一种半截漆红色、半截漆黑色的木棍。五行中红属火，黑属水，故称“水火棍”。例(2)中“纱帽气”比喻官气十足，“纱帽”借代当官的人。例(3)“草鞋钱”指公差向公事人索取钱财的借口，“草鞋”借指所付出的劳力。例(4)中“风月馆”指妓馆。“风月”借指男女情爱之事。

(四) 引申义 + 本义

词义一部分用引申义，一部分用本义构成。关于引申义，周光庆先生说：“甲类现象和乙类现象具有某种内在的可以推导的逻辑关系，这就引起人们的相应联想。人们就从此推彼，把指称甲类现象的词用来兼指乙类现象。”^①何九盈、蒋绍愚两位先生说：“如果由比喻和借代而产生的意义用得普遍，约定俗成而形成了固定的词义，那就看作是词义的引申了。”^②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幸过你这贵庵，要借住一宵，明日我回去备些小意思来谢你。(《四声猿·玉禅师》)

(2) 康已生住在他家，晓得他是中堂们的红人儿，竭力拉拢。(《九尾龟》第80回)

(3) 你须要晓得，他们这些做大位的人，那醋劲儿比人家的姨太太还要厉害些。(《机萃编》第7回)

(4) 这只邢皋门去了不足一月，干出了许多花把戏了，还有许多不大好的光景。(《醒世姻缘传》第16回)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②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2页。

(5) 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为你用的。你有着得有花字。(《二刻拍案惊奇》第10卷)

例(1)中“小意思”字面意义是指小小的心意，而这种小小的心意多通过送点薄礼来表达，进而以行为的结果来代称行为所凭借的工具。“意思”用的是因借代而产生的引申义。例(2)中“红人儿”比喻为上级信任宠爱的人，“红”用的是引申义，指人发迹或受上级宠信。例(3)中“醋劲儿”指强烈的吃醋的劲儿。“醋”这里用的也是引申义，指因妒忌而感到心酸。例(4)“花把戏”指花样，“花”用的是引申义，指可以迷惑人的，不真实的。例(5)“晚老子”指继父。“晚”引申为“后来的”意思。

四、附合构成

此类都是附加式。“合成词的两个词素中，若一个只含有概念意义，而另一个却兼有概念意义和语法的意义，传统上就称之为派生词。”^①由于附加式虚词的词缀有不少可有可无，这里不再详述。我们要讨论的是附加式实词。词根是词的结构组织中心，表示主要的词汇意义。词缀在词的结构组织中起外围作用，表示构词意义、纯形式意义或关系意义（即纯语法意义）等。

词的词汇意义一般包括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两类，附加意义又可分为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等。词根义是词的理性意义，有的有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有的只有理性意义，但都是整个词的灵魂和核心。词缀情况要复杂得多。词缀既有自身成词的准词缀，也有自身不成词的纯词缀；有标示词性的，也有不标示词性的；既有意义虚灵的，也有意义实在的。有的还有微弱的词汇意义；有的只有语法意义，无词汇意义。所谓附合构成词，是指词根意义为整个词的核心，词缀附合其上而构成的具有更丰富、更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6页。

完整的意义的词。三音词的词缀意义附加情况与双音词不一样。有等质等量型的，也有等质损量型的。

（一）附加语法意义、词汇意义与色彩意义

指词根由于附加词缀而变成另一类词。同时兼具一定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一般来讲，词根由动宾式、偏正式或谓词性成分组成。后缀“儿”、“子”、“头”既有语法意义，能改变词根的词性，又有感情色彩。准后缀“手”、“家”等既有语法意义又有词汇意义。马庆株先生说：“意义较实在的可以称为准后缀，是在概括的引申意义上使用的定位构词语素，它们与词根的意义关系具有模糊性。”^① 例如：

（1）这是他家系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儿。（《红楼梦》第69回）

（2）我要问爹，有貂鼠买个与我，要做了围脖儿戴。（《金瓶梅词话》第77回）

（3）我问他们东跨所有谁？他们说来了个二尾子，男不男女不女的。（《龙图耳录》第54回）

（4）香公是个老实头，不知利害，一直奔到非空庵前，东张西望。（《醒世恒言》第15卷）

（5）众夫人看过目录，复看开场一出《家门大意》，先称赞道：“真大作手，突过东嘉矣。”（《野叟曝言》第144回）

（6）孩儿，非是你丈夫不才，只为他是后生家，好闲耍。（《古玉环记》第16出）

（7）施十娘是偷香窃玉的老作家，推开窗，四围一看。（《西湖佳话·断桥情迹》）

例（1）中“念心儿”是指纪念物，“儿”表亲切、喜爱的感

^①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情色彩；例（2）中“围脖儿”指围巾，“儿”表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例（3）中“二尾子”指两性人，“子”有贬义色彩；例（4）“老实头”指老实人，“头”略含贬义；例（5）中“大作手”指文章高手，后缀“手”此处有赞美之义；例（6）“后生家”是指年轻人，“家”有亲切、喜爱之义；例（7）中“老作家”指老手，“手”此处略含贬义。这些名词词根的定语是谓词性的，分别加上后缀“子”、“儿”、“头”等后缀变成名词。可见，此种后缀既定性又定位，兼含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

（二）附加语法意义

词缀基本上无词汇意义，主要起标示词性的作用。朱德熙先生说：“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①周一民先生也说：“后缀属于虚语素，没有词汇意义，而只有附加意义、类别意义和构词作用。”^②

（1）一分火石火链片儿，一把子取灯儿，一块磨石刀。（《儿女英雄传》第28回）

（2）行不到三二十步，见一个酒望子，挑出在房檐上。（《水浒传》第4回）

（3）或者天可怜见，不绝我后，得个小厮儿也不见得。（《初刻拍案惊奇》第38卷）

（4）师答曰：“可怜生。”（《祖堂集》第8卷）

例（1）中“取灯儿”指引火具；例（2）中“酒望子”指悬挂于酒店外的标志。后缀“儿”使“取灯”、后缀“子”使“酒望”变成名词。例（3）“可怜见”与例（4）中“可怜生”都是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8页。

② 周一民：《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语文建设》，1998年第11期。

可怜的意思，后缀“见”和“生”标明“可怜”的形容词词性。

（三）附加语法意义与色彩意义

指词缀本无词汇意义，但能标示词性，一部分词缀入词后由于意义类化而具有色彩意义。词缀的语义功能表现在使得词能更准确地表达概念，能形成地方风格、时代风格、文体风格等，有的还能表明感情色彩。如意义随境而变的单音词缀“老”、“小”、“子”、“头”、“儿”等词缀，它们的色彩意义与词根意义密切相关，词根不同，它们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也不一样。一部分词缀能积极主动地改变、增添词根的附加意义，使整个词具有色彩意义。如“儿”有时带有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有时含贬义。“子”一般含有贬义。形容词生动后缀也能添附或改变词根的感情色彩。

（1）他别装糊涂，仗着老佛爷腰把子硬，叫他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2回）

（2）是俺失所算，谩摧挫，被这个积世的老虔婆瞒过我。（《董西厢》第3卷）

（3）他在那里也没地久停久住，与了我枕头，茶也没吃就来了，几曾见咱家小大姐来！（《金瓶梅词话》第84回）

（4）我想石婆婆家小大哥是贩南商的，常有江西好针在家里，我如今到石婆婆处，讨一两根咱。（《桃花女》楔子）

（5）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语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闹会辖治你的人听去。（《红楼梦》第22回）

（6）将白汤冲在盞内，白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得匀了。（《水浒传全传》第25回）

（7）我见他凑双鸦，把眼梢儿斜抹，美姿姿可喜煞。（《金线记》第1折）

（8）今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就搂着我亲嘴。（《西游记》第18回）

（9）敢被野猫偷了，黄猊子吃了，瑶鹰扑了去？（《水浒传全传》

第46回)

(10) 听他说得联联翩翩, 好象洋鬼子话一般。(《孽海花》第2回)

例(1)中“老佛爷”中的“老”表尊敬的意思; 例(2)中“老虔婆”中的“老”表鄙薄、厌恶的意思; 例(3)、例(4)中“小大姐”、“小大哥”中的“小”都表示亲切、喜爱的意思; 例(5)中“小性儿”的“儿”略含贬义, 但略略冲淡了“小性”这个词根的较强的贬义色彩; 例(6)、例(7)中的“银牌儿”、“眼梢儿”的后缀“儿”含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 例(8)、例(9)、例(10)中的“小家子”、“黄猴子”、“洋鬼子”中的后缀均含贬义, 整个词也含贬义。不难发现: 当后缀附着在表人物或动物的词根上时, 容易带有感情色彩; 当附着于客观事物时, 一般带中性的感情色彩。

关于附加式“Abb”、“Abc”式形态形容词, 其后缀的意义情况要复杂些。“A”为形容词, “bb”、“bc”为后缀, “A”的意义虽为整个词的灵魂, 但它的词缀不同于一般的没有词汇意义, 而只有附加意义、类别意义和构词作用的词缀。它具有微弱的词汇意义与较强色彩意义, 不仅能描摹、渲染、烘托“A”, 而且具有调和音节、淡化或强化语气、改变感情色彩等功能。Abc式的后缀多表贬义。Abb附加式里, 前面是一个有实在词汇意义的A, 后面是一个叠音成分的bb。这是一种生动的富有描绘意味的形容词。顾静如先生说: “XYY式形容词的叠音成分比较特殊, 它不同于一般的辅助成分。一般的辅助成分只有语法意义, 不能独立, 不能重叠……XYY式形容词的后加叠音成分, 除了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外, 一般都有或多或少的词汇意义, 并包含着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内。”^①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不能独立使用的非自由语素, 无具体的词汇意义, 不能够脱离A成分, 自由地使用。在构词时位

^① 顾静如:《略论XYY形容词》,《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置相当固定。另一类 bb 在语义上有比较明确的词汇意义，但在语法上是不自足的，即不能自由、独立地使用，只能帮助 A 构成 Abb 式形容词，我们认为它们属于半是自由语素，也是一个实语素。半自由的 bb 表面上构词能力很强，能与许多单音的 A 结合，但是它在对 A 的选择上表现出极强的限定性。这类 bb 在词汇意义上对 A 所起的补充，描写作用不很大，一般都是和一些带有贬义的形容词或中性词组合，使整个 Abb 带有一种明显的感情色彩，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少数带有褒义色彩。譬如：

(1) 在真人面前赤巴巴吊谎，难道我便信了你！（《金瓶梅词话》第 53 回）

(2) 宣教也生煞煞的浪开不得闲口，便宜得饱看一顿而已。（《二刻拍案惊奇》第 14 卷）

(3) 白森森的皓齿，小颗颗的朱唇。（《教孝子》第 1 折）

“Abb”中“bb”附于形容词性“A”尾，表示程度的加深，语义的强化，同时赋予“A”以不同附加意义。如例（1）中“巴巴”强化“赤”义，且赋予“赤”贬义。例（2）中“煞煞”深化“生”之理性意义，调和句子韵律，使语义圆润流畅，同时略含贬义。例（3）中“森”，《说文·林部》：“众多貌。”“森森”，繁密貌。如“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张协《杂诗》）“白森森”中“白”为词内的语义焦点，但“森森”仍以繁密之义渗入“白”义，暗喻牙齿如林木般整齐光洁，使“白”义更生动，更形象，具有赞美的感情色彩。

五、重合构成

三音词中，构成词义的两个词素意义因基本相同而重合，即 $A=B$ ， $AB+C=AC$ 或 $A+BC=AC$ 。从信息的角度来讲是等质增量型。重合式双音词一般是联合结构，数量不多。而重合式三音词有联合式、偏正式、附加式等，是非对称性重合。从修辞角度讲，

有人称之为同义复用。谢质彬先生认为：“所谓‘同义连用’，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同义’，即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相同；二是‘连用’，即重复使用或连续使用，也就是说，连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之间，只能是重复的关系，而不能容许有主谓、偏正、动宾等语法关系，也不可能出现‘偏义’现象。”^① 吕叔湘先生则说：“同义复用有时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是古人行文为协调语句节奏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段。”^② 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汉语三音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通常情况下，只用一个字就可以表达的语义，而在有些语句中却重复使用两个或三个同义词。从信息的角度来看，也称羡余重合。伍铁平先生说：“一切自然语言都具有羡余性的特征。羡余性反映了语言的本质特征。”^③ 李申先生说：“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复音化。复音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词语的同义并列复用。这种形式一出现，可以说羡余现象也就与之俱生了。”^④ 当反映口语为主的白话小说崛起后，特别是戏曲小说出现后，为描写人物、渲染气氛，需要语言词汇由简约向繁复铺张发展，更多地采用羡余的形式。

等质损量是指词义与词素义的总和是等质的，但由于词素内部有重合的义项而在词义里只复现一个义项，而造成等质损量。词的结构多体现为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附加式等。其中的一个词素就能体现词义；偏正式，一个词素选择另外意义相同词素中的一个就能组合成词。出现了意义的羡余，起强化意义或加重语气的作用。郭良夫先生也曾说，语言一方面要求适当的经济，一方面要求适当的羡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合构成的词，重合部分可分

① 谢质彬：《同义连用辨析》，《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② 吕叔湘：《语文杂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

③ 伍铁平：《读三本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

④ 李申：《近代汉语词语的羡余现象》，《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离出去，而基本上不影响原义的有效表达。

1. 名词

(1) 见他爹老子收了一盒杂合的肉菜，一瓯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里，就向他娘一丈青讨。（《金瓶梅词话》第41回）

(2) 我单单剩了四顷地，因小女没了娘母子，怕供应不到他，还陪了一顷地与小女。（《醒世姻缘传》第9回）

例(1)中“爹老子”由同义词“爹”和“老子”联合构成。爹是对别人或自己父亲的一般性的敬称，“老子”是俗称，两者联合，相互影响，共同表达父亲的理性概念与通俗的口语色彩，但也可拆词为“爹”和“老子”。例(2)中“娘”即“母”的意思，是同义复用。

2. 形容词

(1) 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簇崭新、风吹不动，火烧不着的一间好房子、好热车。（《品花宝鉴》第32回）

(2) 今宵待许我同欢悦，快疾忙报与你姐姐。（《董西厢》第4卷）

例(1)中“簇崭新”中“簇”是程度副词，是极、崭的意思，“簇新”、“崭新”都能成词；例(2)中“快疾忙”就是“疾忙”的意思，“快”就是“疾”义。

3. 动词

自古道涎夫烈女相厮称，一定要手奇擎。（《燕子笺》卷下第22卷）

上例中“相厮称”就是相称的意思，“相”就是“厮”的意思。

4. 副词

(1) 在京城时，重茵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水浒传全传》第1回）

(2) 五步之类霎时间颈血飞红雨，大家去史书中万代标名目。（《浣池会》第2折）

(3) 有多少女孩儿，骋珠帘尽骄奢，从头到眼看来，都尽总不如他。（《董西厢》第7卷）

例（1）“尚兀自”是尚且之义。江蓝生先生说：“‘兀自’为‘仍、尚’义，这有宋元时期的许多资料为证，可以说是确诂。”^①关于“自”，刘瑞明先生说：“究其实，这种‘自’应具体而准确地称为后缀，即词尾。”^②例（2）中“霎时间”就是“霎时”的意思。例（3）中“都”就是“尽”的意思。

5. 代词

(1) 那厮对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攢住了，俺这壁相措手不及，以此输了。（《水浒全传》第83回）

(2) 怎知叔叔来此，巧言花语，扯奴衣襟未白：“孙二须不是这般样人。”（《小孙屠》第9出）

(3) 咱彼各，休生间阔，便死也同其棺椁。（《蝶恋花·悟迷》套）

例（1）“这边厢”中“边”即“厢”义，“这边”、“这厢”都能成词；例（2）中“这般样”中“般”与“样”意义相同，“这样”、“这般”都能成立；例（3）中“咱彼各”是彼此之间的意思，就是“彼各”。

6. 连词

不消几日，把身上棉被也输了，袜儿也换嘴来吃了，依旧原在街上讨吃。（《水浒全传》第53回）

上例中“依旧原”就是“依旧”的意思，“旧”与“原”同义。以上词中，羡余成分主要有强化语义的表达效果，去掉后一般不影响意义的表达。

① 江蓝生：《说“兀自”》，《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5页。

② 刘瑞明：《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六、并合构成

三音词里，一个词素的意义吞并另一个词素的意义，再与另外的词素组合成词，或说三音词词义由其中两个词素组合而成，另一个没有表现，只是起着某种陪衬作用，即 A 不等于 B。这可能存在四种情况： $A + BC = AB$ ， $A + BC = AC$ 、 $AB + C = AC$ 、 $AB + C = AB$ 。从信息的角度讲是变质损量型。王力先生说：“并合语是由于吞并而成的。本来是两个词共成一个伪语，后来因为其中一个词的意义占了优势，另一个词的意义渐被侵蚀。”^①蒋冀骋等先生也说：“构成词素的意义不同（相反或相对），组合后，一方吞并了另一方。词义由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决定，另一词素的意义完全消失。”^②双音词里称之为偏义复词，形式上表现为联合结构。并合构成的三音词有联合结构、偏正结构等。王树斋先生说：“都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偏义复词，词义只反映一个词素的意义，另一个词素形式上保留，意义失落。”^③但苏宝荣先生说：“其中起陪衬作用的语素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另一个表义语素起显示和限制的作用，使其意义具有单一性和鲜明性。另一个词素的意义虽然失落，但其存在的价值除保持形式上平衡对称之外，还可从另一角度补充说明语义。”^④张苏榕先生说：“这种构词形式除了来源于汉民族追求平衡、对称的民族心理，还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注重联系、讲究

① 王力：《王力文集》（第2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②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③ 王树斋：《汉语复合词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

④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辩证统一，善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的思维特征。”^① 例如：

1. 形容词

(1) 出来的偌大小年纪：这个道七十，那个道八十，婆婆道九十。（《外编蓝采和》第4折）

(2) 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太小疔疮！（《西厢记》第5本第4折）

(3) 莫不为步迟迟更深等得无聊赖，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早些儿觉来也波哥。（《留鞋记》第2折）

(4) 今吾人学问是小大小事，却全悠悠，却存却亡。（《朱子语录》第203卷）

例（1）中“偌大小”这里是偌大的意思，“大”吞并了“小”的意义。例（2）中“老大小”是老大的意思。王季思注：“大小义视语气而定，如绍康节云：‘程道明兄弟大小聪明。’是称其大；此处‘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便嫌其小矣。”例（3）中“无聊赖”就是无聊的意思，“聊”吞并了“赖”的意思。例（4）中“小大小”是大，重大的意思，“大”吞并了小的意思。

2. 副词

(1) 贾政道：“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师傅给你定了工课没有？”……黛玉道：“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红楼梦》第82回）

(2) 这早晚不见周小哥来。（《关汉卿戏曲集》）

(3) “中”只是个恰好道理。为是不得是，亘古今不可变异底，故更着个“庸”字。（《朱子语类》第33卷）

(4) 宋四公多样时苏醒过来，思量道：“那承局是谁？”（《古今小说》第36卷）

例（1）中“这早晚”是这早的意思；例（2）中的“这早

^① 张苏榕：《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词汇》，《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晚”是这晚的意思。可见“这早晚”是偏义复词，其具体意义视语境而定。它有时是这么早，有时是这么晚的意思。例（3）中“亘古今”是“亘古”的意思，“古”吞并了“今”的意义；例（4）中“多样时”是多时的意思。

3. 连词

（1）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这个人来，教他修整。
（《警世通言》第8卷）

（2）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以上去。
（《水浒传》第34回）

例（1）中“只消得”是“只消”的意思，“得”的意义已脱落了；例（2）中“只除非”是只除或除非的意思。

下面，我们将从前文提及的词典和专书中收集到的3 220个三音词和其语义构成情况列表比较分析如下（表中不含61个象声词）：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副词	连词	总计
语义构成	组合构成	1 125	273	152	34		10	1 594
	化合构成	377	105	92				574
	融合构成	238	38	52	35			363
	附合构成	319	33	78	27	52	7	516
	重合构成	24	3	11		21		59
	并合构成	12		24		17		53
总计		2 095	452	409	96	90	17	3 159

七、本章小结

3 220个三音词中能进行语法—语义分析的有3 159个。我们

又从前面提到的资料中提取 3159 个双音词，统计出无法同时进行语法—语义分析的词竟有 340 余个，约占被抽取的双音词总量的 10%。

三音词的语义构成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语义构成在各词类中的分布来看，组合构成最能产，构词数量最多，主要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化合构成次之，主要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融合构成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附合构成可以构成所有词类；重合构成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连词；并合构成主要有名词、形容词、副词、连词。

从语义构成的能产性来看，依次为组合构成、附合构成、化合构成、融合构成，数量较少的是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后两种构成方式构成的词甚至可以通过缩略、删减还原为双音词。这表明三音词中，组合构成是最能产的格式，主要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主要构成虚词。

第二，从各类词的意义构成情况看，名词构成方式主要有组合构成、化合构成、融合构成与附合构成；动词主要有组合构成、化合构成、融合构成与附合构成，有少量的重合构成；形容词主要由附合构成、组合构成、化合构成与融合构成，有少量的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代词主要有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副词有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连词主要有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实词与虚词意义构成是不一样的。组合构成、化合构成、附合构成是实词的主要构成方式。重合构成、并合构成、附合构成是虚词的主要构成方式。

第三，三音词的语义构成与双音词是有区别的。汉语双音词大部分是组合构成、化合构成、附合构成，融合构成、并合构成、重合构成的不多。一般来讲，它们的意义具有整合性，结构具有凝固性，语流具有不可切分性，与句法环境呈一定程度的疏离状态。徐通锵先生说：“词是从句中分离出来的，还是合字成辞再造句？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清楚说明，辞（字组）是以字为基础构成的，

并根据核心字的位置分出向心和离心两种辞，也就是先有字和辞，而后才有句，即《文心雕龙》里所说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①这是就双音词而言。三音词多由短语凝固而成。它与句法密切相关。

汉语由双音词发展到三音词的语义构词思路的变化，反映出汉民族思维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徐通锵先生说：“现在的所谓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的复合词……都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词组凝固为单词，即把词降格为语素的结果。”^②苏宝荣先生说：“偏正、动宾、述补、主谓式复合词，其构词语素间的语义关系相对单一，一般均为相关义（包括远义）；其语法结构与汉语的句法结构有其对应关系，一般是由词组和句子紧缩和凝结而成。”^③

王艾录、司富珍先生曾说：“从单音词发展到双音词，意味着语词从非线性的单纯符号转向了线性的合成符号，从初级阶段跨越到了高级阶段，从而使语言符号在迈向理据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一场质的飞跃。”^④三音词的大量出现则将这质的飞跃巩固加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事物、新概念的不断涌现，汉民族构词的思维方式开始向重分析、重理据、重实证方向转化。反映在三音词的构词实践中，就是组合性的有理词构词法开始胜于意合性的“无理”构词法，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占绝对优势的语义—语法构词法。

①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④ 王艾录、司富珍：《汉语的语词理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页。

王彦坤先生编的《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增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 年）收集到的 5 000 多个三音词基本上都是有理词，结构清楚，层次分明，语义明白。

第五章 三音词的语法特征

三音词的语法特征，是指其在语言结构中的活动能力，具体表现为词的结合功能与句法功能。结合功能，是不同词性的三音词在语言线性序列上，能与什么词或短语结合，不能与什么词或短语组合。陆宗达、俞敏先生说：“语言中词和词的结合，不是无条件的。某些词与一定词之间有结合的能力，同时又排斥与另一些词结合”，“像这样一个词能与其他词结合的能力叫作功能。”^① 句法功能，又称造句功能，是指三音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又不能充当什么句法成分。陈光磊先生说：“从本质上看，功能是词的内在的语法属性，而形态是词的外在语法形式，是用以显示功能的。”^② 下面，我们逐次讨论各类词的语法特征。

一、三音名词的语法特征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类。古今汉语的名词通常分为五类：专有名词、普通名词、抽象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三音名词就包括这五类。还可将名词分成：指人名词、指物名词、动物名词、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名词、抽象名词。在我们收集到的 1933 个三音名词中，专有名词有 257 个，普通名词有 1580 个，

① 陆宗达、俞敏：《现代汉语语法》（上册），群众书店，1954 年，第 34 页。

② 陈光磊：《汉语语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 年，第 79 页。

抽象名词有 42 个，时间名词有 25 个，方位名词有 29 个。

（一）三音名词的结合功能

三音名词具有如下特点：

1. 大多数三音名词前面可以加指示代词，一般可受数量词修饰，但能与其搭配的量词的种类远没有能与单音名词或双音名词搭配的量词丰富。

2. 一部分单音名词和双音名词可与副词结合，而三音名词一般不受副词修饰。如有“非礼”、“不轨”、“非法”、“不才”等，但是绝无“不皇太子”、“非小娘子”等表达方式。

3. 三音名词词义明确，词性稳定，一般没有意动用法或使动用法，很少有词的活用或兼类现象。

4. 较之单音词和双音词，三音名词形态变化较少，不能重叠，也不能附加词缀。

这表明：与双音名词相比，三音名词内容更具体，词性更稳定，形态变化更少。

（二）三音名词的句法功能

杨合鸣先生说：“名词的语法特征是可作主语、定语、宾语、谓语。”^① 孙德金先生说：“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主语、宾语、定语，这一点语法学界有共识。”^② 三音名词可以作句子的主语、宾语，不能作句子主语或宾语的就不是名词。作谓语方面，主要是时间名词作谓语，其他类名词作谓语的情况较少。作状语方面，三音名词除时间名词与处所名词外，其他名词很少作状语。三音名词

^① 杨合鸣：《古今语法差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 页。

^② 孙德金：《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可以作定语，极少量的可作补语。

1. 作主语

主语是主谓结构的一个构造成分。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名词作主语，在感叹句中可以主谓倒置。

①施事主语

这类句子的主语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谓语中心语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它的主要作用是叙述施事者发出的动作。有及物动词，也有不及物动词。物又可分为动物和非动物，三音名词里主要是人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充当施事主语。虽然动词所代表的某些动作不是出于其自觉意识，却是出于其自身。有时则是拟人写法。但总体来讲，近代汉语里，三音名词作主语时，指人名词居多例如：

(1) 小末尼做入报科云：“父亲，有众街坊来与父亲庆贺生辰呢。”（《东堂老》第4折）

(2) 遂差快骑往探黄巾。数日，探事人回言贼兵大势。（《三国志平话》卷上）

(3) 宪圣拥立，嘉王闻命，惊惶愈走，大妈妈连称：“臣做不得，做不得！”（《四新闻见录》）

(4) 疙瘩脸横生怪肉，玲珑眼突出双睛。（《水浒传》第15回）

(5) 再见红娘，五脏神都欢喜，请来后何曾推避。（《董西厢》第3卷）

(6) 只你这批头棍，曾打死那贫民。（《神奴儿》第4折）

(7) 惠民局及土席修制腊药，俱无虫蛀之患。（《梦梁录》第6卷《十二月》）

(8) 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梦梁录》第6卷《十二月》）

例（1）至例（3）中“小末尼”、“探事人”、“大妈妈”都是指人名词，句中动作都是由主语直接发出；例（4）、例（5）中“疙瘩脸”、“五脏神”是指代人，句中动作实际上由人发出；例（6）、例（7）、例（8）“批头棍”、“惠民局”、“纸马铺”是物质

名词，句中动作并非其自身发出，但它们仍然是形式上的主语。

②受事主语

主语在语义关系上是动作的受事者，谓语的主要成分也是表示动作的动词，一般是及物动词。“受事主语是话题主语的一种，它位于句首，有自身强调作用，谓语是对它的描述、评论或判断，与动宾结构中宾语的作用大不相同。”^① 均可在意义基本等值的变换了结构的句中作受事主语。近代汉语非戏曲文学作品中，三音名词做受事主语的远不如施事主语那样多。在《元曲选》里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能是戏曲唱词里特有的句式。

(1) 烂羊头咽了半边，脑儿酒喝上八碗。(《锁白猿》第2折)

(2) 安乐窝修真好逼乖，翠林恋金碧楼台。(《金安寿》第4折)

(3) 三山骨休使鞭来打，瓦砖上休叫稳着蹄。(《耍孩儿·借马套数》)

(4) 瓦砾坡铲荡的平，风火墙垒砌的疾。(《哨遍·新建构栏教坊求赞》)

(5) 昨日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倒是对碗来你喝罢。(《红楼梦》第75回)

以上各例中，主语实际上是句中动词处置的对象。例(1)中应是“喝上脑儿酒八碗”；例(2)中应是“修安乐窝”；例(3)中应是“休使鞭打三山骨”；例(4)中应是“垒砌风火墙”；例(5)中应是“对碗茶面子你喝”。

近代汉语里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是：

第一，谓语复杂化了。“这种句式要求谓语复杂化，而对光杆及物动词有排斥性，这种特点由古代汉语一直延续到现在。”^② 谓

①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65页。

②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64页。

语动词前可带否定或肯定修饰语，后可带宾语。第二，就句式而言，可在理性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实行结构变换，原句中的受事主语成了变换句中的受事宾语。第三，就表达效果而言，“受事主语的出现，既起到语义上的强调作用，又起到句子结构的平衡作用。”^①

③存在主语

这类句子的主语与谓语之间在语义上不是施受关系，谓语只表示主语的存在或有无。雷涛先生说：“我们认为，存在句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人或物的句子类型，常出现在环境介绍、背景描写之中。它纯客观地点明人或物的存在，说明人或物‘存在’这一事实，而不是着重在说明这些人或物的动作行为，与叙述动作行为的一般动词谓语句不同。”^②作谓语的动词有“在”、“存”、“有”、“无”等。三音词中，指人名词很少，基本是普通名词、处所名词，可实行意义基本相当的结构变换，原来的存在主语成了变换结构后句子中的存在宾语。

(1) 此门面房空着，专一与远来看棋的人闲坐，趁几文茶钱的。(《二刻拍案惊奇》第2卷)

(2) 子文又到馆中，静坐了一月有余，宗师起马牌已到。(《初刻拍案惊奇》第10卷)

(3) 别试院在大理寺之西，专以待贡士之避亲嫌者。(《梦梁录》第15卷《贡院》)

(4) 大哥哥双股冷飕飕，二哥哥三停刀可便在手。(《襄阳会》第3折)

(5) 又二月八及寒食清明……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梦梁录》第12卷《湖船》)

例(1)可变换为“空着门面房”；例(2)可变换为“到了

①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765页。

② 雷涛：《存在句研究纵横谈》，《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

起马牌”；例（3）可变换为“大理寺西有别试院”；例（4）可变换为“手上有三停刀”；例（5）可变换为“无空闲的小脚船”，存在主语成了存在宾语。

④主题主语

这类主语既不表施事，也不表受事，也不是谓语表示存在的对象，而是谓语描绘、陈述、说明、评论的对象。有指人的，也有指物的三音名词

（1）承平时，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方务德家有其法。（《老学庵笔记》第2卷）

（2）一点小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红楼梦》第58回）

（3）罗酒店，在山东、河北有之，今借名以卖浑头，遂不贵重也。（《都城记胜·酒肆》）

（4）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上暗藏卧床也。（《都城记胜·酒肆》）

例（1）是对“冰堂酒”进行品评；例（2）是对“小崽子”的性情进行描述与评价；例（3）是对“罗酒店”的方位及相关情况进行说明与评价；例（4）是对“庵酒店”经营的具体情况、特点进行说明。

总之，与单音名词和双音名词一样，三音名词在句子中可作施事主语、受事主语、存在主语和主题主语。

2. 作宾语

①作动语的宾语

A. 受事宾语。此类宾语是不借助其他成分，直接位于动词后面，作动词的宾语。动语前是施事主语，受事宾语位于及物动词后，与动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动词后接的宾语有单宾语也有双宾语。这是所有名词最普遍的句法功能

（1）那些放帐的人，少不得一起逼讨，念起紧箍咒来，不怕他不寻头路。（《十二楼·三与楼》）

(2) 和尚，你来的太早，还没坐席。你要杂烩菜回头来。(《济公全传》第12回)

(3) 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水浒传》第3回)

(4) 那日新郎到门，那里把门关了，潘三拿出三百钱来做开门钱，然后开了门。(《儒林外史》第19回)

(5) 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倒满了水，在水上燎的滚热，送与众位吃。(《儒林外史》第2回)

(6) 下着燕尾青的裙子，头上倒梳云髻，挽了个坠马妆。(《老残游记》第10回)

(7) 太上泛赐皇太子垒金欠宝盘盞，紫罗紫纱，南北内互赐承应人目子钱。(《武林旧事》第7卷)

例(1)至例(6)动词后接的都是一个宾语，表示动作支配的对象，情况简单，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双宾语。例(7)动词后接的是双宾语。这两个宾语各自跟动词发生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关系。离动词近的可叫近宾语，离动词远的可叫远宾语。按照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关系，可分为给予类、教示类、夺取类、致使类。三音词成为双宾语中的一个宾语，主要出现在表示给予类与称谓类的句子里。有指人名词和指物名词。当指人名词和指物名词在一起时，指人名词一般是近宾语，指物名词一般是远宾语；当指人名词和代词在一起时，指人名词是远宾语，代词是近宾语。

B. 处所宾语。宾语直接跟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发生的起点、终点等关于地理位置方面的情况

(1) 做了三日功课。至第五日，扛去本寺后化人场。(《清平三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2) 严世蕃即时处斩，抄没家财，严嵩发养济院终老。(《古今小说》第40卷)

C. 存在宾语。此类宾语既非由介词引进，也非动词支配的对

象，动词表示宾语的存在、有无、多、少等。句子可以无主语，主语也可以是形式上的主语。宾语一般由表人或表物的三音名词充当

(1) 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武林旧事》第6卷《骄民》)

(2) 其次有平头车，亦如太平车而小。(《东京梦华录》第3卷《船载杂卖》)

(3) 吾随身篋中有金宝千金，又有二三千张茶券子，可以为稍。(《二刻拍案惊奇》第8卷)

(4) 这个胡同里有一家寿器店，今天一大早起，陈乡绅的老太太死了。(《黄绣球》第20回)

(5) 盖因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检司，特还有些外来钱。(《二刻拍案惊奇》第26卷)

(6) 又有个盒子会，邀集多人，治备极精巧的时样饮撰，都要一家赛过一家。(《儒林外史》第53回)

D. 判断宾语。指用在判断句中的宾语。杨伯峻等先生称之为等同宾语。判断词和三音名词联合起来表示对主语的判断

(1) 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顾，缘何做出这等没天理的事来？(《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2) 那秀才……一个个害的是传槽病症，嘱咐你女娘们休惹这样酸丁。(《竹坞听琴》)

(3) 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水浒传全传》第24回)

(4) 我家须不是卑田院，怎么将这叫化的都收拾我家来了？(《曲江池》第3折)

E. 同位宾语。作称谓类兼语句中的宾语。刘诚等先生说：“命名式兼语句有时也可省去兼语或省去第二个动词。”^① 同位宾语用在省略了第二个动词的兼语句中。第一个动词后接两个宾语，但有别于双宾语。双宾语的中两个宾语是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而同

① 刘诚、王大年：《语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

位宾语中的两个宾语指向同一对象。前一宾语作兼语，一般是代词“之”，后一宾语是三音名词，表明“之”所指代的具体内容

(1) 游手又有卖买货物，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筒铅为金银，土木为羔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武林旧事》第6卷)

(2) 我十五岁跟着我娘到过上海一趟，人家都叫我清信人，我肚里好笑。(《官场现形记》第14回)

(3) 有一等直卖店，不卖食次下酒，谓之角球店。(《梦梁录》第16卷)

(4) 绍兴初，杨成中在健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官北还之意。(《贵耳集》下)

F. 类似宾语。宾语表示与主语类似的对象。动词多为“好像”、“如同”、“似”等比况类的动词

(1) 元礼魂飞魄丧，好像失心风一般，望前乱跌，也不敢回头再看。(《醒世恒言》第22卷)

(2) 也不必似禅和子样去坐禅方为静坐。(《朱子语类》第12卷)

(3) 可怎生把亲兄弟如同陌路人，哥哥你有金有银，闪得我无投徕无奔。(《杀狗劝夫》第1折)

(4) 就如那盐鹼户一般，见了麒麟，说我是飞鸟。(《醒世姻缘传》第8回)

②作介词的宾语

这实际上是名词在短语中的语法特征。介词都有宾语。介宾短语由一个介词及其宾语构成。“从语义上看，介词的功能在于引出与动作（或状态）相关的时间、处所、人物、工具、方式、条件等，使句义的表达更为具体、准确、生动。”^①刘诚、王大年先生说：“古汉语中的介词词组，在句子中主要是充当状语和补语。用

^① 孙德金：《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类情况同现代汉语里的一样

(1) 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

(2) 太太道：“……要论才具资格，省里人多着哩，难道没一个及得上你么？”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心上大不高兴。（《糊涂世界》第2回）

(3) 叫一个小炉匠生发开他，十分开不得，把门鼻子起了，有什么难呢？（《歧路灯》第96回）

(4) 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里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水浒传》第56回）

(5) 我将这吹火筒却离了香积，我泄天机故临凡尘。（《东窗事发》第2折）

C. 处所宾语。介词引进与动作行为发生有关的地点、场所，或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起点或来源。介宾短语在动词前作状语，在动词后作补语

(1) 日逐价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的，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儒林外史》第4回）

(2) 因年至五旬尚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和女儿。（《红楼梦》第8回）

(3) 他他他女艳妆，早早早得成双，来来来似鸳鸯并宿在销金帐。（《张生煮海》第3折）

(4) 双珠再唤阿金，也不答应，喊得急了，阿金却从亭子间溜出，低首无言，竟下楼去。（《海上花列传》第28回）

例（1）至例（3）都是表示动作发生的地点或方位；例（4）是表示动作发生的起点。

D. 工具宾语。介词引进施行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梦溪笔谈》第9卷）

E. 时间宾语。介词引进与动作有关的时间，时间宾语表明动作持续的时间或动作结束的时间

(1) 算来也用起个早，如何睡到天大晓？（《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

(2) 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金瓶梅词话》第3回）

例（1）、例（2）中的时间宾语“天大晓”、“外后日”都是动作延续或终止的时间。

F. 比较宾语。表示主语比宾语更具备谓语所指的情况

(1) 生意勿局，比仔先起头悬进（差得多）咿。（《海上花列传》第58回）

(2) 不如布谷子，劝我勤耘耔。（杨万里《明发白沙滩闻布谷有感》）

3. 作定语

定语只是名词性短语中的一个成分，不是句子的直接成分，一般不影响句子的格局。三音名词作定语，意义内容很丰富。有修饰、形容型的定语和说明、限定型的定语。

① 修饰形容型

(1) 听他说得联联翩翩，好象洋鬼子话一般。（《孽海花》第2回）

(2) 但只见窗棂上挂着一条赤金，有二尺长短，有指头粗细，底下有一个蒜疙瘩的头子。（《西游记》第24回）

(3) 所以有人无论你若何调侃他，讽刺他，他总是拿出一种铁公鸡的方法来对付你。（《冷眼观》第4回）

(4) 你与他将着这等淫词来戏我，倘或我风火性的夫人知道呵，教你立地有祸！（《梅香》第2折）

(5) 小涛说：“这乐户不比寻常，原是有名目的人……”汪商笑道：“不信有这个太来头的龟子。”（《石点头》第8卷）

② 说明限定型

(1) 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姊姊、凤姊姊放在心上。(《红楼梦》第28回)

(2) 去那后水巷里，有一个经纪人，姓任名迁，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小大哥，乃是五熟行里人。(《三遂平妖传》第9回)

4. 作谓语

近代三音名词作谓语的不多见。艾文、蒋文钦先生说：“表示时间、处所的多音节名词能作状语，其中有的词还能作谓语。”^①但作谓语表否定时，前面不能用“不”，而用“不是”。时间名词作谓语，可紧跟在主语后；描形摹状的三音名词作谓语，一般不紧接主语，而是在它们中间插入谓词性成分。例如：

(1) 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梦梁录》第3卷)

(2) 只今小年夜，满巷灯火爆竹，好不热闹！(《闹门神》)

(3) 林冲看那人时……身材长大，貌相魁宏，双拳骨脸，三叉黄须，只把头来摸着看雪。(《水浒全传》第11回)

(4) 那温必古年纪不上四旬，生得明眸皓齿，三牙须，丰姿洒落，举止飘逸。(《金瓶梅词话》第58回)

(5) 排行六姐，生的长挑身材，瓜子面皮，紫棠色，约二十八九年纪。(《金瓶梅词话》第33回)

5. 作状语

此类三音名词很少。上古单音名词和双音名词都可作状语，类型还比较丰富。近代汉语三音词中，主要是时间名词与处所名词作状语。陈光磊先生说：“(时间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这是一般名词所不具备的能力。”^②作用相当于副词，但不等于副词。因为“名词能作主语、宾语，副词不能作主语、宾语。一个词如果只能作状语，不能作主语、宾语，就不是名词。”^③

① 艾文、蒋文钦：《现代汉语实词分类的尝试》，《潮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③ 艾文、蒋文钦：《现代汉语实词分类的尝试》，《潮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1) 王秀才，四隅头与我出贴子去，道刘弘员外放赎不要利。
(《刘弘奴婢》第1折)

(2) (骂门神) 俺大年日将你贴起，供养了子茶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盆儿鬼》第3折)

(3) 中间里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水浒传》第3回)

6. 作兼语

三音名词在兼语结构中作兼语。所谓兼语结构是一个动宾结构套上一个主谓结构，其中动宾结构中动词的宾语兼作主谓结构的主语。三音名词作兼语，一般出现在使令类、等字类和有无类的句子里。

①使令类

此类的三音名词基本上都是指人名词。

(1) 有丫头、老妈到新房中铺床叠被，请新官人和姐姐安置。
(《水浒传》第104回)

(2) 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到内室相见。(《古今小说》第2卷)

(3) 服药皆不见效，请得阴阳人房衍来占六壬课。(《五代史平话·晋史上》)

(4) 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拨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水浒传》第16回)

②等字类

此类的三音名词基本上都是指人名词。

等月婆婆保护你每早早一人得个老公。(《伍伦全备谚解》第3卷)

③有无类

此类基本上是指人名词。

(1) 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俱各有行老领引，如有闪逃，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梦梁录》第10卷《顾觅人力》)

(2) 商议间，有探军人回报：“败军都入广宁郡。”(《三国志平

话》卷上)

(3) 有一中国人被他掳去。(《伍伦全备谚解》第6卷)

7. 作补语

三音名词作补语的例子很少。能作补语的是时间名词和地点名词

(1) 日日醉红楼，归来五更头。(《得胜令》)

(2) 再不去卖笑追欢风月馆。(《灰阑记》第1折)

(3) 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许配给了他？(《红楼梦》第32回)

8. 称呼语

或置于句首，表称呼；或置于句中，表强调提示

(1) 门上人，报复去，道有梁鸿来了也。(《举案齐眉》第1折)

(2) 宅上不曾送得礼来，故尊舅见怪，学生补来。桶儿亲，日后正要来往。(《二刻拍案惊奇》第26卷)

三音名词的句法功能表现为：

与单音名词和双音名词一样，一般可以在句中作主语、宾语、定语，较少作谓语。少量的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可作补语。

名词作状语，是古汉语单音词的一大特点，双音名词也有不少作状语的。三音名词很少作状语，能作状语的主要是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

三音名词可作受事宾语与存在宾语，一般不能作施事宾语和主题宾语。

兼语句中三音名词作宾语主要出现在使令类与有无类的句子中。

二、三音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三音形容词，主要有 ABB、ABC、Abb、Abc 等结构模式，ABB、Abb 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结构的固定性、构词的特殊性，

它们的语法特点跟单音性质形容词不同，跟双音的状态形容词也有一些差异。

（一）三音形容词的结合功能

在结合功能方面，它有其特殊的语法特征，具体表现为：

1. 单音形容词大部分可用程度副词和表否定的副词“不”来修饰和限制，三音形容词绝大多数没有这个特点。这是因为，三音形容词里有的叠音成分含有表示量的意义，而这种含义又是肯定的，所以一般不允许用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不”来修饰限制它，否则会造成意义上的矛盾和重复。朱德熙先生也说：“至于它们不受‘很’的修饰，那是因为形容词重叠以后本身就包含着量的意义，所以不能再用量词的副词去修饰它。”^① 有的三音词因音节和意义所限，不再与副词结合。如不能说“不红彤彤”、“很红彤彤”、“有点儿红彤彤”、“太红彤彤”等。

2. 一般的形容词，包括单音形容词和双音形容词，可以有“X不X”、“XY不XY”的发问形式，如“美不美”、“干净不干净”，三音形容词则没有“XYZ不XYZ”的发问形式。

3. 一般的形容词后面可加“的”，构成“的”字结构，表示人或事物。“的”字结构前面可以受数量词和指量结构的修饰。三音形容词后也可加“的”，但基本上不具备动语法特征。顾静如先生说：“‘静悄悄’之类后面附加‘的’后，不能构成名词性结构，仍然是形容词，‘的’是词的辅助成分。”^②

总之，“ABB”、“Abb”、“ABC”、“Abc”等状态形容词，大多数不能再受程度副词修饰，无比较级，无明确反义词，较之“BB”重言词与性质形容词“A”，它与其他词的搭配功能受到一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7页。

② 顾静如：《略论XYZ形容词》，《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定的限制，但句法功能增强，可作定语、状语、补语、谓语、宾语。朱德熙先生说：“在这一点上，单音节形容词跟双音节形容词有显著的区别。‘A’只能做定语，绝对不能做状语；‘A’能做定语，但是还有一部分还可做状语。”^① ABB 则既能作状语，又能作定语，还能作补语。朱德熙先生还说：“从语法意义上看，性质形容词单纯表示属性，状态形容词带有明显的描写性。从语法特征上看，这两类形容词也有很大的区别。性质形容词作修饰语远不如状态形容词自由，无论定语或状语都是如此。”^②

（二）三音形容词的句法功能

1. 作定语

近代汉语中，其他类三音形容词作定语，位置较固定，一般置于被修饰语前。“ABB”或“ABC”作定语，位置比较灵活。可紧置于中心语前，一般须带结构助词的“的”，有时可不带。有时可置于句首，不一定带“的”，是戏曲里特有的格式。顾静如先生说：“XYY 作定语，在散文和口语中比较少见，词曲戏文里，由于音节匀称或协调韵律的需要，比较常用。”^③ 形容词置于中心语前，其意义指向中心语，一般须带结构助词“的”。有时直接置于句首，不用带结构助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ABB”对举，多见于元曲、杂剧中

（1）落后从下场儿里钻出个歪不愣的大脑袋小旦来，一手纯泥的猴儿指甲，到那间楼上来。（《儿女英雄传》第32回）

（2）那和尚睁了两只圆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儿女英雄传》第5回）

①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

②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4页。

③ 顾静如：《略论 XYY 形容词》，《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3) 你穿着这破不刺的旧衣，擎着这黄干干的瘦脸，必是来投托俺家师傅的。（《竹叶舟·楔子》）

(4) 收点房租，作为修费，并没有什么希罕大不了的事，就能买服人心到这样体贴。（《黄绣球》第16回）

(5) 红馥馥夭桃喷火，绿并并芳草堆烟。（《替杀妻》第1折）

(6) 玉娉婷，新梳掠，曲弯弯柳眉青浅，香馥馥桃脸红娇。（《梧桐叶》第3折）

2. 作状语

朱德熙先生说：“性质形容词作状语，不管是单音节的还是双音节的，作状语都受到限制，转化为状态形容词以后，就可以自由地做状语。”^① 此类是表状态的状态语。“由形容词构成的状语表示的是动作的方式或状态；就性质来说，这种状语是描写性的，不是限制性的。”^② 双音形容词较易作状语，三音形容词则最宜于作状语。一般形容词做状语，不需要带“地”或“的”，意义直接指向中心语。“ABB”、“ABC”、“AAB”单独作状语，一般需要带结构助词“的”或“地”；两句对举，省略“的”或“地”；“ABB”修饰不及物动词，表义明确；如置于带宾语的及物动词前，其语义指向复杂化，它所指的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动词所带的宾语。即语法层面作状语，根据语义指向的情况却可能是作定语。按照状语的意义指向可分为：

①直指。状语意义直接指向中心语，结构助词可带可不带；作状语的三音形容词对举时，可不带“的”或“地”。这是形容词最普通的用法

(1) 正待问他，却被他婆儿气再四叮嘱我，好做生理，切不可浪费了。（《醒世恒言》第37卷）

(2) 有不打听打听，便贸贸然写了信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3页。

②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页。

状》第92回)

(3) 他为甚的便慌_慌笃_笃速_速一句句紧支吾,你正是贼儿胆底虚。

(《神奴儿》第3折)

(4) 鸾吹看他直_直撇_撇的跪在地上。(《野叟曝言》第16回)

(5) 王师爷见他问到这里,不禁两只眼直_直勾_勾朝他望了半天。

(《官场现形记》第27回)

(6) 月娘道:“热_热突_突死了,怎么不疼?”(《金瓶梅词话》第62回)

(7) 那贾政喘_喘吁_吁直_直挺_挺挺_挺地坐在椅子上。(《红楼梦》第33回)

(8) [长庆大庵禅师]只看一头水牯牛……调服既久,可_可怜_怜生受人言语,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五灯会元》第4卷)

②曲指。形容词作状语修饰及物动词时,它的意义指向比较复杂,须视具体语境而定。有时表面指向动词,实际上指向动词所带的宾语。三音形容词修饰的一般是单音动词

(1) 冷_冷冰_冰窝着被儿,呆答答靠着枕头。(《娇红记》卷下)

(2) 他上阵处赤_赤力_力三咎美髯飘,雄_雄赳_赳赳_赳一文虎身躬摇。(《单刀赴会》第1折)

(3) 只见水_水淥_淥淥_淥地马上缚着韩成保,梅展大怒,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水浒全传》第79回)

(4) 乱_乱烘_烘烘_烘插着一头长簪钗,糊_糊突_突突涂了一面脂粉。(《野叟曝言》第10回)

(5) 飞沙走石,卷水摇天,黑_黑漫_漫漫_漫堆起乌云,昏邓邓催来急雨。(《水浒全传》第19回)

例(1)中状语“冷冰冰”既指向人“冷冰冰”地窝着,也可修饰“被儿”,即“冷冰冰的被窝”,意义指向后者似乎更贴切。例(2)中“赤力力”指向动词“飘”,而“雄赳赳”既可指“雄赳赳的文虎身”,又可指人的文虎身“雄赳赳地摇”。例(3)中“水淥淥”既可描述“缚”的情状,指向“缚”的人,“湿淥淥地缚”,又可指向“韩成保”,即“湿淥淥的韩成保”。例(4)中

“乱烘烘”既描写“插”的情状，指向“插”的人，“乱烘烘地插”，又可以是“插”所形成的结果，指向“簪钗”，“乱烘烘的簪钗”。例（5）中“黑漫漫”既是“堆”时的情形，又是“堆”的结果，即“黑漫漫的乌云”。这两种语义特征的语义指向又是相反的。张爱民先生说：“[+主观致使]前指施事者，强调施事者形成的主观意愿；[+客观色彩]后指受事者，强调动作施加给受事者的色彩。这两种语义特征联系在一起表示施事者发出的动作施加给受事者的色彩程度加深。”^①

就状语所修饰的动词的音节而言，贺阳先生在《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②中总结说，性质形容词多数不能作状语，有的加上“地”以后能够作状语，作状语时意义完全改变的是与形容词同音同形异义的副词，如“白”、“臭”、“光”等。他还说单音形容词与双音形容词在语法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能直接作状语的单音形容词大多数只能修饰单音动词，而不能修饰复合动词。近代汉语里三音形容词则一般修饰单音动词。既可带“地”作状语，又可可不带“地”作状语。

3. 作补语

补语按照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可分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状态补语、处所补语、时间补语、数量补语、人事补语、原因补语。三音形容词主要有结果补语、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一般用在单音动词后。有些状态形容词同时是结果补语、状态补语与程度补语。有一部分是结果补语与状态补语，纯粹的结果补语与纯粹的状态补语不多。用来描摹动作的情态、补充说明结果或程度。一般前有标志语“得”，后附“地”或“的”。例如：

^① 张爱民：《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与作其他成分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贺阳：《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语文研究》，1996年第1期。

(1) 智深把销金帐子下了，脱得赤条条地跳上床去坐了。(《水浒传》第5回)

(2) 叫他另拿小壶儿，顿些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顿的苦艳艳我吃。(《金瓶梅词话》)

(3) 你昨日那里去来，实说便罢，不然我就嚷尘邓邓的。(《金瓶梅词话》第16回)

(4) 指望你到官儿跟前说句美言，反倒证得死拍拍的，没有点活泛气儿哩！(《醒世姻缘传》第13回)

(5) 家兄只当先生忘了，便乐、乐、乐得了不得，连连翻、翻、翻出来看，原来是草字头的苟，不是犬字旁的狗。(《品花宝鉴》第2回)

(6) 我个胜花娘子生得白蓬蓬，一个头髻长长似盘龙。(《张协状元》第32回)

例(1)至例(4)中“赤条条”、“苦艳艳”、“尘邓邓”、“死拍拍”既能说明动作的结果，又能描摹动作的状态，也说明了动作的程度。“赤条条”既是“脱”的结果，也是“脱”的状态，也是“脱”的程度；“苦艳艳”是“顿”的结果，是“顿”所形成的状态，也是“顿”的程度。例(5)中“了不得”是形容“乐”的程度，也是“乐”的状态。例(6)中“白蓬蓬”是描写“生”的状态。

4. 作谓语

“ABB”可不附带其他任何成分，作句子单纯谓语。也可附上状语等一起作谓语。首先须与作状语的情况区分开来。一般表示是描述、评论的。其次，还须与定语前置或后置的情况区别开来。

①正常语序

形容词作谓语时一般紧跟主语。

(1) 邓九公一把拉住：“老弟，你这又嫩绰绰了，这有什么呢？”(《儿女英雄传》第39回)

(2) 你就要还我，迟十朝半月何妨？为什么这们忙劫劫还不

及的？（《醒世姻缘传》第66回）

（3）银子也，你饥不能与人家做饭食，你冷不能与人家做衣服，你这般沉点点冷冰冰。（《来生债》第2折）

（4）这瓶药水，顶刮刮罗！顶刮刮罗！有仿单在此，你那回去一看，便知明白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5回）

（5）大奶奶叫了来，心里还疑影影的。（《野叟曝言》第26回）

（6）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缰绳，拉出马去。（《西游记》第23回）

②单说

单说是指谓词性成分没有紧跟主语，而是独立存在于句中，或置于句首，或置于句中，或置于句末。有的省略了主语。有承前省略、蒙后省略与情境省略。它与定语后置不一样。定语后置通常是为了表达效果的需要，而 ABB 作谓语时单说，是按照人们正常的认知顺序形成的位置安排。

（1）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红楼梦》第62回）

（2）冷合合的，睡了罢！怎么只顾端详我的脚！（《金瓶梅词话》第23回）

（3）又到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儒林外史》第55回）

（4）进到房里，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儒林外史》第5回）

（5）再炸上两块，咸津津的，吃粥有味儿。（《红楼梦》第43回）

（6）两军齐呐一声喊，教场中谁敢作声，静荡荡的。（《水浒传》第13回）

例（1）中“油腻腻”是蒙后省，省略主语“东西”；例（2）“冷合合的”是情境省，省略主语“天气”；例（3）中“直桶桶”是承前省，省略“房屋”；例（4）“怯生生”承前省“他妹子”；例（5）中“咸津津”前省“鸡肉”。这两例并非定语后置，而是按照人物认知事物的正常顺序，即先来到“房屋”前，再认识里

面“直桶桶”的；先看到他妹子，再观察其表情是“怯生生”的；先炸“鸡块”，然后认识到其“咸津津”的。例（5）中“静荡荡”承前省略了主语“教场”。

5. 作宾语

“ABB”形容词作宾语，必须带上“的”或“地”，句中动词一般是感知类或有无类的

（1）二人来至院中，只见静悄悄的。（《红楼梦》第12回）

（2）如今看着，尽黑漫漫地。（《景德传灯录》第18回）

（3）里头只是黑漆漆的。（《红楼梦》第48回）

总之，近代汉语三音形容词不仅可作句子中的定语、状语、谓语、宾语，还可作补语。

三、三音动词的语法特征

（一）三音动词的结合功能

单音动词和双音动词主要的句法功能是作谓语，有的能加“不”。可容许的语法特征是能作主语、宾语与定语。三音动词与单音动词、双音动词在结合功能、句法功能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同。

一是三音动词词性明确，既无兼类，也无活用现象。

二是大多数词不能带宾语，也不能像有些单音动词那样自由地附“着”、“了”、“过”等动态助词，也不能受“不”的修饰，也没有重叠的形态变化。

三是三音动词一般不作主语。

（二）三音动词的句法功能

它的句法功能有：

1. 作谓语。这是动词基本的语法特征。三音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但可受其他类副词、形容词、复杂化成分的修饰，

可单说。动词后面大部分不能直接接名词性宾语，表心理、能愿的动词可以接名词性宾语、兼格宾语

(1) 不拘大小官员，若有礼到我家者，必有好选。二位老爷若要好官与好地方，早早来通关节。(《鸣凤记》第23折)

(2) 先生不在馆，你看他大家在那里捉迷藏，捉得好不热闹！(《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

(3) 晁夫人道：“你待说什么正经话，你说罢，别要没要紧的瞎淘淘。”(《醒世姻缘传》第32回)

(4) 论起来，男子汉死了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的。(《金瓶梅词话》第18回)

(5) 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7回)

(6) 江大哥，方才要不是你拿话儿领过去，我真有点顽不开了。(《龙图耳录》第50回)

(7) 弟兄两个，皆各流泪，惟有杨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门，甚是得意。(《初刻拍案惊奇》第33卷)

(8) 到如今免不得造一所坟，把公婆葬了。(《琵琶记》第26回)

(9) 众轿夫俱各笑道：“瞧不起他，他坐轿真门道。”(《龙图耳录》第23回)

(10) 多谢大娘错爱，老身家里当不过嘈杂，像宅上又忒清闲了。(《古今小说》第1卷)

2. 作定语。作定语的动词对中心语主要起修饰、说明、限定的作用

(1) 八姨太也闻得人说，因六房春桂有要寻短见的事，少不免过府来问个缘故。(《廿载繁华梦》第29回)

(2) 他在乌龙岗这里开着座黑店，手下踩盘子的山贼有一百号人。(《小五义》第56回)

(3) 而民间凡值未婚夫死，男家之恶作剧者，所以其妻庚贴纳入棺中，谓生不能同室，死必使同穴。(《扫迷帚》第18回)

(4) 谁知一去不能复返，只能忍着输散了，那押的当头须不曾讨的去，在个捉头儿的黄胖哥手里。（《初刻拍案惊奇》第36卷）

3. 作状语。动词作状语，说明句中谓语的情状、方式等，三音动词所修饰的谓语一般是单音动词

(1) 到次日就使冯妈妈递信过去，择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蒋竹山倒踏门招进来成其夫妇。（《金瓶梅词话》第17回）

(2) 你看他迎面儿就误了勾当，单爱外装老成，内藏奸诈。（《金瓶梅词话》第19回）

(3) 八戒正行，忽然打一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交。（《西游记》第49回）

4. 作宾语。与双音动词一样，有些三音动词也可作宾语

(1) 事间无难事，只怕歪厮缠。一个老官人，被你一缠就缠坏了。（《荆钗记》第8出）

(2) 那四个非幻，一个一个跟头，都做个倒栽葱，栽在那瀑布飞泉的里面去了。（《西洋记演义》第6回）

(3) 如今政界要人，要紧是换把子，拜老师，做升官发财的机关呢。（《冷眼观》第12回）

总之，三音动词一般无活用或兼类的现象。句法功能方面一般不能作句子的主语，但可作谓语、状语、补语、定语、宾语。

四、三音代词的语法特征

近代汉语三音代词有三大类：一是人称代词，一是指示代词，一是疑问代词。与单音代词的功能特点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可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状语。但单音代词一般不作谓语，而有的三音代词可作谓语。

（一）作主语

(1) 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祖堂集》第9卷）

(2) 阿那个是佛？(《景德传灯录》第5卷)

(3) 这会儿闷在家里，自个儿也保不定一时高兴，给人家说着笑着，又该叫你犯疑了。(《孽海花》第23回)

(二) 作谓语，一般是疑问代词作谓语，表询问状况

(1) 哥哥救我一救。怎么来？兄弟下得山……(《水浒传》第5回)

(2) 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红楼梦》第91回)

(3) 你姐姐怎么了？(《红楼梦》第21回)

(4)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样？(《红楼梦》第24回)

(5) 新春易失遽如许？薄宦忘怀何似生。(陆游《春晴》)

(6) 斫尽老槐与枯柳，更看渠侬作么生。(杨万里《诚斋集》第10卷《夜闻风声》)

(三) 作定语

(1) 怎知叔叔来此，巧言花语，扯奴衣襟未白：“孙二须不是这般样人。”(《小孙屠》第9出)

(2) 男子稍不如他的愿，您再看看是怎么个神情？(《聊斋志异》第1回)

(3) 这还吃得是哪门子的长斋呢？难道今日个还不开吗？(《儿女英雄传》第27回)

(4) 这些个玩意儿可有不在行的？(《儿女英雄传》第15回)

(四) 作状语

(1) 动不动逞凶行恶，你那些个恤寡怜孤！(《琵琶记》第16回)

(2) 杨志如何敢和他争持得？若误了大事，杨志那其间如何为说？(《水浒传》第16回)

(3) 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儿？(《红楼梦》第22回)

(4) 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红楼梦》第82回)

(5) 那厮对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攢住了，俺这壁相措手不及，以此输了。(《水浒传》第83回)

(6) 今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就搂着我亲嘴。(《西游记》第18回)

五、三音象声词的语法特征

关于象声词，杨树达先生说：“摹声者，假物体自发之声或发射之声为物体之表象也。就动物而言之，即是自鸣者呼之曰。”^①王力先生说：“拟声字，指语言中用来摹仿自然界声音的字。”^②有单字法，有单字两用法，有叠字法，有单字加叠字法。这里提及的就是单字加叠字构成的三音象声词。詹人凤先生说：“ABB式象声词，后一音节重叠，表示两词以上的声音，而且更强调其连续性。”^③赵金铭先生说：“XYX不是由XY变来的，而是XX前面再缀一字而成的。”^④表示声音的延续。

“象声词在句中的职能主要是充任修饰语，尤其是充任状语。”^⑤单音象声词无论作定语或状语，一般须带“的”。ABB象声词作独立分句，一般不用带“的”，常通过记录声音来表示动作，另有分句起解释作用。都能作状语。三音象声词在句中不须带“的”。主要作状语、定语、谓语。而单音象声词一般不能单说，不能作谓语和定语。

①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② 王力：《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

③ 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0页。

④ 赵金铭：《元人杂剧中的象声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

⑤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一) 作状语。这是象声词的基本职能。从语法位置上看, 它们常常直接位于主谓结构或句子的前面, 实则是动词后动词性成分的间接修饰语, 意义指向动词的。一般修饰单音动词

(1) 他每便显武艺, 扑咚咚征皮鼓凯, 刮刺刺扯鼓夺旗。
(《锁魔镜》第4折)

(2) 古都都揭了瓦垆, 吸哩哩提了斗拱, 滴溜溜早翻过了水晶宫。(《柳毅传书》)

(3) 元来是吉当当画檐前敲铁马, 元来是赤力力草堂中风吹画, 元来是忒愣愣宿鸟串茶架。(《鸳鸯被》第2折)

(4) 我呵, 喝一喝骨碌碌的海沸山崩, 瞅一瞅赤力力的太内摧地塌。(《昊天塔》第2折)

(5) 我就骨碌碌一个翻身, 跳起来跟在他后面急急的赶。(《朱砂担》第1折)

(6) 吉丁当捻碎玉连环, 生可擦分开比翼鸟。(《误入桃源》第4折)

(二) 作定语。象声词作定语时可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成分。单音象声词一般须带助词“的”, 三音象声词不须带“的”

(1) 听疏刺刺晚风, 风声落万松。(《张生煮海》第1折)

(2) 摇几下桑琅琅蛇皮鼓。(《货郎旦》第4折)

(三) 作谓语

(1) 你常在我根前卖弄这阴阳准, 祸福无差, 今日如何, 好慌恐人也! 毛毛毛!(《桃花扇》楔子)

(2) 你听那墙上土扑簌簌的。(《后庭花》第3折)

(3) 这剑冷嗖嗖取次不离匣。(《后庭花》第3折)

六、三音副词的语法特征

副词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类，表示动作和状态的各种特征，主要对谓语起修饰作用。杨合鸣先生说：“副词是修饰动词、形容词或其他副词的词类。副词可作状语、补语，这是古今汉语都相同的。但古代汉语的副词偶尔也作谓语，现代汉语的副词则不能作谓语。”^①

（一）三音副词的结合功能

三音副词有疑问副词、时间副词、程度副词、情态副词、范围副词和推度副词等。谓语有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名词性谓语等，三音副词可修饰动词性谓语与形容词性谓语，却不能修饰名词性谓语。副词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脱离谓语。三音副词的句法功能与双音词基本一致。在句中大都作状语，不能作主语、宾语、定语、谓语，极少数能作补语。与意义基本相同的单音副词相比，它在被修饰成分的音节状况、语体色彩、在句中位置、用于肯定和否定的情况是有些区别的。

就被副词修饰的成分的音节情况来看，单音副词一般修饰单音动词，双音副词与三音副词的修饰的谓词性成分可以是双音的或多音的；就语体色彩而言，单音副词多用于书面语体，双音副词可用于书面语体与口语体，三音副词多用于口语体；就句中位置而言，单音副词的位置较固定，双音副词和三音副词一样位置较灵活，可用在主语后，谓语前，也可用在主语前。三音副词常常在主语前或置于句首。刘淑娥、赵静贞先生说：“有的单音副词只用于否定

① 杨合鸣：《古今语法差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式，与之同义的双音副词不受限制，可用于否定式，也可用于肯定式。”^① 三音副词多用于肯定式，一般不能用于否定式。

（二）三音副词的句法功能

1. 疑问副词。主要作状语

（1）是妇人家俭省做家的本等，终不成做家主的不要料理，任凭奴才们偷窃财米、葫芦提过了日子？（《禅真后史》第9回）

（2）他道是奉君王圣旨为盟信，终不道我为媳妇拜丈人！（《裴度还带》第4折）

（3）那是我与你做日用的，如何你不使用，终不然我们三口白白扰你不成？（《世无匹》第14回）

例（1）中的“终不成”、例（2）中的“终不道”、例（3）中的“终不然”都是难道、莫非的意思。

2. 时间副词。主要作状语

（1）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璧遭泥陷。（《红楼梦》第5回）

（2）小官……每日家飞鹰走犬，街市闲行（《关汉卿戏曲选》第1折）

（3）洛阳与军师却不遥远，不时常有音信来往。（《初刻拍案惊奇》第20卷）

3. 程度副词。主要作状语，少量可作补语

（1）唬得脸儿来浑如腊滓，几般来害怕。（《董西厢》第1卷）

（2）江左惟公，争些子，吾其衽发。（刘克庄《满江红·傅相生日癸亥》）

（3）雨墨猛听此言，手一哆嗦，几几乎没把银子落地，那里敢叫言语。（《龙图耳录》第34回）

^① 刘淑娥、赵静贞：《单音词与双音词组成的同义副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

(4) 姑娘已是没了，打造子没的还会活哩。(《醒世姻缘传》第23回)

(5) 撞得恰好子。(《雪岩录》卷上)

例(1)中“几般来”是多么的意思；例(2)中“争些子”、例(3)中“几几乎”是差点儿的意思；例(4)中“打造子”是总之，归根到底的意思。以上诸例中的副词作状语。例(5)中的“恰好子”作补语。

4. 情态副词。主要作状语

(1) 当年他们和你三人一样，好容易修炼一两千年。(《绿野仙踪》第99回)

(2) 可可里对门一间小房子出了，他去租下。(《三刻拍案惊奇》第20回)

5. 范围副词。主要作状语

(1) 到处里养老婆，这一等和尚不打他做甚么！(《朴通事谚解》)

6. 推度副词。主要作状语

(1) 这人来时不见有疯病，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水浒传》第39回)

“敢只是”大概、想必的意思。

七、三音连词的语法特征

连词是连在词、短语、句、句群之间起连接作用，表示它们之间各种关系的词。它不能独立作句法成分，也没有修饰作用。连词前不能有任何附加成分。双音连词有转折连词、因果连词、假设连词、并列连词、顺承连词、选择连词。陈光磊先生说：“经它连接，语言成分之间可以发生的结构关系有：联合的、偏正的、穿插

的。”^① 三音连词有表示转折的、条件的、假设的。在用法上，双音连词有单用的、有配对的，如“虽然”与“但是”相配，而三音连词只有单用的。

（一）因果连词

（1）保得国无灾，庶民无恙，因此上感威灵岁岁烧香。（《西游记》第2本第7出）

（2）如今帶著弓箭射，儿子野鸡行有，说慌做贼，因此生么道说有。（《元典章三十五·兵部二·军器》）

（二）假设连词

（1）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这个人来，教他修整。（《警世通言》第8卷）

（2）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以上去。（《水浒传》第34回）

（3）姐道：“便做道是亲，未必就该是他掌把家私！”（《初刻拍案惊奇》第38卷）

词的音节多少与语法特征是有密切关联的。总体而言，三音词语法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三音词词性比双音词要稳定，基本上无活用或兼类的现象。双音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多范畴性，一个词往往可以具有几种词类。三音词形态变化很少，不能再重叠。虚词的词缀可有可无。胡正微先生说：“随着音系的简化，大量的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素间的相互制约使词义更明确，词性渐趋稳定。”^②

第二，三音词的结合功能普遍要比双音词弱些。因为不少三音

① 陈光磊：《汉语构词法》，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② 胡正微：《汉语语法场导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7页。

实词自身已包含有搭配现象，成为一个特定的意义单位，因此再与外部其他语言单位组合时，所受限制要多些。

第三，三音词具有同类的双音词的基本句法功能，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史有为先生说：“语音长度越大，意义越确实，功能也就越窄小，而这样单位也就越容易自由组合，数量就越多。”^①这里的组合不是词与词的组合，而是词充当句法成分的情况。

^① 史有为：《汉语如是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第六章 三音词的修辞特点

王德春先生说：“语言的意义可分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三大类”。^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词义是“词的语言形式与其物体内容之间的联想，因此词义中往往缠裹有修辞意义，包括词的情感色彩”。^②前文论及，近代汉语三音词在结构方式、音步节奏、语义构成、语法特征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在语用效果方面也形成了独有的修辞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鲜明的形象色彩

杨振兰先生说：“形象色彩词一般是标记有形、有声、有色、有状态、有动作的具体的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由此抽象概括而来的概念本来就偏重于客观存在形象的概括、说明，而主体在造词时又将其整体的或某一方面的形象性特征有意识地纳入词的形式中，有意识地在词的形式中加以表现。”^③从音节方面来分析，词有单音、复音之分，单音词一般不蕴含形象色彩（个别象声词、感叹词除外）。因为单音节孤零零的一个，既无从修饰，又难以描绘，所以很难作为形象色彩的载体。如“树”、“红”、“矮”、“跑”等。所以，形象色彩词一般限制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范围内。李仁孝先生

①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②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

③ 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说：“就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由于它们概括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它们之间的显像功能也有一些差别。一般说，词概括的范围越大，程度越高，它的表现形象的能力也就越弱，它所表现的形象也就越模糊。”^①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词的音节越长，其形象化的可能性越大。

近代汉语三音词很多是形象色彩词。以视觉形象的居多，另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动觉等形象感觉。视觉形象感，是以主体对客观对象的视觉认识为基础，由词所反映的巩固在词的形式中的某种看得见的形象性特征。视觉形象感又有动态与静态之别。静态形象感又有事物静态与性状静态之别。前者多由名词来体现，后者多由形容词来体现。动态形象感主要由动词来体现。听觉形象感以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听觉体现为基础，由相应词语来诱发的一种形象感觉；触觉形象感以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味觉体验为基础，由相应词语加以形象表达又形象再现的一种感觉。形象色彩词的美学功用就体现为它所自身特有的修饰性、形容性和描摹性。

词语的意义如果不仅能抽象地反映所指的对象，而且也有形象的反映，即含有形象色彩的成分，那就能够清楚地指明对象，增强意义的明澈性，有助于人们具体认识事物对象。三音形象词主要有直指形象词与喻指、代指、隐指等曲指形象词。

（一）直指的形象词。直指，通过词素的组合直接显露出对象某种具体特征

（1）请哥哥在相公抱角床上坐着。（《玉镜台》第2折）

（2）李瓶儿交迎春拿拨浪鼓哄着他，抱与奶子那边屋里去了。
（《金瓶梅词话》第50回）

（3）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水浒传全传》第24回）

（4）意此舍北三叉路闲看，桥西一片秋。（《舍北行饭书触目》）

① 李任孝：《论词的形象表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5) 生了一个白胖旺跳的娃娃，喜的晁夫人绕屋里打磨磨，姜夫人也喜不自胜。（《醒世姻缘传》第49回）

(6) 一只手将嗓子掏，一只手将脚腕来拿。滴溜扑摔个仰刺叉。（《豫让吞炭》第3折）

例（1）中“抱角床”指三面有靠背的倚床，是静态的视觉形象；例（2）中“拨浪鼓”指一种长柄的带两耳的小鼓，摇动时发出声音，是听觉形象；例（3）中“八字脚”指走路时脚步形似八字而左右摇摆，是动态的视觉形象；例（4）中“三叉路”指几条方向不同的交叉路口，是静态的视觉形象；例（5）中“打磨磨”指团团转的样子；例（6）中“仰刺叉”描写摔倒在地状态，形象而幽默。直接描摹事物的形状、人物的动作，以具象写具象，具有生动的视觉效应。

（二）曲指的形象词

前文已提及，三音词的意义并不都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有一部分是字面意义曲折、引申、转化的结果。喻指，是以明豁的表层意义作形象的比喻，有的则是表义生动具体的惯用语。借代、委婉等修辞手法造的词，都以形象性特征来代替抽象的概念。近代汉语里出现大量比喻词，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首先，是因为这种造词法包含了主体的自觉，是主体有意识地从事物的形状、性质、样态、颜色等方面为事物命名。造词之始，着眼点就立于客观对象的形象特征方面，构成了词最初产生的理据。其次，在造词的过程中，主体又有意识地强化、突出了客观对象的这些形象特征，或把两种有相似点的事物、现象凝结在词的形式中，或直接用有相似点的甲事物来代替乙事物，使被代替的事物在某方面的特征得以强化。比喻法是拿一种具体的来比喻另一种具体的，或是拿具体的来比抽象的，因此，形象化的程度最高，意义最鲜明。代指，是用借代法创造的词，形象色彩得以形成的形象手法是借代法的应用。借体都是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而被代的则是抽象的概念和更大范围内

的具体。三音动词里，有的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动作或行动。
例如：

(1) 毒似两头蛇，狠如三尾蝎，闪得我无情无绪无归着。（《乔捉蛇》曲）

(2) 左手提着荆框篮，右手提着鳖壳扇，行缠绞脚，多耳麻鞋。（《三遂平妖传》第1回）

(3) 御宴烟火，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谓地老鼠者。（《齐东野语》第10卷）

(4) 圆智举东坡诗，溪声便是广长舍，山色岂非清净身，曰：“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这个消息。”止庵曰：“是门外汉耳。”（《五灯会元》第6卷）

(5) 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水浒传全传》第34回）

(6) 别说你这样大儿，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红楼梦》第7回）

例（1）中“三尾蝎”以人们熟悉的动物来比拟具有类似性格特征的人，即心肠狠毒的人，本体不出现，直接以喻体来代替本体成词；例（2）中“鳖壳扇”指一种竹编椭圆形、中央略鼓的扇子，以喻体“鳖壳”来描摹本体“扇”的形状；例（3）中“地老鼠”比喻烟花爆竹，以动物来比喻具有类似形态、动态特征的事物；例（4）中“门外汉”喻指对某事项一窍不通的人，以惯用语的说法来比喻具有某一特征的人；例（5）中“红头子”以人物的服饰特征来借代官府口中所称的江洋大盗；例（6）中“挺腰子”比喻摆架子，这是以人物的具体动作来比喻抽象的事项。

三音形容词，主要是 ABB、Abb 类状态形容词，很多是形象色彩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李任孝先生说：“有些形容词的叠音后缀，通过后

面音节的重复，不仅能改变形容词所形容的程度，而且在不同感觉范围内增强事物性质状态的形象性。”^① 杨国学先生总结出它们的修辞特点：具有固定的结构、特殊的构词方式、精确的修辞意义和富于音乐美的节奏。叠音形式对性状具体化的特殊表现和功能，更是含糊形象色彩表现手法的一种特色，成为词汇的一种民族特色。^② ABB 式形容词在修辞上有它的作用，主要是描绘。描绘景物的色彩；描绘事物的声音、描绘事物的性状、描绘人物的形象。它是形象化的有力因素，准确地运用这类形容词，能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喻遂生先生说，Bcc 的表现力相当丰富，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后缀表现不同的形象色彩，甚至可以表现一些细微的程度上的差别。例如：

(1) 小行者牵着唐长老的马，已急急地奔回来了。奔到面前看时，唐长老面上已冻得白了了的没些神气。（《后西游》第 28 回）

(2) 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西厢记》第 4 本第 3 折）

(3) 头戴二品乌纱帽，身穿大红蟒袍，玉带官靴，白生生脸面，三缕黑胡须。（《济公全传》第 168 回）

(4) 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水浒全传》第 38 回）

(5) 果是一口好棺木，漆的黑黝黝的，放在厅中。（《歧路灯》第 12 回）

(6) 被着这闹火火亲身自向莲台拜，只见他静悄悄月明千里人何在？（《留鞋记》第 2 折）

(7) 捉时迟，一个要见分明；那时快，闹攘攘一起发作。（《水浒全传》第 40 回）

① 李任孝：《论词的形象表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② 杨国学：《形容词 ABB 结构的修辞特点》，《修辞学习》，1999 年第 1 期。

Abb 附加式中，其 bb 后缀对词根起补充、说明、修饰的作用。ABB 偏正式或联合式中，BB 也是用来补充或强化 A 的性质意义，凸现其形象色彩的。例（1）中“白了了”是形容人的脸苍白、无血色的样子；例（2）中“白泠泠”是形容液体的清澈透明；例（3）中“白生生”是形容人的皮肤白净可人；例（4）“黑凜凜”是黑而雄壮的样子；例（5）中“黑黝黝”是形容人的皮肤黑得发亮的样子；例（6）、例（7）中“闹火火”、“闹攘攘”都是表示人声鼎沸而喧闹的样子。“闹火火”侧重于热闹的氛围，“闹攘攘”侧重于吵闹而杂乱。同一词根，不同的后缀，从不同的角度来赋予词根精确的含义与鲜明的形象色彩。

因摹声法造出的象声词，诉诸于主体的听觉。但音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摹声词也不可能毫发未爽地记录下原始真声，其间必然要经历语音信息的增损、替换、偏离等变异过程，由此便形成摹声变异，给人以如闻其声的音像感，也蕴含着鲜明的形象色彩。王力先生把拟声和绘景称为语言的“着色”，他说：“拟声法就是用语音摹仿自然的声音；绘景法就是用特殊的语言形式来描绘人物的情状。拟声和绘景，目的都在于把事物形容尽致，这好像在语言里加上了鲜明的色彩。”^①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象物之声，而即若传物之意，达意正亦拟声，声意相宣，斯始难能见巧。”^② 例如：

（1）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三遂平妖传》第 11 回）

（2）怎奈略开口，水就骨嘟嘟灌入喉咙，只觉得气闷难熬。（《女翰林》）

① 王力：《王力文集》（第 22 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293 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 1 册），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16 页。

(3) 俺则见香车载楚娃，各刺刺雕轮碾落花。（《金钱记》第1折）

(4) 可正和着各琅琅捣石佳声，更那堪绿柳相掩映。（《朱砂担》第1折）

(5) 还家去怒生嗔，只待要各支支拷二百粗荆棍。（《杀狗劝夫》第2折）

以上诸例中，“骨碌碌”、“骨嘟嘟”、“各刺刺”、“各琅琅”、“各支支”都是象声词。它们与实际真声并非一一对应，一般是由摹声进而过渡到摹形，譬如“骨碌碌”既模拟头颅翻滚的声音，又描写头颅翻滚的样子；“各刺刺”既模拟车轮的声音，又描写车轮滚动的样子；“各琅琅”、“各支支”也都是摹声兼摹形、描状，可视可听，声形并茂。

二、丰富的感情色彩

关于词的感情色彩，是指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态度或感受。正如B. 布鲁斯说的：“语言的这些特征和人的性格、恐惧、内心对外的印象、听到的传闻等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和人在生活经历中的一切幸运和不幸的事情密不可分。”^① 三音词的感情色彩来自于主体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态度、情感体验，在交际时，它自然也会直接诉诸于主体的主观态度、情感体验。因为感情色彩不是以情感为主要内容而占据整个词的意义，它是以蕴含、潜在的形式伴随于理性意义之中的。三音词的感情色彩具有社会性、民族性、主观性、具体性。社会性是指词的感情色彩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并共同认可、共同理解。民族性是汉民族的传统意识、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等赋予三音词的较稳定的感情色彩。主观性是人为地赋予三音

^① B. 布鲁斯：《符号、信号和象征：象征类符号分类概要》，卢怀丹摘译，《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资料》，上海外国语大学总第18号。

词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同时，词的表情意义对语境有一定的依赖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不同的感情色彩。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感情色彩的词，有的兼有鲜明的形象色彩。杨振兰先生说：“词的感情色彩，受语境的制约，在语境中不仅呈现出单一性特点，而且还进一步获得了具体的情感内容，呈现具体性特点。”^① 复合三音词的感情色彩由整个词所体现，附加法构成的三音词感情色彩由词缀来体现。我们主要将其分为类褒义类与贬义类。

（一）褒义类。三音词表明褒奖、赞美、敬慕、喜爱、亲切等积极的、正面的感情色彩。名词有昵称、尊称、美称、庄称、雅称等。三音形容词、动词也有感情色彩，例如：

（1）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
（《窦娥冤》第1折）

（2）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
（《醒世恒言》第3卷）

（3）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死而瞑目！（《水浒传全传》第29回）

（4）暖溶溶脂粉队，香馥馥绮罗丛，端的是红遮翠拥。（《扬州梦》第2折）

（5）则被这红灼灼洞中花，碧澄澄溪上水，赚将刘阮入桃源。
（《误入桃源》第3折）

例（1）中“小妮子”是“小丫头”的意思，指未婚的女子，是昵称；例（2）中“小娘子”泛指青年妇女，是美称；例（3）中“大丈夫”指有志向、有抱负的男子，是尊称，也是美称；以上是对人的称谓，都是褒义词。例（4）中的“暖溶溶”、“香馥馥”、例（5）中的“红灼灼”、“碧澄澄”都是褒义词，表示赞美、喜爱的感情色彩。

① 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二) 贬义类。三音词表示贬斥、憎恨、厌恶、不满、恐怖、悲凉、愤怒等消极的负面的感情色彩。贬义类名词有讥称、蔑称、狎称、鄙称等，例如：

(1) 是俺失所算，谩摧挫，被这个积世的老虔婆瞒过我。
(《董西厢》第3卷)

(2) 哪里是八拜交仁兄来访我，多应是两赖子，随何来说我。
(《气英布》第1折)

(3) 郡王骂道：“你女儿做下这迷天大罪，到来我府前来叫屈。”张老道：“小人不知，只问小贱人，便有明白。”(《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4) 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发户人家，要是我家，怎敢大胆？”(《儒林外史》第53回)

(5) 那里来的这村杭子！只怕是个骚子。(《醒世姻缘传》第77回)

(6) 盖是暮景相催，催的你这瘦伶仃可便翠腰无力。(《度柳翠》)

(7) 促人眉黛的矮墙侧舞飘飘凋败柳，替人憔悴的小塘中干支支枯老荷。(《对玉梳》第2折)

附加式三音词的前缀、后缀都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它们的感情色彩也跟具体语境相关。例(1)中“老虔婆”指妓院的老鸨，是鄙称，有厌恶的感情色彩；例(2)中“两赖子”指油嘴的光棍、骗子，是蔑称；例(3)中“小贱人”是对女人的骂称，也是蔑称；例(4)中“暴发户”指骤然发达起来的人家，是鄙称；例(5)中“村”在近代汉语中是粗俗之义，“村杭子”指土包子、乡巴佬，是鄙称；例(6)中“瘦伶仃”形容十分瘦弱无力的样子，表示贬义；例(7)中“干支支”指干枯的样子，含有厌恶的感情色彩。这类 bb 在词汇意义上对 A 所起的补充、描写作用不大，一般是和一些带有贬义的形容词或中性词组合，使整个 Abb

带有一种明显的感情色彩。贾彦德先生说：“它们既不像性质形容词那样只表示属性，也不像许多状态形容词那样只是带有明显的描写性……它们带有对形象或情感的具体描绘。”^①

三、通俗的口语色彩

口头语言本身是一种最灵便的表达工具，既便于传，也便于记，紧贴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书面语相对，口语的特点是易懂易记，通俗流畅。蒋冀骋先生说：“近代汉语词汇在构成上有四个显著特点：1、口语词多；2、方言俗语多；3、市语多；4、外来语多。”^②袁宾先生说：“比较起古代汉语来，近代汉语的文献语言在口语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三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③向熹先生亦指出：“大量口语成分涌入文学语言，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④

就词长与口语化的关系而言，前文提及，双音词与四字格虽能承受俗语言，但在历代语言实践中更倾向于负荷雅语言。三音词突破汉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形式上化严整为参差，变稳定为错落，更适合口语交际不拘一格、轻松活泼的言语风格，成为偶化音节造词潮流中的变奏。

频繁地运用语助词和词缀，这是口语的特点。因为口语总是力图通过添加新的要素或附加色彩意义而使话语变得易于理解。前文提及，近代汉语形态构词法是很发达的。前代具体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作抽象名词的词缀，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动

①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②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③ 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④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7页。

词、形容词、代词的词缀，实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虚词的词缀。

对事物的描述注重区别性、具体性、细节性，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创造出形象化的词，使之鲜明生动、具体可感，也是口语的特点。近代汉语中很多名词与生产实践、科技发展、社会交际有关，特别是科技的发展对术语的严密性、精确性要求增加；也与口语、俗语和方言词汇密切相关。如《天工开物》中把船底下的斜坡叫“草鞋底”，火炮叫“大将军”，水雷叫“混江龙”，稻的俗名叫“金包银”，车铃又名“报君知”，豆的俗名叫“五月黄”。近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含有共同语素、结构类型相同的三音词族。如铜有“三水铜”、“四火铜”、“自然铜”、“蒙山铜”、“日本铜”，炮有“西洋炮”、“红夷炮”、“流星炮”、“神烟炮”，“弩”有“三撑弩”、“扁担弩”、“连发弩”、“克敌弩”、“神臂弩”、“诸葛弩”等。在命名中将事物的主要性质与特征突出出来了。就地域性而言，许少峰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中三音名词有不少来自各地方言。董遵章先生在《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中收集到若干个三音词。如“白刺刺”、“白生生”、“白支支”、“半大袄”、“半头砖”、“半星儿”、“伴不的”、“扁瓜搭”、“爆仗性”、“被搭子”、“扁呼呼”、“搀空子”、“老婆娘”、“老婆家”、“老生子”、“年小小”、“明滴溜”等。王希文先生在《元明清白话著作中的枣庄方言词汇》中探索了“不住点”、“噎食病”、“养汉精”、“知不道”、“席头子”等三音词的意义来源。张惠英先生则在《金瓶梅 中杭州一带用语考》中探索了“泡螺儿”、“黄芽韭”等词的来源。

重叠构词也是口语的特点。周光庆先生说：“古汉语词在汉语发展过程中的语音演变，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两个音节的‘摹略’、‘莫络’可以转变为三个音节的‘木老老’，也可以转变成为

一个音节的‘毛’。”^①与双音词“莫略”、“莫络”相比，“木老老”显然口语色彩更鲜明，通俗易懂，琅琅上口。

ABB 式状态形容词尤能体现近代汉语的口语化特色。王力先生认为源于《楚辞》，如“烂昭昭兮未央”（《九歌·云中君》）、“杳冥冥兮昼晦”（《九歌·山鬼》）、“芳菲菲兮袭予”（《九歌·少司命》）等。邢公畹先生说：“看来 XFF（即‘ABB’式）这种结构，唐以后才大为发展”^②，如“风动落花红簌簌”（元稹《连昌宫词》）、“一团茅草乱蓬蓬……漫腾腾地暖烘烘”（宋无名氏《题壁》）等。叶舒宪先生指出：“《诗经》中大量运用的摹声词和重言叠字大大强化了这种口语模式的生命力和能产性，使之在后世语言中代代相沿，蔚为大观。……其中由 BB 到 ABB 的发展，似乎始源于诗骚，如《诗经》中的叠字‘绵绵’到了《楚辞》中发展为‘缥绵绵’，类似的造词法还有‘芳菲菲’、‘莽苍苍’等，形成一种前一后二式的复音构词法，越到后来，发展越迅速，‘竟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特别鲜明的标志之一。’”^③ ABB 式状态形容词，本来既适合口语，又适合书面语，但在语言环境中经过长期的高频的使用，而变得口语化了。它们词义浅近，易道易晓，贴切形象，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例如：

（1）你调着三寸舌尖儿伎俩，絮叨叨卖弄你数黑论黄。（《古城记》第 13 回）

（2）你无过是胸腰上撞我几头……忍下的就冻剥剥地将我跪在檐前地。（《杀狗劝夫》第 2 折）

（3）双飞私走去天涯，生擦擦音信全无，拈指有十余载。（《宋元戏文集铁司马相如题桥记》）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8 页。

② 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40 页。

③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86 页。另参阅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齐鲁书社，1985 年，第 287～288 页。

(4) 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睡着。(《古今小说》第21卷)

(5) 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里想的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醒世恒言》第1卷)

(6) 这十六个子弟兵，你也说道去，我也说道去，身子儿却是你也懒丝丝，我也懒丝丝。(《西洋记演义》第23回)

以上诸例中“絮叨叨”、“冻剥剥”、“生擦擦”、“直挺挺”、“滑碌碌”、“懒丝丝”都是口语化的词。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唠叨”、“寒冷”、“生生”、“光滑”、“慵懒”等词相比，前者口语色彩更鲜明，也更为通俗流畅。

近代汉语中还有不少倒反的三音词。袁宾先生说，活跃在书面文学语言中的倒反词语，多数可能来源于当时的口头语言，文人们在记录、使用这些词语时，由于方音不同或用字习惯不同等原因，便产生了同一词语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书写形式的现象。书面作品中使用这类倒反词语，我们能够感觉到新鲜、活泼的口语特色。如“不尴尬”是尴尬的意思，“不甬能”是刚刚能够的意思，“好容易”是不容易的意思，“不颠倒”是神思颠倒的意思。口里说的与心里要表达的意思相反。口语表达是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

四、浓郁的民俗色彩

民俗，是指人类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风尚习俗，是一种社会传承文化现象。民俗学认为，语言是以口头的声音来表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语言也是传承的，在日常生活中重复使用而流传至今。民俗与语言的本质上的密切联系之一，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受着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语言也是民俗借以流转和记录的主要载体。语言学家丰克也说：“词汇也像个小窗户，通过它可以熟悉

一个民族的过去。”^① 词汇作为语言的三个构成因素之一，比语音、语法更易受时代变迁、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思维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

近代汉语中有不少三音词，主要是实词，含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它们所反映的民俗大致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属于物质系统的传统民俗，二是属于行为系统方面的传统民俗，三是属于观念系统的传统民俗。这些词同民俗联系紧密，如物质系统民俗，有关职业的习俗，如“看家婆”、“地理师”、“文笔匠”、“茶博士”、“袜线才”、“船老板”；有关服饰的习俗，如“长命锁”、“双捻布”、“百家衣”、“琵琶襟”、“锁子甲”、“渔婆巾”、“云头鞋”等；有关饮食的习俗如“浮圆子”、“无灰酒”、“黄串饼”、“黄芽菜”、“水答饼”、“苦丁茶”等；行为系统民俗：有关居住、交通的习俗，如“写字间”、“御花园”、“人力车”、“浪子车”等；有关岁时节令的习俗，如“天中节”、“牙盘日”、“天师艾”等；有关婚嫁习俗、生育、丧葬、祭祀习俗、交际的习俗，如“生辰纲”、“送粥米”、“打千儿”、“唱肥诺”、“八拜交”等；有关游艺、艺术的习俗如“盒子会”、“水秋千”、“急口令”、“歇后语”等；有关称谓方面的民俗如“大夫人”、“大姐姐”、“大妈妈”、“大浑家”、“小大哥”等；精神系统的民俗，主要是有关宗教、迷信方面的习俗。如“洗儿会”、“显道神”、“冥衣铺”、“佛诞日”、“烧臂香”、“记名符”、“圣饼子”、“奈何桥”、“玉皇殿”、“迷魂汤”等。这些俗语的修辞功能是显著的。曲彦斌先生说：“概括地说，多具形象、幽默风趣、比喻性强的作用。无论用于铺叙事情、抒发情感，还是用于讥讽、规戒，均有简洁含蓄，富于寓意情趣，活泼、泼辣的应用效果。”^②

① 转引自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② 曲彦斌：《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五、流畅的韵律性

汉语是一种极其注重语音节律的语言。节律美的追求在汉语中已不仅是一种言语的调节美化，而且成为语言系统的规约成分。王力先生在《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中说，语言的形式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乐所具备的，所以形式的美也可说是音乐的美。在零度语境中，单音词无所谓节奏，双音词开始有了简单的节奏，三音词因为有了更多的语素，更长的音流，从而形成更鲜明的层次、更流畅的节奏，是汉语里的韵律词。赵元任先生认为，一连串中间没有停顿的音节不管是组成一个词还是组成一个短语，它们的轻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其中最末了的那个最重，起始的那个其次，中间的最弱。这种轻重的变化也是形成韵律的手法。

前文提及，从结构方面来切分，三音词主要有 A|BC、AB|C 两种层次，意义停顿制约语音节奏，三音词也相应具有这两种节奏模式。汉语无论构词造句，都追求王力先生所说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音乐的美。平衡、稳定、匀称是人们对语言听觉方面的普遍要求。二音节语与四音节语都给人整齐、匀称、稳定的感觉。三音节表面看来给人不稳定之感，它却是利用节奏的奇偶搭配来实现由不稳定到稳定而平衡的过渡。《文心雕龙·章句》中说：“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例如：

A|BC 式

紧不紧	疾不疾	窘不窘	淡不淡	拟不拟	恨不恨	学不学
茶博士	酒博士	女陪堂	女先生	小日中	大年日	白相相
白厮赖	硬打挣	厮罗惹	免不得	保不全	打官司	做生意
翻筋斗	静悄悄	精赤赤	冷冰冰	大落落	喜孜孜	假惺惺
黑凛凛	黑洞洞	悄冥冥	光绰绰	光油油	寒粟子	

AB | C 式

杀威棒 胭脂铺 香水行 纸马铺 荷兰水 高丽纸 孝感车
 沙门岛 醉眼子 相思病 噎食病 风流疮 长命灯 长命钉
 口含钱 摺叠扇 九转丹 外来钱 洋胰子 黑头虫 鸿门宴
 抓地虎 糖肥皂 纸老虎

有时，也利用具体语境来实现平衡与稳定的美感。“既要保持平稳的优点又要避免板滞的毛病，较常用的安排是让成对的三音节出现在作品中。”^① 郭绍虞先生也说：“三音节不够稳，再用一个，把两个三音词并列在一起，或两个以上三音词组并列在一起，那又觉得音节匀称而安稳。”^②

例如：

(1) 红馥馥夭桃喷火，绿并并芳草堆烟。（《替杀妻》第1折）

(2) 玉娉婷，新梳掠，曲弯弯柳眉青浅，香馥馥桃脸红娇。
 （《梧桐叶》第3折）

至于 ABB 式状态形容词或象声词，更具有流畅的音乐美。杨国学先生说：“ABB 结构三个音节，词根是声音浑厚的定音鼓，叠音词缀好比是清脆悦耳的沙锤声，两者搭配协调，简直就是那节奏明快、美妙动听的华尔兹舞曲的一节节乐谱。”^③ 蒋冀骋先生也说：“这种结构以前一词根为基本意义，后两个音节起补充、描述和加强程度的作用。使用得当，可使语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增加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美。”^④

① 文炼：《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

②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8页。

③ 杨国学：《形容词 ABB 结构的修辞特点》，《修辞学习》，1999年第1期。

④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第七章 三音异形词

近代汉语三音词的书写形式并不统一，同一个词在同时代的不同文献里，甚至在同一文献里都会有好几种写法，如“吃敲才”与“吃敲材”，“乞贫婆”与“吃贫婆”，“砂壳子”与“沙壳子”，“天抱疮”与“天泡疮”，“打擗鼓”与“打鞞鼓”，“踩盘子”与“采盘子”，“吃官司”与“吃官事”，“歪厮缠”与“歪丝缠”，“薄怯怯”与“薄设设”，“黄甘甘”与“黄绀绀”，“媚姿姿”与“媚孜孜”，“惊吉力”与“惊吉利”、“惊急力”、“荆棘力”，“呆不邓”与“呆不腾”、“骨碌碌”与“骨鲁鲁”、“古噜噜”，“阿磕绰”与“阿可绰”、“阿各绰”、“阿可赤”等等。

这些词既不是同义词、同音词，也不能简单判之为异体字，它们的读音和意义完全相同，只是词形有所不同，我们称之为异形词。它与异体字的区别是：

首先，异形词属于词汇层面，异体字属于文字层面。异体字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而异形词中是指两个词，它们的意义、用法完全相同只是这两个字用得不同，才定之为异形词，相异的两个字本身并不能构成异体字，例如“吃官司”与“吃官事”，单独看“司”和“事”，它们并非异体字，但由于它们的不同，“吃官司”与“吃官事”构成了一组异形词。

其次，异体字之间不可能存在同源、古今字的联系，而异形词中“异”的字可以存在以上关系。如“吃敲才”与“吃敲材”中的“才”与“材”是同源字，“酒大工”和“酒太公”中的“大”和“太”是古今字。

《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编）中收录这样的例子 122 个，下面从其增多的原因和结构类型两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异形词增多的原因

为何近代汉语中的异形词数量会如此之多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前文提到的，近代汉语处于由雅到俗的语体转型时期，市民阶层形成壮大，平民意识增强，审美情趣通俗化，白话小说和戏剧兴盛，人们刻意模仿当时的口语，在记录语言时会出现重音不重形的情况。由此，袁宾先生说：“近代汉语文献多记录口语，记录者因方言读音差异、用字习惯不同，或其他种种原因，对于同一个词有时使用不同的文字，有时同一作品中对同一个词语也有不同的写法。”^①

其次是由于采取音译法翻译时，选用同音异形异义词造成的。如蒙语的“忽然”被翻译成汉语时可以有几种写法：“忽刺八”、“忽刺巴”、“虎辣巴”；蒙语的“酒，黄酒”被译成“答刺孙”、“打刺苏”、“大刺酥”；蒙语的“勇士”被译成“巴图鲁”、“把都儿”。

自唐宋以来，“声母从清浊两套变为只有清音一套，韵部从阴、阳、入三种韵，变为只有阴、阳两韵；声调也从唐代的四类八调，即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而分阴、阳两类，变为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三类四调”。^②最大的变化是[-p] [-t] [-k] 韵尾的消失。语音的变化会使原来不同的音变得相同或相近了，而原来相同的音会变得不同了，但由于方言差异，仍会保留在近代语言里。如“吃贫婆”的“吃”在中古与“乞”读音一

①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13 页。

② 张九林：《试说汉语语音史上的几个“为什么”》，《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 年第 4 期。

样，“绿沉枪”中的“绿”与“六沉枪”中的“六”在上古读音一样，现在在江淮方言里“吃”仍念“乞”，“绿”仍念“六”。而上古不同音的平声字“猴”与入声字“鹤”在近代由于入声的消失而变得相同了，也可以同音替代。例如：

(1) 我将你寻到有三千遍，叫道有二千声，怎这般死没堆在灯前立。（《神奴儿》第2折）

(2) 气的我死没腾软瘫做一垛，拘不定精神衣怎脱。（《货郎旦》第1折）

(3) 呆不邓禁得程途泞，你你你，甚来由认得明。（《齐东绝倒》第3折）

(4) 为甚么干支刺吐着舌头，呆不腾瞪着眼脑，鼻凹里冷气出，咽喉内热涎潮。（《燕青博鱼》第4折）

(5) 是话儿听得都呆答孩，则俺为情痴信及你人儿在。（《牡丹亭》第39出）

(6) 独苦那呆打孩的姐姐嫁了个卖柴蠢汉，守着一根扁担，受尽了万种凄凉。（《野叟曝言》第28回）

(7) 丁当捻碎连玉环，生可擦分开比翼鸟。（《误入桃园》第4折）

(8) 将一朵并蒂莲，生磕擦两分开，刀割断合欢带。（《玉欢带》第3折）

(9) 有似风颠，惊急力前合后偃。（《红梨花》第4折）

(10) 唬的我惊吉利不敢孜孜看。（《龙门隐秀》第1折）

“死没堆”与“死没腾”都是形容人死气沉沉的样子。“堆”，《广韵》，都回切，平声端母；“腾”，《广韵》，徒登切，平声定母。中古定母并入了端母。“呆不腾”与“呆不邓”都是指痴呆木然的样子。“不腾”、“不邓”是核心词“呆”的无实义后缀，“腾”与“邓”语音相近。因此在音同的前提下，用字则比较随意。“呆打孩”与“呆答孩”都是形容人木然痴立的样子。打，《广韵》，德冷切，上声梗端韵；答，《广韵》，都合切，入声端母。

《中原音韵》中“打”、“答”均属家麻韵，打为上声，答为入声作平声。“生可擦”、“生磕擦”犹云“生生地”、“硬是”之意。可，《广韵》，枯我切，韵上声；磕，《集韵》，克盍切，盍韵溪纽入声。《中原音韵》中属戈韵上声。磕字未收，但与嗑同。中古见纽盍韵的嗑字属歌戈韵，为入声作去声。“惊急力”、“惊吉利”都是形容人神情慌乱的样子。力，《广韵》，林直切，来纽职韵入声。利，力至切，来纽至韵去声。《中原音韵》中力、利均属微韵，力为入声作去声，利为去声。

二、异形词的类别

按照三音异形词的形成原因、意义特点和结构特点，将之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无关联异形词

所谓无关联异形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形词中“异的部分”，只是声音相同，意义上不存在任何关联。按照其语音情况和构词方式有以下类型：

1. 附加式异形词

附加式异形词，即由词根加词缀组成的异形词。异形词中，“异”的部分全部是词缀。这些双音后缀有的完全虚化，成为只有语法意义的标志，有的还有轻微的词汇意义。它们对整个三音词的词性、词义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起衬音、衬义、衬结构的作用。例如：

（1）他如今做了三谒茅庐，勉强承伏；软兀刺走向前来，恶支煞倒退回去（《玉镜台》第4折）

（2）俺将你画的这恶支杀样势，莫不是盹睡了门神也那户尉。（《盆儿鬼》第3折）

（3）谁叫你贪心爱他不义财，今几个脱空须败，恶支沙将着

等罪名揣。(《黄粱梦》第2折)

(4) 饮香醪,及时游赏,沉醉乐滔滔。(《金貂记》第36出)

(5) 奴心愿婆婆好,一家都得乐陶陶。(《跃鲤记》第20出)

“恶支煞”与“恶支沙”、“恶支杀”都是形容人凶神恶煞的样子,“恶”后语素无实义,都是词缀。“煞”、“杀”、“沙”中古同音。“乐滔滔”与“乐陶陶”都是形容快乐而悠闲自适貌,“滔滔”与“陶陶”成了形容词的后缀。

2. 复合式异形词

指异形词的结构为复合结构。按照不同的结构方式将其分成以下几种:

①主谓式

(1) [红见仆人,笑云]:“你几时来?可知道‘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西厢记》第5本第1折)

(2) 昨夜个银台上剥地灯花爆,他两个是九重天上皇太子,来探俺这半病不残臣僚。(《三夺槊》第2折)

(3) 且拿到开封府再作道理,只是这血淋淋的,怎么个拿法。(《龙图耳录》第21回)

(4) 扑哧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金瓶梅词话》第87回)

“灯花报”、“灯花爆”指灯芯燃烧时偶尔爆发出的花星,叫做灯花,古时认为有喜事来临;“血淋淋”、“血沥沥”是形容鲜血淋漓的样子。

②述补式

(1) 冻钦钦的难立扎,脚稍天腾的吃个仰刺叉。(《灰阑记》第3折)

(2) 望着晁思才心坎上一头拾将去,把个晁思才拾了个仰百叉。(《醒世姻缘传》第20回)

(3) 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赶着扯他,被他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个仰八叉。(《儒林外史》第41回)

“仰八叉”、“仰刺叉”、“仰百叉”都是指脸面朝上往后跌倒，实是同一个词。

③定中式

(1) 卜儿接了鸦青钞。(《词令摘艳》第1卷)

(2) 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雍熙乐府》第17卷)

(3) 是治他身子儿，一个毛孔里生一个天泡疮。(《金瓶梅词话》第51回)

(4) 遇有什么娼妓，好的也嫖，歹的也嫖，后又生出一身天报疮来。(《醒世姻缘传》第25回)

(5) 那里发付这殃人货，势到来如之耐何。(《气英布》第1折)

(6) 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不多时引出一伙，中间一个央人货。(《耍孩儿·庄稼人不识勾栏》)

(7) 油门儿，绿油窗儿，门上挂着斑竹帘儿，帘下儿卧着个哈叭狗儿。(《魔合罗》第1折)

(8) 众人听了都笑道：“骂得好。可不是给了那西洋点儿哈巴狗。”(《红楼梦》第37回)

“鸦青钞”、“鸭青钞”指当时的纸币；“天泡疮”、“天报疮”指一种有毒的皮疹；“殃人货”、“央人货”是骂词，犹骂人精；“哈叭狗”即“哈巴狗”。

④动宾式

(1) 那些散了的长随，还有几个没找饭主，满处打游飞。(《儿女英雄传》第13回)

(2) 白日里到处打油飞，夜晚间还钻入冷铺存身。(《金瓶梅词话》第96回)

(3) 因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咙又响，恐被邻家听见，反装幌子，敢怒而不敢言。(《醒世姻缘传》第30卷)

(4) 我叫起来，又见众人都在那里，怕装幌子，只得推倒他，方得脱身。(《西湖佳话·雷峰怪迹》)

(5) 走将来磕牙料嘴，陪着笑卖查梨，调弄他舌巧口疾。(《举

案齐眉》第3折)

(6) 你那里干支刺的陪笑卖楂梨，不须咱道破，他早知。(《五侯宴》第4折)

(7) 打酒来！打酒来！不论热的冷的，只吃一壶，助助兴头，好去看打擂台。(《飞龙全传》第20回)

(8) 打那等打擦台会逞能，摆山棚博个赢，占场儿没一个敢和他争施逞。(《黑旋风》第1折)

“打游飞”、“打油飞”指无处归宿而到处游荡；“装幌子”、“装幌子”比喻把事情亮出去，显示于众，多指丑事；“卖楂梨”、“卖楂梨”指比喻用甜言蜜语达到弄虚作假的目的；“打擂台”、“打擦台”指旧时搭高台与人争交比武。

⑤并列式

此类都为“ABB”式状态形容词。例如：

(1) 面皮儿黄绀绀，身子儿瘦岩岩，相识每徒然轻视俺。(《柳营曲·收心》)

(2) 你没病？我看着你这嘴脸，有些黄甘甘的。(《张天师》楔子)

(3) 贼淫妇！往常言语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来了，偷养小厮。(《金瓶梅词话》第12回)

(4) 人面前古怪刚直假撇欠，只怕你背地里荒淫愚滥。(《萧淑兰》第2折)

“黄甘甘”即“黄绀绀”，形容脸色萎黄的样子；“假撇清”与“假撇欠”都是假正经的意思。

⑥状中式

(1) 择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蒋竹山倒踏门招进来，成其夫妇。(《金瓶梅词话》第17回)

(2) 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个家长，又唤作倒于门。(《西游记》第8回)

“倒踏门”、“倒于门”指男的至女家成婚。

3. 单纯异形词

是指由一个词素构成的三音异形词。

① 联绵词

联绵词，“皆合两字之声以成一事之意”（王筠《毛诗双声叠韵说》），指用两个音节的组合来表示一个单纯的意义。联绵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因声载义，义存于声，词义与字形无关，文字只是记录联绵词语音形式的符号”。^① 由于联绵词的意义存于语音之中，而语音又有古今演变、南北转化，因而一个联绵词常常有几个书写不同而语音相近的形式。例如：

（1）便是老亲，也有近的，也有远的，母亲怎葫芦提，只说老亲。（《合汗衫》第4折）

（2）如此，只是鹧卢提看，元不曾实得其味。（《朱子语类》第117卷）

“葫芦提”与“鹧卢提”都是形容人糊里糊涂的样子，“葫芦”是叠韵联绵词。

② 象声词

中古的一批象声词到近代发生了功能变异，有拟声、描形、摹状的作用。另一类纯象声词，汉字仅起记音的作用，跟意义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因此，这些词只要音同或音近，可以相互替换。例如：

（1）气勃勃堵住我喉咙，骨噜噜潮上痰涎沫。（《货郎担》第1折）

（2）却说那和尚拿起面来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三遂平妖传》第11回）

（3）我拖在这墙跟底下，着这逼绰刀子搜开这墙，阿磕绰我靠倒这墙，遮了这死尸。（《朱砂担》第2折）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4) 天色晚也，来到这后花园中，我跳过这墙去。阿可绰！我跳过这墙来，一所好花园也！（《四春园》第2折）

(5) 正说话间，只见迎春气吼吼的走进来，说道：“娘快来，官哥不知怎么两只眼不住反看起来，口里卷些白沫出来。”（《金瓶梅词话》第53回）

(6) 单提那老姬打头，引僧觉空持棍在后……气冲冲一直赶到老姬家里。（《醒世恒言》第22卷）

“骨噜噜”与“骨碌碌”都是模拟物体圆滚翻转的声音和样子，“阿磕绰”与“阿可绰”都只表感叹的词；“气吼吼”与“气冲冲”都是形容人气急败坏、大声喘气的样子。“吼吼”与“冲冲”不仅摹声，而且拟状。

③音译词

近代汉语中有一些借自蒙语的音译词，同象声词一样是记音符号，因此，一个词常常有多种书写形式。它们只求音同或音近，字的形体与意义没有丝毫关系。

例如：

(1) 忽刺八梦断天涯，空没乱无情无绪。（《云窗梦》第3折）

(2) 我说呢，姑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刺巴的打发个屋里人来，原来是你这蹄子闹鬼！（《红楼梦》第16回）

(3) 常时只喝一口黄酒就醉得什么似的，这烧酒是闻也不闻。他虎辣八的，从前日起只吃烧酒和蛋哩。（《醒世姻缘传》第45回）

(4) 撒因答刺孙，见了抢着吃。（《哭存孝》第1折）

(5) 金盏子里满斟着赛银打刺苏。（《存孝打虎》）

(6) 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刺酥。（《水浒传全传》第24回）

(7) 必赤赤怀揣着文簿五色石，手架着苍鹰。（《射柳捶丸》第3折）

(8) 毕彻赤把体面。（《流星马》第2折）

(9) 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陈州糴米》第1折）

(10) 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刺孩，都是狗养的。
(《哭存孝》第1折)

“忽刺八”、“忽刺巴”、“虎辣巴”是蒙语“忽然”的意思；“答刺孙”、“打刺苏”、“大刺酥”蒙语是指“酒，黄酒”；“必赤赤”、“毕彻赤”蒙语里指主管文书的官吏；“虎刺孩”、“忽刺孩”蒙语里是指强盗。

(二) 有关联异形词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形词中，“异”的部分不仅读音相同，而且在意义上甚至形体方面存在相通或相关之处。

1. 同源词异形词

它是指异形词中，“异”的部分存在同源关系，一般是同源字，这是理据性最强的一类三音异形词。例如：

(1) 猛见了你这吃敲材，我只问你这毒药从何处来。(《窦娥冤》第4折)

(2) 今番夜，教你吃敲才，好歹将意儿团弄。(《紫钗记》)

(3) 凭时节老人家暮古，与人家重生活难做，哎儿也，你寻个口衔钱赎卖你娘那一纸放良书。(《五侯宴》第1折)

(4) 今日个浪包娄到么公庭混赖着；你街坊每常好是不合天道，得这些口含钱直恁般使的坚牢。(《灰阑记》)

(5) 他目不转睛把咱来厮认，我错支刺进退无门。(《破风诗》第3折)

(6) 荆棘刺怎动那，死没腾无回豁，措支刺不对答，软兀刺难存坐。(《西厢记》第2本第2折)

“吃敲材”与“吃敲才”都是詈词，意指挨揍的坏子。“才”与“材”同源。《说文·木部》：“才，木挺也。”徐锴曰：“木之劲直堪如於用者。”“口衔钱”与“口含钱”是指旧时习俗，死人入殓时，口中放一枚铜钱。衔 [heam]、含 [hem]，侵谈旁转。《说文·金部》：“衔，马勒中也。”《释文》：“衔，口中勒也。”师古

曰：“衔，含也，包含在心，以为过也。”《说文·口部》：“含，嗛也。”《释名·释饮食》：“含，合也，合口亭也。衔亦然。”二字是同源字。“错支刺”与“措支刺”中，“错”与“措”是同源字。《说文》：“措，置也。”《论语·子路》云：“则民无所措手足。”《易·系辞》：“苟错诸地而可矣。”疏：“错，置也。”

2. 古今字异形词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形词中，“异”的部分是古今字的关系。例如：

(1) 那婆娘舌刺刺挑茶鞞刺，百枝枝花儿叶子，望空里揣与他个罪名儿。（《货郎旦》第3折）

(2) 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百支支写不了风流帐。（《长生殿》第38出）

(3) 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清平山堂话本·错认尸》）

(4) 只见黑洞洞灯也不点。炕上有两个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个上炕睡下，那一个才脱裹脚。（《金瓶梅词话》第50回）

《说文·木部》：“支，去竹之枝也。”徐灏曰：“支枝古今字，干支犹鞞枝也。”“酒大工”和“酒太公”都是指酿酒工。“太”是古字，“大”是今字。

3. 近义词异形词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形词中，“异”的部分不仅读音相同，而且在意义上相似，是近义词。例如：

(1) 出武林门，直到新市桥上吴防御门首，坐在街檐石上。（《古今小说》第3卷）

(2) 众人依允，就在阶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笙、箫、象板，口吐清音，呜呜咽咽地又欢唱起来。（《古今小说》第3卷）

(3) 拿进来的钱可是不少，几时看见半个沙壳子漏在我手里？如今倒同我算起帐来了。（《官场现形记》第5回）

(4) 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的小钱，和

礼房大闹，经旁人劝散。（《负曝闲谈》第1回）

（5）则我这节妇牌旌表在丽春园，更和你紫泥宣颁降到临川县。（《对玉梳》第2折）

（6）养儿不要厠金溺银，只要触景生情，倒还是丽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没饭吃。（《金瓶梅词话》第23回）

“街檐石”、“阶沿石”指门口沿街的垫石。“沙壳子”、“砂壳子”指哑板钱。“丽春园”、“丽春院”是妓院的别称。

我们收集到的有关联异形词有11个，无关联异形词有111个，再结合三音异形词的词性、结构方式，将122组异形词列表分析如下：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象声词	副词	连词	总计
附加词	4		29			3		
复合词	偏正式	33	3	4		5		
	主谓式	2		4				
	联合式			4				
	动宾式		12					
	重叠式							
单纯词	联绵词	2						
	象声词				10			
	音译词	6						
总计	106	47	15	37		10	5	

三音异形词以无关联异形词占到绝大多数，异形词异的部分重在语音相同，而不在于意义上有多大的联系。三音异形词主要分布在名词、形容词、动词、象声词和副词里，异形词主要分布在实词里，虚词里的异形词很少。三音异形词主要分布在附加式、偏正式、动宾式等结构里，其他结构类型的词里三音词很少。

附表：三音节异形词（122个）

一会家-一会价 一窝蜂-一窝风 一嘟碌-一嘟噜 几回家-几回价

大刺刺-大落落 口衔钱-口含钱 乞贫婆-吃贫婆 火不甃-火不腾
 火匝匝-火杂杂 天报疮-天泡疮 不长进-不长俊 不睹事-不睹是
 爪洼国-爪哇国 巴不得-巴勿得 打平和-打平伙 打把式-打把势
 打茶会-打茶围 打背弓-打背工 央人货-殃人货 乐陶陶-乐淘淘
 仰百叉-仰八叉 生可擦-生磕擦 打擂台-打擦台 打游飞-打油飞
 打擗鼓-打甯鼓 灯花爆-灯花报 耳光子-耳刮子 百支支-百枝枝
 有分交-有分教 死没堆-死没腾 乔作衙-乔坐衙 阶沿石-阶檐石
 死没堆-死没腾 闷打孩-闷打颧 闲摇摇-闲遥遥 私窠子-私科子
 犹兀自-犹古自 死没堆-死没腾 呆不腾-呆不邓 呆打孩-呆打骸
 哈叭狗-哈巴狗 蛇螂皮-蛇郎皮 草团标-草团瓢 鸦青钞-鸭青钞
 砂壳子-沙壳子 浪包娄-浪八喽 酒大工-酒太公 家生肖-家生哨
 眼睁睁-眼撑撑 野狐禅-野狐涎 假撇欠-假撇清 猛哥丁-猛割丁
 探事人-探细人 措支刺-错支刺 街檐石-阶沿石 黄甘甘-黄绀绀
 湿浸浸-湿津津 装谎子-装幌子 葫芦题-葫芦提 雄赳赳-雄纠纠
 紫棠色-紫膛色 等住会-等住回 意不过-意勿过 碰顶子-碰钉子
 薄设设-薄怯怯 踩盘子-采盘子 棺材檀-棺材宣□ 燎浆泡-潦浆

泡

热忽刺-热呼辣 紧邦邦-紧绑绑 倒踏门-倒于门 接官厅-接官亭
 甚势沙-甚势霎 面魔罗-面磨罗 歪丝缠-歪死缠 恶狠狠-恶眼眼
 丽春园-丽春院 泥丸宫-泥垣宫 闹蛾儿-闹鹅儿 阿磕绰-阿可绰
 战笃速-战笃索 笃速速-笃簌簌 鬼狐由-鬼胡涎 拨浪鼓-博浪鼓
 常则是-常只是 不甬能-不付能 大纲来-大刚来 生刺刺-生辣辣
 死临侵-死临浸 无一时-无移时 夜猫子-夜魔子
 捞什子-劳什子 绿沉枪-六沉枪 马泊六-马百六-马伯六
 鞞裆裤-瞞裆裤 歪刺姑-歪刺骨-歪腊骨-歪辣骨
 削刮脸-削骨脸 怒烘烘-怒吡吡 昏邓邓-昏腾腾-昏澄澄
 涎邓邓-涎瞪瞪 卖查梨-卖楂梨 忽刺八-忽刺巴-虎辣巴
 急切里-急节里-急且里 惊急力-惊急列-惊急里-惊急烈
 窄鳖鳖-窄逼逼 恶支杀-恶支沙-恶支煞 必赤赤-毕彻赤

虎刺孩-忽刺孩 骨碌碌-骨嘟嘟-骨噜噜 一勇性-一涌性
扎筏子-扎伐子 把都儿-巴图鲁 瘦岩岩-瘦恹恹
答刺孙-打刺苏-大刺酥 媚姿姿-媚孜孜
吃敲材-吃敲才 血淋淋-血沥沥-血淥淥 吃官司-吃官事

第八章 同义项的双音词与三音词的比较

近代汉语里，同一个义项，有不少存在着双音词和三音词两种表达方式，它们构词用的主要词素相同，只是在构词方式、意义内容、发展情况方面存在着差别。我们从许少峰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中共收集到这样的例子 114 组，下面从其结构、义项、发展趋势三个角度作一些探讨。

一、构成方式比较

（一）以双音词作词根，三音词添加了构词词缀

1. 偏正式-附加式。偏正式双音词加上词缀变成三音词，全部是加后缀

①名词

末梢-末梢头

（1）程子答或人之问，说一大片，末梢只有这一句是紧要处。

（《朱子语类》第 118 卷）

（2）明四目，达四纲，末梢头贤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纲自治。（《大宋宣和遗事》元集）

地窖-地窖子

（1）却说孙子天天晚出地窖来，凭探便行，向屏风上见和诗

一首。(《七国春秋平话》卷上)

(2) 女子让他走后，一脚跨进门去，只见里面原来是个夹墙地窖子。(《儿女英雄传》第7回)

晚爷—晚老子

(1) 江流儿，你为亲爷害晚爷，这供状桩桩是实。(《西游记》第1本第4出)

(2) 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为你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二刻拍案惊奇》第10卷)

②副词

一坨—一坨儿

(1) 只见一个男子搭着个妇人，一坨坐着喝酒。(《争报恩》楔子)

(2) 却说僧道两家赌胜，俱有了保官。只见文武官将议论做一坨儿。(《西洋记演义》第12回)

一力—一力价

(1) 联名俱保，一力申辩，才保全了大相公的功名。(《雪月梅》第26回)

(2) 且说晋王从那天叻十八年正月，得魏州献到唐国受命之宝，诸将一力价劝进。(《五代史平话唐卷下》)

一地—一地里

(1) 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梧桐雨》第3折)

(2) 问侍婢以来，兢兢战战，一地里笃麽。(《西厢记》第6卷)

2. 动宾式-附加式

①动词

揞空—揞空子

(1) 你两个穿着红衣裳，一定是与我磕头，你揞空磕了头罢，好脱了衣裳帮忙。(《醒世姻缘传》第5回)

(2) 若不是狄周死鳔白缠，他还要揞空子待跑。(《醒世姻缘传》

第38回)

②名词

念心-念心儿

(1) 这一套衣服并这件首饰儿，与你做念儿。(《金瓶梅词话》

第62回)

(2) (贾琏) 又将一条汗巾递与平儿，说：“这是他家常系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儿。”(《红楼梦》第69回)

3. 重叠式-附加式

①名词

混混-混混儿

(1) 回头一问贾家的管家，管家说：“这三个人都是混混。”
 玏哉方知道是流氓。(《负曝闲谈》第8回)

(2) 为库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儿，他们认定一两个王公做靠主，
 谋得了库缺。(《孽海花》第21回)

②副词

秃秃-秃秃里

(1) 秃秃他这锭银，怎好出主？(《水浒传》第104回)

(2) 秦重袖中摸出这秃秃里一大锭放光细丝银子，递与鴛儿道：“这一锭十两重，足色足数，请妈妈收着。”(《醒世恒言》第3卷)

4. 主谓式-附加式。全部是名词

马快-马快手

(1) 计巴拉还得了七十六两银子，走到县前那马快房内，只见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醒世姻缘传》第11回)

(2) 拣个好日子，元椿打扮作马快手的模样，与赛儿相别。
 (《初刻拍案惊奇》第31卷)

路歧-路歧人

(1) 众位在上，媳妇不是路歧，也不会卖药打卦，因殁了丈夫，无计可奈，只得自出来赚三二十文钱使。(《三遂平妖传》第12

回)

(2) 西门庆道：“便是唱曲儿的张惜惜，我见他是路歧人，不喜欢。”（《水浒全传》第24回）

5. 附加式-附加式

名词

刽子-刽子手

(1) 刽子蒙令，斩了豹尾，献首级与武王。（《武王伐纣平王》卷下）

(2) 唤刽子手，将那两个贼犯绑将过来。（《谢金吾》第3折）

6. 联合式-附加式

副词

特故-特故里

(1) 不是我特故地把哥哥来恨，他他他不思忖一爷娘骨肉，却和我做日月星辰。（《杀狗劝夫》第1折）

(2) 我特故里说的别，包弹遍，不嫌些蹬弩开弓，怎说他袒臂挥拳。（《拜月亭》第4折）

（二）以双音词为构词词素，三音词添加了新的构词词素

1. 三音词添加了构词的核心词素。我们把偏正结构里的中心语、动宾结构里的宾语、联合结构的两部分都看成是核心语素

① 偏正式-偏正式

名词

云阳-云阳市

(1) 传旨令金瓜武士领一千武林军前去团团围住罗府，不管老幼人等，一齐绑拿，发云阳口，斩首示众。（《粉妆楼》第11回）

(2) 今日招成罪非轻，云阳市上怨怎生。（《寻亲记》第11出）

无明-无明火

(1) 看这火，能教烈士无明发，对这雪，应使奸邪心胆寒。（《水浒全传》第10回）

(2) 要我渡你也容易, 你息得心上无明火, 便渡你过去。(《城南柳》第3折)

公事-公事人

(1) 圣帝降辇升殿, 众神起居毕, 传圣旨, 押过公事来。(《古今小说》第16卷)

(2) 若是没有买路钱, 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 待你取钱来赎。(《水浒传》第34回)

这样的例子还有: 王八-王八蛋 泼才-泼才料 屋里-屋里人
鬼门-鬼门关 跟前-跟前人 个中-个中人 鸟人-鸟男女
陌路-陌路人 霎时-霎时间 男儿-男子汉
一壁-一壁厢 旗牌-旗牌官

②联合式-偏正式

心肝-心肝肉

(1) 我心肝, 我不枉有心爱你。(《古今小说》第38卷)

(2) 领了夜珠出来, 真是黑夜里得了一颗明珠, 心肝肉的口里不住叫。(《初刻拍案惊奇》第24卷)

③动宾式-偏正式

展眼-展眼间

(1) 陡听得当的一声, 又若金钟铜磬一般, 倒吓了一跳, 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红楼梦》第6回)

(2) 他方才还合我说话, 怎么展眼间就不见了呢?(《龙图耳录》第106回)

丧门-丧门星

(1) 花花太岁我第一, 浪子丧门再无双。(《鲁斋郎》楔子)

(2) 犯着这位丧门星, 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 我先去碰一碰看罢!(《老残游记》第4回)

④附加式-偏正式

脖子-脖子梗

(1) 若还对翻了, 就那里舒着脖子, 受你板斧。(《水浒传》

第73回)

(2) 俺们这里人人都担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忽飞到脖儿梗上来。(《老残游记》第6回)

⑤主谓式-偏正式

鬼精-鬼精灵

(1) 你便有那降魔咒，度人经，也不出的这厮们鬼精。(《东堂老》第2折)

(2) 这一请了都堂来，他那跟的人，哪一个不是鬼精灵似的。(《龙图耳录》第41回)

⑥附加式-附加式

词根部分添加了核心词素。

小二-小二哥

(1) 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即便筛酒。(《水浒全传》第25回)

(2) 房宿饭钱都少下他的，那小二哥被主人家埋怨，今日把我赶将出来。(《燕青博鱼》第1折)

⑦动宾式-动宾式

宾语部分添加了核心词素。

发科-发科分

(1) 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叫你发科。(《二刻拍案惊奇》第21卷)

(2) 这《金钢经》倒是那太守起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一发上心。(《二刻拍案惊奇》第1卷)

无聊-无聊赖

(1) 因贤弟不在，独自无聊，自去洵阳楼上饮了一瓶酒。(《水浒全传》第39回)

(2) 莫不为步迟迟更深等的无聊赖，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早些儿觉来也波哥。(《留鞋记》第2折)

这样的例子还有：

有分-有分教 走方-走方步 登东-登东厕 撮合-撮合山
 燥脾-燥脾胃 打背-打背工 打脱-打脱冒 养汉-养汉子
 揭短-揭痛疮 走气-走声气 讨气-讨口气 不济-不济事
 扯臊-扯臊淡 投至-投至到

2. 相对于双音词，三音词附加了非核心词素。这样的例子有15组

女生-女先生

(1) 徐老娘也与晁夫人回敬了喜酒，也与女生三钱银子。(《醒世姻缘传》第21回)

(2) 这应二爹错听了，后边是女先生郁大姐弹唱与娘每听来。(《金瓶梅词话》第32回)

一遭-一周遭

(1) 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柳，树荫中一遭粉墙。(《水浒传》第9回)

(2) 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水浒传》第7回)

(三) 以双音词为叠根，部分重叠而构成的三音词

1. 偏正式-重叠式

白相-白相相

(1) 辛辛苦苦做了一年豆腐生意，喜得年终，不免到街上去白相。(《血影石》第26回)

(2) 四老爷末要再说笑话哉。到仔上海白相相，该应用脱两钱。(《海上花列传》第15回)

2. 联合式-重叠式

絮叨-絮叨叨

(1) 再不要你冷温存，热絮叨，再不要你衣眠迟，热起得早。(《牡丹亭》第29出)

(2) 你调着三寸舌尖儿伎俩，絮叨叨卖弄你数黑论黄。(《古城

记》第13出)

二、意义比较

从理性意义的义项、附加意义两方面进行比较,可将同义项的双音词和三音词分成以下情况:

(一) 义项数目相同,都是单义词,理性意义完全一致

1. 理性意义完全一致,附加意义完全一致。例如:

耳光-耳光子

(1) 放了一只手,看着和尚脸上只一拍,打个大耳光。(《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连女成佛记》)

(2) 把他骂了一顿,连打几个耳光子,连主人家也数落了几句。(《古今小说》第1卷)

单身-单身汉

(3) 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

(4) 没亲眷独自个单身汉,名敬思小人姓安。(《仁存孝打虎》第2折)

私门-私门子

(5) 这些地方,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儒林外史》第11回)

(6) 甚至于统领的相好,甚么私门子,钓鱼巷的婊子,这种门路,亦都有人走。(《官场现形记》第30回)

例(1)、例(2)中的“耳光”、“耳光子”都是指以掌拍脸;例(3)、例(4)中的“单身”、“单身汉”都是指无家无室独身一人的男子;例(5)、例(6)中的“私门”、“私门子”都是指私娼。它们的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完全一致。

2. 理性意义完全一致,但词的信息含量不同,附加意义有区别

词的附加意义,刘叔新先生称之感性意义,将感性意义分成感

情色彩、态度色彩、评价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格调色彩、语气色彩。^① 这里主要指形象色彩、语体色彩、感情色彩。

①形象色彩不同。例如：

衣饭-衣饭碗

(1) 小人的衣饭无可奈何。提辖先行，小人便寻将来。(《水浒传》第3回)

(2) 他们还好，把我的衣饭碗儿也打破了。(《歧路灯》第66回)

脖子-脖儿梗

(3) 若还对翻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水浒传》第73回)

(4) 俺们这里人人都担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忽飞到脖儿梗上来。(《老残游记》第6回)

绊索-绊马索

(5) 解宝扶着哥哥，不便厮杀，被北军赶上，撒起绊索，将解珍、解宝双双横拖倒拽，捉入阵中去了。(《水浒传》第98回)

(6) 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水浒传》第48回)

例(1)、例(2)中的“衣饭”与“衣饭碗”指生活来源。它们的义项相同，理性意义相同，但“衣饭碗”由于添加了“碗”，隐含了一个比喻：把生活来源比作具体可见的碗，显得更生动。例(3)、例(4)中的“脖子”、“脖儿梗”都是指头颈。由于添加了“梗”使得“脖子”显得更形象、更生动。例(5)、例(6)中的“绊索”、“绊马索”指两个人拽住绳索两头，放松，候对方走近时，使对方踢着绊倒。“绊马索”既是通过绊马来绊人，所以更具体更形象。

这样的例子还有“揭短-揭痛疮”、“醒木-醒堂木”等。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87页。

②语体色彩不同。例如：

语体是指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修辞规律的间接体现者。刘叔新说：“语体色彩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言语语体的对立中产生和存在的。只用于或较多用于口语的词语，会有口语色彩；而只用于或一般用于书面语的词语则带有书面语色彩。相当多的词语以同等流行的程度出现于口语和书面语，它们就没有语体色彩，是通用的，或者说在语体色彩上是中性的。”^①我们相应地将词分成口语词、通用语词和书面语词。

日逐-日逐价

(1) 只是我门户人家，日趁日吃，就是二位日逐衣食，教我也供不来。（《三刻拍案惊奇》第5回）

(2) 你好生看房子，日逐价打柴放牛。（《四声猿·女状元》）

四下-四下里

(3) 军马又来，四下如铁桶，眼见得京师城壁空。（《幽闺记》第14回）

(4) 你四下里火箭一齐射去，火烧得他神嚎也那鬼哭，火烧得他马死人无。（《博望烧屯》第2折）

例(1)、例(2)中的“日逐”、“日逐家”是每天的意思；例(3)、例(4)中的“四下”、“四下里”是四周、周遭的意思。“日逐”、“四下”既可以出现在口语语体里，也可以出现在书面语体里，是通用语词，而“日逐家”、“四下里”一般只能出现在口语里，是口语语词。

③程度轻重不同。例如：

羞怯-羞怯怯

(1) 恨衰晚，春风意思，顿成羞怯。（《花心动·梅意》）

(2) 笑哈哈捧流霞，我羞怯怯怎酬答，也不知前世今生甚的缘法。（《红梨花》第1折）

①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96页。

贸然-贸然

(3) 长卿暗忖：“我本为素臣而来，何得_{贸然}而去？”（《野叟曝言》第34回）

(4) 又不打听打听，便_{贸然}写了信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2回）

黑甜-黑甜甜

(5) 俺出家的纳被蒙头，_{黑甜}一枕，直睡到红日三竿，犹兀自唤不的我醒。（《七里滩》第3折）

(6) 我睡啊_{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忽喽喽酣睡似雷鸣。（《陈抟高卧》第1折）

例（1）、例（2）中的“羞怯”、“羞怯怯”是害羞、胆小的意思。它们的理性意义一致，而三音词比双音词程度加重了；例（3）中的“贸然”是轻率的意思，例（4）中的“贸然”是轻率的意思，程度加重，有贬义；例（6）中的“黑甜甜”比例（5）中的“黑甜”程度加重了，意义深化了。

④感情色彩不同。

感情意义是词的附加意义的一种，或是表示褒扬、赞美、喜爱的褒义词，或是表示贬斥、鄙视、厌恶的贬义词，或是表示不恶不爱的中性词。例如：

小二-小二哥

(1) 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来。_{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即便筛酒。（《水浒全传》第25回）

(2) 听我号令：便化客店，你做_{小二哥}，我做店主人。（《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后生-后生家

(3) 刘东山接着，替他赶马归槽，_{后生}自去草煮豆，不在话下。（《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

(4) 孩儿，非是你丈夫不才，只为他是_{后生家}，好闲耍。（《古玉环记》第16出）

例(1)、例(2)中的“小二”、“小二哥”都是指店里伙计，但“小二”是中性感色彩，而“小二哥”带有亲切、爱怜的感情色彩；例(3)、例(4)中的“后生”、“后生家”都指年轻人，“后生”是个中性词，但“后生家”能体现说话者的态度，如可以表示亲切、喜爱，也可以表示宽容、柔和的态度色彩。

(二) 义项数目不同，但理性意义中共有一个义项

1. 增加了义项。双音词是单义词，三音词是多义词。三音词的义项比双音词的多。例如：

(1) 那梁尚宾一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古今小说》第2卷)

(2) 谁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狭，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肠。(《醒世恒言》第30卷)

(3) 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搂着我就亲嘴。(《西游记》第18回)

(4) 大来没寻思，所以没些儿斟酌，到来一地的乱道。(《西厢记》第1折)

(5) 一地里受煎熬，遍寰宇空劳攘。(《张生煮海》第3折)

(6) 小的一向找寻来，一地里寻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话了。(《金瓶梅词话》第96回)

例(1)中的“小家”指门第低微的家庭；例(2)中的“小家子”义同“小家”；例(3)中的“小家子”指小派，行为不大方，而且有了轻微的贬义色彩；例(4)中的“一地”指一味的意思；例(5)中的“一地里”指一味的意思；例(6)中的“一地里”指到处、遍处的意思。

2. 减少了义项。三音词是单义词，双音词是多义词。三音词的义项比双音词的少。例如：

(1) (潘金莲)赶着月娘一口一声叫大娘，快把小意儿贴恋，几次把月娘喜欢的没入脚处。(《金瓶梅词话》第9回)

(2) 就是生下儿子，是亲丈夫一点骨血，又本等他做大娘。
(《初刻拍案惊奇》第36卷)

(3) 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几分颜色，便问道：
“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醒世恒言》第33卷)

(4) (陈大郎) 便把椅子掇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了心腹，
如此如此。(《古今小说》第1卷)

(5) 我给他些甜头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唤？(《初刻拍案惊奇》第31卷)

(6) 好兄弟！你是县君心腹人儿，我怎敢把你等闲厮觑！(《初刻拍案惊奇》第14卷)

(7) 我将这玉勒来忙便揪，可正是男儿得志秋，他在马儿上
倒大来风流。(《陈母教子》第2折)

(8) 我将这虚空中深灵来祷告，便做到男儿无显迹，可难道
天理不昭昭！(《灰阑记》第2折)

(9) 不能勾开疆展土笑谈间，算什么顶天立地男儿汉。(《存孝打虎》第2折)

例(1)中的“大娘”是对中年主妇的称呼；例(2)中的“大娘”是嫡母的意思，是妾所生子女称父之正妻；例(3)中的“大娘子”只有一个义项，是中年主妇的称呼；例(4)中的“心腹”是心里话的意思；例(5)中的“心腹”是指亲信；例(6)中的“心腹”就是指亲信；例(7)中的“男儿”指男子汉、丈夫；例(8)中的“男儿”称丈夫，犹儿夫；例(9)中的“男儿汉”是称男子，旧时男尊女卑，这样称有倨傲之义。

3. 都是多义词，但有一个共同的义项。例如：

(1) 那穿黄的，你一把扯起，拜哭起来，他便认你。(《清平山堂话本·董永遇仙传》)

(2) 阿记得小时节，一把屎一把尿抱大仔，今日拿我是介光景。(《金锁记·思饭》)

(3) 老汉一把年纪，怎么说谎！(《警世通言》第2卷)

(4) 我这一把子年纪，岂不知你的说话。(《西游记》第33回)

(5) 三十年里头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杂种们！(《红楼梦》第7回)

例(1)中的“一把”用手抓住的意思；例(2)中的“一把”是泛指用手的动作；例(3)中的“一把”是老大、如许的意思；例(4)中的“一把子”是老大、如许的意思；例(5)中的“一把子”是一伙、一帮的意思。

114组同义项的双音词-三音词中，名词有47个，动词有28个，形容词有6个，副词有26个，语气词有1个，连词有5个，代词有1个。在双音词基础上，添加词缀的有50个，添加核心词素的有26个，添加非核心词素的有34个，重叠构成的有4个。双音单义词有79个，多义词有25个；三音单义词有104个，多义词有2个；双音兼类词有2个，三音词没有兼类词。

与同义项的双音词相比，三音词词性更稳定，基本上都是单一词性，意义也很明确，绝大多数只有一个义项，但往往理性意义比双音词更具体，形象色彩比双音词更鲜明，感情色彩比双音词更丰富，口语色彩比双音词更浓郁。

三、同义项的双音词和三音词的发展情况

尽管近代汉语里不少双音词被扩展成三音词，但这只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特点，并不能代表词汇发展的主流趋势，因为双音化仍然是词汇发展的主要趋势。同义项的双音词和三音词有以下发展规律：

(一) 被扩展的三音词在当时就可以还原成双音词

1. 附加式的三音词，只要其词缀不改变其词性的，几乎都可以还原成双音词。例如：

日逐-日逐价 半米-半米儿 半星-半星儿 只管-只管里

险些-险些儿 四下-四下里 省可-省可里 近新-近新来
下场-下场头 末梢-末梢头

2. 重合式、并合式的三音词，可以还原成双音词。例如：

一壁-一面-一壁厢 这壁-这厢-这壁厢 亘古-亘古今
簇新-簇崭新 这早-这晚-这早晚 诺大-诺小-诺大小

（二）现代汉语里采用了双音词的表达方式

例如：

心腹-心腹人 脖子-脖子梗 因而-因此上 无聊-无聊赖
垂青-垂青眼

（三）现代汉语里采用了三音词的表达方式

例如：

刽子-刽子手 陌路-陌路人 莫须-莫须有 个中-个中人
混混-混混儿 生力-生力军 无明-无明火 衣饭-衣饭碗
抄化-抄化子 丧门-丧门星

（四）三音词与双音词都保留在现代汉语里

例如：

男儿-男儿汉 王八-王八蛋 鬼门-鬼门关 单身-单身汉
水牛-水牯牛 鸟人-鸟男女 揭短-揭痛疮 晚爷-晚老子
只除-只除非 一遭-一周遭 鬼精-鬼精灵 兔子-兔崽子

近代汉语词汇的三音词发展迅速，值得关注。但为何三音化不能成为词汇发展的主流趋势呢？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主要仍采用双音形式。张世禄先生曾经指出：“语音是发音器官的活动结果，又是听觉所感觉到的现象，用来传达和区别意思的。所以我们发出的语音，必须服从于语言在社会当中的交际作用，一方面要求意义传达得明确，以达到互相了

解，另一方面又要求节省劳力，使得发音简化。”^① 三音词可以表达比双音词更丰富的意义内容、更鲜明的色彩意义，但音节、结构比双音词更繁复。当双音词扩展为三音词、四音词压缩为三音词的同时，可以说，三音词压缩为双音词的情况也就同时开始了。高守纲先生说：“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倾向于把单音词扩充为双音词，把多音词压缩为双音词。压多为双的如：东道主——东道；西子湖——西湖；安石榴——石榴。”^② 吕叔湘先生说：“在现代汉语的语句里，双音节是占优势的基本语音段落。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把超过两个音节的减缩为双音节……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③

三千年来，汉语词汇就是在这种一方面要求表意复杂化，另一方面又要求音节数目简单化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依然占绝对优势，三音词有节制地发展。

附表：同义项的双音词与三音词

大娘-大娘子	末梢-末梢头	私门-私门子	马快-马快手
义男-义男儿	念心-念心儿	混混-混混儿	番子-番子手
路歧-路歧人	抄化-抄化子	下场-下场头	耳光-耳光子
刽子-刽子手	地窖-地窖子	男儿-男儿汉	出条-出条子
揸空-揸空子	排门-排门儿	一坨-一坨儿	一力-一力价
一地-一地里	一合-一合儿	一弄-一弄儿	一把-一把子
一抹-一抹儿	一顿-一顿儿	一搭-一搭里	大古-大古来
大都-大都来	日逐-日逐价	半米-半米儿	半星-半星儿

① 张世禄：《语音和语音学》，《语文学习》，1985年第4、5期

② 高守纲：《古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③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吕叔湘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22页。

只管-只管里	四下-四下里	秃秃-秃秃里	险些-险些儿
省可-省可里	近新-近新来	特故-特故里	抵死-抵死里
因而-因此上	小二-小二哥	云阳-云阳市	王八-王八蛋
泼才-泼才料	丧门-丧门星	屋里-屋里人	鬼门-鬼门关
鬼精-鬼精灵	脖子-脖子梗	跟前-跟前人	无明-无明火
生力-生力军	公事-公事人	心腹-心腹人	个中-个中人
衣饭-衣饭碗	小郎-小郎君	鸟人-鸟男女	兔子-兔崽子
单身-单身汉	陌路-陌路人	晚爷-晚老子	撮合-撮合山
瓠子-瓠子头	黑甜-黑甜甜	发科-发科分	展眼-展眼间
一霎-一霎时	亘古-亘古今	霎时-霎时间	跳索-跳马索
走气-走声气	扯臊-扯臊淡	投至-投至到	走方-走方步
燥脾-燥脾胃	打背-打背工	打脱-打脱冒	没头-没兴头
揭短-揭痛疮	撒野-撒野火	讨气-讨口气	无聊-无聊赖
不济-不济事	不得-不得已	已矣-已矣乎	水牛-水牯牛
醒木-醒堂木	莫须-莫须有	只除-只除非	早则-早则是
则除-则除是	一遭-一周遭	女生-女先生	壳子-壳漏子
养汉-养汉子	白相-白相相	絮叨-絮叨叨	糊突-糊突突
一壁-一面-一壁厢	这壁-这厢-这壁厢	登东-登东厠	
簇新-簇崭新	这早-这晚-这早晚	诺大-诺小-诺大小	
装谎-装谎子	垂青-垂青眼	打抽丰-打秋风	
赌鳖-赌鳖气	多时-多样时	下脚-下脚钱	生力-生力军

参 考 文 献

一、著 作 类

郭锡良：《古代汉语》（上），语文出版社，1995 年。

杨合鸣：《古今语法差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2001 年。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卢烈红：《古尊宿语要 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 年。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 年。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

马国帆：《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 年。

邢福义：《现代汉语教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

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 年。

-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张美兰：《近代汉语语言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94年。
-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
- 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 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 彭泽润，李葆嘉：《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5年。
-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
-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
- 孙银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
-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
-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 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 方光焘：《语法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
- 〔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
-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朱德熙：《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

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8年。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

朱广祁：《诗经 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杰弗里·利奇，李瑞华、王彤福等译：《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8年。

吕叔湘：《语文杂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陆宗达，俞敏：《现代汉语语法》上册，群众书店，1954年。

刘诚，王大年：《语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

王力：《王力语言学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胡正微：《汉语语法场导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

史有为：《汉语如是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

B. 布鲁斯，卢怀丹摘译：《符号、信号和象征：象征类符号分类概要》，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资料》总第18号。

叶舒宪：《诗经 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曲彦斌：《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高守纲：《古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年。

二、论文类

张玉萍：《近代汉语上限问题讨论综述》，《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李峻锬：《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郭良夫：《论缩略》，《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

贾儒：《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袁木良：《惯用语补议》，《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

周荐：《双字组合和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

文炼：《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

蒋绍愚：《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9期。

张永言：《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葛本仪：《论汉语合成词形成的有理性》，《词汇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年。

张九林：《试说汉语语音史上的几个“为什么”》，《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

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苏新春：《汉语双音词化的根据和动因》，《广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戚桂宴：《汉语的词和词语》，《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徐通锵：《汉语的特性和语言共性的研究》，《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

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下限》，《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2期。

石镔：《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石镔：《说副词词尾“地里”》，宣读于湖北省语言学会第11届年会上。

梁晓虹：《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

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

沈孟璁：《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词汇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条途径》，《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

苑春法，黄昌宁：《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2期。

顾静如：《略论XYX形容词》，《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刘钧杰：《元代象声词的两种变化》，《汉语学习》，1985年第

3 期。

李荣奎：《汉语词汇之演变与中国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

马庆株：《词组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李曙光：《从西方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的相互影响看语言共性》，《南京师大学报》，2001 年第 1 期。

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问题》，《中国语文》，1999 年第 4 期。

张国宪：《“动 + 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中国语文》，1989 年第 3 期。

卞成林：《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汉语学习》，1998 年第 4 期。

范晓：《词语组合的选择性》，《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王树斋：《汉语复合词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汉语学习》，1993 年第 2 期。

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问题》，《中国语文》，1992 年第 2 期。

卢英顺：《语义指向研究漫谈》，《世界汉语教学》，1995 年第 3 期。

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第 1 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年。

马思周：《再论近代汉语副词“白”》，《中国语文》，1990 年第 5 期。

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2001 年第 2 期。

胡中文：《试析比喻造词汉语新词语》，《语文研究》，1999 年

第4期。

张苏榕：《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词汇》，《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傅惟慈，沈叙伦：《浅谈禁忌词语与委婉词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年第3期。

程娟：《金瓶梅 复音形容词结构特征初探》，《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王艾录，孟宪良：《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凌云：《汉语类比造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

周一民：《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语文建设》，1998年第11期。

谢质彬：《同义连用辨析》，《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伍铁平：《读三本新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

李申：《近代汉语词语的羡余现象》，《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江蓝生：《说“兀自”》，《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

刘瑞明：《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苏宝荣：《汉语语素组合关系与辞书释义》，《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

孙德金：《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雷涛：《存在句研究纵横谈》，《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

艾文，蒋文钦：《现代汉语实词分类的尝试》，《潮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张爱民：《形容词重叠式作状语与作其它成分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贺阳：《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语文研究》，1996年第1期。

刘淑娥，赵静贞：《单音词与双音词组成的同义副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

李任孝：《论词的形象表现》，《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杨国学：《形容词 ABB 结构的修辞特点》，《修辞学习》，1999年第1期。

张世禄：《语音和语音学》，《语文学报》，1985年第4、5期。

张延成：《“阿”缀考》，2003 博士后出站报告。

三、工具书类

许少峰：《近代汉语词典》，团结出版社，1997年。

高文达：《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1992年。

王彦坤：《现代汉语三音词研究》（增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明：《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先秦要籍词典》，学苑出版社，1997年。

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四、文学作品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

《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年。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 年。

《元曲选》，中华书局，1979 年。

《老乞大》、《朴通事》《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明代卷）
商务印书馆，1995 年。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

《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88 年。

《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

《初刻拍案惊奇》，华夏出版社，1998 年。

附录一 语料词表

阿罗汉	阿呵呵	阿鹊地	安济坊	庵酒店	阿磕绰	腌盆儿
矮把子	爱摄力	艾窝窝	爱物儿	爱女娘	安乐堂	暗地里
懊恼气	凹面镜	八拜交	八面风	八仙桌	八阳经	八洞仙
八步床	霸王鞭	白擦白	白衣人	百合香	白湛湛	白苎布
百花亭	拜贴匣	拜贴纸	板壁儿	半中腰	伴姑儿	帮桌儿
绑衬身	傍影儿	棒儿香	包髻儿	宝镜分	宝象花	保虫儿
抱腿儿	鲍老儿	北堂萱	贝戎儿	背梁脊	篦板子	变卦儿
鳖棋儿	波答子	八字脚	八宝车	八月白	巴巴的	巴图鲁
巴勿得	拔毒膏	拔短筹	拔短梯	拔虎须	把都儿	白不济
把不住	把不定	白拈贼	白日贼	八贴子	白席人	百戏人
百杂碎	保识人	饱霜米	报榜者	北苑茶	辟邪翁	白了了
白泠泠	白兰地	保守党	保证人	保证书	博览院	舶来品
捕蝇草	玻璃石	博古院	博物馆	博物学	玻璃体	玻璃房
玻璃管	病虫害	病理学	白日闯	白日撞	白生生	白斯赖
白相相	白羊宫	白面人	白邓邓	百忙里	半壁厢	抱官囚
不付能	不恰好	毗中力	百支支	百枝枝	北极规	北极圈
北圆线	北黄道	北黑道	北温带	北温道	北寒带	北寒道
北半球	北纬线	北极光	摆台面	败家精	败家子	拜把子
拜见钱	半月刊	半年风	别试院	别头试	冰堂酒	拨食家
布谷子	扳差头	搬兴废	搬楂头	板板儿	半边俏	半抄儿
半垓来	半合儿	半开门	半米儿	半瓶醋	半星儿	伴酸的
绊马索	包打听	包圆儿	饱醋生	保不住	扮鬼脸	傍州例

保见人	保险灯	报君知	刨花水	抱脚床	暴发户	暴发迹
卑田院	背生儿	被搭子	被论人	本底子	逼绰子	篦头铺
碧纱厨	碧油油	碧油幢	变戏法	便做道	憋壳扇	□支支
冰雪堂	冰窖子	兵马司	并蒂花	并蒂莲	并头莲	病患状
拨火儿	报君知	八度音	八音匣	拨刺刺	拨浪鼓	勃喇喇
勃喽喽	勃腾腾	脖儿梗	搏手儿	博风板	薄怯怯	薄设设
簸箕掌	补箴箴	不便道	不打紧	不到的	不得已	不登登
不邓邓	不定交	不多争	不甬能	不尴尬	不搁当	不过意
不唧溜	不济事	不见得	不刺刺	不奈烦	不时间	不腾腾
不相能	不一时	不移时	不争多	不至紧	不得已	不安生
白日里	哺菜儿	扁担弩	办事员	本生灯	百合科	百度表
百音琴	必修课	必修科	包心菜	宝瓶宫	变压器	变形虫
兵学校	兵工厂	兵法馆	冰激凌	菜蔬局	茶饭店	茶酒司
茶汤会	禅和家	禅家流	菖华节	赤骨力	出粪人	川藟苴
春端贴	春婆梦	催生礼	村里汉	擦床儿	擦桌儿	踩盘子
菜壳子	磻可可	草苫儿	草上飞	草团标	草鞋钱	草帚儿
叉巴子	茶博士	茶局子	茶券子	禅和子	铲斜里	长明灯
长命灯	长搀搀	叉刀手	插销儿	叉儿机	柴禾儿	长礼儿
唱姐儿	唱老婆	唱女儿	唱曲儿	钞银子	朝廷爷	沉香色
撑头儿	承露盘	赤白白	抽头儿	出花儿	出尖儿	川扇儿
串铃儿	床背阁	春不老	从小儿	翠云子	错脚儿	长离饭
长命钉	长舌妇	长休饭	尝汤戏	常好是	常例钱	常则是
畅好是	抄化子	吃剑才	卒律律	从头儿	村棒棒	抄空儿
抄总儿	绰酒座	扯叶儿	尘邓邓	沉点点	磬磕磕	趁汤推
成衣铺	逞刀锥	吃不起	吃不住	吃搭搭	吃钉板	吃剑才
吃敲才	池中物	赤巴巴	赤力力	赤律律	赤条条	抽冷子
愁戚戚	丑八怪	臭皮囊	出岔子	出花儿	出门子	出条子
传糟病	船驾掌	船老板	策源地	喘吁吁	串门子	吹火筒
垂花门	垂青眼	此些个	跐牙儿	不得已	赤瑕宫	叉爬子

重孙子	赤淋淋	赤条条	出家人	刺斜里	促寿儿	促狭鬼
醋罐子	裁判官	醋劲儿	簇崭新	翠红乡	村杭子	村娶落
村路歧	撮合山	车轮船	测绘学	处女宫	测望台	测湿表
柴油机	传染病	传教人	财产权	炊气船	采访使	财政学
沉积岩	抽筋症	传教士	产科学	传声器	出版业	裁缝机
常备军	参议院	参议员	参政权	唇形科	措支刺	错支刺
搭彩匠	打底儿	大把家	大叉步	大城角	大锦堂	大老爹
大妈妈	大影亭	带系儿	单名贴	但只是	淡孩儿	当院子
铛铛儿	灯亮儿	灯人儿	底子儿	帝者师	垫根儿	点手儿
吊板子	吊屏儿	丁香色	定油儿	独权儿	独自个	躲滑儿
搭刺子	搭刺孙	打把势	打擂台	打游飞	打擗鼓	打平和
等压线	等温线	打茶会	打背弓	打抽丰	打道子	打灯虎
底根儿	调眼色	迭标垛	登科录	都速速	短古取	冻天行
道不得	跌蹉蹉	打迭起	打独磨	打虎跳	打火店	打伙儿
打金印	打拉密	打字机	打桩机	代言人	代表作	代理人
代数式	代数和	代数学	打猛子	打千儿	打十三	打团儿
打旋磨	打造子	大八丈	大不了	大都来	大刚来	大好老
大家事	大脚力	大刺刺	大刺酥	大老母	大老婆	大罗天
大落落	大帽子	大娘子	大盼盼	大设设	大手笔	大厮八
大四至	大头鬼	大小大	大丈夫	大作手	大公国	大风鸟
大风琴	大书院	大叶树	大将军	大白熊	大主教	大麦酒
大陆岛	大使馆	大学生	大学院	大学校	大学堂	大学馆
大房水	大总统	大洋琴	大部落	大猩猩	大理寺	大腿骨
呆不邓	呆答孩	歹不中	歹事头	带肚子	单相思	淡不刺
当不过	当家儿	当家子	当门户	汤汤儿	荡来僧	荡湖船
刀靶儿	刀斧手	捣叉子	捣椒红	倒班儿	蹈盘子	蹈春阳
到大来	到头来	倒不得	倒踏门	倒脱靴	倒栽葱	道不得
道地货	得故子	灯花报	灯火资	东半球	东经度	东洋车
灯油钱	多边形	多神教	带床车	得胜碑	蛋白质	赌马厂

淡水湖	得胜楼	断头台	邓东厕	登闻鼓	等身图	等住回
滴溜溜	滴屑屑	底本儿	底稿儿	底根儿	底细话	抵多少
抵死里	地理鬼	地脚引	地老虎	地方税	地火灯	地平线
地理学	地头鬼	地理师	地头蛇	颠不刺	地窖子	典身钱
点视厅	店都知	店小二	垫喘儿	殿头官	鸟男女	吊膀子
穹远子	调书袋	掉书子	钉较匠	顶刮刮	顶花皮	顶牛儿
顶阳骨	定盘星	定心丸	动不动	斗筲器	抖毛儿	斗分子
赌鳖气	赌气子	短道儿	短卒律	多样时	多早晚	铎头瘟
大头项	大总脑	当地头	当行家	当阳佛	刀头蜜	点花茶
点花牌	定盘星	多大小	电气力	电气车	电气石	电气光
电气信	冻冰点	电气灯	电气报	电机厂	电熨斗	电压表
电光灯	电报局	电话机	电信线	电信局	冬至规	冬至线
冬至圈	动力学	动物园	动物场	动脉管	动滑轮	低气压
定滑轮	低纬度	兑换券	单本位	对角线	导火线	阿物儿
鹅卵石	恶泛泛	鹅项椅	阿兜眼	恶拉拉	恶没没	恶气儿
儿干子	耳根子	恶水缸	恶影影	恶狠狠	恶香火	恶歆歆
恶支杀	恶支煞	恶作剧	恩养钱	鹅毛笔	儿女债	鹅翎笔
耳报神	耳边风	耳刮子	耳拐子	耳光子	耳旁风	耳挖子
二会子	二婚人	二婚头	二和药	儿孩儿	二十四	二五眼
二尾子	二元论	二分叶	耳脑线	耳咽管	发尽儿	发科分
乏角儿	乏样子	番天印	番子手	反关话	犯不上	犯不着
犯牙儿	范阳帽	犯由榜	犯由牌	分界牌	反帐儿	返魂香
犯牙儿	房主儿	粉浓浓	蜂毛儿	佛曲儿	佛桑花	佛祖先
符牌儿	付应钱	梵王宫	房里人	房宿钱	房中术	放二四
放生池	沸滚滚	风缝儿	风火性	风月场	风月馆	风月窝
封桩库	缝穷婆	凤鸾交	付丙丁	伐柯人	复本位	副神经
干茶钱	干证人	干当人	方屋帽	福建子	风标客	佛道艾
发电机	发电瓶	发动机	发言权	发光角	发光线	发明家
浮水衣	发起人	发祥地	芬兰文	芬兰语	否决权	纺织品

肥料学	放大镜	法兰绒	法伦表	法国信	法学家	法通线
负电气	防弹衣	沸度点	沸腾点	防雷铁	干剥剥	干茨腊
干打哄	干隔涝	干忽刺	干落得	干生子	干血痨	干支刺
干连人	革支支	泔水瓮	尴尬人	更则道	骨崖崖	骨捱捱
甘剥剥	赶座子	高肩担	高脚牌	高枝儿	膏火费	圪塔汤
□拉子	疙瘩脸	搁不住	个中人	各扎帮	各支支	克敌弩
光心距	加工业	高气压	高纬度	光速度	港务局	贵妇人
敢死队	孤儿院	根蒂儿	跟前人	亘古今	更则道	公事人
钩肠债	狗跑儿	咕噜噜	孤拐儿	孤拐子	古记儿	古鲁鲁
古门道	古都都	骨底子	骨都都	骨碌碌	改腔儿	干老子
干敲儿	干亲家	干血痨	赶网儿	杠头子	高号铜	割衫襟
根绊儿	庚贴儿	狗背石	孤孤儿	孤老院	谷树皮	故意儿
挂勾子	乘人儿	官吏债	官媒婆	官媒人	棺材本	光身汉
龟儿卦	鬼路儿	鬼头儿	鬼子母	果碟儿	过桥巾	饽饽儿
估衣铺	固角子	挂口儿	官板儿	棺材槌	管情取	管家婆
光出律	光绰绰	光溜溜	光闪闪	光撻撻	光油油	光挣挣
鬼鬼头	鬼扯腿	鬼促促	鬼胡由	鬼画符	鬼打扑	鬼精灵
鬼门关	鬼脸子	鬼脸儿	古火山	古生代	古生物	古生界
鬼捏青	鬼头刀	鬼推磨	刽子手	跪踏板	滚肚索	聒厅鼓
过来人	归纳法	国会院	固有法	肩胛骨	教习官	建筑学
共和国	共和党	购买力	观星台	高射炮	钢丝绳	钢钻婚
孤立语	桂皮油	格物学	更后年	故依然	弓箭手	工顾钱
挂瓶杯	官酒库	鬼头风	国信使	果子局	工厂长	工艺品
工业国	工程师	工程兵	过钱人	过头杖	哈巴狗	寒凛凛
寒森森	寒界圈	寒温仪	寒栗子	汗浸浸	红毛丹	红色人
红宝石	红菜头	红甜菜	行行子	杭杭子	好耽耽	好好交
好看钱	好没生	好容易	合盖儿	孩儿子	海神庙	海盐戏
酣酣儿	寒鸦儿	汉薯香	汗卦儿	红眼军	猴孙儿	蒿里山
蒿条儿	好不好	好人儿	合浦珠	合气星	红锈儿	后半截

后庭花	胡博词	胡油油	胡珠子	花朵朵	花儿匠	花片儿
花丧鼓	花哨星	化龙鱼	画公座	怀子骨	黄边钱	黄烘烘
黄晃晃	黄霜霜	恍恍然	会亲酒	婚帖儿	浑金带	活刺刺
活路儿	火浣布	红笼儿	火同儿	火杖儿	伙儿里	击子儿
合欢树	合落儿	合子钱	盒子会	纔支支	荷兰水	河漏子
和事老	黑黯黯	黑死病	黑面人	黑洋人	黑猩猩	喝喽喽
黑洞洞	黑凇凇	黑流鳅	黑胡椒	黑木板	黑面人	幻灯机
禾本科	黑娄娄	黑洋人	黑漫漫	黑甜乡	黑黝黝	红货铺
红脸饭	红罗帐	红人儿	红头子	红椅子	洪门宴	吼儿病
后老子	后尧婆	后生家	忽刺八	忽刺巴	忽刺孩	忽刺刺
狐狸精	囫囫竹	胡雕刺	胡姑姑	葫芦庙	胡罗惹	胡扑搭
胡厮啉	胡支对	葫芦提	葫芦科	糊涂虫	瓠子头	虎急急
虎拉巴	虎头牌	护身符	花把戏	花博士	花栲栳	花腊擦
花柳营	花木瓜	花名册	花扑扑	桦皮脸	滑碌碌	滑七擦
滑漣漣	还不及	唤娇娘	怀内子	化人场	怀鬼胎	换把子
慌笃列	慌急列	黄干干	黄烘烘	黄花郎	黄桑棒	黄猴子
谎皮匠	灰不答	迴避牌	昏惨惨	昏邓邓	昏澄澄	昏腾腾
浑淘淘	混混儿	活络话	活人妻	活森沙	活脱儿	活支腊
火不登	火刺刺	火匝匝	豁虎跳	祸种头	海东青	海猴儿
海上方	行货儿	花栽子	滑出律	慌急列	合干人	河西家
花唇儿	花茶坊	回鱼箸	惠民局	火桶儿	火杨梅	火柴头
混江龙	红夷炮	寒界圈	寒温仪	滑稽画	回四季	回光镜
回光角	回血管	华氏表	花心分	和兰薯	环马场	花心茎
怀疑论	花心顶	华摄林	华严界	会客室	回忆录	合众党
后备兵	活物学	海岸线	海洋岛	海洋学	海王星	海盘车
混凝土	黄包车	黄奶油	黄昏报	恒信风	几几乎	鸡瓜子
积伶儿	畸角儿	汲汲乎	集合体	急巴巴	急节里	急煎煎
急攘攘	急切里	棘针科	几般来	几般儿	几回价	既不沙
既不索	家常饭	家老儿	家下人	家业儿	价值儿	检尸场

煎毛贼	焦刺刺	焦尾靶	脚底板	脚下人	脚样儿	搅闲人
校床儿	金谷宴	金华酒	金字经	进香纸	经儿家	净净儿
静落落	酒衣儿	酒注子	锯齿儿	眷晚生	看菜儿	扣针儿
宽杯儿	家生肖	家生子	家主公	家主婆	假批子	假撇清
剪裁铺	减妆匣	筒贴儿	蹇味儿	见面钱	间深里	江山船
将军柱	胶合板	娇滴滴	娇怯怯	脚步钱	脚跟骨	脚踏子
搅肠痧	叫花头	叫花子	较些子	叫丫丫	接官厅	接脚屋
接丝鞭	揭痛疮	蛞蝓皮	解手刀	解腕刀	绛珠草	界箍儿
解典库	金疮药	金兰契	金钟罩	紧邦邦	紧不紧	紧关里
紧隔壁	紧箍咒	紧溜子	锦套头	锦绣窝	尽世儿	尽场儿
近新来	京八寸	京花子	京片子	京油子	惊急力	经纪人
精晃晃	精赤赤	景阳钟	静荡荡	九转丹	酒大工	酒泡儿
酒望子	就儿里	嚼舌根	军令状	鸡翁眼	急口令	寄居官
妓馆家	几何般	脚手头	脚踏子	角球店	搅盆钗	较些些
接脚夫	金鸡竿	九里香	九头鸟	酒阁子	酒家人	钧容班
钧容直	几何学	金包银	甲状腺	机关报	机关枪	机关炮
机械油	古火山	古生代	古生物	古生界	节礼日	节候风
旧正教	俱乐部	记忆力	计时器	卷心菜	卷扬机	交易所
进化论	近日点	交战国	戒严令	鸡蛋糕	交流电	金牛宫
金本位	金石学	金字塔	季节风	军工厂	军事学	浸礼会
积分法	结晶学	结实花	经纬仪	教化学	检察官	教科书
基督教	借用语	竞马场	经验论	继受法	继承权	绝缘体
家生哨	嘉庆子	酒浸头	酒务儿	就儿里	局段儿	精彩儿
解典铺	绝电质	接待室	集合体	集新院	救生圈	救生衣
开口门	开荒剑	开口跳	开盘子	看家狗	可待因	看财奴
看生婆	拷桡圈	窠罗圈	磕瓜头	壳漏子	可不道	可怜见
可怜生	可憎才	客作汉	空落落	空没乱	空荡荡	眶兜脸
口搭合	口含钱	口头禅	苦丁茶	苦瓠子	苦恼子	苦脑子
苦孜孜	快活三	款慢里	困朦朦	困腾腾	看灯蟹	可可子

会计法	昆虫学	咖啡豆	咖啡馆	咖啡碱	凯旋柱	凯旋门
苦水湖	矿火油	矿泉水	考古学	看守长	科学家	磕擦擦
磕扑扑	可捕捕	可丕丕	课程表	克择官	口吧吧	口皮边
口数粥	苦恢恢	浪子车	乐花莲	刊行物	拉些儿	连发弩
来复日	来复线	来福枪	连滑车	来时儿	乱糟糟	狼家子
老公公	老太太	老头儿	老爷儿	里边人	良家人	凉床子
凉凄凄	灵桌子	流苏带	流人儿	流星门	六礼约	笼道子
卢六祖	驴马畜	龙尾车	灵长目	冷冻剂	伦理学	论理学
罗浮宫	两月刊	来福纹	劣根性	吕宋烟	辣豁豁	拦门钟
懒丝丝	懒设设	浪包喽	劳什子	牢城营	牢笼计	老白毛
老婢子	老大儿	老大小	老佛爷	老父台	老官儿	老虎窝
老江湖	老来俏	老妈子	老人家	莲子花	两白日	两事家
灵鹊儿	柳青娘	陋面贼	六老儿	老实头	落背弓	乐滔滔
冷板凳	冷冰冰	冷不防	冷地里	冷丁丁	冷脸子	冷脸儿
冷清清	冷森森	冷飕飕	冷字眼	愣可可	楞子眼	离不得
理会得	立钦钦	立方体	立方数	立法权	利名场	丽春院
丽春园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日	礼拜寺	礼拜报
礼拜殿	礼拜庙	连理树	连珠箭	连珠炮	连理枝	莲花落
两赖子	两口儿	两口子	两面光	两事家	了不成	了不得
了吊儿	燎浆泡	烈纸钱	灵床子	灵宵殿	菱花镜	另巍巍
刘九儿	留客住	流星马	琉璃界	柳斗儿	溜汧汧	溜手儿
漏风掌	漏泽园	鲁男子	六陈行	六陈铺	路歧人	露盘儿
绿井井	螺蛳髻	绿沉枪	鸾凤交	乱纷纷	乱烘烘	乱蓬蓬
乱丝丝	落脚货	落可便	落汤鸡	两脚羊	了哥眼	劣马子
龙骨车	龙头客	陇西氏	罗酒店	鹿顶合	鹿鸣宴	力艺学
力电学	历史学	流星炮	律乐院	流水学	联合会	联合体
联结词	理财学	量天尺	荔枝科	领事馆	旋螺钉	淋巴液
淋巴管	翎形叶	领航船	骆驼绒	录音机	麻核桃	麻姑酒
忙匆匆	猫儿头	毛片儿	毛衫儿	毛司火	梅苏丸	门词儿

美甘甘	美语儿	闷不转	闷狠狠	抹胸儿	募地里	腻抹儿
麻衣相	麻扎刀	马泊六	马快手	马溜子	马牌子	马前卒
马蹄袖	马扎子	买乖儿	买花钱	卖串儿	买路钱	卖关子
鞦裆裤	瞒天记	瞒天谎	满堂红	莽古歹	猫儿眼	毛巴子
毛毛儿	毛司砖	髦儿戏	冒失鬼	贸贸然	每常间	每日家
每番家	美人计	美人拳	美孜孜	媚姿姿	闷弓儿	闷葫芦
门鼻子	门里大	门面房	门面话	门上人	门外汉	闷不转
闷沉沉	闷答孩	闷煎煎	闷恹恹	蒙汗药	慢松松	忙劫劫
梅红罗	门户人	绵中刺	面花儿	模状儿	磨博士	猛哥丁
猛可里	迷魂汤	迷魂药	迷魂阵	密缝眼	密陀僧	密匝匝
绵里针	棉布鞋	免苦钱	面波罗	面糊盆	灭不过	鸣珂巷
明打明	明丢丢	明晃晃	冥衣铺	瞑子里	酩子里	摸不着
魔合罗	末梢头	没地里	没脚蟹	莫须有	募生人	母难日
马明王	买门钱	卖珠婆	美人局	蜜煎局	暝子里	末泥色
日子钱	木上座	木老鸦	蒙山铜	灭火器	牡螺线	玫瑰油
命令句	明信片	泌尿器	名物字	民主党	冒险家	美人鱼
美术馆	美德尺	面包果	面神经	拿不稳	拿款儿	拿云手
奈河桥	男儿汉	男子汉	南货店	难不成	难为情	脑儿酒
脑气筋	闹炒炒	闹蛾儿	闹垓垓	闹火火	闹咳咳	闹攘攘
嫩绰绰	泥水匠	泥丸宫	匿名帖	年青青	念心儿	鸟兽散
溺窝子	捏错儿	牛鼻子	怒冲冲	女陪堂	女先生	暖溶溶
那其间	那下里	那些儿	内等子	闹荒荒	泥中刺	念孜孜
尿鳖子	牛鼻子	努嘴儿	弄影戏	暖女会	年教生	娘胞儿
娘老子	暖汁儿	年代学	弄人日	农业国	泥盆纪	尼古丁
农产品	南半球	耐火砖	粘着语	南极规	南极圈	南纬线
南黄道	南寒带	南温道	柠檬水	脑神经	怕不是	帕礼儿
潘郎貌	庞居士	胚胎儿	牛心红	飘头儿	平川地	平顶冠
脯子骨	拍马屁	潘谷墨	劈初头	拍塞塞	平头车	泼性儿
泼性气	普通法	排门儿	排头儿	牌色长	派分子	盘陀式

盘子头	赔通庄	碰钉子	劈角儿	旁州例	破陆续	扑邓邓
扑刺刺	劈头毛	霹雳火	皮解库	皮老虎	毗卢帽	琵琶骨
琵琶襟	平半分	平地里	平康巷	平方根	平方数	平凸镜
平凹镜	平头牙	平民院	平光镜	平均数	平面图	平准学
平假名	泼风刀	婆儿气	皮肤病	皮带轮	番红花	普通法
破产法	旁听生	葡萄酒	破不刺	破罐子	破落户	破设设
破天荒	扑咚咚	破靴阵	扑簌簌	普天下	铺地钱	苹果酒
苹果酸	判断司	迫击炮	批判士	牝螺线	求心力	菩提子
排水量	喷水池	跑马场	剖面图	配电板	区别词	劝工场
缉林林	七事子	七香车	七真堂	齐割扎	七星板	虔婆势
钱眼儿	悄静儿	勤勤儿	青翠翠	青刀马	清早晨	清早起
秋胡戏	去路儿	圈底儿	齐臻臻	气昂昂	气忿忿	气吼吼
气丕丕	青鸦鸦	清耿耿	轻吉列	罄身儿	取意儿	气死风
掐尖儿	恰便似	恰不道	扞子手	签押房	前家儿	敲门砖
瞧不起	巧宗儿	悄冥冥	悄没促	俏勤儿	怯壳儿	怯龛儿
怯生生	青旋旋	清倌人	禽兽园	情脉脉	顷刻间	青埂峰
千里眼	亲家公	亲家母	穷措大	穷滴滴	曲辫子	取灯儿
全挂子	泉下人	全全儿	拳骨脸	却便似	却不道	气旺旺
七家村	起檐子	乔合生	亲从官	倾脚头	曲录木	人口粥
日许时	七巧板	巧克力	汽机车	汽轮船	汽轮车	汽油缸
青气球	青明子	青宝石	屈折语	祈使句	曲射炮	轻气球
清真寺	轻金属	气筒司	前奏曲	请愿书	情人节	热呼辣
热力学	热水瓶	热水管	人力车	人家人	人窝子	人事儿
日常时	日淹淹	润津丹	肉吊窗	任命权	肉果皮	乳汁管
乳路体	肉麻话	如之何	软答刺	软揣揣	软钉子	软怯怯
软设设	蕊珠宫	软兀刺	若不沙	人力车	人生观	人马官
人头纸	人头税	人身权	人种学	人类学	入水衣	绕弯儿
肉果儿	肉兜子	软浓浓	散花钱	臊刺刺	瑟刺刺	上道儿
上分儿	韶道儿	沈郎腰	实辣辣	手脚儿	手下人	寿字儿

熟板儿	双飞雁	双帖儿	水济济	水皮子	私肚子	四禅天
四马儿	松虎儿	酥蜜果	杀威棍	入射角	日本铜	染色体
润滑油	三不时	三鼎甲	三花脸	三慌子	神烟炮	三撑弩
石刁柏	石刀期	石油矿	石牌楼	石蒜科	世界观	世界语
生产力	三和土	三家店	三脚猫	三山骨	三尸神	三思台
三停刀	三小子	三牙须	三衙家	三叶虫	四叠体	三角形
三角洲	三角塔	三脚架	三段论	三棱镜	三叠纪	三鞭酒
三水铜	桑皮纸	桑新妇	丧门星	骚托托	扫脑儿	扫堂腿
燥不搭	扫帚星	杀手铜	杀威棒	沙板钱	沙壳子	沙门岛
沙塞子	纱帽铺	傻大头	霎时间	煞时间	色数儿	讪不答
善茬儿	上道儿	尚古自	烧臂香	烧刀子	少不得	少甚么
哨禽儿	舌刺刺	伸脚子	生巴巴	生擦擦	生辰纲	生忿贼
生忿子	生各扎	生各支	生刺刺	生磕擦	生力军	生煞煞
生药铺	省可里	剩落货	锁柱骨	失花儿	失心风	狮子座
湿漉漉	湿津津	十样锦	石内火	实丕丕	使道儿	使臣房
世不曾	是不是	守宫砂	寿器店	授官厅	书卷气	书呆子
书谜子	瘦怯怯	瘦岩岩	熟切店	熟嘴儿	水牯牛	水火棍
水火坑	水晶宫	水漉漉	水头儿	水气机	水龙头	水平仪
水仙科	水半球	水母气	水压机	水成石	水产品	水粉画
水族馆	水族院	水蒸汽	水蒸船	私门子	四门町	厮间谍
厮琅琅	厮淋侵	厮罗惹	死淋侵	死没腾	死拍拍	死丕丕
死火山	四下里	速报司	酸挤挤	酸子气	蒜条金	随身灯
莎塔八	索落落	锁子甲	三韩纸	散酒店	颛叫子	尚食房
身丁米	圣惠方	尸罗围	是则是	双线行	水百戏	水茶坊
水硫黄	水仙子	舜王稻	私名妓	宿昔交	十字军	四火铜
神臂弩	生灵苑	生态学	生物园	生物学	生理学	书信局
书信馆	水门汀	生殖力	生殖器	双女宫	双子宫	双月刊
双凸镜	双曲线	双鱼宫	圣神风	收割机	所在地	所有权
所得税	私生子	审判长	沙丁鱼	枢密院	社会学	视网膜

世故人	手梢儿	水晶塔	所事儿	手帕子	顺风耳	扇套子
松香水	松香酒	杀虫药	视神经	所谓词	散光镜	车食蚁
兽始祖	鸟砂皮	纸庶民	施药局	洒水车	神道教	神经病
兽医学	实验室	威士忌	暑寒针	神学院	铁里温	听气儿
听头儿	亭子间	挺腰子	铁衣郎	桶儿亲	痛煞煞	偷天计
头厅相	头肘子	头盖骨	投名状	投至到	透手儿	秃秃里
土老儿	塌八四	太楞楞	倘或间	逃生子	铁屑屑	铁卧单
同住人	头厅相	兔崽子	推背图	拖刀计	脱滑儿	脱空汉
脱懒儿	唾津儿	太平车	太平钟	太仆寺	弹剑客	堂上官
桃花洞	桃奴儿	天官爷	甜甜儿	甜枣儿	挑脚汉	铁箍子
铁嘴行	桶子花	透灵儿	抬楼儿	太湖石	太师椅	摊黄菜
探事人	汤婆子	糖肥皂	堂侯官	忒愣愣	特故里	剔团圆
踢死牛	提得起	提跟子	提刑官	天报疮	天花板	天然几
天文生	跳加官	跳龙门	铁布衫	铁蒺藜	铁界尺	铁里温
台盘司	太平鼓	探花郎	探花使	题名集	天来大	天中节
同年会	同年人	同年宴	头子钱	屠苏袋	太古代	太平衣
太平圈	太立风	太医院	太阳系	太阳能	太息字	同盟国
同盟军	体温计	体育场	体育馆	投递员	听诊器	坦克车
听神经	投票箱	铜线圈	统计表	统计学	铁弦琴	唐人街
特种兵	透光镜	透明体	铜刀期	屠宰场	提货单	瓦愣帽
歪不愣	歪落骨	歪丝缠	万生园	万生院	万花筒	万里镜
无定式	无线电	无神论	无烟煤	无意识	外后日	外来钱
外长类	外名儿	挽手儿	绾角儿	微分间	为头儿	窝脱银
五星三	未知数	外交官	外齿轮	外国语	外科学	外四路
挽歌郎	晚老子	绾角儿	王八蛋	枉死城	望巴巴	望门寡
威凛凛	偎陇儿	围脖儿	未拨白	刎颈交	稳丕丕	稳拍拍
窝子货	蜗角名	乌眼鸡	乌鸦嘴	卧牛城	屋里人	无碑记
无根水	无价事	无聊赖	无名夜	无明火	无片时	无一时
无代史	五凤楼	五花诨	歪样儿	外叔父	万岁爷	万字巾

五谷科	五加科	五线谱	五月黄	娲皇氏	五色丝	乌压压
网球场	尾鸣蛇	位置字	五明宫	五庄观	外祖母	物质学
物理学	武士道	唯心论	唯理论	温和带	望远镜	网巾圈
乌帽客	乌丝栏	五明扇	五脏庙	五加皮	五里霄	五里雾
五圣堂	五熟行	五星三	五眼鸡	五脏神	舞旋旋	未亡人
文笔匠	外后年	围盆红	无过虫	无灰酒	乌腻糖	无徒汉
梧桐角	舞蛮牌	舞判官	舞斫刀	犀钱果	洗儿果	洗儿会
洗手花	洗泽人	喜虫儿	系捉钱	下财礼	到梢头	香积厨
香水行	香药局	逍遥子	小儿子	小脚船	小颗颗	小说人
歇后诗	歇后体	些儿子	些子儿	谢豹虾	谢豹笋	信不及
惜情儿	香臭儿	香仪儿	项窝儿	小词儿	小姑儿	小姐儿
小老爹	小买手	孝冠儿	孝帖儿	蝎子娘	行脚僧	羞惨惨
虚笼笼	虚飘飘	学生子	选官图	选仙图	浙零零	洗儿会
洗糰铺	喜都都	喜蛛儿	喜孜孜	细十番	下道儿	下路人
下马杯	下马状	吓魂台	仙人跳	先不先	先府君	先起头
先老底	闲雕刺	闲摇摇	闲遥遥	贤内助	涎不答	涎瞪瞪
显道神	见如今	现成饭	现时报	现世宝	献底里	陷人坑
香饽饽	香积厨	香喷喷	香火院	香馥馥	销金帐	小聪明
小大哥	小大姐	小道儿	小二哥	小番子	小家子	小郎君
小可可	小老妈	小老婆	小脚子	小妮子	心坎儿	小幺儿
小孩子	小叔子	小年夜	小娘子	小人家	小软儿	小堂名
小媳妇	小郎君	小意儿	小意思	小崽子	孝感车	笑弥弥
笑欣欣	笑呷呷	笑哈哈	歇后语	鞋脚钱	鞋拽巴	写字间
心肝肉	辛苦钱	新官人	信赏钱	行不去	行乐图	醒堂木
羞怯怯	羞答答	斜皮脸	兴心儿	信拖拖	旋窝儿	虚科儿
虚飘飘	絮叨叨	悬麻雨	靴后跟	削骨脸	血胡同	血沥沥
雪花银	血碌碌	血山崩	寻短见	巡捕官	巡指间	下议院
下会堂	西洋炮	西经线	西经度	西洋参	西笋头	谢天节
吸水机	吸水筒	吸铁气	吸铁石	西红柿	西国里	协约国

形成层	向心力	血管	行李车	行政法	形容词	希腊文
性理学	性关系	希腊教	现行犯	行政学	斜纹布	斜齿轮
弦乐器	相连字	香肥皂	香槟酒	响尾蛇	显微镜	宣道院
选举人	宣言书	星条旗	雪茄烟	雪梨酒	细胞膜	夏至线
消费品	细胞体	修正案	夏至规	信通钱	叙事诗	修辞学
蓄兽场	压力表	压力水	压水柜	压路机	鸭嘴兽	巡洋舰
巡捕兵	圆锥形	巡捕房	巡警兵	远日点	远视眼	远视画
议事厅	议事院	议院	呀呀乎	鸭黄儿	牙查骨	牙疼誓
牙疼咒	烟支支	檐马儿	烟花簿	烟花寨	烟花阵	烟火食
眼脑儿	杨柳细	印盒儿	油木梳	烟月牌	烟月手	阎罗王
眼巴巴	眼见得	眼睛头	眼盼盼	眼札毛	眼中钉	眼睁睁
眼下里	殃人货	秧子手	羊羔利	洋胰子	杨梅疮	仰八叉
养汉子	养济院	养家人	养生堂	腰把硬	腰里硬	腰里货
窑姐儿	摇地里	摇钱树	要丕的	要不然	药吊子	药渣子
眼跟前	羊皮儿	意中人	鹦哥儿	鱼篮会	榆叶儿	枣胡儿
窄多多	这回子	也么哥	也波天	野狐禅	野老公	野味儿
夜合钱	夜行人	夜猫子	夜叉婆	夜盆儿	夜游子	叶脉法
叶绿素	叶筋脉	幼儿园	幼稚园	语言学	语音学	运动场
运动会	一把手	一把子	一壁厢	一便价	一糙子	一程子
一搭里	一答儿	一到处	一地里	一二三	一骨辣	一裹圆
一合儿	一回家	一火坑	一家子	一架子	一脚箭	一景儿
一觉地	一口钟	一力价	一了说	一溜烟	一昧地	一日价
一霎时	一世界	一时间	一条边	一头的	一团糟	一窝蜂
一勇性	一早起	一造子	一扎脚	一斩齐	一阵风	一周遭
一主子	一转眼	一字儿	姨太太	衣饭碗	一字王	已矣乎
疑影影	义男儿	意不过	意痴痴	意迟迟	因此上	因由头
姻缘簿	阴阳人	阴阳生	阴阳水	银牌儿	印花税	印纸税
印刷品	印度胶	印度族	印象派	樱桃口	莺花寨	迎门儿
迎头儿	议事阁	议事院	议院绅	议事厅	异教徒	优先权

阴螺丝	英国衣	冶金学	羽毛球	言语学	耶稣教	夜总会
羊皮纸	油水画	油水布	油色画	宜母果	油橄榄	园艺学
鱼肝油	鱼雷舰	育孤馆	邮传机	犹太教	邮政局	阳电气
营混子	蝇头利	影格儿	影人儿	影神楼	影身图	应景儿
应声虫	硬邦邦	硬打捱	永别酒	犹古自	由不得	油葫芦
油火钱	油里滑	油木梳	渔婆巾	伧兜脸	玉皇殿	御花园
冤苦钱	鸳鸯拐	鸳鸯客	鸳鸯债	圆丢丢	原底子	怨不得
云滚滚	云阳市	云头鞋	云阳板	芽子笋	延寿堂	延寿客
盐钞引	眼中屑	养济院	一点红	银字儿	饮家流	鹦哥眼
硬赳赳	由斯教	油烛局	鱼儿活	院子家	暂时间	怎奈向
帐设司	诸宫调	子推燕	自肯钱	左食钱	左右人	一元论
一神教	一月报	元老院	右半球	右议院	有机体	有机物
医人院	医学院	原子能	原子核	原动力	原子量	原材料
鸦片烟	野兽园	眼科学	眼脑线	研究生	氧化铁	预算案
音乐家	洋油灯	养生院	阅览室	营业税	银本位	银钱局
隐生宇	扎筏子	扎盲盲	扎窝子	杂烩菜	杂货铺	杂手艺
鏊口儿	赞老子	糟鼻子	早难道	早则是	扎刀子	怎吗儿
查子帐	乍熟儿	乍乍儿	诈关儿	诈眼儿	栅刺子	摘脚儿
债壳子	斩眼间	窄鳖鳖	窄逼逼	展眼间	战笃索	绽口儿
张口毛	颤笃簌	颤钦钦	颤巍巍	章台柳	掌上珍	掌上珠
仗腰子	障眼法	杖子头	招不住	招文袋	招商店	着道儿
爪哇国	着紧处	折便宜	者刺古	这回家	这几时	这们等
这些儿	这早晚	针线娘	枕边灵	争不多	争些儿	蒸天价
整顿段	整衣毛	正腔钱	正条款	芝麻官	支生生	知不道
脂粉队	脂粉钱	直勾勾	直挺挺	直僵僵	直槪槪	直桶桶
直争争	只除非	只除是	只管里	掂溜子	只消得	纸裱子
纸标儿	纸煤子	纸老虎	纸汤瓶	终不成	终不然	终不道
诌答子	竹夫人	逐客令	主人家	主人婆	转关儿	转靶子
转脚头	转脚行	撰钱树	装幌子	撞天婚	撞天屈	撞木钟

坠马妆	捉对儿	捉冷眼	捉盲盲	捉事人	捉头儿	子脚里
紫金梁	紫棠色	自个儿	自了汉	自来火	纵心儿	走道儿
足律律	祖母绿	嘴古愣	醉眼子	坐舱钱	坐地虎	坐月子
坐盘星	坐家虎	凿子箭	专名词	自然铜	诸葛弩	总统府
总统领	总领事	自由钟	自由港	自行车	自转车	正电气
正肘骨	杂志社	正名师	证盟师	撞门羊	字母表	折光角
足球场	走智儿	嘴巴巴	嘴不刺	嘴抹儿	藕合色	现成话
媳妇子	太夫人	大观园	遭数儿	长史官	颤巍巍	禁得起
老婆子	瘟神爷	叉爬子	手脚子	老鸽子	书本子	房里人
家生女	果子铺	正经人	重孙子	丫头子	小姑子	孩子家
眼皮子	祖婆婆	太婆婆	孙女儿	姑娘家	门槛子	油腻腻
南天门	花果山	水帘洞	椰子酒	葡萄酒	铁板桥	方天戟
金灿灿	绣花针	战兢兢	幽冥界	如意棒	森罗殿	遣云宫
紫巍巍	圆丢丢	御马监	但如今	热腾腾	光艳艳	白日里
炼丹炉	笑吟吟	障眼法	翰林院	妇人家	女流家	泪汪汪
舌利子	哭丧棒	昆仑山	口诀儿	光焰焰	莲花洞	芭蕉树
赤淋淋	金銮殿	骨格儿	牛魔王	哧哧哧	红焰焰	须臾间
喜盈盈	竹节鞭	降妖杖	三棱简	三清观	化乐宫	监斩官
通天河	骨棱棱	晦气星	斩妖剑	比丘尼	金丹砂	金刚琢
如意钩	喜孜孜	鼓角楼	羞答答	钟南山	白玉圭	亮灼灼
会同馆	百草霜	黄梁饭	茹米糊	三宝钟	金圣宫	旋风耳
麒麟山	盘丝洞	香艳艳	密森森	喜嚶嚶	绝后计	绊脚索
骨都都	赤条条	出家人	龙虎山	九天殿	典身钱	五台山
乌金丹	制造业	制海权	证线学	转肘骨	侦察机	注射器
宗主权	自治权	自然物	自然力	自然法	自然界	志愿兵
主人翁	主质权	主焦点	左半球	指挥官	战利品	政事堂
政治家	战败国	昼长圈	昼短圈	追悼会	哲学家	准男爵
展览馆	装饰品	植物园	这会子	止不住	直瞪瞪	缀系词
殖民地	棕色煤	大老爷	主人公	大暑天	二舅母	花园子

汗巾子 耗子精 金刚丸 舅奶奶 护官符 好端端 寄名锁
冷香丸 老天爷 智能权 装饰品 咒书符

附录二 相关文章

近代汉语“ABB”式状态形容词浅探

“ABB”式状态形容词，王力先生认为源于《楚辞》^①，如“烂昭昭兮未央”（《九歌·云中君》）、“杳冥冥兮昼晦”（《九歌·山鬼》）、“芳菲菲兮袭予”（《九歌·少司命》）等。邢公畹先生说：“看来XFF（即“ABB”式）这种结构，唐以后才大为发展。”^②如“风动落花红簌簌”（元稹《连昌宫词》）、“一团茅草乱蓬蓬……漫腾腾地暖烘烘”（宋无名氏《题壁》）等。叶舒宪先生指出：“《诗经》中大量运用的摹声词和重言叠字大大强化了这种口语模式的生命力和能产性，使之在后世语言中代代相沿，蔚为大观。……其中由BB到ABB的发展，似乎始源于诗骚，如《诗经》中的叠字‘绵绵’到了《楚辞》中发展为‘缥绵绵’，类似的造词法还有‘芳菲菲’、‘莽苍苍’等，形成一种前一后二式的复音构词法，越到后来发展越迅速，竟成为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特别鲜明的标志之

①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19页。

② 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0页。

一。① 这段论述，不仅构拟了“ABB”式状态形容词发展的逻辑线索，而且明确指出了它在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众所周知，历代语言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先秦两汉典籍的训诂上，而对于唐宋以下俗语的研究则重视不够。“ABB”式状态形容词，作为最能体现近代汉语俗语化特色的标志之一，理应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本文拟从“ABB”式的结构类型、词汇意义及语法功能三个方面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ABB”式的结构类型

层级性是语言单位组织的重要特征，汉语词法和句法的一致性，首先就表现为词素构词的层级性上。关于“ABB”状态形容词，过去有的学者把“A”看成词根，把“BB”看成词缀，以“一般形容词+重言”②为其基本结构，但事实并非如此。吕叔湘先生说：“ABB式中的A大部分是形容词，但是少数名词和动词也能带BB构成ABB式。”③如“汗津津”（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第1折）、“水淥淥”（《水浒传》第96回），“血淋淋”（《张协状元》第35回）等。吕先生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这种“ABB”式状态形容词内部语法结构相当复杂，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类型：

（一）主谓结构

“A”为名词的“ABB”式几乎都属主谓结构。例如：

1. 却不好强留得他，眼盼盼地看他洋洋地走了进去。（《二刻拍

①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0页。

② 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③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38页。

案惊奇》第15卷)

2. 你觑着我皮里抽肉，你休问我怎么骨岩岩脸儿黄瘦。(《谢天香》第4折)

3. 不由我气冲冲贯斗牛，怎忍见受鞭笞被锁扭。(《金貂记》第11折)

以上三例中，“ABB”均为主谓结构，“BB”陈述并描摹“A”。此类型特点是：①“A”为名词性词素，“BB”为实词素。②无“AB”缩略式与“AABB”扩展式。如“骨岩岩”不能缩成“骨岩”，也不能扩展为“骨骨岩岩”。③“A”的词性发生逆同化，整个词词性发生“转指”①。④“A”的组合能力较强，常与多个“BB”相配，构成近义词族。如“眼盼盼”（见例1）“眼睁睁”（《水浒传》第13回）、“眼悬悬”（《董西厢》第3卷）、“眼巴巴”（《薛仁贵》第4折）等。

（二）偏正结构

此类型，近代汉语中仅有一例，如：

4. 百枝枝花儿叶子。(《货郎旦》第1折)

此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

（三）联合结构

此类型中，“A”与“BB”均为形容词性词素，二者意义相同或相近，在组合成词中相互依赖、相互映衬、相互补足。例如：

5. 昨夜个喜孜孜灯下相亲傍，今日假惺惺堂上问行藏。(《东坡梦》第4折)

“假”意为不真，《史记·淮阴侯列传》：“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惺惺”为多义词，其中有一个义项为“虚情假意”。诚如朱广祁先生所言：“重言在表达意义上也有它的

①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4页。

弱点，它的意义比较含混笼统，不能准确地指出事物的本质属性。”^①因此，面对“惺惺”众多义项，若在其前加表义明确的性质形容词“假”，“惺惺”之义因假而明朗，而精确；“假”之义因“惺惺”而强化，而生动，二者相互补足，相得益彰。

再如：

6. 果是一口好棺材，漆的黑黝黝的，放在厅中。（《歧路灯》第12回）

《说文·黑部》：“黝，微青黑色。”《诗经·小雅·隰桑》：“其叶有幽”。“有幽”即“黝黝。”陈奂《传疏》云：“幽即黝也。”可见，“黑”与“黝黝”意义相近，联合成词。一些学者简单地将“BB”判为词缀，似不近情理。近代汉语中有大量联合结构的“ABB式”，如“悄促促”（元代郑庭玉《楚昭公》第3折）、“清耿耿”（元代杨显之《潇湘雨》第2折）、“空荡荡”（《金瓶梅词话》第37回）等。此类词的特点为：①“A”与“BB”均为形容词性词素。②大部分词有“AB”式或“AABB”式，如“空荡荡”有“空荡”与“空空荡荡”，“静悄悄”有“静悄”与“静静悄悄”等。③“A”与“BB”由表层并列组合实现深层语义融合。

（四）述补结构

此类型中，“A”一般为动词性词素，“BB”补充说明“A”的结果或情态。例如：

7. 猛听的叫赦书来，不由我不临风回首笑靥靥。（《陈州糶米》第4折）

8. 我这里猛抬头刚窥觑他，可也为甚么立钦钦恁的担心虚？（《东堂老》第3折）

例7中“靥”本为动词，义为“喜悦、欢笑”，如王安石《彭

^① 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蠡》诗：“观者胆堕予方”，“靛”变异为形容词，状笑貌，拟笑声；例8中“钦”本义为“恭敬”（《尚书·尧典·旷钦若昊天》），“钦钦”为“担心发抖状”，拟写“立”的情状，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五）叠音结构

郭绍虞先生说：“元曲中这类的例子很多，有些象声的当然是‘词’，如‘扑刺刺’，‘扑邓邓’之类，‘扑刺’、‘扑邓’本是词，不过把末一字重叠一下，所以都可以肯定是词。”

近代汉语中“ABB”也有部分是由“AB”叠“B”而来。例如：

9. 俺出家的纳被蒙头，黑甜一枕，直睡到红日三竿。（元代宫大用《七里滩》第3折）

10. 恨衰晚，春风意思，顿成羞怯怯。（《花心动·梅意》）

11. 他毒肠狠切，丈夫又软揣些；（《墙头马上》）

12. 我睡啊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忽喽喽酣睡似雷鸣。（《陈抟高卧》第1折）

13. 笑哈哈捧流霞，我羞怯怯怎酬答。（《红梨花》第1折）

14. 你，你，你，恶狠狠公吏监禁，我，我，我，软揣揣罪人受苦。（《潇湘雨》第2折）

以上6例中，“羞怯”与“羞怯怯”、“黑甜”与“黑甜甜”、“软揣”与“软揣揣”共存于近代汉语中，且“AB”式一般无对举式，而“ABB”式几乎都有对举式，如“黑甜甜”与“忽喽喽”、“笑靛靛”与“羞怯怯”、“恶狠狠”与“软揣揣”处于相同语法位置，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由此可以推测：“AB”本为联合结构词，为调和音韵、整齐句式，它受上下文语境类化而成为“ABB”式，刘师培《正名隅论》中称的重语，谓“发音时延长之语”，“ABB”亦是“AB”延长“B”而形成。

叠音结构特点为：①“A”与“BB”均为形容词性语素。②

都有“AB”式，大部分有“AABB”式。如“羞怯怯”可还原为“羞怯”，亦可扩展为“羞羞怯怯”。③较之“AB”式，“ABB”色彩意义及语气都有明显变化。如“黑甜”为典雅风格色彩，“黑甜甜”为通俗的口语色彩，且语气舒缓，具生动描摹意味。

(六) 词缀结构词根“A”加词缀“BB”，即人们通常认定的形容词生动后缀式。例如：

15. 其妻黢的头发，白胖的俊脸，只是一双扁乎乎的大脚。
(《醒世姻缘传》第2回)

16. 生巴巴的把小姐断送了。(《五色石》第1折)

17.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整得人牙疼。(王实甫《西厢记》第2本第2折)

18. 三藏闻言，羞答答不敢抬头。(《西游记》第54回)

以上四例中，“乎乎”、“巴巴”、“溜溜”、“答答”词汇义已虚化，为严格意义的“后缀”。理由有二：其一，“BB”为定位语素，紧附“A”后，不能拆为“AB”，也不能倒序为“BA”，更不能扩展为“AABB”式。而前文提及的“黑黢黢”可缩为“黢黑”，“冷冰冰”可缩为“冰冷”，“静悄悄”可扩展为“静静悄悄”。而“扁乎乎”不能有“扁乎”、“乎扁”或“扁扁乎乎”等变化式，且“BB”不能单用。

其二，“BB”逐渐能与多个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A”相配，其构词能力越强，其虚化越到位。如近代汉语中“酸溜溜”中的“溜溜”到了现代汉语中能与很多性质形容词相配。《词汇》(朱长庚、赵玉秋主编，华龄出版社，1994年)收与“溜溜”相配之词有“圆溜溜”、“瘦溜溜”、“贼溜溜”、“细溜溜”、“滑溜溜”、“乌溜溜”、“稳溜溜”、“甜溜溜”、“稀溜溜”等。

二、“ABB”的词汇意义

词的词汇意义包括理性意义与附加意义两类，附加意义又可分

为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等。“ABB”式作为特殊构词方式，内部语义复杂，按其语义关联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组合

“A”与“BB”意义相同、相近或相类，色彩意义、语气轻重有细微差别，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补足，共同向核心语义靠拢。例如：

1. 杀却渠魁，扫退群，明晃晃刀枪满砌。（《古城记》第15回）
2. 则被这红灼灼洞中花，碧澄澄溪上水，赚将刘阮入桃源。

（《误入桃源》第3折）

例1中“明”与“晃晃”同义。“晃”，义为“明亮”。《广雅·释诂》：“晃晃，明也。”《释训》“晃晃，光也。”《说文·火部》：“光，明也。”“明”与“晃晃”平等组合，相互映衬，富有动感。例2中“灼灼”源于《诗经·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灼灼，华之盛也。”“红”表明颜色的属性，“灼灼”措摹颜色的亮暗与冷暖，二者从不同角度来明确、丰满“ABB”语义内涵。此类“ABB”，词义为“A”与“BB”的线性相加，“A”强化“BB”理性意义，“BB”赋予“A”附加意义，二者双向互动，使得语义更加丰富多彩。

（二）融合

有的“ABB”，表义具有双层性，语义具有整体性，它并非“A”义与“BB”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的复杂相融，字面意义只是实际意义的基础，实际意义往往是字面意义巧妙引申、曲折转化或用比喻的结果。例如：

4. 你觑着我皮里抽肉，你休问我怎么骨岩岩脸儿黄瘦。（《谢天香》第4折）

5. 你这般鬼促促的，在这里自言自语，莫不要出城去砍那桃

树么？（《桃花女》第4折）

6. 你昨日那里去来，实说便罢，不然我就嚷尘邓邓的。（《金瓶梅词话》第16回）

7. 一个笑哈哈愁解人，一个酸溜溜卖诗才。（《青衫泪》第1折）

例4“岩岩”始见于《诗经·鲁颂·□宫》：“泰山岩岩。”《毛传》：“岩岩，积石貌。”此处本体“骨”喻体“岩”同现，词的整体义通过比喻获得，比喻瘦骨嶙峋的样子。例5“促促”本为“小心谨慎的样子”，韩愈《进学解》云：“且踵常途之促促。”它与“鬼”相配，贬义自现，比喻人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样子。例6中“尘邓邓”表层意义指“灰尘弥漫白子”，喻指为张扬丑事而闹得乌烟瘴气的样子。例7中“酸溜溜”由味觉领域扩展到心理领域，属通感造词。

（三）附合

附合型是指含词缀的ABB式形态形容词A为形容词，BB为后缀，A的意义虽为整个的灵魂，但BB词缀不同于一般的“没有词汇意而只有附加意义、类别意义和构词作用的词缀”。^①它具有微弱的词汇意义与较强色彩意义，不仅能描摹渲染烘托A，而且具有调和音节、延缓或强化语气的修辞功能。例如：

8. 在真人面前赤巴巴吊谎，难道我便信了。（《金瓶梅词话》第53回）

9. 宣教也生煞煞的浪开不得闲，便宜得饱看一顿而已。（《二刻拍案惊奇》第14卷）

10. 正厅上坐着个那乌楚楚问民官人，阶直下排两行恶狠狠行刑人。（《勘头巾》第2折）

11. 白森森的皓齿，小颗颗的朱唇。（《救孝子》第1折）

① 周一民：《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语文建设》，1998年第11期。

以上四例“ABB”中“BB”附于形容词性“A”表示程度加深，语义强化，同时赋予“A”以不同意义。如例8“巴巴”强化“赤”义，且赋予“赤”贬意。例9中“煞煞”深化“生”之理性意义，调和句子韵使语义圆融流畅。例10中“楚楚”使“刍”呈贬义。例11中“森”，《说文·林部》：“众多貌。”“森森”，曳貌。如“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张协《杂诗》）中的“白森森”中“白”为语义焦点，但“森森”仍以繁密义渗入“白”义，暗喻牙齿如林木般整齐光洁，使“白”义更生动，更形象。

三、“ABB”的语法功能

ABB 状态形容词，不能再受程度副词修饰比较级，无明确反义词，较之 BB 重言与性质形容词 A，它与其他词的搭配功能弱化，但在句中语法位置更灵活，它可作定语、状语、补语、谓语、宾语，亦可作状中结构中的中心语，联合结构中的联合成分，还可单说。

（一）作定语

“ABB”作定语，可紧置于中心语前，一般须带结构助词的“的”；可后置，必须带“的”，有时置于句首，不一定带“的”，如：

1. 杨柳腰间一团冷森森的杀气。（《儿女英雄传》第6回）
2. 又见那八大金刚，雄赳赳的，两边搅住。（《西游记》第53回）
3. 他上阵处赤力力三咎美髯飘，雄赳赳一文虎身躯摇。（关汉卿《单刀赴会》第1折）
4. 又到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儒林外史》第55回）
5. 红馥馥夭桃喷火，绿并并芳草堆烟。（《替杀妻》第1折）

以上五例，例1定语前置，为正常语序；例2与例4为定语后置，起强调突出作用；例3与例5定语置于句首。一般两个或两个以上“ABB”对举，多见于元曲、杂剧中。“A”单音形容词无此用法。

（二）作状语

“ABB”单独作状语，一般带结构助词“的”或“地”；两句对举，省略“的”或“地”；“ABB”修饰不及物动词，表义明确，如置于带宾语及物动词前，其修饰对象复杂化，它修饰的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动词的宾语，即语法层面作状语，语义指向却是作定语。例如：

6. 鸾吹看他直撇撇的跪在地上。（《野叟曝言》第16回）

7. 王师爷见他问到这里，不禁两只眼直勾勾朝他望了半天。（《官场现形记》第27回）

8. 冷冰冰窝着被儿，呆答答靠着枕头。（《娇红记》卷下）

9. 乱烘烘插着一头长簪钗，糊突突涂了一面脂粉。（《野叟曝言》第10回）

10. 只见水淖淖地马上缚着韩成保，梅展大怒，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水浒全传》第79回）

例6、例7、例10中“ABB”单用，结构助词可带可不带；例8、例9中作状语的“ABB”对举，不带“的”或“地”；同时例8中状语“冷冰冰”更倾向于作定语，修饰“被儿”，例9中“乱烘烘”亦可修饰“簪钗”；例10中“水淖淖”可修饰“缚”，亦可修饰“缚”的对象——“韩成保”。

（三）作补语

“ABB”作补语，用来补充说明并描摹动作的情态、结果或程度。一般前有状语标志语“得”，后附“地”或“的”。例如：

11. 智深把销金帐子下了，脱得赤条条地跳上床去坐了。（《水

许全传》第5回)

12. 我个胜花娘子生得白蓬蓬，一个头髻长长似盘龙。(《张协状元》第32出)

13. 叫他另拿小壶儿，顿些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顿的苦艳艳我吃。(《金瓶梅词话》第73回)

以上三例，“ABB”作补语，既可说明动作结果，如例11、例13，也可描述动作状态，如例12，具描摹意味，鲜明动人。

(四) 作谓语

“ABB”可作句子单纯谓语。亦可作连动结构，并列结构、短语结构中的谓语等。如：

14. 邓九公一把拉住：“老弟，你这又嫩绰绰了，这有什么呢？”(《儿女英雄传》第39回)

15. 大奶奶叫了来，心里还疑影影的。(《野叟曝言》第26回)

16. 可怜你泪眼如麻，望巴巴定道我流落在水远山遐？(《盆儿鬼》第1折)

17. 出辕门豕窜狼通，怎如你喜都都后拥前呼？(《薛仁贵》第3折)

(五) 作宾语

“ABB”作宾语，必须带上“的”或“地”。例如：

18. 二人来至院中，只见静悄悄的。(《红楼梦》第12回)

19. 如今看着，尽黑漫漫地。(《景德传灯录》第18回)

20. 里头只是黑漆漆的。(《红楼梦》第48回)

以上三例，“ABB”均作句中宾语，此处可为“A”形容词或“BB”重言所替换。

(六) 联合结构中联合成分

刘勰说：“偶字易适，奇字难安。”郭绍虞则明确指出：“就因

三音词的音节不够稳，再用一个，把两个三音词并在一起，或两个以上的三音词组并列在一起，那又觉得音节匀称而又平衡了。”^①同时，不同“ABB”从各个侧面拟容状形，使得表义更丰富，更完备，更形象。

21. 嗨！畅好是冷丁丁沉默默无情汉。（《风光好》第1折）

22. 只闻一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红楼梦》第32回）

23. 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红楼梦》第33回）

以上三例中，“冷丁丁”、“沉默默”从不同侧面描摹人物神态，反映人物性格特征；“凉森森”、“甜丝丝”，从触觉与味觉两方面反映幽香特质；“喘吁吁”、“直挺挺”，摹声摹状，共同描摹人物气急败坏的神态。

（七）作状中结构中的中心语

“ABB”作状中结构的中心语，必须带“的”，且一般不能为同义或近义的“A”所替换。摹人物神态，反映人物性格特征。

24. 你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红楼梦》第79回）

25. 怎么这样静悄悄的！（《红楼梦》第35回）

26. 汉子起来，呀，怎么这样湿渌渌的，想是他吃醉了，都吐在身上。（《寻亲记》第5折）

（八）带“的”形成名词性短语，如：

27. 不是油腻腻的就是甜的。（《红楼梦》第14回）

28. 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红楼梦》第62回）

29. 两军齐响一声喊，教场中谁敢作声，静荡荡的。（《水浒传》第13回）

30. 再炸上两块，咸津津的，吃粥有味儿。（《红楼梦》第43回）

31. 冷合合的，睡了罢！怎么只顾端详我的脚！（《金瓶梅词话》

①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8页。

第23回)

以上4例,“ABB”在复句中语法独立,但其语义需揣摩上下文得以填充与完整。“ABB”前隐含陈述对象,如“油腻腻”为蒙后“这些东西”省,“咸津津”为承前“两者”省,“静荡荡”省略主语“教场”,“冷合合”前省“天气”。

(本文是与导师杨合鸣教授合写之作,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上)

名词作叠根的状态形容词探析

[摘要]: AA式叠根词包括叠根是性质形容词的AA1和叠根是名词的AA2式。本文从意义情况、语法功能、修辞特点及发展趋势四方面对AA2与AA1作了比较,探索总结了AA2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 叠根 性质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意义 语法 修辞

叠根词,是由叠根重叠构成的合成词。关于这类词的词性,王筠《说文释例》中说:“凡重言皆形容之词。”杨合鸣先生说:“何以见得叠根词‘AA’为形容词呢?这只要对词根‘A’加以分析便可一目了然。如果词根‘A’为形容词或通形容词,那么叠根词‘AA’也为形容词。”^①我们同意以上观点。一般情况下,AA是状态形容词。其中,叠根A是性质形容词。我们分别称之为AA1式和A1。但古今汉语中,不少名词作叠根,也能构成状态形容词,我们称之为AA2式和A2。韩玉国先生将之归入文言形容词。仅从《诗经》中我们就收集到41个AA2式。《尚书》中有12个,《周书》中有5个,《唐诗三百首》有32个,《元曲选》中有34个,《汉语叠音词词典》中有98个。AA2应归入状态形容词,但它们在意义情况、语法功能、修辞特点及发展趋势等方面与AA1存在一些区别。细述如下:

^① 杨合鸣:《训诂与语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一、意义情况

AA1 中，叠根 A1 是性质形容词，AA1 是状态形容词，A1 主要体现性质意义，AA1 主要体现描述意义或色彩意义。A1 与 AA1 的理性意义基本一致，只是附加意义有些区别。但 AA1 的意义具有模糊性与多义性。朱广祁先生说：“重言在表达意义上也有它的弱点，它的意义比较含混笼统，容易产生歧解，不能准确地指出事物的本质属性。”^① 杨合鸣先生还说：“叠根词具有多义性。叠根词的意义来源于词根含有多种意义。不少词根含有多种意义，因而叠根词也就具有多义性。”^② 如古代的“藐”有“轻视”和“美好”两个义项。“藐藐”相应就有“轻视貌”和“美好貌”两个义项。如“听我藐藐”（《大雅·抑》）中“藐藐”是轻视貌；“既成藐藐”（《大雅·崧高》）中的“藐藐”是美好貌。两词一贬一褒，对比鲜明。

AA2 中，叠根 A2 与词 AA2 词性不同，意义不同。A2 多是具体名词，体现词的概念意义。我们从以上书目中收集到的叠根有“绳”、“幡”、“花”、“草”、“木”、“松”、“森”、“柳”、“丝”、“板”、“栗”、“亭”、“田”、“岩”、“汤”、“滔”、“津”、“茸”、“洞”、“油”、“肉”、“风”、“火”、“焰”、“冰”、“泥”、“鬼”、“斑”、“牛”、“虎”、“鸦”、“蛇”、“蝎”、“齿”、“面”等。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周南·螽斯》）

宾之初宴，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小雅·宾之初宴》）

维石岩岩。（《小雅·节南山》）

① 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② 杨合鸣：《训诂与语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心蛩蛩而怀顾兮，魂眷眷而独誓。（《楚辞·刘向·九叹·离世》）

若火始焰焰。（《周书·洛诰》）

京师草草。（《魏书·外戚传》）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浊浊，故曰大昭。（《淮南子·天训》）

若说是有情，如何眉梢眼角，不见些些光景，只是恁地板板地。（《二刻拍案惊奇》第14卷）

李大姐，你也该梯己为大姐姐递杯酒儿，当初因为你的事起来，你做了老林，怎么恁木木的。（《金瓶梅词话》第21回）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朱自清《荷塘月色》）

A2 与 AA2 词性不同，意义不同，但 A2 重叠后为何能成为形容词呢？语义转化的机制有两点：一、从内部原因看，名词 A2 自身隐含了向形容词转化的语义基础。名词所表达的概念意义，主要通过抽象概括而成。“人们把具有共同特性的事物归纳在一起，彼此的差别被略去，整类事物的共性及同他类事物的差异被突出出去，后给予一个名称，于是就产生了词。”^① 一般情况下，人们使用名词主要是使用其理性义，发挥其指称功能。但在特定的场合，为了交际、表达及切合语境的需要，引起读者或听话者的联想和想象，也可以使名词的功能性状化。王艾录等先生说：“人们知道，语素义同词义一样，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把个别的、复杂的事物或现象变成一般的、简单的东西。但是语素一旦进入‘组合’这一动态语境，就常常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或现象建立联系，因而使在概括过程中已经被舍弃的一些特征有可能重新出现，扮演个性化角色。”^② 当 A2 进入 AA2 重叠格式后，两个 A2 形成重叠组合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② 王艾录、孟宪良：《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的关系，其抽象的、概括的理性意义又变得具体而富有个性了。沈清淮先生也说：“有些名词叠合后，不再表示具体的事物，而是表示一种情状，因而具有了形容词的性质。”^① 语义转化的途径。AA2 的意义建立在对 A2 义的截取义或联想义基础上。截取形体义：如“绳”，《说文·丝部》释为“索也”。绳 = [用棉、麻或丝状物搓成的] + [长条状的] + [物品]。“绳绳”截取了“绳”的长条状的形状特征，舍弃绳的质料特征，进而获得“绵延不绝貌”之义。“田田”截取“田”的形体义。截取性质义。“蛎蛎”，《毛传》释为“蛎”也，是一种会蠕动的虫类动物。“蛎蛎”《毛传》中释为“蠕动貌”，截取动态义。“焰”是火焰。“焰焰”是火烧得很旺的样子。截取动态义。联想义分为相似联想义与相关联想义。“幡”，《说文·巾部》释为：“书儿拭斛布也。”幡 = [用来拭擦器物的] + [会因沾染灰垢而变脏的] + [抹布]。“幡幡”由“幡”的“抹布”的意义相关联想而来，意为“威仪失检貌”。“板板”、“木木”是比拟性联想。将人的表情比喻作像木头、木板一样，形象贴切。

二、外部环境：重叠格式的类化作用。AA1 是重叠构词的普遍格式。AA2 是名词 A2 的重复。名词重复整体上表遍指、逐指或量的多少等，重复成分之间并无多大关联，后来受重叠格式的类化，A2 重叠构成状态形容词。李英哲先生说：“汉语的重叠又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把一个词语加以重叠时，其结果常常不只是重述那个词语。重叠的后果常常会改变其发音、形态、甚至词性，而且也改变那个词的原来意义。”^② 一种词类经常进入另一种词类的变化格式，受这种格式类化、自身语法位置的外部影响和 A2 两个叠根相互作用的内部影响，AA2 便转化成了形容词。

① 沈清淮：《名词的 AABB 叠合》，《汉语学习》，1998 年第 3 期。

② 李英哲：《从语义新视野看汉语的一些重叠现象》，《汉语学报》，2000 年第 1 期。

二、语 法 特 点

AA1 与 AA2 在构词方面的区别表现在：

(一) 对叠根的选择性。A1 进入 AA1 式几乎不受太多限制。几乎一般的单音性质形容词都可重叠。AA2 式却对 A2 有较为严格的选择性。这类词中的“A”一般须是具体名词，抽象名词很少进入这类结构。我们前面提到的词典中收集到“绳”、“幡”、“花”、“草”、“木”、“松”、“森”、“柳”“丝”、“板”“栗”、“亭”、“田”、“岩”、“汤”、“滔”、“津”、“茸”、“洞”、“油”“肉”、“风”、“火”、“焰”、“冰”、“泥”、“鬼”、“斑”、“牛”、“虎”、“鸦”、“蛇”、“蝎”、“齿”、“面”等。它们都是具体名词。再将名词分成指物名词和指人名词，不同类别的名词概念意义与性质意义的强弱程度是不同的。指物名词的性质意义比指人名词弱，它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具体实物，不像指人名词那样包含着公认性质。因此指物名词重叠后更易转类为状态形容词，也更易构成 AA2 式。

(二) 重叠式对修饰对象的选择性。AA2 对修饰对象的选择性比 AA1 要严格。在作定语时，AA2 修饰的对象一般是单一的事物或同类别的事物。因为 AA2 的意义由叠根名词的意义通过相关引申或相似引申而获得，它们修饰或形容的对象应是该名词所代表的或与该事物密切相关的事物。如主要用来形容“马”，“汤汤”主要用来修饰“水”、“波”，“旆旆”主要用来修饰“旗帜”，“蛸蛸”主要用来形容描述虫类等，“田田”主要用来修饰荷叶，如“莲叶何田田”（古乐府《江南曲》）。而 AA1 具有多义性，其修饰形容的对象也具有多样性。如“翼翼”可用来修饰田界，“疆场翼翼”（《小雅·信南山》），也可用来修饰军队，如（王旅）“绵绵翼翼”（《大雅·常武》）。

句法功能方面，AA1 古代可作句子的定语、谓语、状语、补语或宾语。现代汉语中主要作定语，具有强定语性。有的还可以作

宾语和补语。而 AA2，古代主要语法功能是作谓语，具有强谓语性，《诗经》中，AA2 作谓语有 32 次，作状语的有 5 次，作定语的有 4 次。基本上不作宾语和补语。少量可作定语和状语。一般不作宾语和补语。现代在文言格式里可作谓语。

三、修 辞 特 点

单音名词 A2 本来没有什么修辞意味。但“叠音形式对性状具体化的特殊表现和功能，更是形象色彩表现手段的一种特色，成为词汇的一种民族特色”。^① 重叠构成的 AA2 具有鲜明、具体的形象色彩。作为语言形象化的特殊手段之一，AA2 式以最简短的词的形式蕴含丰富的信息内容，并将词的生动性和形象感最大化，既经济又实用。AA2 的形象色彩建立在对 A2 的实体意义联想、形象的基础之上，既含有 A2 的具体、客观的形象色彩，又含有 AA2 抽象、主观的形象色彩，其形象化程度高于 AA1，比 AA1 更具体，更鲜明，更实在。例如：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牧有骄，朱钺钺。（《卫风·硕人》）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韞韞佩王遂，不以其长。（《小雅·大东》）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小雅·四月》）

蜎蜎者蠋，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豳风·东山》）

^① 杨国学：《形容词 ABB 结构的修辞特点》，《修辞学习》，1999 年第 1 期。

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小雅·出车》）

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蜀相》）

日落水云里，油油心自伤。（唐代邹绍先《湘夫人》诗）

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宣政杂录·词讖》）

我下去有似热油，烘烘地烧五脏，火火地燎三焦。（《魔合罗》）

“鑣鑣”，《毛传》释为“盛貌”。《集传》释为“美盛貌”。“鑣”，《说文·金部》释为“马衔也”，即勒马的口具。徐锴《说文系传》中说：“谓以帛缠马口旁铁，扇汗使不汗也”。“汤汤”，《毛传》释为“水多貌”。“汤”，《说文·水部》释为“热水”。“鞞鞞”，《毛传》释为“长垂貌”。“鞞”，《说文·革部》里释为“大车缚鞞鞞”。“滔滔”，《毛传》释为“不绝貌”。“滔”，《说文·水部》释为“大波也”。“旆旆”《毛传》释为“飞扬貌”。“旆”，是指旗帜。AA2 叠根词的形象色彩都是建立在叠根 A2 的具体的形象色彩基础之上的。

AA1 也有形象色彩。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征征’学草虫之韵。”但这种形象建立在抽象的联想基础上。“灼”、“依”、“杲”等叠根意义本身就比较模糊，其叠根词“灼灼”、“依依”、“杲杲”更加深了模糊的程度。因此 AA1 的形象色彩是模糊的、虚拟的形象色彩。杨建国先生说：“从意念上来看，状态词或者绘景，或者拟声，总之，都是用来表示事物的某种状态。既是描摹，自然未必完全如此。分析起来，它们的义域中既含有事物状态的客观因素，也含有人们感受的主观因素。”①

① 杨建国：《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四、构词特点及发展趋势

AA1 一般都能独立成词，能单用，能出现在孤立的语境里。很多被收录到古代、现代汉语的字典、词典里，有固定的义项与稳定的用法，沿用至今。AA2 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大部分 AA2 成词一般要依附于单音形容词或名词之后，两者意义相互补足，相互限定，构成 ABB 式三音状态形容词。我们在《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编，团结出版社，1995 年版）收集到不少实例如“恶影影”、“窄鳖鳖”、“绿油油”、“黑洞洞”、“气丝丝”、“直桶桶”、“冷冰冰”、“赤津津”、“青鸦鸦”等。现代单说的也不多。单说的一般是文言格式。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里收录的类似例子有“白花花”、“绿油油”、“赤条条”、“空洞洞”、“毛茸茸”、“死板板”、“冷丝丝”、“冷森森”、“油花花”等。《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里有如下例子：“风风火火”、“鬼鬼祟祟”、“婆婆妈妈”、“蛇蛇蝎蝎”、“花花公子”、“花花世界”、“滔滔不绝”、“粥粥无能”、“草草了事”等。《汉语叠音词词典》（张拱贵、王聚元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里的 AA2 很少独立成词，也有 ABB、AABB 两种格式。此时名词重叠基本上不能独立成词，“婆婆”须与“妈妈”结合、“风风”须与“火火”结合、“鬼鬼”须与“祟祟”结合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匀称的节奏与清晰的音步。“花花”一般仅限于修饰“公子”与“世界”，“滔滔不绝”、“粥粥无能”、“草草了事”等也是固定搭配。

为何 AA1 在汉语的发展中一直方兴未艾，而 AA2 的发展却出现退化现象呢？谭景春先生说：“一般说来，一类词转变称为另一类词，二者之间的功能差异越小，转变起来越容易。相反，功能差异越大，转变起来越困难。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差异是较大的，名词的主要功能是作主语，能受名量词修饰。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作

谓语句和定语。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①虽然重叠式这种格式较易使 AA2 类化为形容词，但 A2 自身固有的概念意义阻碍了它的重叠式 AA2 向形容词转化进程，因此它们在近代、现代汉语中一直是有节制地发展。

（本文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① 谭景春：《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8 年第 5 期。

近代汉语附加式三音词结构分析

附加式三音词，是运用派生法，通过在词根上添加词缀构成的三音词。蒋冀骋先生认为近代汉语里“广泛使用词头、词尾（即本文所说的词缀）‘子、头、老、打’以创造新词。”^① 陈卫兰先生则说：“随着新词缀的不断产生，附加式构词能力增强，成为变文中能产性强的构词方式之一，既能构成实词，又能构成虚词。”^② 近代汉语词缀基本上源自上古和中古，过去它们主要与单音实词结合，构成双音词。近代汉语里的附加式三音词在结合方式、构成类型上有新的发展，表现出新特点。

一、结构方式

关于词缀，马庆株先生说：“词缀包括真词缀和准词缀，两者是表示一对相对的概念的术语。真词缀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词缀，是构词的语法成分……准词缀是用于引申义即非基本义和非本义的义项的定位不成词语素……真词缀的意义是虚化了的，准词缀的意义是实在的、抽象的。”^③ 近代汉语附加式三音词，不仅词缀较多，

① 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下限》，《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③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词缀虚化的程度不一致，而且词根结构相当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 11 种情形：

（一）前缀 + 词根（偏正）

三音词前缀主要有“老”、“小”、“阿”等。一般认为，最早的词头是“阿”，产生于汉代，词尾“子”产生于近代，词尾“头”产生于六朝，词头“老”、词尾“儿”产生于唐代。前缀“老”可加在表称谓、姓名的名词前或动物名词前。其感情色彩有时视词根的意义而定；前缀“小”用在称谓名词、动物名或事物名前，多表示喜爱和亲昵的意味，可指青年人或小孩，也可以指喜爱的东西。前缀“阿”用于表示亲属称谓、排行称谓或指代词的前面。在近代汉语中，“阿”可以用在疑问代词前，构成疑问代词“阿那个”、“阿那里”等。这些前缀一般不能单独运用，主要是作为词的构成材料，起助成三音节和表明词性的作用，有时还附带一定的感情色彩。此结构主要构成名词和代词。名词有“老佛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92 回）、“老父台”（《野叟曝言》第 16 回）、“老虔婆”（《董西厢》第 3 卷）、“小大姐”（《金瓶梅词话》第 84 回）、“小老妈”（《儒林外史》第 40 回）等。代词有“阿那个”（《祖堂集》第 9 卷·175）、“阿那里”（《鼓山·五》）等。

（二）前缀 + 词根（词根 + 后缀）

这是纯附加式。前缀主要有“小”，后缀有“子”、“儿”等。构成名词。如“小娘子”（《醒世恒言》第 3 卷）、“小番子”（《古今小说》第 36 卷）、“小伙子”、“小伙儿”（《金瓶梅词话》第 33 回）等。

（三）前缀 + 词根（联合）

前缀主要有“小”。主要构成名词。如“小郎君”、“小媳妇”等。

（四）词根（偏正） + 后缀

这是三音词词缀结构里最能产的模式。近代汉语三音词真后缀有“子”、“儿”、“家”、“个”、“里”、“自”、“生”等，准后缀有“手”、“家”等。俞光中、植田均先生说：“名词后缀‘子’、

‘儿’、‘头’已成为一种活跃的附加构词词素，这跟自魏晋开始、唐宋加快了步伐的复音化趋势有关。”^① 祝敏彻先生说：“用词尾‘子’、‘头’、‘儿’构成复音词，名词词尾出现的频率要比名词词头出现的频率高得多。”俞光中、植田均先生还说：“和‘处’字一样，实义‘里’也表示某地方……由此引出虚义用法，用于从句或短语末，表示某行为动作发生时的状态或时间，跟虚化的处所差不多。”^②在近代汉语中，“子”、“头”、“儿”、“里”出现跨类构词的用法，可用来构成代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三音名词准后缀只能构成名词。真后缀“家”是为数不多的指人名词的后续，多用在概指某一类人物，如“后生家”、“老人家”等。准后缀“家”表示具有某一类特殊本领的人，只能作名词后缀。总之，真后缀一般没有词汇意义或意义较弱，有的能标明整个词的词性，有的不能标明词性，标志功能不强，起助成三音节的作用，有的可不出现。虚词的后续大多数可有可无。准后缀词汇性要强些，语法性要强些，既能助成三音词，也能表明词性。词根细分有状中结构与定中结构。此结构能构成名词、代词、副词。名词有“人窝子”（《儒林外史》第14回）、“二尾子”（《龙图耳录》第54回）、“主人家”（《醒世姻缘传》第27回）、“下场头”（《宦门子弟错立身》第13回）等。代词有“这搭儿”（《汉宫秋》第4折）、“这搭里”（《汉宫秋》第4折）、“这些个”（《儿女英雄传》第15回）等。副词有“紧关里”（《东堂老》第1折）、“每日家”（《关汉卿戏曲选》1·385页）、“倒大来”（马致远·《哨遍》套）等。

（五）词根（述宾）+后缀

此类后缀有“子”、“儿”、“头”等。构成名词的后缀有改变词根的词性的作用，不可去掉。动词、副词、连词的后缀是冗词缀，不改变词性，无词汇意义，可不出现。名词有“当家子”（《龙

^{①②}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8、234页。

图耳录》第46回)、“耳爬子”(《机闲评》第30回)、“转角头”(《水浒传全传》第25回)等。动词有“赌气子”(《龙图耳录》第101回)、“串门子”(《红楼梦》第77回)、“打千儿”(《老残游记》第2回)、“打伙儿”(《红楼梦》第9回)等。此类后缀有“子”、“儿”等,既不改变词性,又不增添新义,仅起助成三音节的作用。副词有“争些子”(刘克庄《满江红·傅相生日癸亥》)、“打造子”(《醒世姻缘传》第23回)、“争些儿”(《宝剑记》第17出)、“到头来”(《罗李郎》第1折)、“到处里”(《朴事通谚解》)等。此类后缀有“子”、“儿”、“来”、“里”等。既不能标明词性,也无词汇意义,可有可无。连词后缀主要有“上”和“生”。构成“因此上”(《关汉卿戏曲选》第1卷)、“因此生”(《元典章三十五·兵部二·军器》)

(六) 词根(联合)+后缀

非名词词根的名词,其后缀不可去掉;形容词、副词的后缀都可不出,是冗后缀。名词有“滋味子”(《石溪小参》)、“消息子”(《虚堂偈颂》)、“老实头”(《醒世恒言》第15卷)等。形容词有“闹热子”等。(《虚林宝堂》二之二)。副词此类中副词后缀主要有“子”和“里”。有“本底子”(《海上花列传》第56回)、“特故里”(《朴事通》)、“急切里”(《初刻拍案惊奇》第45卷)等。

(七) 词根(主谓)+后缀

全部构成名词。如“马快手”(《初刻拍案惊奇》第31卷)、“脚踏子”(《会要·刑法》二)、“马夹子”(《机萃编》第20回)等。

(八) 词根(重叠)+后缀

构成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名词有“行行子”(《儿女英雄传》第5回)、“混混儿”(《孽海花》第21回)等。形容词有“全全儿”(《金瓶梅词话》第73回)。副词有“可可里”(《三刻拍案惊奇》第20回)、“几几乎”(《龙图耳录》第34回)、“秃秃里”(《醒世恒言》第35卷)等。

(九) 词根(词根+后缀)+后缀

此结构是纯附加式。构成的全是名词。有“刽子手”(《西洋记

演义》第45回)、“杖子头”(《宣和遗事亨集》)、“公子家”(《□史》)、“秧子手”(《龙图耳录》第61回)等。

(十) 词根(前缀+词根)+后缀

此为纯附加式,主要构成形容词。形容词前缀主要有“可”,单音后缀主要有“见”、“生”。如“可怜见”(《初刻拍案惊奇》第38卷)、“可怜生”(《祖堂集》第8卷)等。

程湘清先生、董玉芝先生都将“可”看成形容词前缀,认为它常与表心理状态的单音动词组合,构成形容词。程清湘先生说:“‘见’作为一个助词后缀,对‘可怜’起加强作用。”^①石铨先生说:“近代汉语词尾‘生’,从现见文献上看,出现于唐代。……从功能上说,唐五代的‘生’主要用作形容词词尾。”^②志村良治先生也说:“由此可以规定‘生’是接在表现状态的词的词干上的词缀。”^③

(十一) 词根+双音后缀

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词缀,分为Abb式和Abc式。Abb构成的全是状态形容词,赵元任先生从词法的角度称之为“生动重叠式”,吕叔湘先生称bb为“形容词的生动后缀”,马庆株先生认为bb是“形容词后缀”,詹人凤先生认为bb是“重叠式后缀”。王力先生从语用效果的角度认为是“语言的着色”。Abc构成的有形容词和副词。

1. 词根+bb。例如“扁乎乎”(《醒世姻缘传》第2回)、“急巴巴”(《龙图耳录》第15回)、“羞答答”(《西游记》第54回)、“酸溜溜”(《西厢记》第2本第2折)、“娇滴滴”(《三刻拍案惊奇》第14回)等。

2. 词根+bc。构成的大多数是形容词,也有少量副词。杨建

① 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② 石铨:《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第313页。

国先生在《元曲中的状态形容词》一文中曾说，A 的词汇意义十分明晰，语法属性也很清楚，A 几乎都是谓词性成分……-BC 的音节都不明晰。

形容词有“软答刺”（《蝴蝶梦》第1折）、“干支刺”（《潇湘雨》第3折）、“瘦伶仃”（《度柳翠》）等。副词里双音后缀主要有“地里”。如“背地里”（《全宋词·晁端礼·鹊桥仙》）、“静地里”（《全宋词·吴潜·望江南》）、“私地里”（《元刊杂剧三十种·铁拐李还魂》）、“猛地里”（《元曲选·张生煮海》）等。

石铨先生在《说副词词尾“地里”》一文中说：“宋代，‘地里’作为词尾开始出现……元代，词尾‘地里’进一步虚化，构词能力也稍稍加强了……明代，‘地里’还有构词能力，但势头减弱……现代，除沿用‘暗地里’、‘背地里’等副词外，‘地里’再不具有构词能力，不能构成新的副词了。”^①

二、结构特点

我们从许少峰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先生编的《近代汉语词典》、龙潜庵先生编著《宋元语言词典》、袁宾等先生编著的《宋语言词典》和其他相关词典、书籍中总共收集到 3228 个三音词，其中有 489 个附加式的词，将其词根与词缀的配合情况、附加式三音词的词性分布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据上统计，近代汉语三音词的附加式里的纯附加式（即含有两个词缀）有 34 个，构成名词、形容词和代词。词缀能标明词性，自身性能稳定。词根为偏正式的有 245 个，词根为述宾式的有 74 个，词根为主谓式的有 8 个，词根为联合式的有 51 个。附加式的虚词的有 58 个。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连词。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① 石铨：《说副词词尾“地里”》，宣读于湖北省语言学会第 11 届年会上。

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代词	连词	副词
结构关系	前缀 + 词根 (偏正)	23			5		
	前缀 + 词根 (词根 + 后缀)	20		2			
	前缀 + 词根 (联合)	10				3	
	词根 (前缀 + 词根) + 后缀			2			
	词根 (偏正) + 后缀	180			22		15
	词根 (述宾) + 后缀	30	33			2	6
	词根 (联合) + 后缀	21		5		2	10
	词根 (词根 + 后缀) + 后缀	12					
	词根 (主谓) + 后缀	8					
	词根 (重叠) + 后缀	5		6			11
	词根 + 双音后缀			47			9

第一，与附加式双音词的词缀相比，三音词的词缀标志性不够强，位置不够稳定。此类词缀标志性较弱，位置也不稳定，可有可无，仅起助成三音节的作用。而且，三音附加式与双音附加式词根与词缀的组合方式有区别，附加式双音词一般是纯附加式，单音词根与词缀的组合具有直接性。三音词的纯附加式较少，较多的词根由复合词或短语构成，也就是说，词根本身已是构词的结果，因此词根与词缀的结合大部分具有间接性。这表明，词根音节越长，自身语法性能越稳定，与词缀结合后的凝固性越差，因为双音词根基本上能构成自给自足的意义单位，不像有些单音词根那样对词缀的依赖性强。所以，附加式的双音词，一般词性明确、意义单纯、结构模糊，而三音词则有的词性不明，意义复杂，结构清楚。

第二，与前代同类的词缀相比，近代汉语词缀构词能力普遍增强，但有的对词性的标志性减弱，对词根的粘附性也相应减弱。构词能力的增强体现在：出现了一些跨类词缀。前文论及，前代具体

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做抽象名词的词缀；名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作动词、形容词、代词的词缀；实词的词缀近代汉语里可用来做虚词的词缀等。譬如前代有些名词词缀，到了近代已不限于与具体名词的结合，还能与抽象名词或某一类词、几类词甚至是虚词广泛结合，并且不是偶然的临时组合。梁晓虹先生说：“‘子’作为后缀已不再主要是为了双音化的需要，许多本来双音节或其它多音节词后亦可带后缀‘子’。”“不仅是在名词后，中古以降，‘子’有时还可附于动词或指代词后，组成新词。”^①中古时期的“子”多是附在名词后，蒋冀骋先生说：“近代汉语里，‘子’字不仅可附在名词后，还可附在动词和指代词后。就名词而言，中古只能附在具体名词后，近代汉语则可附在抽象名词之后。这是一种发展”。^②如“消息子”、“滋味子”、“穷鬼子”、“胎骨子”、“家活子”、“假会子”等。词缀“里”最初是个方位词。“方位词‘里’始见于西汉，大约从魏晋起，它在口语中开始迅速发展，到南北朝后期，在文学语言中也普遍使用。作为方位词的各种功能已大体具备。至迟到晚唐五代，方位词‘里’已完全发展成熟，此后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汪维辉先生还说：“‘里’的词义虚化，用法灵活。‘里’可加在各种名词（包括抽象名词）、名词化形容词、动词以及数词后面。”^③近代汉语里还可附在代词、副词后面作词缀。朱德熙先生说：“只要意思上讲得通，我们可以任意在名词后加上‘里’和‘上’。”^④词缀“头”在六朝时已经出现，一般只能附于名词、方位名词之后，在近代则可以与形容词、动词结合构成三音词。“子”、“头”、“儿”等在唐代变文中还不是纯粹的名词词缀，

① 梁晓虹：《禅宗典籍中“子”的用法》，《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③ 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朱德熙：《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页。

可以构成动词、形容词、副词。它们在近代汉语里使用得更自由。“子”、“儿”、“来”、“个”、“里”等单音后缀和双音后缀“地里”还能与实词结合构成虚词。词缀“儿”变文中主要用在人和动物名后，偶尔也用在形容词后。近代汉语中可用于动词、代词、副词、形容词后。后缀“生”产生于唐代，本是形容词词尾，近代可以用在疑问代词之后。后缀“家”可构成名词和副词。近代汉语虚词通过词缀构词也能变成三音词。陈卫兰先生说：“虚语素构词导致变文中的复音虚词数量大增，其中联合式副词、连词的数量较多。变文中，单音节的副词异常活跃，既可以同词性同义、同词性异义连用，也可以异词性异义连用。”^①中古虚词复音化，联合式居多；而近代虚词的三音化，附加式构词占优势。这表明，形态构词在近代汉语三音词中是较丰富发达的。词缀标志功能与定位功能的减弱体现为：由于词根的加长，词根与词缀彼此互控的能力减弱，词缀对词根的依附性变弱，离析性增强。有些词缀不改变实词词性，有些词缀甚至可有可无，从共时角度讲是羡余成分。所以冗词缀可出现也可不出现。如动词、代词、副词的词缀“子”、“头”、“来”、“里”“儿”、“家”等。像“赌气子”、“摔脸儿”、“争些子”、“闹热子”、“冷脸儿”、“下场头”、“五更头”等在近代汉语里都有非词缀形式：“赌气”、“摔脸”、“争些”、“闹热”、“冷脸”、“下场”、“五更”等。俞光中、植田均先生说：“‘子、头、儿’”作为后缀虽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可是具体到词，古今出入却很大：虽然也有古今一样的带“‘子儿头’”合成词，可是古今不一样的带‘子儿头’的合成词仍旧是多数，也就是说，近代汉语里已形成的带‘子儿头’的合成词中有好些到了现代汉语

^①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至少普通话)都不带‘子儿头’了。”^①

第三，新词缀、准词缀多于前代，为现代汉语词的三音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主要是名词准后缀，如“家”、“者”、“手”等，构词能力强，意义实在，定位性强，标志性强，复现频率高，到了现代汉语中派生出大批新造三音词。沈孟瓔先生说：“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单音节+词缀’的双音化格式，已成为弱化趋势。代之而起的是‘双音节+词缀’（或词缀+双音节）的势头，三音化成了带词缀新词的主流。”^②

第四，词缀的稳定性较差，易产生易消失。譬如“近代汉语词尾‘生’做词尾的功能到元明时期已经消失”。^③刘坚、江蓝生等先生也说：“宋代以后，‘生’的结合功能逐渐减弱，元曲及以后的文献中，使用逐渐减少，最后凝固成一些词，残留在各种文献及口语里。”^④ 还有其他一些词缀如“地里”、“来”、“个”等，现代汉语里除个别词尚留存外，其余的也就慢慢消失了。这表明：近代汉语的形态构词法虽看似很发达，但由于词缀标式性、粘附性、定位性（或称词缀性）不强，很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语言特征或方言特征，所以很多词缀化的三音词在其同时代或现代汉语里已还原成双音复合实词或双音虚词。

第五，随着近代汉语助词系统的产生，后置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构词方式。陈卫兰先生说：“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在产生之初，功能及分工皆不稳定，所以这个时期的助词既可以在句中表情达意，又

① 俞光中、[日]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② 沈孟瓔：《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词汇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③ 石饒：《近代汉语词尾“生”的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可以参与构词，起加强语气、凑足音节或改变词性的作用，相当于词缀。”^① 譬如“来”、“取”、“地”、“似”、“当”、“的”等。任学良先生在《汉语造词法》一书里把“来”也看成词缀。

（本文发表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的增刊上）

^① 陈卫兰：《试论敦煌变文词汇复音化的三个趋势》，《北方论丛》，1997 年第 5 期。

后 记

这本书稿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章，其他章节作了一些修改和文字订正工作，基本上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貌。

从当年进入语言之门，到成为南国热土的一名汉语教师，弹指挥间，已有十年。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然而，由于天资与功力所限，本人勉强完成这本薄而浅的书，错漏之处肯定不少。我心知：它既难承载恩师益友们的殷殷厚望，也愧对父母双亲的憔悴之颜。

但是，我还是要满怀虔诚地向我的恩师、益友、亲人们表达由衷的谢意。七年前很幸运地成为杨合鸣教授的博士生，恩师无论治学为人，都将让我受益终生。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写作到定稿，他耳提面命，悉心批阅，付出了大量心血；生活中，他宽厚纯良，乐观豁达，给了我做人方面深刻的启示。勤劳善良的师母给予了我多方照顾。他们父母般的关爱与鼓舞，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心灵的资源。

在求学过程中，一直得到郑远汉教授热情的鼓励与耐心的指点。我的博士论文，他不辞劳苦，逐章批阅，精心修改。卢烈红教授给予我学习、工作、生活方面全力的帮助。他不仅对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还利用出差的机会为我提供论文资料。这本书得以出版，有劳他多方联系。饮水思源，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宗福邦教授、杨逢彬教授、赵世举教授、冯学锋教授、涂险峰教授、陈春生教授、吴瑞霞教授，更有我的引路人、博士生导师冯广艺教授多年的扶持与关照。

我深感自豪，为拥有张延成博士、赫琳博士、陈海波博士、余

亭博士、万献初博士、尤庆学博士这样优秀的同窗益友。珞珈山下挑灯热论、东湖之畔把盏问学之景，历历在目。四年工作中，中央民族大学的戴庆厦教授，中山大学的唐钰明教授，暨南大学的邵敬敏教授、甘于恩教授、郭熙教授，深圳大学的吴俊忠教授、刘洪一教授、胡经之教授、吴予敏教授、景海峰教授、张卫东教授、汤志祥教授、钱超英教授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这些让我更加懂得惜福、惜缘。

这本书稿的编辑，也费去武汉大学出版社陶佳珞老师和工作人员们的不少精力与时间，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修改完整部书稿，是在 2005 年岁初的一个雪夜。临窗眺望，故乡武汉大雪纷飞，烟花璀璨，千家万户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谨赋无韵拙诗一首，以此感恩，藉之自励。

烟光雪影不夜天，稚儿雀跃寒窗前。
莹莹絮花催孟春，袅袅水袖舞流年。
卅秋悲欢云共雾，十载朝暮苦与甜。
学海无涯何退惧？书山有路亦欢颜。

杨爱姣

作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